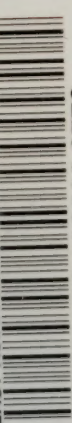


EAST-ASIAN LIB. UNIVERSITY OF TORONTO



3 1761 02966 677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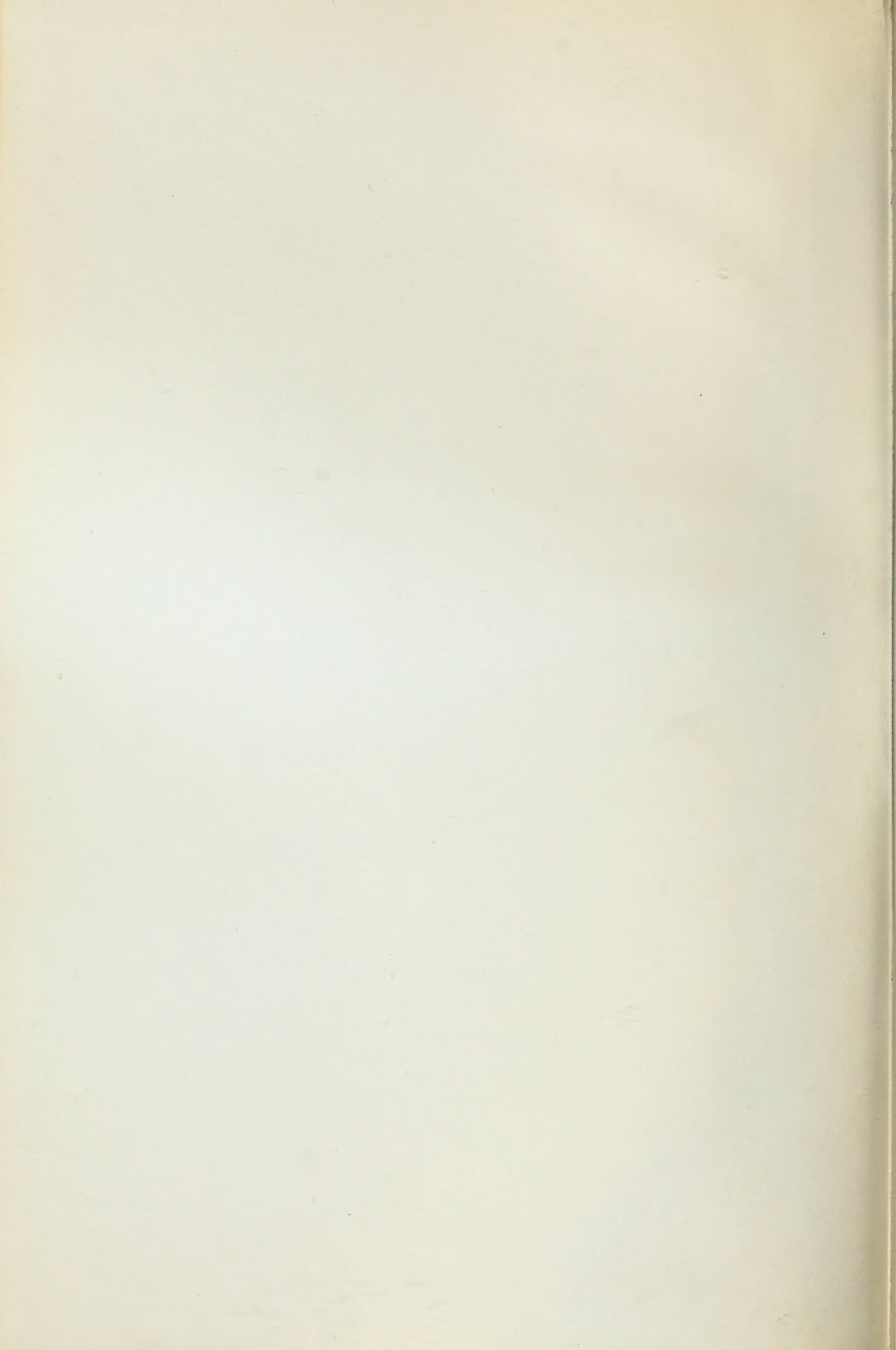


Presented to
The Library
of the
University of Toronto
by
The Royal Ontario Museum

Yenching
Jou. C
Mon.



Digitized by the Internet Archive
in 2011 with funding from
University of Toronto



4/11/48
UNIVERSITY OF TORONTO
East Asiatic Studies

YENCHING JOURNAL OF CHINESE STUDIES

MONOGRAPH SERIES NO. 15

SINO-BURMESE
FRONTIER PROBLEMS

BY
CHANG CH'ENG SUN

PUBLISHED BY THE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PEIPING OFFICE
YENCHING UNIVERSITY
PEIPING, CHINA

DS
740
.5
B9 C3



794660

18662 u.o. 3.25/0.n. 23989

4/11/48
East Asiatic Studies
UNIVERSITY OF TORONTO

中英滇緬疆界問題

張誠孫著

緒 論

東亞大陸有大國焉，名爲“中華”，東限於海，西極流沙，北抵窮荒，南阻山嶽，四境之內謂之爲“天下”。“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此西力東漸以前，中國之政治哲學也。數千年來，阻於地勢，幾與西方隔絕；獨力創造東方文明。朝鮮，安南，暹羅，緬甸，日本，等國，罔不蒙其教化，而被其德澤者。中國居諸國之中央，朝鮮 安南則環而拱之，如衆星之望北辰。西人以國際家庭 The Family of Nations 名之，然此國際家庭者，有倫理道德之涵意，諸國之於中華除日本外，亦皆維繫其藩邦與宗主國之關係。第中國之待遇屬邦，與西方不同；既不利其土地與財富，於屬國內政外交亦恒不加問聞。所以表示宗藩關係者，僅奉正朔，入貢，朝覲，受冊封而矣。西洋野心家，見而覬覦之，乘機攫取，競以侵奪中華屬國爲事。曾紀澤致李傅相書云：

竊思西洋各大國，近者以侵奪中華屬國爲事，而以非眞屬國爲辭。蓋中國之於屬國，不問其國內之政，不問其境外之交，本與西洋各國之待遇屬國不同。西藏與蒙古乃中國之屬地，非屬國也；然我之管轄西藏，較之西洋之約束屬國者，猶爲寬。¹

清季藩屬之喪失，雖謂半由於武力之不迨，而中國株守此東方“宗藩關係”之哲學，致爲人所乘，亦其原因之一也。緬甸

1. 曾惠敏公文集卷五，頁七。

原我屬邦，史乘所載，信而有徵；中緬關係綿亘千餘年，一旦爲英所攫取，反謂：“英滅緬甸本可不商中國”，²有是理哉。本文共分兩編；前編之成，所以詳證歷代中緬關係，及緬甸屬我之史實；藉以反駁英人之謬論，兼供留心邊事者之參考。緬甸位中國西南，壤地與雲南毗連；滇省沿邊一帶，由數十世襲之土官治理。英既滅緬，浸假而及於諸土司之地；或藉口爲緬屬，³或強指爲“天然界線。”⁴我愈讓而彼愈進，致滇緬疆界懸而不決者，亘四十餘年，此片馬，江心坡，班洪事件之所以層出不窮也。⁵本文第二編，研究中英歷次關於滇緬交涉之經過⁶，考其失敗之因素；鑑諸往以警將來，庶不致再蹈覆轍焉。

雲南僻處西南，其收入中國版圖遠自西漢，⁷惟蠻夷雜處開化最晚。唐宋兩代南詔大理相繼建國於斯土；⁸元滅大理，始設雲南行中書省，兵威所及，達於緬甸之江頭城。⁹明因元制，蠻夷土酋悉冠以銜號，¹⁰其大者有三宣撫司，六宣慰司之稱；緬甸亦六宣慰之一也。¹¹嘉靖（一五三三至一五六六）以後緬漸強大，¹²朝貢不以

2. 第十一章，第三十二節，頁一二五。

3. 第十二章，第三十五節，頁一三九。

4. 第十三章，第四十三節，頁一八七。

5. 第十六，十七，及十八等章。

6. 見目錄。

7. 第一章，第一節，頁一。

8. 第一章，第一節，頁二至三。

9. 第一章，第一節，頁十一。

10. 第一章，第一節，頁四及六。

11. 第三章，第十節，頁三十。

12. 第二章，第七節，頁十九。

時至。明亡清興，緬甸首獻桂王以降。¹³ 乾隆五十五年（一七九五）緬王孟隕遣使請封，高宗因封孟隕爲緬甸阿瓦國王賜之之印綬，¹⁴定每十年一貢；自是復朝貢如初。咸豐六年（一八五六）雲南回亂，道阻不通，貢使折回。¹⁵ 光緒元年（一八七四）緬再來貢，至十一年（一八八五）而遭亡國之禍焉。¹⁶

順治初年（一六四四）英人已至緬甸通商，惟是時英方經營印度，不暇注意緬事。¹⁷ 道光三年（一八二三）英緬因爭阿薩密宣戰，緬甸大敗，割地賠款以和。¹⁸ 咸豐二年（一八五二）英緬再戰，緬軍大敗，下緬全土悉歸英有；緬甸因失通海之路，領地損失將及全國之半。¹⁹ 英既佔有下緬，復欲擴充其在中國商場，以緬甸爲通雲南捷徑，同治十三（一八一八七）年假遊歷爲名，派員赴滇調查，滇督岑毓英使人阻殺英員馬嘉理。²⁰ 英人以爲奇貨可居，藉端要挾，強我結煙臺條約，增開商埠，昭雪滇案，其事始寢。²¹ 是時法亦經營越南，光緒十（一八八四）年法併越南，有進窺上緬之勢。²² 英視緬甸爲已有，懼法侵佔，光緒十一年（一八八五）英遂藉口緬王處罰英國木商鉅款事，進攻阿瓦，揚言送孃偶太子回

13. 第四章，第十六節，頁六十三。

14. 第七章，第二十三節，頁八十七。

15. 第七章，第二十四節，頁九十。

16. 第七章，第二十四節，頁九十一。

17. 第八章，第二十五節，頁九十三。

18. 第八章，第二十五節，頁九十四至九十六。

19. 第八章，第二十六節，頁九十七至九十八。

20. 第九章，第二十七節，頁一〇三；又第二十八節，頁一〇四至一〇八。

21. 第九章，第二十九節，頁一一五。

22. 第十章，三十節，頁一一七至一一九。

國緬軍望風退却；不兼旬而下阿瓦，緬甸遂亡。²³

時曾紀澤出使英國，窺知英將滅緬，電商總署請預估八募，以防英人北進，而總署不以爲然。²⁴及英滅緬甸，總署始命紀澤向英外交部力爭存緬祀，英人既允而復翻，乃另議節略三端：（一）潞江下游以東之地歸中國，（二）八募設埠，（三）大金沙江爲兩國公用之江；商議未定曾侯忽奉詔歸國。²⁵烟臺條約有允英人入藏通商之議，英人乘機要求入藏，而藏人不許；英使藉此向總署要挾，總署不得已，屈從英使之意，於北京簽定滇緬條約五款，以緩英人入藏之請。²⁶滇緬條約中國允將緬甸歸英，而於曾侯節略三之端，則無隻字議及。總署方幸以爲藉紓一時之患，於滇邊防務不加整飭；英人則暗中佈置，屢次派人調查，滇邊一帶，以爲進侵之先聲。²⁷

光緒十六年（一八）薛使福成繼劉瑞芬出使英國，薛使窺知英人詭計，電商總署，請向英外部速議滇緬界約，以防侵佔，總署仍不置意。²⁸延至光緒十八年（一八九二）總署始命薛使與英交涉。²⁹滇省西、南兩面；以大金沙江與潞江二水爲最著。大金沙江上游即野人山地，爲我迤西之門戶；潞江則自西康發源，沿高黎貢山東麓南流，縱貫雲南西部，二水下游悉入緬境，以注於孟

23. 第十章，第三十一節，頁一二一。

24. 第十一章，第三十二節，頁一二三。

25. 第十一章，第三十二節，頁一二六。

26. 第十一章，第三十三節，頁一二八至一三〇。

27. 第十二章，第三十四節，頁一三一至一三二。

28. 第十二章，第三十四節，頁一三四。

29. 第十二章，第三十五節，頁一三六。

加拉灣 Bay of Bengal。³⁰ 薛使根據曾侯節略，請劃潞江爲界，英外部以爲當時雖有此議，既未簽定條約，不能視爲定論，堅執不允。³¹ 薛使又商均分野人山地，劃大金沙江爲界，英人亦持異議；再四交涉英人始允於尖高山以北之野人山地界，留待將來再議。光緒二十年（一八九四）於倫敦簽定滇緬條約。³²

倫敦條約有江洪地中國不得轉讓他國之議，³³ 光緒二十一年（一八九五）法藉調停遼事之功，強我割江洪之兩島地與越南，英人以爲有違緬約，要求重定緬約。³⁴ 總署不能拒，乃再劃孟卯之三角地一塊及潞東科干與英，又增開梧州三水爲商埠，光緒二十三年（一八九七）於北京簽字，其事始寢。³⁵ 是冬中英兩國即派員會勘滇緬疆界，至光緒二十五年（一八九九）三月間已大部劃定，惟潞江以東，南定河至南卡江一段，英員司格德 Scott 藉口約文與附圖經緯度不符，要求照經緯度勘劃，我勘界員一再讓步以期妥協，而英員始終不允，雙方相持不下，以致懸而未決者垂四十年，此即所謂今日之中英滇緬南段未定界也。³⁶

倫敦條約第四款有：“北緯二十五度三十五分之北尖高山一段邊界，俟將來查明稍詳再定”一語。³⁷ 二十三年（一八九七）北京

30. 第三章第十五節，頁五十二，及五十七頁圖；又第五章第十八節，頁六十七。

31. 第十二章，第三十五節，頁一三六。

32. 第十二章，第三十七節，頁一四八至一五五。

33. 第十二章，第三十七節，頁一五四，第五條。

34. 第十三章，第三十八節，頁一五七。

35. 第十三章，第三十九節，頁一六〇至一六六。

36. 第十三章，第三十九節，頁一六四，第三條；又頁一七六圖。

37. 第十三章，第三十六節，頁一五三，第四條。

續約於第四款原文無所增改。³⁸ 二十四年(一八九八)六月間,中英方會勘尖高山以南界線時,英使忽照會總署:“華兵不得越恩買卡河與潞江分水嶺西境。”³⁹ 英使用意,在暗指高黎貢山爲尖高山以北之滇緬界限,總署不查究竟,即含糊答覆,⁴⁰ 英使遂謂中國默認。二十六年(一九〇〇)英軍燒殺茨竹派賴各寨,總署向英使抗議,英使答云:“英軍舉動再分水嶺之西,並未侵入華界。”⁴¹ 光緒三十年(一九〇四)中英互派員勘查北段界線,勘界官石鴻韶昧於地勢,竟隨英員勘至高黎貢山脊,總署以石鴻韶勘界失地,革職永不叙用,並向英使交涉重勘,英使堅不允從。⁴² 宣統二(一九一〇)年遂有英軍強佔片馬之事,外部向英使抗議,英使答以片馬在分水嶺西,並未侵入滇界;我政府亦無如之何。⁴³ 民國十五年(一九二六)英軍又進而佔領江心坡,⁴⁴ 此即滇緬北段界務之糾紛也。

滇緬界務懸案有南段北段之別。北段未定界在大金沙江 Irrawaddy 上游,恩梅開邁立開兩江流域;即高黎貢山以西,尖高山之北野人山地。南段未定界在潞江下游以東,南定河與南卡江兩河間之葫蘆王地。⁴⁵ 民國二十三年(一九三四)英人覬覦葫蘆王地之班洪銀鑲,率兵強佔。⁴⁶ 中央政府以英兵屢侵我

38. 第十三章,第三十九節,頁一六五。

39. 第十五章,第四十二節,頁一七七。

40. 第十五章,第四十二節,頁一七七。

41. 第十五章,第四十二節,頁一七八。

42. 第十五章,第四十三節,頁一七九,一九四。

43. 第十六章,第四十四節,頁二〇一及二〇六。

44. 第十七章,第四十六節,頁二一五。

45. 第十四章,第四十一節,頁一七〇;及一七六頁與一九八頁圖。

46. 第十八章,第四十八節,頁二二九。

界，乃向英使交涉解決滇緬界務懸案，以息爭端。民國二十四年（一九三五）四月九日中英兩國始議定勘察南段未定界線辦法，組織中英滇緬南段未定界委員會，⁴⁷是冬雙方派員赴滇，上界勘察，至二十六年（一九三七）四月間已全部勘畢。⁴⁸依照二十四年四月九日換文，南段界務，懸案，於將來之南京定界會議，行將解決；其會勘之始末及吾人對於南段未定界之主張，均詳本書第十八章中。⁴⁹第南段未定界爭執之點，不出中英兩國勘界員所繪之五色線圖，⁵⁰以其有約可據，其關係也小。北段未定界僅倫敦條約第四款：‘尖高山以北俟將來查明再定’一語概括之；雖有片馬之五色線圖，⁵¹以其無約可據，不足爲憑。且北段之野人山地爲川，滇，康三省之門戶，⁵²關係我西南邊防者，至深且鉅，固不容忽視也。

此次勘界，祇議南段，而無隻字道及北段，不知政府用意所在。吾人深願於南段界務懸案解決後，中英兩國本友好妥協之精神，照南段界務辦法，由國聯派員仲裁，繼續進行北段勘界工作，解決數十年之懸案，鞏固我西南國防。至於野人山地主權之究應歸誰屬，已詳見本書第十四，十五及其他各節內，⁵³庶可以供勘界時之參考，則作者之本意也。

47. 第十八章，四十九節，頁二三五。

48. 第十八章，四十九節，頁二三八。

49. 第十八章，四十九節，頁二三九。

50. 第十四章，第四十一節，頁一七〇及一七六。

51. 第十五章，第四十三節，頁一七九，又頁圖一九八。

52. 第十五章，第四十三節，對一五八頁圖。

53. 第三章，第十四節，第十五節，頁四五至五二。



中英滇緬疆界問題

目 錄

第一編 前 論

第一章 建置

第一節 雲南建置沿革 1

第二節 土司制度 5

第二章 歷代中緬關係

第三節 漢唐宋緬甸貢使 7

甲 東漢與掸國之關係 7

乙 唐與驃國之關係 8

丙 宋與緬甸之關係 9

第四節 元代征服緬甸及西南疆域之開拓 9

第五節 明初對雲南之經營 13

第六節 麓川之討平 16

第七節 明代與緬甸之關係 19

第八節 八關非滇緬界說 23

第九節 八關形勢考 26

第三章 滇邊土司之沿革及疆界考

第十節 雲南土司 29

第十一節 三宣撫司 33

甲 南甸 33

乙 隴川 附遮放	34
丙 干崖 附盞達	35
第十二節 六宣慰司	37
甲 孟養	37
乙 木邦 附孟密	38
丙 車里	40
丁 老撾	41
戊 八百大甸	41
第十三節 六禦夷府州	42
甲 孟定府 附耿馬	42
乙 孟艮府	43
丙 鎮康州	43
丁 灣甸州	43
戊 大侯州	44
己 威遠州	44
第十四節 二長官司考	45
甲 茶山	45
乙 里麻	45
第十五節 滇邊土司疆域考	49
甲 大金沙江上游考	50
乙 里麻茶山疆域考	52
丙 六宣慰司疆域考	55
丁 孟艮孟定疆域考	59
第四章 明末清初之中緬關係	
第十六節 永曆入緬及緬甸獻俘	61
第五章 清初滇邊土司之概況	

第十七節	清初滇邊土司之歸附	65
第十八節	潞江下游之兩土司	67
甲	車里	67
乙	南掌	69
第十九節	雲南邊外之兩銀廠	71
甲	茂隆銀廠	71
乙	波龍銀廠	72
第二十節	乾隆三十一年滇邊土司之收復	73
第六章	乾隆征緬甸之役	
第二十一節	緬甸內訌與莽匪犯邊	77
第二十二節	明瑞之陣亡及老官屯之戰守	80
第七章	緬甸之封貢	
第二十三節	緬甸遣使請封	85
第二十四節	清代緬甸之貢使	88
	第二編 本論	
第八章	英緬關係之由來	
第二十五節	道光初年英緬之役	93
第二十六節	英緬再戰及下緬之割讓	97
第九章	馬嘉理案交涉之始末	
第二十七節	英人對上緬及雲南之經營	99
第二十八節	馬嘉理被戕之真像	104
第二十九節	中英滇案交涉及煙台條約	109
第十章	英緬第三次戰爭及緬甸之滅亡	
第三十節	緬甸內訌及法緬關係	117
第三十一節	英緬開衅及緬京淪陷	119

第十一章 中英關於滇緬交涉與北京條約

第三十二節 滇緬交涉之由來及曾使之節略…………… 122

第三十三節 中英滇緬北京條約…………… 128

第十二章 中英關於滇緬倫敦定約之始末

第三十四節 北京條約簽字後之滇邊概況…………… 131

第三十五節 野人山地之爭執…………… 136

第三十六節 八關之爭執…………… 144

第三十七節 倫敦條約…………… 148

第十三章 中英關於滇緬北京續約之始末

第三十八節 滇越勘界與緬約之關係…………… 158

第三十九節 重定滇緬界約交涉之經過…………… 160

第十四章 中英初勘滇緬疆界

第四十節 北段勘界…………… 166

第四十一節 南段勘界…………… 170

甲 南段已定界之會勘…………… 170

乙 南段未定界之爭點…………… 171

第十五章 中英續勘滇緬疆界

第四十二節 茨竹事件…………… 176

第四十三節 北段未定界之交涉…………… 179

甲 石道勘界之始末…………… 179

乙 高黎貢山分水嶺之爭執…………… 187

丙 石道誤國之內幕…………… 193

第十六章 片馬事件

第四十四節 片馬事件之由來…………… 200

第四十五節 英兵佔據片馬以來之交涉…………… 205

第十七章 江心坡事件

- 第四十六節 江心坡之位置及其沿革 215
- 第四十七節 英人侵略江心坡之情形 220

第十八章 班洪事件

- 第四十八節 英人侵佔班洪之始末 225
- 第四十九節 最近南段勘界之經過 233

附錄 241

中文參考書目 245

西文參考書目 248

圖 表

- 第一圖 雲南輿地圖(師範滇繫) 25
- 第二圖 十八土司圖 31
- 第三圖 明代大金沙江上游形勢圖 51
- 第四圖 雲南輿圖(讀史方輿紀要) 53
- 第五圖 六宣慰司疆域圖 56
- 第六圖 乾隆征緬甸之役圖 81
- 第七圖 英人經營緬甸圖 95
- 第八圖 中英商路捷徑圖 101
- 第九圖 曾使節圖與北京條約比較圖 127
- 第十圖 倫敦條約滇緬界圖 154
- 第十一圖 滇緬南段未定界圖 176
- 第十二圖 片馬形勢略圖 183
- 第十三圖 滇緬北段未定界圖 198
- 表一 滇邊十八土司沿革表 32
- 表二 雲南土司世系表 46

中英滇緬疆界問題

第一章 建置

第一節 雲南建置沿革

雲南省位本部之西南，禹貢梁州之南境，顧炎武曰：“漢元狩中彩雲見南中，遣使迹之，雲南之名始此”。¹ 間稱曰滇，史記載：“西南夷君長以十數，夜郎最大。其西靡莫之屬，以十數，滇最大；自滇以北，君長以十數，邛都最大”。² 蓋古代西南夷酋，各自君長，不相統屬者也。

中國之通雲南始於戰國，楚威王時（紀元前二九八——二六三）使將軍莊蹻略巴蜀黔中以西，至滇池，以兵威定之。欲歸報，會秦擊楚，道塞；因還，以其衆王滇，變服從其俗以長之。漢武帝元狩元年（一二二）遣使求問道通身毒國，至滇；滇王與漢使者言曰：“漢孰與我大”；及返，夜郎亦然。³ 漢武帝元封二年（一〇九），司馬相如入西夷，土人盛覽從相如學，歸授鄉人，滇之文教始此。是年郭昌衛廣平其未服；滇王降，請置吏入朝，以爲益州。⁴ 東漢明帝永平十二年（六九）哀牢王柳貌率其民五萬戶內附，

1. 天下郡國利病書卷一〇七雲南一頁二下（嘉慶十六年刊本。）

2. 史記卷一一六頁一上西南夷傳。

3. 史記卷一一六頁一下至二西南夷傳。

4. 後漢書卷一一六頁七西南夷滇王傳。又天下郡國利病書卷一〇七雲南一頁二下。

以其地置哀牢博南二縣⁵。“三國時蜀漢建興二年(二二四),改益州爲建寧,又增置雲南興古二郡。晉泰始七年(二七一)改置益州; 太康三年(二八二)復省入益州,立南夷校尉以護之。大安二年(三〇三)復置寧州; 咸康四年(三三八)分置安州,八年(三四二)仍併入寧州; 宋齊因之。梁大同中(五三五——五四五)改置南寧諸州,承聖末,沒於群蠻。隋開皇十七年(五九七)復開南中,仍置南寧州。唐武德四年(六二一)置姚州,貞觀六年(六三二)於戎州置都督府”⁶。

有唐一代,南詔建國西南,中唐以後,雲南不復屬中國。唐書南蠻傳:“南詔本哀牢夷族,夷語‘王’爲‘詔’,其先渠帥有六,自號曰六詔,兵埒不能相統,蜀相諸葛亮征服之。蒙舍詔在諸部南,故稱南詔,居永昌姚州之間,西北接吐蕃,武后時,南詔盛炎入朝,開元時,封皮羅閣爲雲南王,合六詔爲一,徙治太和城。天寶七年(七四八)閣羅鳳襲雲南王; 劍南節度使鮮于仲通,雲南太守張虔,待之不以禮,閣羅鳳憤怒,因發兵反,殺張虔,時天寶九年(〇五七)也。仲通率兵討之,閣羅鳳遣使謝罪,仲通不許,進逼太和城,爲所敗,南詔叛降吐蕃”⁷。後爲吐蕃所苦,請內附,仍封之以韋皇爲安撫;皇以南詔兵破吐蕃,南詔獻地圖土貢,錫金,吐蕃不復雲南患。⁸ 南詔國號代有變遣,至五代石晉時,始改名爲大理。讀史方輿紀要載:“自開元之季(七一三——七四一)南詔漸強,天寶九載(七五〇)遂有雲南之地,僭國號曰大蒙。貞元

5. 後漢書卷一一六西南夷頁七至八哀牢夷傳。

6. 讀史方輿紀要卷一一三頁二雲南(道光三年板。)

7. 舊唐書卷一九七南蠻傳頁五上南詔。

8. 舊唐書卷一四〇韋皇傳頁一至三。

十年(七九四)改國號曰南詔,大中十三年(八五九)改稱大禮,光化四年(九〇一)國亂稱改大長和。後唐天成三年(九二八)國號大天興,明年稱大義寧。石晉天福二年屬於大理宋初因之”。⁹

大理者先世爲南詔將,大敗唐兵,論功陞清平官,賜名忠國。六傳而至段思平,石晉天福二年逐楊氏而有蒙國,遂改國號曰大理;思平死子英立,未幾死,國人立其叔思良,死,子思聰立。¹⁰
宋太祖建隆四年(九六三)王全斌既平蜀,欲因兵威取,以圖進於上;太祖以玉斧劃大渡河爲界曰:“此外非吾有也”。¹¹
宋神宗熙寧(一〇六八)時,大理遣使貢方物,封其酋爲大理國王。自熙寧八年(一〇七五)以後段氏衰,元祐元年(一〇八六)高氏代立,號大中國。元符二年(一〇九九)段氏復興,號後理國。¹²

宋徽宗崇寧二年(一一〇三),後理國王段正淳使泰運奉表入宋,求經籍,得六十九家藥書六十二本。大觀二年(一一〇八)封後理國王和譽爲雲南節度使大理國王,政和六年(一一一六)入貢於宋。南宋高宗紹興六年(一一三六)遣使貢象馬。寧宗慶元七年(一二〇一)國王智廉使人入宋,求大藏經一千四百六十五部置五華樓。理宗嘉禧元年(一二三七)封高隆爲鄯闡王。淳祐十一年(一二五二)興智即位,明年蒙古憲宗二年(一二五二)忽必烈伐大理,滅之。¹³
至元十三年(一二七六)設雲南諸路行

9. 讀史方輿紀要卷一一三頁二雲南(道光三年。)

10. 南詔野史上卷大理國頁三五至三六(道光八年戊子刊。)

11. 天下郡國利病書卷一,〇七雲南一頁三下。南詔里野史上卷頁三八上。

12. 讀史方輿紀要卷一一頁三二。

13. 南詔野史上卷後理國傳頁四三至四八。

中書省，封忽哥爲雲南王，鎮之；仍錄段氏子孫守其土，忽哥死，其子嗣，封爲梁王。凡設三十七路，二府，三屬府，五十四州，四十七縣；其餘甸，寨，軍民府，不在此數”。¹⁴ 元代雲南屬土較今日不啻倍蓰。元史載：“雲南之地，東至普安路之橫山，西至緬地之江頭城”。¹⁵ 然是時尤夷多於漢也。顧炎武曰：“官軍從大將軍南下，及五方之人，或以戍，或以徙，或流寓不歸，是曰舊漢人；並生夷地，是曰夷人。總計夷漢，漢人三之，夷人七之”。¹⁶ 此其徵也。

明洪武六年（一三七三）遣翰林王禕等齎詔，諭梁王，久留不遣，卒遇害。八年（一三七五），復遣湖廣行省參政吳雲往，中途爲梁使所害。十四年（一三八一）征南將軍傅友德，藍玉，沐英率師至雲南城，梁王赴滇池死。十五年（一三八二）沐英攻大理，拔其城，酋長段氏就禽。¹⁷ 是年（一三八二）二月，置雲南都指揮使司，及雲南等處承宣布政使司；領府五十八，州七十五，縣五十五，蠻部六；後領府十九，禦夷府二，州四十，禦夷州三，縣三十，宣慰司八，宣撫司四，安撫司五，長官司三十三，禦夷長官司二。¹⁸

明季永曆帝據雲南以抗清師，順治十五年（一六五八）降將吳三桂入滇；翌年永曆走緬甸，雲南始入於清。以次收服諸土司，命平西王吳三桂開藩府以鎮之；並沿明制置承宣布政使司。康熙六年（一六六二）設雲貴總督，十二年（一六七三）三桂叛，二十年平之。雍正三年（一七二五）鄂爾泰以巡撫治雲貴總督

14. 元史卷六一地理志頁一上，又明史卷三一三。

15. 元史卷六一頁一上雲南省地理志四。

16. 天下郡國利病書卷一〇七頁一二上雲南一。

17. 明史卷三一三雲南土司傳頁一下。

18. 明史卷四六地理志頁一。

事；內地土司多改設流官，西南大定。雲南省領府十四，直隸廳六，直隸州三，廳十二，州二十六，縣四十一，又土府一，土州三，土司十八。¹⁹ 東接廣西，南至交趾界，北連四川，西達天馬關。

第二節 土司制度

大抵川、廣、雲、貴諸省，夷漢雜居；漢多則設漢官，夷多則設土官，土官爲世職，其受地遠自周漢，近自唐宋；²⁰ 雲南僻處西南，漢三夷七，是以土官獨多。自元平大理，諸酋長紛紛內附，輒以原官授之，賜以印綬，使其世守襲封。而從征將士，賞功授地之土府土州縣，亦錯出其間。元代土司可考者，不下數百，明時猶有二百；有清一代開拓疆域，或以合併而廢，或因改流而革除，降及民國，滇邊土司襲封者尤有九人，²¹ 其內地土司不計焉。遠自明初，上及元代，其祖孫父子轉相傳授，有歷七八百年者，可謂中國政治上之一特殊制度也。

考土司制度，其由來者久矣。明史載：“楚莊躋王滇，而秦開五尺道置吏，沿及漢武置都尉縣屬，仍令自保；此即土官土吏之所始歟”。²² “洪武初，西南夷來歸者，即用原官授之，其土官銜

19. 清史稿卷八一雲南省地理志二一。

20. 聖武記卷七改流記中頁一。

21. 雲南第一殖邊區內現存之土司：南甸，干崖，隴川，盞達，戶撒，臘撒，猛卯，芒市，遮放，猛板。以上九土司，各設有行政署。耿馬（屬順寧縣），孟戛（屬鎮康縣），灣甸（屬保山縣），潞江（龍陵縣屬）。此外又有登埂，魯掌，卯照，六庫，老窩土千總五人。
雲南邊地問題研究上卷頁一二二至一二三。

22. 明史卷三一〇，土司傳頁上。

號，曰宣慰司，曰宣撫司，曰招討司，曰安撫司，曰長官司；以勞績之多寡，分尊卑之等差，而府州縣之名亦往往有之。襲替必奉朝命，雖在萬里外，皆赴闕受職”。²³ 蓋所以明主權之所屬也。第中國之於藩邦也，賜以印綬，委以官銜，苟能服朝命，奉正朔，如期朝貢，則政府之所取於土司者除差發銀外，亦別無他求。而土司所貢之差發銀，多者不過數萬，少者僅數百兩而已。至於土司之政教，則不加問聞焉。諸土司亦多奉命惟謹，其有違命者，則興師討之，必使歸服；八百年來，守此一貫政策，從不少變。自西力東漸，我邊疆藩邦，漸被蠶食，藩籬撤而門戶寒矣。尤有甚焉者，則此數百年來，株守之，“不干涉土司政教”政策，被外人指爲放棄主權；致我滇邊僅存之土司，爲所覬覦，指爲彼屬。今欲正疆界，定主權，非考諸史乘上之載記不爲功。值此滇緬勘界之時，是篇之成，或有裨於外交，兼供留心邊事者之參考，則作者之本意也。

23. 明史土司傳卷三一〇頁一。

第二章 歷代中緬關係

第三節 漢唐宋緬甸貢使

緬甸立國于西南，其與我國關係由來已久；漢唐宋三朝時，屢遣使入貢。然是時西南諸國，各自雄長，緬地雖大，亦未能以今之緬甸視之。緬甸之名，歷代各有不同；顧炎武曰：“緬人古朱波也；漢通西南夷後，謂之撣，唐謂之驪，宋元謂之緬”。¹ 宋寧宗時緬甸進白象，緬甸之名自此始。² 自永昌西南，山川延邈，道理修阻，因名之曰緬。³ 其國之部落曰‘甸’，有大甸中甸等名，故曰緬甸。⁴

甲 東漢與撣國之關係

緬甸之通中國也，始於東漢。漢和帝永元六年（九四）正月，永昌徼外夷，敦忍乙王慕延慕義遣使譯獻犀牛大象。⁵ “永元九年（九七）撣國王雍由調遣譯奉國珍寶，和帝賜金印紫綬，

1. 天下郡國利病書卷一一二緬甸始末頁一下。

2. 明史卷三一四麓川傳頁九上。

3. 天下郡國利病書卷一二〇緬甸始末。

4. 中華二千年史卷四頁三四五鄧之誠著（民二十三年商務。）

5. 後漢書卷四和帝紀頁四上永元六年，又卷一一六西南夷傳頁八下哀牢夷。

小君長，皆加印綬錢帛”。⁶ 安帝永寧元年（一二〇）十二月，撣國王雍由調復遣使朝賀，獻樂及幻人；能變化吐火，自支解，易牛馬頭；又善跳丸，數乃至千。自言：“我海西人，海西即大秦，撣國西南通大秦。”明年元會，安帝作樂於庭，諫議大夫陳禪諫曰：“帝王之庭，不宜作此夷狄之樂”，請勿觀。帝不從，遂作樂；封由調爲大都尉，賜印綬，金銀綵繪各有差。⁷

乙 唐與驃國之關係

唐之驃國即漢之撣國也。唐德宗貞元十八年（八〇二）正月驃國王遣使來貢。⁸ 驃國在永昌故郡南二千餘里，東隣真臘國，西接東天竺國，南盡溟海，北通南詔。其王姓困沒長，名摩羅惹；其俗好生惡殺，君臣父子長幼有序，華言謂之驃，自謂突羅成。貞元中（七八五——八〇四）其王雍惹聞南詔異牟尋歸附，心慕之，八年（七九二）乃遣其弟悉利移來朝。又獻其國樂，凡十曲與樂工三十五人，俱樂曲，其曲皆演梵音，經論詞意；每爲曲齊聲一低一仰，未常不相對，凡五譯而至中國。德宗以悉利移爲試太僕卿。⁹ 憲宗元和元年（八〇六）驃國遣使貢方物。文宗太和六年（八三二）南詔掠驃民三千，徙之柘東。懿宗咸通三年（八六二）驃國遣使來貢。¹⁰

6. 後漢書卷四和帝紀頁五下永元九年，又卷一一六西南夷傳頁八下哀牢夷。

7. 後漢書卷五安帝紀頁七下永寧元年，又卷一一六頁八下哀牢夷西南夷撣國傳。

8. 舊唐書卷一三德宗本紀頁一四貞元十八年。

9. 舊唐書卷一九七頁七下驃國傳，新唐書卷二二二驃國傳。

10. 天下郡國利病書卷一一二緬甸始末頁二上。

丙 宋與緬甸之關係

緬甸之名始自宋。“宋徽宗宗寧五年（一一〇六）緬甸波斯等國進白象，緬甸之名自此始”。¹¹ 宋太祖不勤遠略，雲南之地棄之不顧，緬甸幾成絕域。宋時緬甸又稱蒲甘。宋史徽宗本紀云：“崇寧五年（一一〇六）蒲甘國入貢”。¹² 宋史蒲甘傳：“蒲甘國崇寧五年（一一〇六）遣使入貢，詔禮秩視注輦，尙書省言，注輦役屬三佛齊胡。熙寧中（一〇六八）敕書以大背紙，緘以匣襪。今蒲甘乃大國王，不可下視附庸小國。欲如大食交趾諸國禮，凡制詔並書以白背金花綾紙貯以閒金鍍管籥，用錦絹夾襪緘封以往，從之”。¹³ 蓋是時緬已強大，非同漢唐時比也。南宋高宗紹興中（一一三一）緬甸復來貢。¹⁴

第四節 元代征服緬甸及西南疆域之開拓

唐宋兩代，南詔大理相繼建國於今之雲南；緬甸雖數遣使入貢，獻方物胡樂，然阻於南詔，中國尙未能越雲南以征緬甸也。迨元興蒙古，統一海內，南征大理，滅之。世祖時遂發大軍征緬甸，凡三討然後降之，置邦牙宣慰於蒲甘緬王城。元史緬國傳載：“緬國爲西南夷，不知何種；其地有接大理及去成都，不遠者，又不知其方幾里也。其人有城郭屋廬以居，有象馬以乘，舟筏

11. 明史卷三一四麗川傳頁九上。

12. 宋史卷二〇徽宗本紀頁二上崇寧五年。

13. 宋史卷四八九蒲甘傳頁五上。

14. 天下郡國利病書卷一一二緬甸始末頁二上。

以濟。其文字進上者，用金葉寫之，次用紙，又次用檳榔葉；蓋謄譯而後通也”。¹⁵

元世祖既克大理，遣使緬甸，詔諭其王內附。元史載：“世祖至元八年（一二七一）大理鄯闡等路宣慰司都元帥府遣奇塔特托音等使緬，詔諭其王內附。四月奇塔特托音導其使博來以聞。”十年二月（一二七三）復遣使至其國，詔緬王遣子弟若貴近臣一來。詔書曰：

聞者王國使博詣京師，詢其所來，乃知王有內附意。今再遣禮部郎中國信奇塔特托音往諭；王誠能僅事大之禮，遣其子弟若貴近臣一來，以彰我國家無外之義，用敦永好，時乃之休。至若用兵，夫誰所好，王其思之。¹⁶

緬甸受書，仍不奉詔，會金齒千額總管阿禾內附，緬人怨之，攻其地，欲立砦騰越永昌之間。十四年（一二七七）三月命大理路蒙古萬戶忽都，大理路總管信苴日總把，伐永昌之西，騰越蒲驃阿昌金齒未降部族，駐劄南甸。阿禾告急，忽都等晝夜行，與緬軍遇一河邊，緬衆約四五萬，象八百，馬萬匹；忽都等軍僅七百人。忽都以敵衆我寡，乃分爲三路，與緬軍交戰；先衝河北軍，轉戰三十餘里，緬兵及象馬自相蹂，死者盈三巨溝；阿禾阿昌邀殺，歸者無幾。十月雲南省遣雲南諸路宣慰使都元帥尼雅斯拉鼎率蒙古，蠻，摩些軍三千八百四十餘人征緬，至江頭城；招降土酋凡三萬五千二百戶，以天熱還師。¹⁷

至元十七年（一二八〇）二月，尼雅斯拉鼎等上言：“四川已

15. 元史卷二一〇緬國傳頁一上。

16. 元史卷二一〇緬國傳頁一上。

17. 元史卷二一〇緬國傳頁一下至二上。

底寧，請益兵征緬。”帝以問丞相托多爾海，托多爾海曰：“陛下初命發哈喇章及四川與阿爾哈雅麾下士卒六萬人征緬，今尼亞斯拉鼎止需萬人。”帝曰：“是矣。”即命樞密繕甲兵，修武備，議選將出師。十九年（一二八二）詔思播叙諸郡及亦奚不薛諸蠻夷等處，發士卒征緬。¹⁸二十年（一二八三）正月勅藥剌海領軍征緬國，參用蒙古新附軍；¹⁹九月大軍發中慶，十月至南甸。台布由羅必甸進軍，十一月桑阿克達爾命伊克德濟取道阿昔江，達鎮西阿禾江，造舟二百，下流至江頭城，斷緬人水路。自將一軍，從驃甸徑抵其國，與台布軍會。令諸將分地攻取，破其江頭城，擊殺萬餘人。別令都元帥袁世安以兵守其地，積糧餉以給軍士，遣使持輿地圖奏上。²⁰

二十二年（一二八五）十一月緬王遣其鹽井大官阿必立相至太公城，欲來納款，與蒙古軍相會於驃甸。阿必立相乞言於朝廷，降旨許其悔過，然後差大官赴闕。尋遣鎮西平緬宣撫司達嚕噶齊兼招討使齊喇，使其國，²¹緬猶未降。二十三年（一二八六）十月以招討使張萬爲征緬副都元師，造戰船，將兵六千人征緬；徵金齒察罕迭吉連地撥軍一千人，是月發中慶府，繼至永昌府，二十四年（一二八七）正月至忙乃甸。緬王爲其庶子不速速古里所執，囚於昔怯答刺之地；又害其嫡子三人與大官木浪周等四人爲逆。雲南王與諸王進征至蒲甘，喪師七千餘，緬始

18. 元史卷二一〇緬國傳頁二上。

19. 元史卷十二世祖本紀頁五下至元二十年。

20. 元史卷二一〇緬國傳頁二上。

21. 元史卷二一〇緬國傳頁二下。

平，乃定歲貢方物。²² 自是元師已三征緬甸矣；緬雖平定，緬王仍未赴闕朝覲也。是年七月合撒兒海牙言：“比至緬國，諭其王赴闕。彼言：‘鄰番數叛，未易即行，擬遣阿難答刺奉表齎土貢入覲’”。²³

成宗大德元年（一二九七）二月，緬王的立普哇拿阿迪提牙遣其子信合八的奉表入朝。請歲輸銀二千五百兩，帛千匹，馴象六十，糧萬石。詔封的立普哇拿阿迪提牙爲緬王，錫銀印；子信合八的爲緬國世子，賜以虎符。²⁴ 三年（一二九九）三月緬復遣其世子奉表入謝，自陳：“部民爲金齒殺掠，率皆貧乏，以致上供金幣不能如期輸納。”帝憫之，止命間歲貢象，仍賜衣遣還。²⁵

大德四年（一二九〇）四月，遣使進白象，五月的立普哇拿阿迪提牙爲其弟阿散哥也等所殺；其子窟麻刺哥撒八逃詣京師，乞援，帝命色辰額等將兵萬二千人征之。詔立窟麻刺哥撒八爲王，賜以銀印。七月緬使阿散哥也弟者蘇等九十一人，各貢方物入朝至上都覲見，自言殺主之罪，八月罷征緬兵；明年雲南參知政事高慶等班師，緬遣使入貢。²⁶

順帝至元四年（一三三八）立邦牙等處宣慰司都元帥府並總管府。先是世祖定緬地，以其處雲南極邊就立其酋長爲帥，令三年一入貢，至是來貢，故立總管府。²⁷ 至正二年（一三四二）

22. 元史卷二一〇頁二下緬國傳。

23. 元史卷十四世祖本紀頁七下至元二十四年。

24. 元史卷十九成宗本紀頁四下大德元年。

25. 元史卷二一〇緬國傳頁三上。

26. 元史卷二一〇緬國傳頁三上。

27. 元史卷三九順帝本紀頁六下至元四年。

六月罷。²⁸

第五節 明初對雲南之經營

明太祖以布衣起於淮泗，首先平定江南，繼復北伐，及順帝北走，而雲南爲元守者又十餘年。明初大理段氏，雲南梁王分據其地。洪武五年（一三七二）正月遣翰林待制王祿等使雲南，詔諭元梁王，把匝刺瓦爾密，²⁹久留不遣，卒遇害。八年（一三七五）復遣湖廣行省參政吳雲往，中途爲梁使所害。十四年（一三八一）征南將軍傅友德，藍玉，沐英，率師三十萬征雲南；自貴州克曲靖，至雲南城，梁王赴滇池死。十五年（一三八二）沐英攻大理，拔其城，酋長段氏就擒。³⁰明年正月友德等平蒙化府登州府；破佛光砦，過金沙江，攻北勝府，擒僞平章高生；復平麗江府平津等州。前後斬首一萬三千餘級，蠻民降者四十萬戶。帝以雲南平，命傅友德班師，沐英留鎮雲南。其麓川，緬甸，車里，八百媳婦等國，皆遣使內附。³¹

雲南既平，於是設雲南等處承宣布政使司及雲南都指揮使司。西南夷來歸者，即用原官授之，其土官銜號，自宣撫以及安撫，長官以及巡檢，小者不可勝數；以勞績之多寡，分尊卑之等差。³²其大者爲三宣，六慰；地醜力齊，各自雄長，大牙相制。陳用

28. 元史卷四十順帝本紀頁六上至正二年。

29. 明史卷二太祖本紀頁四上洪武五年。

30. 明史卷三一三雲南土司傳頁一下。

31. 全邊畧記卷七頁七上‘明孔方炤輯’。

32. 明史卷三一〇土司頁一上。

賓還定六慰疏：

夫六慰者，乃國家西南之極際也，其實騰永之外，藩輪廣八九千里，上古無論，漢唐宋以後，咸不能有之，我朝威德，無往不被，乃編置爲六慰：曰木邦，曰緬甸，曰八百，曰車里，曰老撾，曰孟養。爲之正疆界，明爵及，三百年來，會長安其位，夷民安其生。³³

三宣之中以麓川爲最強，六慰中以木邦地最廣；緬甸之於諸宣慰中，勢力均等夷耳。正統初（一四三六——一四四九）王驥平麓川，西南之告無事者，百有餘年，餘威振於殊俗，兵聲所及遠至大金沙江外。嘉靖初（一五二二）木邦孟養共滅緬甸，其後復興強盛，漸併鄰部，遂成尾大不掉之勢。萬曆中（一五七三）紀綱不振，中官四出擾民，諸土司亦互相侵伐。緬曾竟忘我設官之舊，而犯我邊疆；朝廷命陳用賓巡撫雲南，設官防守，自是邊境雖以稍安，而緬貢則不復至矣。

明代雲南土司表³⁴

宣慰司七。車里，孟養，老撾，八百，大甸，木邦，緬甸，東里³⁵

宣撫司三。南甸，干崖，隴州

長官司廿。十二關，納樓，茶甸，王弄山，虧容甸，教化部，安南，刺次，落恐甸，處溪甸，思陀甸，紐兀，祿各寨，者樂甸，左能寨，芒市，河革甸，馬龍他郎甸，香羅瓦魯，之因達羅必甸

33. 圖書集成職方典卷一五二〇土司藝文一之什。

34. 全邊畧記卷七頁五至六上。

35. 按明史無東里宣慰司。

安撫司三。 潞江, 鎮遠, 楊塘

長官司三。 茶山, 施甸, 鳳垓

知府十。 武定, 麗江, 景東, 流江, 順寧, 永寧, 鎮沅, 蒙化, 孟良, 孟定

知州十七。 賓山, 南甸, 蘭州, 彎甸, 寧州, 富州, 北勝, 大侯, 雲龍, 浪葉部, 登州,

安寧, 威遠, 霑益, 羅雄, 鎮唐, 陸涼

知縣六。 臨西, 嶧峨, 雲南, 亦佐, 羅次, 元謀

知事一。 廣南 姚安府 同知 鶴慶府 知事一人

經歷一。 干崖 宣撫經歷一人

同知八。 巨津, 師宗, 蒗蕓, 通安, 北勝, 嶺南, 姚州, 順州

州判官三。 北勝, 南安, 鎮南

縣丞六。 雲南, 楚雄, 亦佐, 易門, 定邊, 永平

主簿六。 昆明, 雲南, 廣通, 嶧峨, 定遠, 楚雄

吏目一。 威遠州

副使二。 五井, 順盪鹽井

驛丞十二。 連爲, 古刺, 騰衝, 樣備, 觀音山, 莎橋, 德勝關, 洱西, 在城, 晉寧,

打牛坪, 易龍

十二關。 金齒, 水眼, 鄧川州, 寧蕃, 順寧尋甸, 禾摩村, 東山口, 浪滄江, 師

井, 打牛坪, 盪井, 金沙江

巡檢二十五人。 備溪江, 青索翼, 納更山, 蒲陀崇, 鎮南, 箭桿場, 關索嶺, 鐵

爐, 青水江, 黑鹽井, 西金沙江, 赤水鵬, 定西嶺, 龍街關, 蔓

神寨徐, 白水關, 南坪關, 黑鹽井, 阿雄村, 戛賴元江, 禾麻

村, 安南坡, 祿驂, 煉象關, 楚雄縣, 松詔鋪, 觀音山, 鳳羽鄉,

東金沙江, 回登關, 湯池, 英武關

改流二十五人

知府三。 鶴慶, 尋甸, 廣西

知州四。 馬龍, 彌勒, 維摩, 阿維

知州二。 路南, 蒙自

府同知一。 楚雄府

照磨一。 麗江

典史一。 浪穹

鹽井副使一。 彌勒沙

驛丞五。 永平, 潞江, 孟哈, 羅思莊, 雲南

巡檢十二。 宣化關, 甸頭, 樣備, 神摩洞, 上江, 南安州, 普昌, 石門關, 彌沙井,
雲龍甸, 煉象關, 楚場

第六節 麓川之討平

麓川位永昌府之南,元時領地最廣,東起孟定木邦,西達大金沙江外之孟養,皆其附屬。¹ 洪武初平雲南,麓川來歸,未幾復叛,沐英討平之。英宗時(一四四一)麓川又叛,命王驥凡三征,而後平之,然思氏裔仍雄長孟養,迨明季始爲緬甸所滅。明史麓川傳:“洪武十五年(一三八二)大兵下雲南,進取大理,下金齒;平緬與金齒壤地相接,土蠻思倫發聞之懼,遂降;因置平緬宣慰使司,以倫發爲宣慰使。十七年(一三八四)八月遣刀令孟上元所授宣慰使司印,麓川與平緬連境,元時分置兩路,至是命兼統麓川地,改爲麓川平緬宣慰使司”。²

然倫發甫降而又叛,西南諸夷,聞風響應,寇至三十萬之衆,

1. 明史卷三一四麓川傳頁一一上“分其地設孟養木邦孟定三府”。

2. 明史卷三一四麓川傳頁九上。

太祖命西平侯沐英征之,前後凡四年而後平;蓋亦明初西南之大役也。明史麓川傳:“洪武十八年(一三八五)倫發反,率衆寇景東,都督馮誠率兵擊之;值天大霧,猝遇寇,失利。明年倫發悉舉其衆,號三十萬,象百餘,寇定邊,新附諸蠻皆爲盡力。西平侯沐英選師三萬,亟趨至,賊列象陣搏戰;英列弩注射,突陣大呼,象多傷,其蠻衆亦多中矢斃。次日英益置火鎗神機箭,更番射;象奔,賊大敗,擣其寨,斬首三萬餘級,降卒萬餘人,倫發遁,以捷聞。英移師逼景東,屯田固壘,以待大軍集。二十二年倫發遣把事招綱等乞降;以象,馬,白金,方物入貢謝罪;獻叛首刀斲郎等一百三十七人,平緬遂平;自是三年每來朝貢。³

二十八年(一三九五)麓川部屬刀斲孟叛,倫發率其家走雲南;西平侯沐春遣送至京師。帝憫之,命春爲征南將軍,何福,徐凱爲副將軍,率雲南四川諸衛兵,往討刀斲孟;並遣倫發歸駐潞江。三十一年(一三九八)擒斲孟歸,倫發始還平緬。⁴又分其地設孟養,木邦,孟定三府隸雲南;設潞江,干崖,大侯,灣甸四長官司,隸金齒。永樂元年(一四〇二)陞孟養木邦爲宣慰司,以刀木旦爲孟養宣慰使。⁵

倫發死,子行發繼之。永樂十一年(一四一三),行發請以其弟思任發代職,從之;二十年(一四二二)任發遣使奉表來貢。宣德元年(一四二六)賜麓川錦綺有差,以其勤修職貢也;正統元年(一四三六)免麓川差發銀二千五百兩。

任發之襲宣慰也,狡獪愈於父兄,差發金銀不以時納;朝廷

3. 明史卷三一四麓川傳頁九。

4. 明史卷三一四麓川傳頁九下至十上。

5. 明史卷三一四麓川傳頁十一上。

稍優容之，時以兵侵鄰部。會緬甸宣慰新斯加爲木邦所殺，任發欲乘機盡復其故地。正統三年（一四三八）叛，稱兵擾孟定及灣甸等州；奪南甸所轄羅卜思莊等二百七十八村；朝廷命征南將軍沐晟討之。沐晟與都督方政不和；政出戰，晟不與援；政戰死，而晟亦懼罪暴卒。時任發兵愈橫，犯景東降孟璉；旋遣使謝罪，刑部侍郎何文淵疏請罷麓川師；惟楊士奇王振主討。正德六年（一五一一）以兵部尚書，總督雲南軍務；會諸道十五萬討之，大破之。七年（一五一二）任發父子三人從間道渡江，奔孟養。搜獲原給虎符金牌信符宣慰司印，及所掠騰衝千戶等印三十二，麓川平，捷聞。未幾任發爲緬人所擒，驥遣人至緬甸索任發，緬人挾之以求麓川地，留不遣；驥欲乘勝討之，又恐多一麓川，乃止。於是立隴川宣慰司而歸；惟任發子機發，竊據孟養，負固不服，自如也。⁶

十一年（一五一六）緬甸始以任發及其妻孥三十二人獻至雲南；任發於道中不食，垂死，千戶王政斬之，函首京師。十二年（一五一七）命黔國公沐斌出兵剿機發；及沐斌至騰衝督軍追捕，機發潛匿孟養。斌以春瘴作，江漲不可渡，糧亦乏，引兵還。英宗以斌師出無功，復命兵部尚書靖遠伯王驥，佩平蠻將軍印，率南京，雲南，湖廣，四川，貴州官軍十三萬人，往討之。正德十四年（一五一九）驥率諸將自騰衝會師，由干崖造舟至南牙山；舍舟陸行，抵沙壩，復造舟至金沙江。機發於西岸埋柵拒守，大軍順流下至管屯；適木邦緬甸兩宣慰兵十餘萬，亦列於沿江兩岸，緬甸備舟二百餘，爲浮梁濟師；併力攻破其柵寨，得積穀四十餘萬

6. 明史卷三一四麓川傳頁一一上至一二下。

石,軍飽,銳氣倍增。賊領衆至鬼哭山,築兩大寨,又築七小寨,綿亘百餘里;官軍分道並進,皆攻拔之。而思機發思卜發復奔遁,時王師踰孟養至孟那。孟養在金沙江西,去麓川千餘里,諸部皆震驚曰:“自古漢人無渡金沙江者,今王師至此,真天威也。”驢還兵,其部衆復擁任發少子祿,據孟養地爲亂;驢等慮師老,度賊不可滅,乃與思祿約,許居孟養如故。立石金沙江;誓曰:“石爛江枯,爾乃得渡。”思祿亦懼,聽命,乃班師,捷聞。⁷

第七節 明代與緬甸之關係

有明一代,中緬關係可分爲兩期,嘉靖(一五二二至一五六六)以前,緬受中國冊封,奉貢惟謹,是爲緬甸服屬時期。嘉靖初緬甸爲木邦孟養所滅,分據其地;越三十餘年緬甸復興,朝貢不以時至,萬曆時,遂犯邊內侵。雲南巡撫陳用賓築關防守,然亦未能興師征討也,是爲緬甸復興時期。明史緬甸傳:“明太祖即位,遣使齎詔諭之,至南安,留二年;以道阻不能達,而返,使者多道卒。洪武二十六年(一三九三)八百國入貢,言:“緬近其地,以遠不能自達。”帝乃令西平侯沐春遣使至八百國王所諭意,於是緬始遣其臣板南速刺至進方物。二十七年(一三九四)置緬中宣慰使司,以土酋卜刺浪爲使。永樂元年(一四〇三)緬酋那羅塏遣使入貢;因言“緬雖遐裔,願臣屬中國,而道經木邦孟養,多阻遏;乞命以職,賜冠服,印章,庶免欺陵。”詔,設緬甸宣慰使司。卜刺浪有二子;長子那羅塏管大甸,次子馬者速管小甸;於

7. 明史卷三一四麓川傳頁一二下至一三上。

是緬甸有二宣慰使,皆入貢不絕,令三年一貢。其後緬甸宣慰使新加斯與木邦仇殺而死;緬共推莽得刺權襲,許之。宣德二年(一四二七)以莽得刺爲宣慰使,諭其勿侵木邦地。正統六年(一四四一)給緬甸信符金牌;時麓川思任發叛,緬甸助討之。八年(一四四三)緬酋馬哈省以速刺等擒思任發,不解至;唯以麓川地爲言,朝議遂有並征緬甸之命。時大師已集騰衝,緬佯言是冬送任發,及期而緬人送任發者不至。九年(一四四四)總督尙書王驥以麓川未平,緬難不可復作;加以滇中連年征討,財力困弊,旱澇相仍,糧餉不給,未可輕舉,乃班師。十二年(一四四七)緬甸故宣慰司子馬哈省以速刺,木邦宣慰罕蓋法;獻思任發首至京。帝命馬哈省以速刺並爲宣慰使。景泰二年(一四五—)賜緬甸陰文金牌信符,五年(一四五四)送思機發,降敕褒獎。成化七年(一四七一)鎮守太監錢能言:“緬甸宣慰稱貢章孟養舊爲所轄,欲復得之。”帝命往勘,貢章係木邦隴川分治;孟養係思洪發所掌,非緬境,不許。弘治元年(一四八八)緬甸來貢,且言安南侵其邊境;二年(一四八九)遣編修劉戡諭安南罷兵。¹

緬地鄰孟養,而孟養以緬先執思任發,故怨緬。嘉靖初(一五二二)孟養酋思陸子思倫糾木邦及孟密擊破緬;殺宣慰莽紀歲,并其妻子,分據其地。值安鳳之亂,朝廷不暇究其事,緬甸遂亡。²

莽紀歲有子瑞體,少奔匿洞吾母家,其酋養爲己子,既長有其地。洞吾之南,有古喇,濱海;古喇兄弟爭立,瑞體因絕古喇糧

1. 明史卷三一五緬甸傳頁一至二。

2. 明史卷三一五緬甸傳頁二下。

道殺其兄弟，盡奪其地，諸蠻皆畏服之。時滅緬者木邦孟養，而與緬相抗者孟密也。孟密土舍兄弟爭立，訴於瑞體；瑞體乃納其弟爲壻，改名思忠，遣歸孟密，奪其兄印；因假道攻孟養及迤西諸蠻，以復前仇，時嘉靖三十九年（一五六〇）也。木邦土舍罕拔求襲不得，怒投於緬；潞江宣撫線貴聞之，亦入緬。瑞體自以起孤微有兵衆，威加諸部，遂謀內侵；因借木邦兵一萬，取干崖；而自率兵侵孟養；孟養思箇退保孟倫相持久之。時隴川宣撫使多士寧卒，子襲職，年幼；書記岳鳳投緬，結爲父子。蠻暮土目思哲亦迎附瑞體，調緬兵萬餘，出入於迤西界上，以牽制思箇。復徵木邦兵，會岳鳳於隴川，襲孟密。萬曆元年（一五七三）緬兵至隴川，入之；岳鳳遂盡殺士寧妻子族屬，受緬僞命，據隴川爲宣撫；又與木邦蠻暮盟，必下孟密奉瑞體以拒中國。瑞體致書中國稱：西南金樓白象主莽噠喇弄王書報天皇帝。書中嫚辭無狀。時瑞體子應裏率衆二十萬，分戍隴干間，以防中國，於是木邦蠻暮，隴川，干崖悉附緬，獨孟養未下。³

金騰副使許天琦遣使檄撫之，孟養思箇受檄，益拒緬；緬發大兵攻之，思箇告急。會天琦卒，署事羅汝芳犒思箇使，令先歸待援，遂調兵至騰越。箇聞援兵至，喜令，土目馬祿喇送領兵萬餘，絕緬糧道，且導大兵伏戛撒，誘緬兵深入。緬兵旣敗，糧又絕，屠象馬以食，瑞體窘甚。會巡撫王凝以故，調羅汝芳歸；隴川岳鳳知之，集兵二千，導瑞體由間道遁去，思箇追擊之，緬兵大敗，當是時幾獲瑞體，時萬曆四年（一五七六）也。越三年緬復攻孟養，報戛撒之怨，思箇以無援敗；將走騰越，中途爲爲其下所執，送

3. 明史卷三一五緬甸傳頁三上。

瑞體殺之，盡併孟養地。⁴

萬曆十年（一五八二）瑞體卒，子應裏嗣；隴川岳鳳喉應裏殺木邦，曾罕拔盡俘其衆；又說應裏起兵象數十萬，分道內侵。⁵明年大舉寇邊，自姚關入施甸；剖孕婦以卜，男攻永昌女攻順寧，剖腹得女，乃破順寧府，進窺騰衝景東。巡撫劉世曾請以南京坐營中軍劉綎爲騰越游擊，移武靖參將鄧子龍爲永昌參將；各提兵五千赴勦緬亦合兵犯姚關。綎與子龍大破緬兵於攀枝花地；乘勝追擊，自十年（一五八二）十月至十一年（一五八三）四月，斬首萬餘級。復率兵出隴川孟密，直抵阿瓦；緬將猛勾詣綎降，勾瑞體弟也。緬將之守隴川孟養，蠻莫者，皆遁去；岳鳳及其子皆伏誅，官軍定隴川，遂歸。⁶孟養思威亦殺緬使，降於綎，乃於孟養立長官司。⁷十五年（一五八七）緬復攻孟養，陷二城。⁸二十年（一五九二）緬曾犯蠻暮，聲言：“奉開採使命，令殺蠻莫思正以開道路。”時稅使楊榮縱其下，以開採爲名，恣暴橫，蠻人苦之，緬曾因得執詞深入。⁹二十一年（一五九三）緬入蠻暮，破等練與猛卯；多俺分道入寇，巡撫督御使陳用賓遣使擊走之。二十二年（一五九四）巡撫陳用賓設八關於騰越：曰萬仞，曰神護，曰巨石，曰銅壁，曰鐵壁，曰虎踞，曰天馬，曰漢龍。每四關設一守備，自是緬不敢深入，皆廣南知府漆文昌之功也。¹⁰

4. 明史卷三一五緬甸傳頁三。

5. 明史卷三一五緬甸傳三下至四四。

6. 明史卷三一五緬甸傳頁四。

7. 明史卷三一五孟養傳頁五。

8. 明史卷三一五木邦傳頁二。

9. 明史卷三一五木邦傳頁一二。

10. 滇鑿三之一事略頁二三。

緬甸之寇蠻暮也，以猛卯酋多俺爲嚮導，至是遣木邦罕欽擒多安殺之。二十四年（一五九六）築平麓城於孟卯，大興屯田。先是邊事旁午，緬費不貲，即輸轉米石，運價至十金，而值不與焉，故巡撫陳用賓銳意興屯。¹¹ 用賓又募人至暹羅，約夾攻緬，緬勢頓衰。暹羅得楞復連歲攻緬，殺緬長子莽機，古喇殘破，自此不敢內犯；然近緬諸部，附之如初。萬曆三十一年（一六〇三）阿瓦、雍罕，木邦、罕、稽俱入貢。¹² 自天啟（一六二一至一六二七）以後，緬絕貢職。

第八節 八關非滇緬界說

大抵三宣之地在關內，而六慰之地則在關外。陳用賓之設八關者，所以控制關外諸土司，防緬內侵，非所以爲滇緬之界也。考八關之設，在明神宗萬曆二十二年（一五九四），然自設關以降，關外之地，固未嘗棄置不顧也。兩守備與八關同時並設，而蠻哈守備所駐之地，且在關外；明亦何嘗視關外爲棄地耶。蠻暮者關外之地也，陳用賓論蠻暮之形勢云：“夫蠻暮者何地也，三宣之藩籬也，三宣騰永之垣墉也，全滇之門戶也。蠻暮失必無三宣，三宣失必無騰永”。¹³ 蓋用賓之論如此，而後人謂其築八關，以棄關外之險，豈其實哉。

三宣之外，西以孟養，東以木邦，與緬接；而孟密蠻暮則介於

11. 雲南備徵志卷七頁三〇引緬略（明人撰）。

12. 明史卷三一五緬甸傳頁五。

13. 王荄雲南通志卷二〇一頁二九，陳用賓請罷採寶井疏。

木邦孟養之間。自萬曆二十二年(一五九四)設關以來,明對關外之地,仍經營不遺餘力。師範滇繫云:“萬曆十九年(一五九一)緬攻蠻暮,官兵赴援,緬始退。二十一年(一五九三)緬復據蠻暮,明年官軍討之,復取蠻暮,兼設蠻哈守備於此”。¹⁴ 萬曆二十三年(一五九五)緬大舉來襲,思化奔隴川;巡撫陳用賓合師擊之,立思化子正爲安撫司。¹⁵ 萬曆二十四年(一五九六)十月緬督思仁丙測等寇蠻暮; 思化求救,參將吳顯忠遣兵擊走之,斬丙測。¹⁶ 二十九年(一六〇一)緬再來攻,殺思正,立多罕爲蠻暮酋。三十二年(一六〇四)官兵執多罕,立思正弟衍。¹⁷ 此用賓未棄蠻暮之明證也。孟養之亡也,以三十二年(一六〇四)木邦之亡也在,三十四年(一六〇六)。明史木邦傳云:“三十四年(一六〇六)緬以三十萬衆,圍其城,請救於內地,不至,城陷,木邦遂亡;事聞,黜總兵官陳用賓”。¹⁸ 陳用賓築關設防,經營垂二十年,屢立邊功,尤以失木邦之罪,下獄論死。是年八月治雲南失事諸臣罪,巡撫陳用賓總兵沐叡下獄論死。¹⁹ 用賓之死也,天下冤之,然明廷之重視關外諸土司,未嘗以關爲界者,亦甚明矣。

緬雖屢犯邊疆,亦不能據爲己有。明季永曆遣軍盤據孟養木邦一帶,甚且進攻緬京阿瓦,緬方自顧不暇。迨清軍入滇,三宣六慰又次第收復矣。

14. 滇繫一之二頁六〇。

15. 滇繫十之一頁一四。

16. 雲南備徵志卷一一滇考頁二五。

17. 滇繫十之三頁十四。讀史方輿紀要卷一一九頁五。

18. 明史卷三一五木邦傳頁九上。

19. 滇繫三之一事略頁二四。

雲南與地理圖
第一卷之一



圖例				
府	州	縣	山	江
□	△	○	▲	—
—	—	—	—	—

第九節 八關形勢考

銅壁關——在保山縣西南六百五十里，蠻哈山內，布嶺山頂。臺周二十丈，高二丈二尺，樓高五丈五尺，公署二所；其下有峽插空，名兵書峽，所以控制蠻哈蠻暮之要隘也。蠻哈守備即設於此。¹

萬仞關——設於蓋達山，弔橋後猛弄山頂，在保山縣西一百五十里。臺周三十丈，高三丈，樓高七丈三尺。有營房三十六間；所以控制港得，港勒，迤西之要路也。²

神護關——設於蓋西四十里，猛戛山上，在保山縣西五百里邦中山上。臺周三十丈，高三丈，樓高五丈四尺，公署一所。有營方三十六間接赤髮野人界，所以控制荃山，古勇，威緬，迤西等路。³ 神護關外之地，從來未嘗屬緬。⁴

巨石關——在保山縣西一百五十里。設於戶岡息馬山頂，臺周三十丈，高二丈五尺，樓高五丈五尺。公署二所，有營房三十六間；所以控制戶岡迤西要路也。⁵

以上四關屬蠻哈守備。

鐵壁關——設於等練山與壘弄相近，在保山縣西南六百五十餘里。臺周三十丈，高二丈五尺，樓高五丈七尺，所以控制

1. 雲南通志卷四六頁一三下(道光十五年刊本王崧編。)

2. 雲南通志卷四六頁一四下。

3. 雲南通志卷四六頁一五。

4. 滇事危言界務頁四四上王制軍說帖。

5. 雲南通志卷四六頁一四上。

蠻幕要路。⁶ 出使日記載：“在騰越西南六十英里，北緯二十四度十九分，倫敦東九十七度四十分”。⁷

虎踞關——設於邦杭山，在保山縣西南六百五十里；所以控制蠻棍、遮鼈、猛密之要路也。臺周三十丈，高二丈六尺，樓高六丈二尺，公署一所。⁸ 在邦杭夾谷，坐東向西；南爲膽撒河，北爲卓濟河，東至南碗河八十里，盆干在關東十里，由騰越至關必由之路。⁹ 西南有老公寨 葛樹，距關三十里；¹⁰ 在八幕之東約十七英里。¹¹

天馬關——設於邦欠山，在保山縣西南六百五十里，臺周二十六丈，高三丈三尺，樓高四丈四尺，公署一所；控制猛廣、猛密、猛曲等路。¹² 在邦欠兩峯間，坐東北，向西南，營盤基址洞門均在。關東至龍川河邊六十里，過江至南坎城四十里，西至邦命寨四十里。寨外即孟密屬，南至所甕 盞達二寨，約三十里，屬孟密。東北至猛卯屬之蠻允六十里，西北至大石頭一百里；係走猛洞大路，路內屬猛名，路外屬猛密。¹³

6. 雲南通志卷四六頁一四上(道光十五年王崧編。)

7. 薛福成出使日記光緒十九年四月二十三日記。

8. 雲南通志卷四六頁一三下。

9. 薛福成出使日記光緒十九年九月十五日記。

10. 薛福成出使日記光緒十九年十月初八日記。

11. 薛福成出使日記光緒十九年十月初六日記。

12. 雲南通志卷四六頁一二上。

13. 天馬關在猛密邦欠兩山間，坐東北，向西南，營盤地址洞門均存。東北至猛卯屬之蠻允六十里，西北至大石頭一百里，係走猛洞大路，路內屬猛名，路外屬猛密。英人由新街修路，經關內山梁，直達南坎山上。薛福成出使公牘卷二頁四七。

漢龍關——在縣西南六百五十里，當壘回之要害；控制猛尾，猛育，壘弄，錫波要路。臺周二十六丈，高二丈六尺，樓一座，公署一所，與天馬二關俱有營房三十五間，隴把守備即設於此。¹⁴在瑞麗江及南碗河彙流處相近。

以上四關，屬隴把守備。

14. 雲南通志卷四六頁一二。

按滇邊八關係明萬曆二十二年，雲南巡撫陳用賓檄知府漆文昌建。清光緒二十年中英滇緬倫敦條約失漢龍，天馬，虎踞，鐵壁四關於英。

第三章

滇邊土司之沿革及疆界考

第十節 雲南土司

土司制度，始自周漢，近及唐宋，前已言之；明平雲南諸土司以次來歸，悉以官職授之，垂及累世，規制咸定。明初雲南土司不下二百；其隸雲南布政司者凡三十，隸都司者凡百五十七，全邊略記載：“雲南布政司領宣慰司七，宣撫司三，長官司二十；都司領安撫司三，長官司三；雲南土官百五十一”。¹ 其後或設流官，或仍土職；然滇省所屬，多蠻夷雜處，即正印爲流官，亦必以土司佐之。²

有明一代，制馭西南土司之策略，不外安撫，羈縻，與牽制；其強而大者，則裂地分封，以弱之。吳宗堯論滇邊十八土司之形勢云：諸土司“勢均力敵，彼此頡頏，不敢妄動，似可借爲牽制之術。如永昌施甸之夷，使唯一酋統之，豈其易服；乃裂爲二十八寨，各有長，倘一人妄動，羣攻之矣。二百年來，帖服無事，以處置得宜爾”。³ 洪武初，分麓川地置孟養木邦諸土司，使之各不相屬，以殺其勢；然麓川之叛也，猶三征而後服之。

1. 全邊略記卷七頁五下。

2. 明史卷三一三頁一。

3. 滇繫一之二頁四四。

滇省土司不下二百，緬甸亦雲南土司之一也；其後內地土司多改設流官，緬甸強盛，忘我設官之舊，儼然自爲一國，而滇邊土司則因襲如故。是以於內地土司無關疆界者，除列簡表，明其世系外，存而不論；惟滇邊土司，則詳加考證，求知滇緬疆界究境之所在，以正疆界，而固我邊圉焉。考滇邊土司有宣撫、宣慰之稱；明永樂年間（一四〇三至一四二四），以百夷新附，賜金字朱牌信符頒給之。蠻司合誌載：

永樂二年（一四〇四），上以百夷新附，命制信符及金字朱牌，頒給木邦、八百大甸、麓川平緬、緬甸、車里、老撾六宣慰；干崖、大侯、里麻、茶山四長官司；潞江一安撫司；以及孟良、孟定、灣甸、鎮康等州土官。其製，以銅范信符五，陽文者四，陰文者一；以一合四俱相符。陽文分刻“文行忠信”四字，而陰文則兼刻之。乃作批文勘合底簿，自一號至百號止。⁴

永樂三年（一四〇五）緬甸那羅塔來朝，詔使襲宣慰，而更定平緬、木邦、孟養、緬甸、八百、車里、老撾、大古刺、底馬撒，靖定爲十宣慰司。⁵自正統以來，經略南夷者，設爲宣慰司六，禦夷府二，宣撫司三，州四，安撫司一，長官司二；其所附屬者不與焉，⁶是爲滇邊十八土司。茲將十八土司之沿革，⁷列表如右：

4. 又製朱牌，鏤金字勅書其上，諭之；其文曰：“勅土官，爾以遠人慕義，慮大小臣民，假朝廷差使需索。特命禮部鑄信符付爾，凡調發及當辦諸事，須憑信符乃行；如越次及比字號不同，與有信符無批文，有批文無信符者，皆詐也。其禽之至京，處以死罪。”毛奇齡蠻司合誌卷八雲南一頁十一至十二。

5. 毛奇齡蠻司合誌卷十頁八上緬甸志。

6. 滇繫一之二頁四四，吳宗堯論滇邊十八土司之形勢。

7. 參考明史卷四十六雲南地理志及卷三一三至三一五雲南土司傳。清史稿卷二十一頁六地理志。

十八土司圖

繪事智陸明見
首卷之一九繫滇



古西域諸國

滇邊十八土司沿革表

土司		元朝	明朝	清朝
宣撫司	南甸	至元二十六年置南甸路軍民總管府	洪武十五年改南甸府後廢屬騰衝永樂十二年改爲州正統九年陞宣撫司直隸布正司	康熙元年刀呈祥降清世襲宣撫司
	隴川	至正中置隴川路地爲獐蠻所居	洪武十七年置隴川平緬宣慰司永樂元年析置促瓦正統十一年改爲隴州宣撫司萬曆十二年置遮放十三年析孟卯	康熙二年多紹寧降清受世職
	干崖	至元十三年置鎮西路軍民總管府	洪武十五年三月改鎮西府後廢屬隴川永樂元年改干崖長官司正統九年陞宣撫司又析置蓋達	順治十八年刀建勳降清世襲宣撫司
宣慰司	孟養	至元二十六年置雲遠路軍民總管府	洪武十七年改孟養府永樂二年陞宣慰司五年析置里麻茶山正統十三年廢萬曆十三年改置長官司	康熙元年歸服乾隆征緬之役傳恒親至孟養光緒年間淪於英
	木邦	至元二十六年立木邦路軍民總管府	洪武十五年三月改木邦府成化二十年析置孟密永樂二年陞宣慰司	康熙元年歸服其後入於緬乾隆三十一年收服旋入於緬光緒年間淪於英
	緬甸	至元八年始入貢成宗時始封緬王置邦牙宣慰司	洪武二十七年內附立緬中宣慰司永樂元年十月設緬甸宣慰司	清初獻明桂王以降乾隆十八年遣使入貢五十五年受中國冊封光緒十一年淪於英
	車里	泰定二年置徹里路軍民總管府	洪武十五年二月置車里軍民府永樂中廢十九年析置靖安宣慰司宣德六年省入	順治十七年刀木禱降清雍正年間直隸普洱府光緒二十一年割猛烏烏得於法
	老撾	不通中國	永樂二年四月置老撾宣慰使司萬曆四十年後不復入貢	雍正七年改名南掌入貢清咸豐五年後不復入貢光緒年間併於英
	八百	正統時置八百等處宣慰司	洪武二十四年立八百大甸軍民宣慰使司永樂二年分置八百者乃甸	清初改名景東景邁乾隆三十一年收服

安撫司	孟密	屬木邦路	明初屬木邦 <u>成化</u> 二十六年析木邦置 <u>萬曆</u> 十三年析置 <u>蠻暮</u>	清初收服其後入於 <u>緬</u> <u>光緒</u> 十一年滅於英
禦夷府	孟定 孟良	至元三十一年置 <u>孟定路</u> 蠻名 <u>孟捐</u> 不通中國	洪武十五年設 <u>孟定府</u> <u>永樂</u> 四年析置 <u>孟連</u> <u>萬曆</u> 十三年析 <u>孟連</u> 置 <u>耿馬</u> 安撫司 <u>永樂</u> 三年七月設 <u>孟良府</u> <u>嘉靖</u> 間附於 <u>緬</u>	<u>順治</u> 初土官 <u>罕珍</u> 歸附受世職 清初 <u>李定國</u> 盤據 <u>乾隆</u> 三十一年收服 <u>光緒</u> 二十年割於英
禦夷州	鎮康 灣甸 大侯 威遠	元至元十三年立 <u>鎮康路</u> 蠻名 <u>細陝</u> 元屬 <u>鎮康路</u> 元屬 <u>麓川路</u> 元 <u>威楚路</u>	洪武十五年三月改 <u>鎮康府</u> 十七年降爲州 洪武十七年置 <u>灣甸縣</u> 屬 <u>麓川</u> <u>永樂</u> 元年正月析 <u>麓川</u> 置三年升爲州 洪武二十四年置 <u>長官司</u> <u>宣德</u> 三年陞 <u>大侯州</u> 後改設 <u>雲州</u> 洪武三十五年三月改 <u>威遠州</u>	清初 <u>悶達</u> 歸服 <u>光緒</u> 十三年改設 <u>鎮邊廳</u> 清初土官 <u>文智</u> 歸服 清因明制設 <u>雲州</u>
長官司	茶山 里麻	元屬 <u>孟養</u> 元屬 <u>孟養</u>	明初屬 <u>孟養</u> <u>永樂</u> 五年析 <u>孟養</u> 置 <u>茶山</u> 長官司 明初屬 <u>孟養</u> <u>永樂</u> 六年七月析 <u>孟養</u> 置 <u>里麻</u> 長官司	在高黎真山西卽今 <u>片馬</u> 地帶 在大金沙江上游卽今 <u>江心坡</u> 地帶

第十一節 三宣撫司

南甸 隴川 干崖

甲 南甸

南甸宣撫司舊名南宋,在騰越南,半箇山下,元至元二十六年(一二八九)置南甸路軍民總管府。洪武十五年(一三八二)三月改爲南甸府,永樂十二年(一四一四)正月置州,直隸布政司。

正統二年(一四三七)土知州刀貢罕奏麓川思任發奪其所轄,羅卜思莊二百七十八村,乞遣使齎金牌信符,諭之退還;帝敕沐晟處置,奏聞,麓川之役自是起。九年(一四四四)陞州爲宣撫司,以刀落硬爲宣撫使。南甸所轄羅卜思莊與小隴川皆百夫長之分地,知事謝氏居曩宋,悶氏居蓋西,屬部直抵金沙江,地最廣。司東十五里,曰蠻干宣撫世居之;南百里,有關,立木爲柵,周一里,曰南牙,甚高,山勢延柔一百餘里;官道經之,上有石梯,蠻人據以爲險。¹

南甸土司刀貢猛本姓龔,江南上元人,明初隨師征雲南賜姓刀。永樂十一年(一四一三)封貢猛弟貢罕爲南甸土知州。正統時(一四三六至一四四九)從征麓川有功,陞爲宣撫司,以貢罕子樂耿爲宣撫。萬曆十一年(一五八三)陷於緬,劉綎征緬甸平岳鳳,復宣撫司;相傳十一世,至刀呈祥時明亡。清康熙元年(一六六二)以投誠功,授世職。²

乙 隴川 附遮放

隴川宣撫司,故爲麓川,元世祖中統初(一二六〇至一二六三)其會多線瓜內附;至元十三年(一二七六)立麓川路。順帝時(一三三二至一三六七)思可法爲會長,未知思可法於多線瓜何屬也。思可法併吞諸路,元人不能討,麓川坐大。³明太祖洪武十五年(一三八三)麓川思倫法降,因置平緬宣慰使司。十八年

1. 明史卷四六雲南地理志頁七下。卷三一五南甸傳頁五。

2. 騰越州志卷一〇頁七。

3. 騰越州志卷一〇頁一〇。

(一三八六) 倫法叛, 西平侯沐英征之;二十二年入貢謝罪,仍以倫法爲宣慰司。英宗 正統二年(一四三七) 麓川 思任發再叛, 王驥率十五萬人討平之。⁴ 六年廢曰平麓城。⁵ 十一年(一四四六)改麓川爲隴川,以恭項爲宣撫;嗣以恭項刻虐蠻人,改任多外悶爲宣撫。數傳而至多士寧,有岳鳳者江西人,商於隴川; 士寧信任之,妻以妹。岳鳳曲媚士寧,陰奪其權,遂殺士寧而叛附緬。⁶ 鄧子龍討平之,以士寧子多忠爲宣撫; 多忠傳思順, 安民; 安民以守將索賄,叛入緬,族人誅之以獻,於是乃立其弟多安靖爲宣撫司。明亡, 吳三桂入滇, 安靖不降, 三桂殺之; 康熙二年以多紹寧襲。⁷ 隴川東南,有遮放城, 萬曆十二年(一五八四)置宣撫副使於此。⁸

丙 干崖 附盞達

干崖舊名干賴賧, 元 中統初(一二六〇至一二六三)內附;至元 中(一二六四至一二七四)置鎮西路軍民總管府。明 太祖 洪武十五年(一三八二)改鎮西府, 永樂元年(一四〇三)設干崖長官司。二年(一四〇四)頒給信符,金字紅牌。三年(一四〇五) 干崖長官曩歡遣頭目奉表貢馬;自是三年一貢。宣德六年改隸雲南都司; 正統六年(一四四一)陞干崖副長官,以刀怕便爲長官

4. 明史卷三一四頁九 麓川傳。

5. 明史卷四六 雲南地理志頁七下。

6. 明史卷三一四頁一四 麓川傳。

7. 騰越州志卷一〇頁一〇。

8. 明史卷四六 雲南地理志頁七下。

司;九年(一四四四)陞干崖爲宣撫司,以刀怕便爲宣撫副使。⁹

干崖始祖郗忠國江南應天府人,明初從征雲南;永樂元年(一四〇三)設干崖長官司,以忠國領其職。五年(一四〇七)設古刺驛,隸干崖;忠國遣子思曩入京覲見,賜姓刀,改名刀曩戀。正統七年(一四四二)曩戀子刀怕便以從征麓川功,陞宣撫司。¹⁰弘治三年(一四九〇)土舍刀怕愈,欺其姪刀怕落幼,劫印奪職,朝廷詔歸印。萬曆初(一五七三至一六一九)宣撫刀怕舉死,弟怕文襲職;與緬兵十萬戰,怕文潰奔永昌,木邦酋罕拔取干崖印。十年(一五八二)隴川岳鳳破干崖奪罕氏印。十一年(一五八三)遊擊劉綎破隴川¹¹,擒岳鳳父子;干崖印竟失,部衆無主,自相承代者,垂三十年。後舉刀瑄襲,刀瑄傳定邊,定邊傳鎮國,清初吳三桂入滇,遣都督王復臣招之歸順;鎮國與南甸壘氏,隴川多氏俱力拒之。蓋達副宣撫使刀思韜,乘亂謀奪其職,將定邊鎮國父子執送三桂軍前,被害;司民立鎮國子建勳襲。永曆帝(一六五九)走騰永,建勳接濟晉王李定國軍糧;永曆被執,建勳降清;順治十八年,(一六六一)另換印信號紙。¹² 蓋達副宣撫司本與干崖爲一族,蓋刀怕便之後也;明英宗正統十四年(一四四九)以怕便子思効爲副長官司。順治年間(一六四四至一六六一)投清授世職。¹³

9. 明史卷三一五干崖傳頁四。

10. 騰越州志卷一〇頁二〇。

11. 明史卷三一五頁四干崖傳。

12. 騰越州志卷一〇頁二〇。

13. 騰越州志卷一〇頁二二。

第十二節 六宣慰司

孟養 木邦 車里 老撾 八百 緬甸

甲 孟養

孟養蠻名迤水，元至元二十六年（一二八九）置雲遠路。孟養原屬麓川，洪武十五年（一三八二）改爲雲遠府。永樂二年（一四〇四）改陞孟養宣慰使司，以刀木旦爲宣慰使；四年（一四〇六）木旦爲緬甸宣慰那羅塔所殺，兄子刀賓玉襲職。¹ 正統初（一四三六）麓川思任發略取孟養地，賓玉走死永昌；六年（一四四一）王驥平麓川，思任發走緬甸，²任發子思機法仍據孟養。景泰二年（一四五—）機發子思卜法來貢，求管孟養舊地，廷議不許；然卜發已潛據之，卜發死子洪發嗣。成化（一四六五）中孟養思陸發遣人貢象馬。³ 嘉靖初（一五二二）孟養思倫糾木邦罕烈，滅緬甸，而分其地；後緬甸復興，數侵孟養。⁴ 萬曆五年（一五七七）雲南巡按陳文燧言：“孟養思箇與緬世仇，請因而官之，以抗緬。”十三年（一五八五）乃於孟養立長官司，未幾長官思眞爲緬所擄，部長思遠奉思眞妻來歸，乘亂自立爲宣慰，緬引兵至思遠奔蓋西。有思轟者內附，與蠻暮曾思正，共據險抗緬；三十年（一六〇二）緬攻思正，轟率兵馳救，至則正已被殺。三十二年（一六〇四）緬攻入迤西，轟走死，緬以頭目思華守其地；華死妻怕氏代理，緬人更

1. 明史卷三一五孟養傳頁九下。

2. 滇繫一之二卷五一頁五二。

3. 明史卷三一五孟養傳頁一〇。

4. 明史卷三一五木邦傳頁九上。

番戍守。⁵

乙 木邦 附孟密

木邦一名孟邦，元至元二十六年（一二八九）立木邦路軍民總管府。明太祖洪武十五年（一三八二）三月，改爲府，建文末（一四〇二）土知府罕的法遣人貢馬；永樂二年（一四〇四）改木邦爲宣慰使司，賜誥印；官軍征八百，罕的法助戰。的法卒子罕賓法來朝，請襲；七年（一四〇九）遣使謝恩，自是每三年遣使貢象馬。十一年（一四一三）木邦破緬甸城寨，獻俘京師。宣德八年（一四三三）木邦與緬甸爭地訴於朝，帝命沐晟公勘。正統三年（一四三八）會兵征麓川，以功授罕蓋法懷遠將軍；十一年（一四四六）與緬甸同獻思任發，以麓川孟止地賜之。景泰四年（一四五三）罕落法襲職。成化二十年（一四八四）析木邦地設孟密安撫司，以思柄爲使。嘉靖初（一五二二）孟養思倫與木邦罕烈同擊殺緬甸莽紀歲，而分其地。隆慶二年（一五六八）罕拔襲封。萬曆十一年（一五八三）緬甸莽應裏誘殺罕拔；拔子進忠守木邦，緬甸敗之，追至姚關。明年官軍破緬甸於姚關，立拔子欽；欽死其叔罕禧約暹羅攻緬甸，緬益恨之。三十四年（一六〇六）緬以三十萬衆圍其城，木邦請救於內地，援不至，城陷，罕禧被執，緬以孟密思禮領其衆。⁶

附孟密 附蠻暮

孟密原木邦請地，木邦曾罕揲法以女曩罕弄妻孟密部長

5. 明史卷三一五孟養傳頁一一下。

6. 明史卷三一五木邦傳頁七至九。

思外法;撲法卒孫落法嗣,曩罕弄以尊屬,不樂受節制。景泰中(一四五〇至一四五六)叛木邦,自稱天娘子。成化十八年(一四八二)其子思柄入貢,二十年(一四八四)遂設孟密安撫司,以思柄爲安撫使。⁷ 孟密產寶石,武宗(一五〇六至一五二一)朝錢能出鎮,每歲採辦,嘉靖(一五二二)初猶然。時孟密酋思眞猶在也,年一百歲凡採辦例,必先應官府,然後與商賈貿易。⁸ 嘉靖初(一五二二)思奔思混爭立,緬殺奔立混,混德緬,三十七年(一五五八)附緬。萬曆十一年(一五八三)官軍敗緬,十二年(一五八四)混卒,思忠來歸,陞爲宣撫,忠故。十六年(一五八八)緬攻孟密,忠母罕烘弱不能支,率其孫思仁奔孟廣;十八年(一五九〇)又失孟廣。思仁以象馬入隴川,宣撫多思順拒之,忿歸緬,緬以思仁食其地。⁹ 孟密東北有南牙山與南甸分界,西南有摩勒江,有大金沙江;俱與緬甸分界。¹⁰

附蠻暮

蠻暮舊爲孟密分地,明神宗萬曆初(一五七三)土酋思恨與賊岳鳳相表裏;岳罕平,思恨懼而來歸。萬曆十三年(一五八五)授宣撫司職。二十三年(一五九五)緬大舉來襲,思化奔隴川,巡撫陳用賓合師擊之;化死子正嗣。三十年(一六〇二)緬再來攻,陷蠻暮,思正奔騰越,賊追至,有司殺正以謝,賊始歸去;立多罕爲蠻暮酋。三十二年(一六〇四)官兵執多罕,立思正弟衍,緬又立思

7. 明史卷三一五木邦傳頁七下至八上。

8. 蠻司合誌卷一〇孟密傳頁二下。

9. 滇繫十之二關夷頁一二。

10. 明史卷四六雲南地理志頁八上孟密傳。

線，衍不能支，奔干崖。¹¹ 其地東北有等練山，西南有那莫江，下流入大金沙江。¹²

丙 車里

車里即古產里，古不通中國，元世祖命將兀良吉觥伐交趾，經所部降之，置撒里路。¹³ 泰定元年（一三二四）七月置車里軍民總管府，以土人塞賽爲總管；順帝至正元年（一三四一）十二月，塞賽力等反，命雲南行省平章政事脫脫木兒討平之。¹⁴ 明太祖洪武十五年（一三八二）蠻長刀坎來降，改置車里軍民府，以坎爲知府，坎遣姪豐祿貢方物。十九年（一三八六）十一月改軍民宣慰使司，二十四年（一三九一）子刀暹答嗣。永樂四年（一四〇六）遣子刀典入國學，命三年一貢。十一年（一四一三）暹答死，長子刀更孟自立，未幾卒，弟怕漢襲，怕漢卒，暹答孫刀弄襲。十九年（一四二一）分其地置靖安宣慰使司，以更孟從弟雙孟爲宣慰使；宣德九年（一四三四）仍併爲一，歲貢如例。正統六年（一四四一）奉命討麓川，刀霸羨以功免積欠差發銀。嘉靖十一年（一五三二）宣慰刀糯猛降緬；有大小車里之稱，以大車里應緬，而以小車里應中國。萬曆十三年（一五八五）刀糯猛復降中國。天啟七年（一六二七）緬人侵孟良，車里宣慰刀韞猛遣兵往救；緬恨車里，以兵攻之，執韞猛父子，車里亡。¹⁵

11. 滇繫十之二屬夷頁一三。

12. 明史卷四六雲南地理志頁八下蠻莫志。

13. 明史卷三一五車里傳頁一二。

14. 元史卷四〇順帝本紀至正元年頁五下。

15. 明史卷三一五車里傳頁一三上。

丁 老 撾

老撾古不通中國，明成祖即位，老撾土官刀線歹貢方物，始置老撾軍民宣慰使司。永樂二年（一四〇四）以刀線歹爲宣慰使，給之印，自是連年入貢。宣德六年（一四三一）遣使獎諭宣慰刀線達，成化元年（一四六五）頒牌信符。七年（一四七一）鑄給老撾軍民宣慰使司印，十六年（一四八〇）以怕雅賽爲宣慰使。弘治十一年（一四九八）土司招攬章遣使入貢。嘉靖四十四年（一五六五）土舍怕雅蘭章遣使入貢，時緬勢方張，老撾亦折入緬。萬曆二十六年（一五九八），老撾來歸，復鑄老撾軍民宣慰使司印給之，四十年（一六一二）貢方物，自是不復至。¹⁶ 清雍正七年（一七二九）入貢請封，更名南掌。

戊 八百大甸

八百大甸世傳部長有妻八百，各領一寨，因有八百婦媳國之名。¹⁷ 元文宗至順二年（一三三一）五月，始置八百等處軍民宣慰司都元師府，以土官昭練爲宣慰使。¹⁸ 明太祖洪武二十一年（一三八八）八百婦媳國遣使入貢，遂設宣慰司；二十四年（一三九一）土官刀板冕遣使貢象。永樂二年（一四〇四）設軍民宣慰使司二；以土官刀招你爲八百者乃宣慰使，其弟刀招散爲八

16. 明史卷三一五老撾傳頁一三至一四。

17. 明史卷三一五八百傳頁一四上。

18. 元史卷三五文宗本紀頁六下。

百大甸宣慰使。¹⁹ 三年(一四〇五)十二月八百叛,沐晟討降之。²⁰ 成化二十年(一四八四)刀攬那遣使入貢,弘治二年(一四八九)刀整賴襲祖父職。嘉靖間(一五二二至一五六六)爲緬所併,其會避居景線,名小八百自是朝貢遂不至。²¹ 其地東北有南格刺山,下有河與車里分界。²²

第十三節 六禦夷府州

孟定 孟良 鎮康 灣甸 大侯 威遠

甲 孟定府 附耿馬

孟定蠻名景麻,元至元三十一年(一二九四)四月置孟定路。洪武三十五年(一四〇二即建文四年)土酋刀名扛來朝,設孟定府。永樂二年(一四〇四)孟定土官刀景發遣使貢馬,賜印誥冠帶,定三年一貢。正統中(一四三六至一四四九)麓川叛,知府刀祿孟遁走木邦;土官罕葛從征有功,總督王驥奏令食孟定之土。嘉靖間(一五二二至一五六六)木邦罕烈據地奪印,萬曆十二年(一五八四)官軍平孟定故地,以罕葛之後爲知府。十五年(一五八七)頒孟定府印,崇禎末孟定叛降於緬甸。孟定東連孟連,西接隴川,南木邦,北鎮康。耿馬安撫使司爲們罕,與孟定隔喳哩江。萬曆十二年(一五八五)析孟定地置耿馬安撫司。孟定居南,耿馬居北。²³

19. 明史卷三一五八百傳頁一四上。

20. 明史卷六頁二成祖本紀。

21. 明史卷三一五八百傳頁一五上。

22. 明史卷四六雲南地理志頁七上八百六甸。

23. 明史卷三一三孟定傳頁八下。

乙 孟良府

孟良蠻名孟措，自古不通中國；永樂三年（一四〇五）七月來歸，設孟良府，直隸布政使司，以土酋刀哀爲知府。六年（一四〇八）土知府刀交遣弟刀哈貢象及金銀器。宣德六年（一四三一）命內官楊琳齎綵幣往賜孟良知府刀光。景泰中入貢。知府名慶馬辣，不知於刀氏何屬也。孟良在姚關東南二千里外，最殷富。²

丙 鎮康州

鎮康蠻名石賤，元中統初（一二六〇至一二六三）內附，元至元十三年立鎮康路軍民總管府。明洪武十五年（一三八二）改爲鎮康府，十七年（一三八四）降爲州。永樂二年（一四〇四）遣官頒信符及金字紅牌於鎮康州。七年（一四〇九）以灣甸同知曩光爲知州。十四年（一四一六）鎮康土長官貢馬。二十一年（一四二三）知州刀孟廣來朝。成化五年（一四六九）知州刀門憂貢馬。隆慶間悶坎爲知州，坎死弟悶恩襲，恩死悶枳襲，木邦思禮誘之歸緬，不從。³西有喳哩江，接潞江安撫司界，南有昔刺寨，西南有控尾寨。⁴

丁 灣甸州

灣甸蠻名細賤，元中統初（一二六〇至一二六三）內附，屬鎮

2. 明史卷三一三雲南土司頁八下孟良傳。

3. 明史卷三一四鎮康傳頁八上。

4. 明史卷四六雲南地理志頁八上鎮康州。

康路。洪武十七年（一三八四）置灣甸縣，永樂三年（一四〇五）改爲州，以土官刀景發爲知州。給印章金牌，令三年一貢，七年（一四〇九）刀景發子景懸入朝，宣德八年（一四三三）以土官刀景項弟景辦法繼兄職。成化五年（一四六九）土官遣使刀胡孟來朝，貢象馬並金銀器，萬曆十一年（一五八三）土官景宗真率弟宗材導木邦叛賊罕度，入寇姚關；宗真死於陣，擒宗材斬之。景真子幼貸死，降爲州判官，後復舊職。⁵ 西北有高黎貢山，北有姚關與順寧府界。⁶

戊 大侯州

大侯蠻名孟祐，百夷所居，元中統初（一二六〇至一二六三）內附，屬麓川路。洪武二十五年（一三九二）置大侯州長官司。永樂二年（一四〇四）頒給信符，金字紅牌三年（一四〇五）長官刀奉偶遣子刀奉董貢馬。宣德四年（一四二九）陞大侯州，以刀奉罕爲知州。灣甸鎮康民少，歲納差發銀各百兩，大侯州二百五十兩。正統三年（一四三八）同征麓川；乞賜金牌信符，以安民心。七年（一四四二）刀奉漢子刀奉送襲大侯知州。萬曆中（一五七三至一六一九）土官奉先與奉恭爭殺抗命，次年討平之，改爲雲州，設流官。⁷

己 威遠州

威遠州舊爲濮落雜蠻所居，大理時爲百夷所據。元至元

5. 明史卷三一四頁七下灣甸傳。

6. 明史卷四六雲南地理志頁八上灣甸州。

7. 明史卷三一四雲南土司傳頁八大侯傳。

中(一二六四至一二七八)置威遠州。洪武三十五年(一四〇二)以土官刀算黨爲威遠知州。永樂二十二年(一四二四)土官刀慶罕來貢,賜鈔八十錠。宣德三年(一四二八)刀慶罕復遣使來貢, 正統二年(一四三七)土知州刀蓋罕遣人貢馬,以新信符給之。六年(一四四一)命助勦麓川叛寇,以捷聞。景泰六年(一四五五)刀蓋罕等來朝,復給與金牌信符。成化元年(一四六五)土舍刀朔罕遣頭目刀昔思貢象馬,並銀牌,賜予如例。⁸

第十四節 二長官司考

茶山 里麻

甲 茶山

茶山長官司舊屬孟養,永樂三年(一四〇五)孟養糾上江刀猛永叛,土酋早章憤其不忠,遂不附。五年(一四〇七)請闕下賜印綬早章爲茶山長官司,十五年(一四一七)章舉頭目早甕爲副。宣德五年(一四三〇)置滇灘巡檢司,以長官司奏滇灘當茶山瓦高之衝,蠻寇出沒,民不能安;通事段勝頗曉道理,能安人心,乞置司,以勝爲巡檢。⁹其後副長官早大宸爲野人所殺,惟正長官早鄧所部尙存。¹⁰其地去騰越州西北,可五日程,東有高黎貢山。¹¹

乙 里麻

里麻長官司,東與茶山接,西北皆野人,有整冬溫冬二山,部

8. 明史卷三一四威遠傳頁六下。

9. 明史卷三一五茶山傳頁六上。

10. 滇繫十之一頁一八。

11. 明史卷四六頁八。

夷皆蛾昌蠻，舊屬孟養。永樂三年（一四〇五）孟養叛，土酋早姓有拒賊功，六年（一四〇八）頒印世授長官，¹²賜印章冠帶。萬曆中（一五七三至一六一九）刀思慶襲正長官，早奔副之；後沿至刀思虎爲野人所掠，盡棄其地，與把事李廷高奔赤石坪，副長官早堪信被殺。¹³滇繫載：“茶山里麻前明設有兩長官司。明季爲野人所驅，奔入內地，今有早土司後裔，已爲齊民”。¹⁴茶山里麻即今之野人山地也。

雲南土司世系表

雲南土司總計不下二百左右，以下諸土司之世系表，¹⁵僅就其傳世久遠或居滇邊者列出。藉以知其梗概，未能將全省土司之世系一一列舉也。

南甸	(明)	刀貢猛													
		刀貢罕	樂耿	樂蓋	落賓	落過	落樸	落成	落正	落泰	落臨	大才	落掌		
		落慶	落啓	落保	(清)	呈祥	啓元	恩錫	銘鼎	三錫	維翰	維周	鳴緒	口口	守忠
干崖	(緬忠國)	刀彙歡	彙戀	怕便	怕率	怕蟲	怕開	怕落	怕元	怕舉	怕文	怕瑄	定邊		
		鎮國	建勳	隨	秉忠	捷泰	鴻業	世侯	紹虞	如連	如玉	獻廷	盈廷	安仁	

12. 大明一統志卷八七【萬曆年歸仁齊楊氏刻本】。

13. 明史卷三一五頁六下里麻傳。

14. 滇繫途旅頁三六。

15. 據圖書集成方輿彙編職方典卷一四五三至一四六九雲南土司。天下郡國利病書卷一〇九雲南三頁一至二四。騰越州志【光緒二十三年重刻】。地學雜誌民國元年九十期刊合雲南土司考。聖武記卷六乾隆征緬甸記頁二〇至三〇【四部備要本】中華書局。

蓋達 刀怕便—
 —思劼—思猛
 —思鎮—
 —思國
 —思廷—
 —思宜
 —思權—思丙—思賴—思元—思琳—思彌—思儒—思定—
 —思鎮—思方—思相—思吉—必祿—口口—鴻祚

戶撒 賴羅義—
 —玉
 —漢—猛弄—鎮—
 —蒙
 —罕—祥吉—
 —遷—洪猛—國瑄—朝佐—文明—君愛—邦傑—
 —送
 —榮祖—興祚—有位—天福—訓強

腊撒 況本—倫—允忠—宣—蓋猛—
 —蓋元—蓋光勝
 —蓋明—口口—蓋倫—蓋哄猛—蓋裕—蓋世祿—蓋可陞—
 —蓋朝選—蓋榮—起鳳—世英—廷升—定遠—德高

猛卯 (明) (忠安) (清)
 衍忠—衍龍—衍堽—衍珍—衍瑄—衍埤—衍志—衍男—
 —衿—連—如鳳—定邦—國蕃
 —酌

麓川 (明)
 多線瓜—
 —思可法—
 —昭併—臺遍
 —昭省
 —思瓦法
 —蒲散—倫法—
 —思行法
 —思任法—思祿法
 ……………多甸法—多歪闊—多亨法—沱—
 —多鯉—多參詔—多士寧—多忠—多思順—
 —多鯨
 —多鯤

 —安民
 —安靖—
 —多紹寧
 —多述寧—多勝祖—多治國—多世臣—多益善—
 —多有功—
 —多朝勳
 —多朝珍
 —多有爵—多朝惠
 —多廷候—多鎮邦—多蔚楨—多慈祥—多鐘琦

遮放 (明) (清)
 多懷們—
 —多恭—多思譚—多習忠—多賢輔—多世祿—多量
 —多掩

孟養 刀木旦—刀賓玉—
 —思任法—思祿法—思倫—思箇—思義—思威—思遠—思蟲

木邦 罕的法—罕賓法—罕門法—罕蓋法—罕落法—罕烈—罕拔—罕進忠—
 —罕欽
 —罕盡

姚安府土同知 ^(元)高泰祥…^(明)高明壽…高壽保…高金宸—高光裕—高守藩—高耀—高翥映—
—高映厚

姚州土州同 ^(元)高義—^(明)高惠…高應麒—高昂—高品—^(清)高顯錫—高輔—高啓宗

武定府土府 ^(宋)阿而—^(元)矣轆—矣根—矣格—已郡則—安邦—安慈—弄積—^(明)商勝—海積——
—^(鳳氏)薩周一商智—^(清)阿英—鳳朝明—壽保金—鳳沼—鳳繼祖—賒卓
—^(金甸)阿寧—矣本—金甸

霑益土知州 ^(元)安舉宗…^(明)阿哥…^(清)安九鼎…安紹慶…安民—安基候(設流官)

亦佐縣土縣丞 ^(元)龍海—^(明)阿資—祿寧…海潮…海現圖—奇龍—得明—白明—^(清)闕——
—海綢乾
—納乾候(設流官)

麗江府土知府 ^(元)木得—木初—…木增—^(清)木懿—木靖
—木繼—木珪

第十五節 滇邊土司疆域考

滇邊土司，一在大金沙江上游，一在潞江下游；夾江兩岸，環拱雲南者也。師範滇繫載：“騰越西界大金沙江，江外爲孟養，江內爲蠻暮，其南則爲孟密，又南爲緬甸。其東方爲龍陵，又東爲孟定，東南爲木邦，又東爲孟良爲車里。孟良之南爲八百大甸，又東爲老撾，其大勢如此”。¹ 滇考載：“六慰雖俱爲永昌徼外夷然車里，老撾其東已與臨元接；稍內又有孟良，孟定府，威遠州，孟璉，鈕元二長官司；皆在元江，景東，順寧境外。其附屬順寧者有三猛曰：猛緬，猛撒，猛猛；更西有灣甸，鎮康二土司。其極西則

1. 滇繫九之二土司頁四。

茶山 里麻 二土司;爲野人所殺”。²

甲 大金沙江上游考

里麻茶山居大金沙江上游,考之史乘所載,及歷代雲南輿圖,則其位置即今野人山地無疑也。大金沙江上游之名稱,古今既有變異,中外亦復不同;欲求二長官司之位置,須明大金沙江之源流,源流既明,則按圖索驥,里麻茶山之疆域,瞭如指掌矣。

古人昧於地理知識,或云大金沙江源於西藏,或謂大金沙江發源大宛,此種謬誤,不容諱言;然其論里麻茶山在孟養之北,據金沙江兩岸,則所載皆同也。雲南水道考:“大金沙江番名雅魯藏布河,源出西藏阿里岡底斯山”。³ 滇繫云:“相傳大金沙江上源近大宛國;自里麻茶山至孟養極北,不聞有所往號,赤髮野人境,峭壁不可梯。今姑略其源,惟自其經流支流可見者言之,水流至孟養陸阻地,有二大水自西北來;一名大車江又云大居江,一名檳榔江;二水至此合流,又名大盈江。今騰越州方總甸內諸水,亦曰大盈江,殆竊移其名也;江流至此,夷人方名其爲金沙江”。⁴

雲南通志云:“所謂檳榔大盈者,即西藏之朋楚河奈楚河,東流至孟養東,入大金沙江者,非今所謂檳榔大盈也”。⁵ 雲南水道考:“自明築八關,於是大盈檳榔兩江皆非中國有;乃取內地兩江,名之曰:大盈檳榔以當之”。⁶ 方輿考證:“緬甸宣慰司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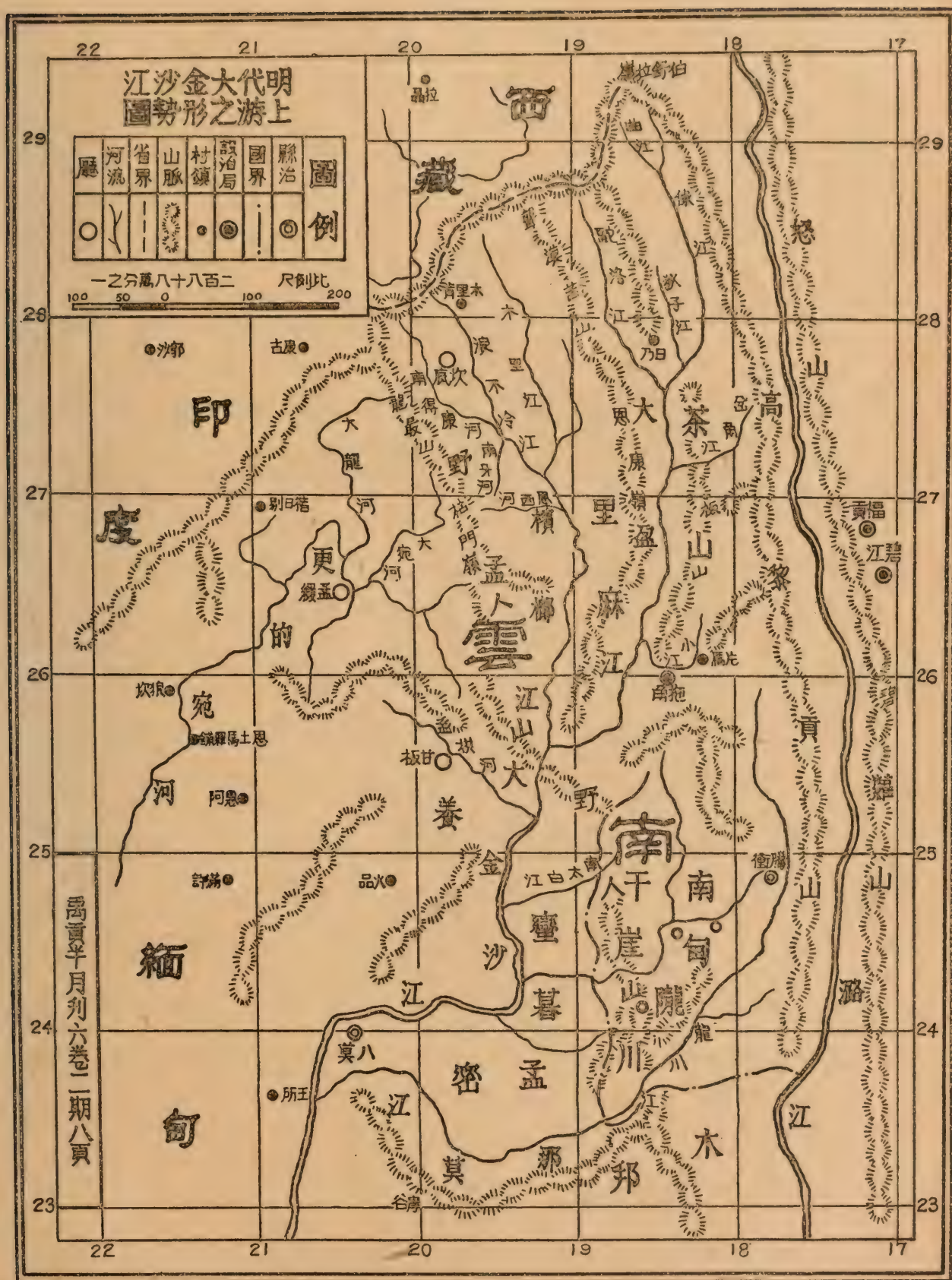
2. 滇考卷二頁五六。

3. 雲南水道考卷五頁一至一四【李誠著吳興劉氏嘉業堂刊】

4. 滇繫十一之二旅途頁三至五。

5. 雲南通志稿卷七頁一【王崧道光十五年刻】

6. 雲南水道考卷五頁一六。



有大金沙江，其上流即大盈江也”。⁷ 明史：“大金沙江其上流即大盈江，南流入於緬甸”。⁸ 方輿勝略：“大居檳榔二水合流名大盈江，其下流即大金沙江”。⁹ 讀史方輿紀要：“大金沙江上游爲大居江及檳榔江；大居江在東，檳榔江在西，二水合流名大盈江”。¹⁰

乙 里麻茶山疆域考

大金沙江上游之名稱既定，則里麻茶山之位置不難明矣。蓋史乘所載，二長官司位大盈江左右，而昔之大盈江即今大金沙江上游，非騰越州境之大盈江也。方輿勝略：“里麻位南甸之北，騰越之西，隔大居與孟養爲界”。¹¹ 讀史方輿紀要：“里麻在金沙江東，騰越州西北，約五百里”。¹² 此徵之古代輿圖，金沙江上游爲我屬之明證也。

試再據史乘所載，二長官司之方位及其距騰越之道理，則更明矣。滇繫：“自騰西道，八程至里麻，十程抵孟養境”。¹³ 騰越州志：“自騰西北道，四程至茶山界；自騰西道，八程至里麻界，十程抵孟養境”。¹⁴ 永昌府志：“自騰越北，四程至茶山長官司；自騰

7. 方輿考證稿卷九三雲南三。【清許鴻磐著】

8. 明史卷三一五孟養傳。

9. 方輿勝略卷一四頁二雲南圖說。【明萬曆己酉冬】

10. 讀史方輿紀要雲南十四輿圖。

11. 方輿勝略卷一四雲南圖說。

12. 讀史方輿紀要二雲南十四輿圖。

13. 滇繫十一之二旅途頁三六。

14. 騰越州志卷二頁五。【光緒年間重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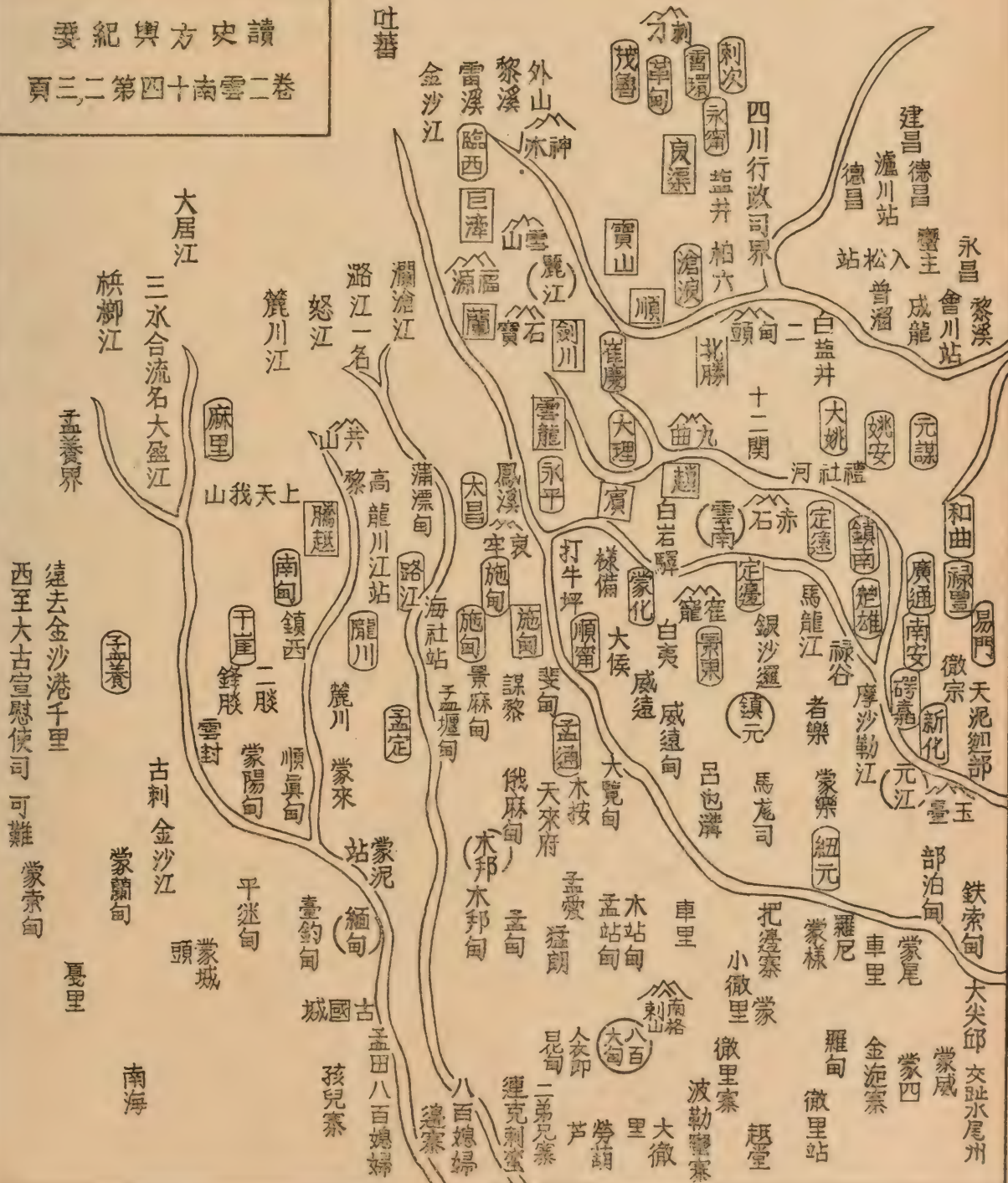
雲南輿圖

讀史方輿紀要
卷二 雲南第四十二頁

每方
百里

西番界

吐蕃



遠去金沙港千里
西至大古宣慰使司可難
蒙索甸

夏里

南海

越廳西，八程至里麻長官司，十程至孟養”。¹⁵ 雲南通志：“騰越州屬有里麻、茶山、大古刺、底馬撒等土司”。¹⁶

茶山在高黎貢山之西，滇灘馬面諸關之外，皆其屬也。滇繫：“茶山在高黎貢山之西，南甸之北，里麻之東”。¹⁷ 明史：“茶山長官司，東有高黎貢山，永樂五年（一四〇七）析孟養地置”。¹⁸ 騰越州志：“滇灘古勇之外，前州本有茶山里麻兩長官司。明永樂二年（一四〇四）析孟養地置”。¹⁹ 永昌府志：“騰越滇灘關外，爲茶山長官司，在高黎貢山之北，極高而寒”。²⁰ 大明一統志：“馬面關在保山縣西北，二百五十里，控茶山里麻一帶要害”。²¹由騰越西北二百里至馬面關大塘隘；又二百里入茶山土司野夷界，通麗江怒夷入西藏。²²由廳西北二百里，至明光隘，又二百里至茶山野夷；由廳西二百里至滇灘隘茶山野夷，十日至戛鳩江。²³

里麻長官司，東接茶山，西連孟養。大明一統志載：“里麻與茶山接壤，司之西北皆野人，有整冬、溫冬二山，本屬孟養。永樂三年（一四〇五）孟養叛，有拒戰功。六年授世長官”。²⁴考之

15. 永昌府志卷七頁二【光緒十一年刻】

16. 雲南通志稿卷一六頁二【萬曆年間刻本北平圖書館藏】

17. 滇繫十九之一頁一十八土司圖。

18. 明史雲南地理志卷四六頁八上。

19. 騰越州志卷一一頁二五。

20. 永昌府志卷七頁二【光緒十一年刻】

21. 大明一統志卷八七【萬曆年歸仁齊楊氏刊本】

22. 小方壺齋輿地叢鈔再補編十帙緬甸圖說吳其楨

23. 小方壺齋輿地叢鈔再補編十帙緬甸圖說吳其楨。

24. 大明一統志卷八七【萬曆年間修】

里麻長官司，溯金沙江而後達；是騰所至，西曰里麻，則騰境蓋上於江之濱也。²⁵ 明人吳宗堯論里麻茶山之形勢云：“里麻茶山二長官司，額有歲辦，州常遣人征之，視之若屬久矣。彼域於西北，爲騰後倚，地雖崎險，無平原廣甸；然重岡峻壁，巖谷深阻，易爲倚負，其人皆峨昌蠻也。二司據金沙江上游，緬悉在其下”。²⁶

丙 六宣慰司疆域考

孟養，緬甸，木邦，車里，老撾，八百

大抵三宣之地多在關內，而六慰之地則在關外；自清中葉以降，諸宣慰司，或併於緬甸，或滅於暹羅。介於滇，緬，暹羅之間者，則自爲雄長，不復貢中國；惟車里土司仍歸我屬，清季改設縣治，形同內地矣。自英滅緬甸，舉我滇邊土司悉據爲已有，浸假而及我內地，於是滇緬疆界之紛爭起，此滇緬疆界問題之所由生也。考六慰疆域，可知昔時我雲南土地之廣大；國事日非寸土不容再失，此亦秉政者之所宜留意者也。

(一) 孟養

孟養宣慰司居大金沙江右岸，南隣緬甸；東界南甸，蠻暮。明時王驥與孟養曾立石金沙江曰：“石爛江枯，爾乃得渡”。²⁷ 大明一統志載：“東至金沙江，西至大古刺，南至緬甸，北至干崖”。²⁸ 又讀史方輿紀要卷一一九雲南七頁二，與嘉慶年修大清一統

25. 騰越州志卷九頁二八。

26. 騰越州志卷九頁三三。

27. 明史卷三一四麓川傳頁一三上。

28. 大明一統志卷八七頁三四上【天順五年刻】

志徼外附見，²⁹所載亦同。滇繫論南甸土司之疆域云：“南甸知事謝氏居曩宋，悶氏居蓋西；屬部直抵金沙江，與孟養（迤西）地方相牙錯。東至芒市，南至隴川，西至孟養，幅員之廣，爲三宣冠”。³⁰ 此孟養屬土以金沙江爲界，之明證也。

（二）木邦附孟密

明初木邦幅員最廣，西隣孟養，東及潞江。成化二十六年（一四九〇）析木邦地，置孟密安撫司。萬曆十三年（一五八五）析孟密地，置蠻暮安撫司。其地東接八百，孟定，西至孟密，北至隴川，南至東克刺。大明一統志云：“東至八百，西至緬甸，北至芒市，南至東克刺”。³¹ 隴川宣撫司，西至干崖，東至芒市，北至南甸，南至木邦”。³² 滇繫云：“東爲孟定，西爲緬甸，南爲孟密，北爲芒市”。³³ 明史：“西有喳里江（即潞江），自芒市流入境，西北有天馬關”。³⁴

附孟密附蠻暮

孟密者木邦之分地也。明史：“東北有南牙山，與南甸分界；西南有摩勒江，有大金沙江，俱與緬甸分界”。³⁵ 騰越州志：“南牙山峙其北，摩勒金沙二水環焉”。³⁶ 滇繫：“南牙山峙之，摩勒金

29. 大清一統志卷四九八頁一一。【嘉慶年修】

30. 滇繫十三之一頁九。

31. 大明一統志卷八七頁三三【天順五年】

32. 大明一統志卷八七頁三八上【天順五年】

33. 滇繫十之一頁三。

34. 明史卷四六雲南地理志頁七上木邦志。

35. 明史卷四六雲南地理志頁八上孟密志。

36. 騰越州志卷一〇頁三三【光緒二十三年刻】

圖例	省會	縣治	行政 委員	村鎮	國界	山脈	河流



沙二水環焉”。³⁷ 讀史方輿紀要：“東至木邦，西至緬甸，北至蠻暮”。³⁸
大清一統志：“東至木邦，西至緬甸，北至蠻暮”。³⁹ 姚文棟云：
 “孟密界大金沙江龍川江之間，亦邊地之保障也”。⁴⁰

附蠻暮

蠻暮者孟密之分地也。明史地理志：“萬曆十三年（一五八五）析孟密地置：東北有等練山，西南有那莫江，下流入大金沙江”。⁴¹
滇繫：“南至孟密，西至孟養”。⁴² 騰越州志：“蠻暮在金沙江內，騰越之西，蠻哈山下；東有等練山，環以那莫江，直走金沙”。⁴³ 又云：“大金沙江環蠻暮之外，直達阿瓦”。⁴⁴ 那莫江者即騰越境之龍川江，龍川入江之口，爲蠻暮南境，流經木邦孟密，至此緬人稱曰那莫江。

（三）車里

明史：“東北有瀾滄江與九龍江會，達於交趾爲富良江”。⁴⁵
大明一統志：“東至落恐蠻界，南至波勒蠻，西至八百大甸，北至元江”，⁴⁶ 南接老撾。⁴⁷

37. 滇繫十一之二旅途。

38. 讀史方輿紀要卷一一九頁五。

39. 大清一統志卷四九八頁一【嘉慶年修】

40. 雲南勘界籌邊記卷上頁二六清姚文棟著。

41. 明史卷四六雲南地理志頁八蠻暮志下。

42. 滇繫一之二頁六〇。

43. 騰越州志卷一〇頁三一。

44. 騰越州志卷三頁一五。

45. 明史卷四六雲南地理志頁六下車里志。

46. 大明一統志卷八七頁三二上車里志【天順五年】

47. 讀史方輿紀要卷一一九頁二。

(四) 老撾

老撾在八百之東，車里之南，與交趾接壤。⁴⁸ 大明一統志：“東至水尾，南至交趾，西至寧遠，北至車里”。⁴⁹ 方輿紀要云：“東至交趾 水尾州，南至交趾，西至寧遠縣，北至車里；在八百媳婦南二千里”。⁵⁰

(五) 八百

八百大甸與車里，老撾，孟艮，隣界。明史：“東至車里，西至大古刺與緬隣，北至孟艮；自姚關東南十五程”。⁵¹ 又東北有南格刺山，下有河，與車里分界”。⁵² 大明一統志：“東至老撾，西至木邦，南至波勒蠻界，北至孟艮土府界”。⁵³

(六) 緬甸

緬甸宣慰司，南至孟加拉灣；北接孟養，孟密；東至木邦，老撾，暹羅。六慰之中以緬爲大。

丁 孟艮孟定疆域考

孟艮土司居潞江下游，與木邦，車里，孟連接界。 大明一統

48. 滇考卷二頁五六。

49. 大明一統志卷八七頁三五【天順五年】

50. 讀史方輿紀要卷一一九頁二。

51. 明史卷三一五雲南土司八百傳頁一四。

52. 明史卷四六雲南地理志頁七上八百大甸志。

53. 大明一統志卷八七頁三五【天順五年】

志：“東至車里，西至木邦，北至孟連，南至八百大甸。⁵⁴ 孟定土司，東至威遠，南至木邦，西至隴川，北至鎮康”。⁵⁵

54. 大明一統志卷八十七頁三六【天順五年】

55. 大明一統志卷八十七頁三五【天順五年】

第四章

明末清初之中緬關係

第十六節 永曆入緬及緬甸獻俘

萬曆年間邊患四起，神宗即位之初，有中日朝鮮之役。既而滿洲勃興東北，中國不能注全力於西南，使緬甸坐大而不能討；陳用賓竭二十年之精力，以治邊事，尤不免其內侵，其後緬甸與暹羅構兵，緬勢遂衰，邊境得以粗安。然天啟（一六二一）以後，緬絕職貢，中緬關係一時斷絕。自崇禎即位以來，外有強隣，內有流寇，十七年間迄無寧日。明亡清興，西南義師，爲明守疆土者，亘十有餘年。迨清定江南，降將吳三桂自四川入雲南；順治十五年（一六五八）明永曆帝逼走永昌，十六年（一六五九）二月十八日敗李定國於潞江，進兵永昌。永曆帝自蠻暮入緬，二十日緬曾迎大臣議事，永曆遣馬吉翔弟雄飛及鄔昌琦往。及至曾亦不見，令通事傳話，所問者皆神宗時（一五七三）事，二人未習明朝典故，竟不能答，緬人哂焉。最後出神宗時勅書相示，其實文較今微異，以爲僞；又以黔國公沐天波將軍印驗之，無異，遂不言。¹

李定國既敗於潞江，走孟良；明將白文選亦走木邦。²三月文選率廣國公賀九儀等入緬，李定國亦率師來會；時永曆帝已居緬京阿瓦，李定國白文選攻緬京，外城已破，緬僞乞降，而陰調

1. 雲南備徵志引求野錄卷十三頁一〇。

2. 雲南備徵志引孟餘錄卷十三頁六。

兵修文具;文選不能攻,乃返,仍駐木邦,定國移孟艮(猛緬)。³ 順治十七年六月十六日,定國杖殺賀九儀,九儀通三桂,事洩,定國杖殺九儀於孟艮城內。九月五日定國焚孟艮營,趨景線,會白文選,八月李定國約白文選分兩路入緬;十月一日由潞江趨洞武,大敗緬軍。⁴

永曆帝爲三桂逼走緬甸,而三桂心尤未已;以爲滇土雖收,滇局未結,邊患不息,兵馬不寧。順治十七年(一六六〇)四月,乃上疏請征緬甸,謂滇邊有三患,二難,三憂。其奏文曰:

永曆在緬,李定國白文選等分住三宣,六慰,孟艮一帶;藉永曆以鼓惑衆心。儻不乘勝大舉入緬,以淨根株;萬一此輩復整敗軍,窺我邊防,兵到則彼退藏,兵撤則彼復擾,此其患在門戶。土司反覆無定,如我兵不動,逆黨假永曆以號召,內外諸蠻,一被煽惑,徧地烽起,此其患在肘腋。投誠官兵,革面尙未革心,永曆在緬,於中豈無繫念,萬一邊關有警,若輩生心,此其患在腠理。滇中兵馬雲集,米價日增,公私交困,措糧之難如此;耕作荒於南畝,人無生趣,勢必逃亡,培養之難又如此。臣用是徹底籌畫,惟有及時進兵,早收全局。竊謂救時之方,計在於此。⁵

疏上清廷從其議,十八年(一六六一)十月二十八日,三桂至騰越,⁶十一月初八日會師木邦。晉王李定國走景線,鞏昌王白文

3. 雲南備徵志引孟餘錄卷十六頁四。

4. 雲南備徵志卷十八頁八。

5. 東華錄順治十七年四月丙午。

6. 雲南備徵志卷十六頁一一。

選據錫泊江,憑江爲險;清軍自木邦晝夜行三百餘里,臨江造筏,將渡,白文選復奔茶山。吳三桂遣總兵官馬寧等,帥偏師追之;自領大軍直趨緬京,先遣人傳諭緬曾令執送永曆朱由榔否則兵臨城下,後悔無及。十二月初一日,大軍至阿瓦,緬曾震懼,遂執永曆帝,獻軍前,殺華亭侯王維恭等一百餘人。總兵官馬寧等追及白文選於猛養,文選以官兵家口一萬一千數百名降。⁷於是孟良,孟定,木邦,蠻暮,猛養,猛密諸有名土司之折於緬者;皆次第歸附。⁸

先是定國敗緬兵於洞武,進軍至距緬都八十里,以無舟未得渡;緬大恐,謀殺永曆以絕望。值緬曾弟莽猛白弑兄自立,慮諸蠻不服,欲示威,集兵殺永曆從臣沐天波以下四十二人,然後出兵與定國戰,定國以十二舟濟師,風發,覆五舟,急引還,走景線。⁹定國方遣使往古刺及暹羅,議犄角攻緬,裂其地;二國遣使報諾,而清兵取永曆於阿瓦,二國之師失望而返。¹⁰三桂以功封爲親王,¹¹明年殺永曆父子於雲南,李定國亦染病身死景線。¹²

緬以獻俘功,終不臣不貢;既而三藩之亂,緬益遼隔,竟國於西南,不貢中國者六七十年。雍正九年(一七三一)緬與景邁交闕,景邁使至普洱求貢,雲貴總督鄂爾泰疑而卻之。緬密遣人

7. 東華錄 康熙元年二月庚午。

8. 蠻司合誌 卷一〇頁二〇。

9. 蠻司合志 卷一〇頁二〇。

10. 聖武記 卷六 乾隆征緬甸記上,頁二〇上。

11. 東華錄 康熙元年五月癸未。

12. 東華錄 康熙元年十月己未。

至車里土司探虛實;知景邁被卻,大喜,陽言明歲亦即入貢;旋興兵二萬攻景邁,而貢竟不至。¹³

13. 聖武記卷六乾隆征緬甸記上頁二〇上。

第五章

清代滇邊土司之概況

第十七節 清初滇邊土司之歸附

明亡清興，西南義師，困守雲貴者，又十數載；及降將吳三桂入滇，永曆走緬甸，諸土司遂相繼歸附焉。滇繫：“本朝平滇，孟定土知府罕珍投誠，仍授世職，珍死令姪刀猛襲。灣甸土知州文智投誠，授世職，文智死姪先哲襲。鎮康土知州悶達投誠，仍授世職，悶達死子珍襲。耿馬宣撫司悶括投誠，仍授世職，悶括死子抒忠襲。潞江安撫司線有功投誠，仍授世職，有功死姪崇毅襲。芒市安撫司愛衆投誠，仍授安撫世職”。¹ 雍正八（一七三〇）年九月孟連長官司，刀派夷內附，授世職。² 以上諸土司，除孟連外，俱於清初歸附。

滇邊土司以三宣六慰爲最著，諸宣慰之中，尤以三宣歸附爲先。騰越州志：“順治十五年（一六五八）永曆走迤西，十六年（一六五九）大兵抵雲南，進兵迤西，永曆入緬；六月南甸，干崖，隴川各土司，先後歸附。十七年（一六六〇）三月吳三桂請准土司世襲；南甸刀呈祥，隴川多紹寧，干崖刀建勳，蓋達刀思韜仍襲宣撫司，悉給印劄世襲”。³ 滇繫：“南甸宣撫司刀呈祥以投誠功，康熙

1. 滇繫土司頁十七至二〇。

2. 東華錄雍正八年九月壬辰。

3. 騰越州志卷一頁十五。【光緒二十三年重刻】

元年(一六六二)重頒印信號紙;隴川宣撫司多紹寧以投誠功,康熙初授宣撫世職。⁴ 干崖宣撫司建勳以投誠功,順治十年(一六五九)授世職。蓋達副宣撫司刀思韜,以投誠功,順治十六年(一六五九)授世職。猛卯安撫司多璫,順治末年(一六六一)以投誠功,仍授世職。⁵

三宣之外環以六慰,清初平滇,車里首先歸附。東華錄載:“順治十七年(一六六〇)八月,車里土司刀木禱來降”。⁶ 及三桂征緬軍興,孟養木邦亦相繼降附。東華錄:“順治十八年(一六六一)十二月,總兵官馬寧等追及白文選於孟養,白文選降”。⁷ 又蠻司合誌:“順治十八年(一六六一)緬人縛送永曆於軍前,請降;同時降者有孟艮,孟定,木邦,蠻暮,孟密,孟養諸有名士司”。⁸ 鄂爾泰總督雲貴,老撾遣使入貢。東華錄:“雍正八年(一七三〇)二月南掌⁹國王烏孫遣使朝貢;九月壬辰永昌府邊外之孟連,鶴慶府邊外之怒子野夷(即茶山地)亦尙化歸附”。¹⁰ 惟八百大甸宣慰司裂而爲景邁,景線;乾隆三十一年(一七六六)始來歸。¹¹ 緬甸雄據邊外,至乾隆五十五年(一七九〇)始遣使奉貢,受冊封;於是西南大定,印度支那半島悉隸版圖。

4. 滇繫土司頁二三至三一。

5. 滇繫土司頁三二至三六。

6. 東華錄順治十七年八月丙申。

7. 東華錄康熙元年二月庚午。

8. 蠻司合誌卷一〇頁二〇。【光緒十六年刻本】

9. 按南掌即老撾詳見頁六五。

10. 東華錄雍正八年三月及九月壬辰。

11. 清朝通考卷二八九頁七三八三。

第十八節 潞江下游之兩土司

車里 南掌

滇西諸水以潞江與金沙江爲最大;金沙江緬名伊拉瓦底江,潞江緬名薩爾溫江。里麻,茶山,孟養,蠻暮居金沙江上游;木邦居潞江之西,車里居潞江之東,南掌又在車里之外。考潞江發源於西康省東部,經雲南高黎貢山怒夷境,故又名怒江。自芒市南流,經騰越之東,有南丁河自東來會,經木邦孟良境爲喳哩江,更南有南卡江來會,下游經八百至白古注入孟加拉灣。

甲 車里

潞東土司以車里爲最大,車里即明六宣慰之一也。天啟七年(一六二七)緬甸破車里,不復入貢。順治十七年(一六六〇)土司刀木禱來歸,¹隸元江府;康熙三年(一六六四)調元江府通判,分防普洱。車里所屬有十三版納,其地俱以“猛”爲名,故又謂之十三猛。雍正七年(一七二九)裁元江通判,以所屬普洱等處六大茶山及橄欖壩江內地,設普洱府;又設同知分駐攸樂思茅。其江外六版納地,仍屬宣慰司,歲納糧銀於攸樂,後改威遠他郎府屬,十三年(一七三五)增置寧洱縣。府南接老撾,西連車里,肇造雄府封,邊郵重地。² 乾隆三十一年(一七六六)緬甸犯邊,車里土司刀紹文逃奔內地,革職,令其子刀維屏襲封。三十八年(一七七三)刀維屏無故潛逃裁革,改設專營鎮守,兼轄十二土弁。³

1. 東華錄 順治十八年八月丙申。

2. 東華錄 雍正七年七月丁酉。

3. 東華錄 乾隆三十八年五月丁亥。

四十二年(一七七七)以刀土宛復襲宣慰使職,歲徵一千八石。⁴
嘉慶十四年(一八〇九)緬甸遣使稱:“九龍江地方原係中緬共管之界。”總督伯麟以緬甸僭越冒稟,乃嚴詞駁飭;並將九龍江土司所轄十三板納地方,俱是內地所管,歷年土司出缺,俱由內地揀選承襲,宣示來使。⁵

普洱府領寧洱縣一,思茅廳一,車里宣慰司一,土司十二。
乾隆三十一年(一七六六)增置孟良整欠猛勇三土司。⁶十二土司加車里宣慰司爲十三版納,⁷其位置及名稱列表如下:

- 一. 六困土司 在府西南,北緯二十二度五十分,西經十五度三十分。
- 二. 易武土司 在倚那之北,北緯二十二度三十分,西經十四度五十分。
- 三. 倚那土司 在思茅東南六站,北緯二十二度二十分,西經十四度五十分。
- 四. 普藤土司 在思茅東南,北緯二十二度十九分,西經十五度一分。
- 五. 猛旺土司 在府東整董之北,北緯二十三度,西經十五度三分。
- 六. 整董土司 在府東南漫達河之東。
- 七. 猛烏土司 在猛臘東,地接越南,光緒二十一年爲法人侵佔,北緯二十二度,西經十四度三十分。

4. 大清會典。

5. 東華錄 嘉慶十四年正月乙丑。

6. 清朝文獻通考卷二八九頁七三八三。

7. 清朝續文獻通考卷三二五雲南輿地考頁一〇六五三。

- 八. 烏得土司在倚那東,近被法人侵佔。
- 九. 猛臘土司在普藤東南,其南至猛幸接老撾界,北緯二十二度十二分,西經十四度四十三分。
- 十. 猛遮土司在思茅西南十站,車里西北三站,北緯二十二度十分,西經十五度五十分,宣統二年土千總作亂革除。
- 十一. 猛籠土司在車里南三站,瀾滄江西百餘里,北緯二十二度五十分,西經十五度三十分。
- 十二. 猛往土司在普洱府邊外,自倚那土司至此爲車里所屬。自倚那至此爲車里所屬十二版納地,皆附近九龍江左右;分,授土守備,土千總,土把總等職,有差;與車里宣慰司並稱爲十三版納,皆隸普洱府。光緒二十一年(一八九五)法強我割猛烏烏得兩版納於越南,英人藉口違緬約,迫我重定滇界。

乙 南掌

南掌即明之老撾宣慰使司;老撾係俗名,南掌係國號。方言以水爲“南”,以象爲“掌”,因水土出象,故名南掌;即古越裳氏,僻處雲南之極西,與交趾緬甸交界,其疆域與兩國等。⁷自萬曆四十年(一六一二)後不復貢中國。清雍正七年(一七二九)九月南掌國王烏孫,差使奉銷金緬字蒲葉表文,貢象二隻,謁臨元鎮,投請入貢。帝以南掌輸誠向化,甚屬可嘉,命滇省起送來京時,

7. 南掌本老撾部屬,明嘉靖間始稱南掌。東南與安南接,西南與暹羅接,西北至雲南省治六百八十里,皆陸行。貢道由普洱府入。清朝通典卷九八頁二七三七。

沿途地方護送。⁸ 八年(一七三〇)二月南掌國使叭猛花奉表朝賀,頒賜敕諭一道,以示嘉獎,酌令五年一貢。乾隆元(一七三六)年來貢,乾隆八年(一七四三)高宗念其遠道致貢,未免煩勞,改爲十年一貢。⁹ 乾隆三十四年(一七六九)南掌請出兵助征緬甸。¹⁰ 三十六年(一七七一)復入貢。¹¹ 四十六年(一七八一)遣使奉表進例貢,馴象二隻;又以被交趾劫掠,請賞給炮位匠役並馬騾驢羊等物。詔加償馬騾等物,惟所請炮位不與。¹² 五十五(一七九〇)年遣使叩祝八旬萬壽,於職貢外,另具蒲葉表文一道,子象二隻。¹³ 六十年(一七九五)南掌國王召溫猛遣使請封,給與勅誥並駝紐鍍金銀印。¹⁴ 嘉慶五年(一八〇〇),十年俱來貢惟是時召溫猛已流徙安南,召蛇榮代有其地。¹⁵ 二十五年召蛇榮之子召蟒塔度腊請封,再頒給敕印。¹⁶ 道光十二年(一八三二),二十一年(一八四一)俱來貢。¹⁷ 咸豐三年(一八五三)七月,南掌國召整塔提腊宮滿世遣使敏關,呈進貢物,以洪楊之亂,免南掌國使臣入京,仍頒賞該國王及正副使臣等銀物,貢象即收留。¹⁸

南掌在車里之南,介雲南,安南,暹羅,緬甸之間。 清朝通

8. 東華錄 雍正七年九月甲午。

9. 東華錄 乾隆八年二月戊辰。

10. 東華錄 乾隆三十四年五月己丑。

11. 東華錄 乾隆三十六年十二月乙未。

12. 東華錄 乾隆四十六年七月乙丑。

13. 東華錄 乾隆五十五年三月乙巳。

14. 東華錄 乾隆六十年八月癸未。

15. 東華錄 嘉慶十四年六月丙午。十五年正月庚午。

16. 東華錄 嘉慶二十四年六月丁未。

17. 東華錄 道光十二年十二月,二十年七月己卯。

18. 東華錄 咸豐三年七月戊午,又八月戊寅。

考：“東南與安南接，西南與暹羅接，西北至雲南省治六百八十里”。¹⁹ 薛福成日記：“明史土司傳始見老撾之名，不過老撾部落之一，雍正以後之南掌，即明之老撾土司也。今考老撾全部之地，當北緯十五度至二十一度，京師西九度至十八度，共得法里四十萬啟羅邁當。北界雲南；東、西、南，與越南，緬甸，暹羅爲界；老撾南部稱暹羅老撾，北部稱緬甸老撾（即撣人）。撣人亦分兩種：東曰白肚番，其大部曰纒掌，西曰黑肚番，其大部曰景邁；即古大八百媳婦國也”。²⁰ 南掌當湄公河上游，城在山下，適當南岡江會流處，水即穿城而過。在北緯十九度五十四分，京師西十四度二十二分；居民十五萬，尙號自主，自咸豐七年（一八五七）不復入貢。²¹

第十九節 雲南邊外之兩銀廠

波龍 茂隆

甲 茂隆銀廠

有清一代，不假政府援助，獨自經營海外者，指不勝計；小者足以富家潤身，如南洋華僑，大者則雄長一隅，如暹羅鄭氏之復興暹羅而有其國，相傳至今。滇邊吳尙賢宮裏雁經營銀鑛，捍衛邊疆，功亦偉矣；惜邊官不知因勢利導，反藉端殺之自撤藩籬。吳尙賢者雲南石屏人，宮裏雁則永曆帝之遺臣也。

吳尙賢家貧，走廠，抵徼外之蒟蘆國，其會長大山王蜂筑信

19. 清朝續文獻通考卷三三三頁一〇七三一，四裔三。

20. 薛福成出使日記光緒十八年七月十九日記。

21. 薛福成出使日記光緒十八年七月二十日記。

任之，與開茂隆廠，時銀之出也，不可思議，公私大充足。廠例無尊卑，皆以兄弟稱；大爺主廠，二爺統衆，三爺出兵，時尙賢爲廠主，一有警則兄弟全出。尙賢身材小，然臨陣輒先，見者如遇矮脚虎，無不驚走。¹時江，廣，黔各省人民，在彼打礮開鑛，及走廠貿易者，不下二三萬人。乾隆十一年（一七四六）三月雲貴總督張允奏：“永順東南徼外卡瓦葫蘆酋長蚌筑稟稱：其地有茂隆山廠，礦砂大旺，內地民人吳尙賢，赴廠開採，議給山水租銀，不敢收受，情願納課作貢”。²計每歲應解銀一萬一千餘兩。詔：“照孟連土司輸納募迺廠課，減半賞收之例，准其減半報納；仍將所收一半解納，一半賞給該酋長”。³

葫蘆國一名卡瓦界接永昌東南，自古未通中國，亦不爲緬甸所屬。地方二千里，東接孟定土府，西接木邦，南接生卡瓦，北接耿馬宣撫司，距永昌十八程。⁴卡瓦者蠻種之稱，“葫蘆”則其國名。⁵光緒十一年（一八八五）英滅緬甸，侵入葫蘆王地，界務迄今懸而未決。

乙 波龍銀廠

桂家宮裏雁者，江寧人，故桂王（永曆）官屬之後裔也。緬劫桂王時諸人分散，駐沙洲，緬不之逐，謂水至盡漂矣；已而水至，洲不沒，緬人神之，百餘年生聚日盛，稱桂家，兵力強羣蠻畏之。宮

1. 騰越州志卷一〇頁十四，十五及五一。

2. 東華錄乾隆十一年三月壬辰。

3. 東華錄乾隆十一年六月甲午。

4. 大清一統志卷五四朝貢省四。【嘉慶年修】。

5. 薛福成出使日記光緒十八年五月初九日記。

裏雁貌偉而恠，滿面皆髯，每鬥矢石不能及身，故爲蠻所畏。⁶
桂家世據波龍銀廠，以資雄諸部；波龍銀廠據滾龍江東，與茂隆銀廠相連。⁷ 波龍銀廠亦曰波竜銀廠，在木邦之南，錫箔之北，西瀕潞江；而茂隆廠又在波竜之東，蒟蘆國居孟連之北。⁸

當是時羣蠻最畏者，茂隆吳尙賢與桂家宮裏雁也。⁹ 乾隆十六年（一七五一）滇督吳達善借事斃尙賢獄中，於是茂隆廠衆皆散，時尙賢貢象甫自京師歸。¹⁰ 二十七年（一七六二）又殺宮裏雁，滇人每言：“吳尙賢宮裏雁若在，豈有邊禍。” 足以見邊地情形，能保廠者即防邊也。¹¹

第二十節

乾隆三十一年滇邊土司之收復

自清初征緬以降，滇邊諸宣慰司多相繼歸附，乾隆三十一年（一七六六）再征緬甸，潞江下游諸土司之久失職貢者，紛紛內附，奉正朔受冊封焉。茲將乾隆年間收復潞江下游之十四土司分誌如右：¹²

6. 騰越州志卷一〇頁五一。
7. 聖武記卷六乾隆征緬甸記上頁二〇下。
8. 薛福成出使日記光緒十八年三月初九日記。
9. 騰越州志卷一〇頁五一。
10. 清朝通典卷九八頁二七三九。“乾隆十六年總督碩巴等，以茂隆課長吳尙賢將歷年恩償酋長課銀，侵肥入已，參奏治罪。”
聖武記卷六乾隆征緬記上頁十九。
11. 騰越州志卷一〇頁五三。
12. 清朝續文獻通考卷三二五雲南輿地考，頁一〇六五四。
清朝文獻通考卷二八九雲南輿地考，頁七三八三至七三八四。

一. 孟艮 即明孟艮禦夷府,嘉靖間附於緬,明季爲桂王部將李定國盤據。順治十八年歸附,其後又不通中國。乾隆三十一年(一七六六)內附,以召丙授爲土指揮使,隸普洱府管轄。孟艮在車里之外,九龍江之西,猛海之南;北緯二十一度四十五分,西經十五度五十分。²

二. 整欠 整欠在車里之外,九龍江之南;北緯二十一度,西經十五度。乾隆三十一年(一七六六)其地爲莽匪所據討平之,地皆內屬。土司八先棒以隨征有功,授爲整欠土指揮使司。³

三. 猛勇 猛勇在普洱府西境外,處孟艮土司及整欠土司之中;北緯二十一度二十分,西經十五度三十分。乾隆三十一年(一七六六)其頭目召齊等舉衆內,授土千總職,隸普洱府管轄。

四. 整賣 整賣舊名景邁,即八百媳婦國,明嘉靖(一五二二至一五六六)間附於緬。乾隆三十一年(一七六六)召齋納提舉衆內附,授宣撫司職。地在孟艮土司西南境外⁴,湄南河上游,濱湄江左岸,北緯十八度四十八分,京師西十七度三十四分。⁵

五. 景線 景線亦古八百媳婦國地,明嘉靖間(一五二二至一五六六)八百爲緬所侵;其曾避居景線,名小八百,不通中國。乾隆三十一年(一七六六)其頭目訥賽舉衆內附,授宣撫司職。城值北緯二十度十三分,京師西十六度十八分。⁶

六. 景海 景海在孟艮土司西南境外,乾隆三十一年頭目

2. 東華錄 乾隆三十一年十月壬戌。

3. 東華錄 乾隆三十三年五月甲辰。

4. 東華錄 乾隆三十一年十月戊申。

5. 薛福成 出使日記,光緒十八年七月二十日記。

6. 薛福成 出使日記,光緒十八年七月二十日記。

召猛彪舉衆內附，授土守備職。

七. 六本 六本原整賣之地，以地方遼闊，自分爲一部。乾隆三十一年（一七六六）其頭目召猛齋舉衆內附，授宣撫司職。

東華錄：“整賣頭目召齋約提，景線頭目訥賽，景海頭目召罕彪，各率夷民前來孟良投誠；並六本頭召猛齋隨即前來。擬將召齋約提、訥賽均賞宣撫司職銜，召罕彪同召猛齋均賞土守備職銜；應納賦稅，照孟連土司之例，每年徵收差發銀”。⁷

八. 猛撒 猛撒在順寧府南境外，明時猛撒、猛緬、猛猛稱爲三猛；萬曆間曾置猛撒土巡檢司，其後不通中國。乾隆三十一年（一七六六）其頭目喇鮮細利舉衆內附，授土千總職。

九. 猛龍 猛龍在整欠土司屬地之外，北緯三十一度，西經十五度。

十. 補哈 補哈在猛龍土司之西，接整欠界，北緯二十一度，西經十八度。乾隆三十一年（一七六六）其頭目噶第牙翁舉衆內附，授土千總職。

以上十土司俱在潞江下游以東。

十一. 木邦 在順寧永昌二府外西南境，明木邦宣慰司也；萬曆三十三年（一六〇五）淪於緬，明季爲李定國所據。順治十八年（一六六一）收復，其後復入於緬。乾隆三十一年（一七六六）其頭目罕宋法內附。五十八年（一七九三）八月乙亥給木邦土司印。⁸

7. 東華錄 乾隆三十一年十月戊申楊應琚奏。

8. 東華錄 乾隆五十八年八月乙亥。

十二. 大山 大山亦名波龍,在永昌府騰越州南境外,處龍川江之南。乾隆三十一年(一七六六)其頭目壘管舉衆內附。

十三. 猛育 猛育在永昌府南境外,處潞江之西,附近木邦地方。乾隆三十一年(一七六六)其頭目衍界舉衆內附。

東華錄:“大山頭目壘管遣弟壘榮,猛育頭目坤線遣子坤巖,至駐紮遮放之總兵烏爾登額軍營投誠。並獻土物,又前次投誠之木邦頭目呈獻馴象”⁹。

十四. 蠻暮 蠻暮即蠻暮安撫司,在永昌府西南境外,明初屬木邦,神宗萬曆十三年(一五八五)置,三十二年(一六〇四)淪於緬。順治十八年(一六六一)收復,旋復入於緬。乾隆三十一年(一七六六)其頭目瑞團舉衆內附。乾隆五十八年(一七九三)八月鑄給印信,乾字一萬六千四百七號,文曰:蠻暮宣撫司印禮部造,今存騰越廳署。¹⁰

以上四土司在潞江以西,騰越邊外。

9. 東華錄 乾隆三十一年十一月乙亥。

10. 東華錄 乾隆五十八年八月乙亥。

姚文棟 雲南勘界籌邊記卷二頁三。

第六章 乾隆征緬甸之役

第二十一節 緬甸內訌與莽匪犯邊

緬甸自順治十八年(一六六一)獻俘以來,不復通中國。中國方有事於西陲,不暇兼顧;然滇緬相安者,百有餘年,商旅往來,不之禁也。乾隆十五年(一七五〇)茂隆銀廠吳尙賢說緬王莽達喇入貢,緬王從其言;十六年(一七五一)遣使進貢,奉金塔馴象布各物,並金銀二鉞篆刻表文。高宗筵其使,賞賚照各國貢使之例,欽頒敕諭;御書‘瑞輯西琛’四字匾額,賜之,令使臣齎捧歸國,以示嘉獎。¹ 吳尙賢從緬使入貢,及歸,滇督吳達善坐以中飽廠課罪,拘之於空室,餓而死,尙賢死,廠徒散。²

十七年(一七五三)有敏家者,破阿瓦城,走緬王莽達喇,莽達喇旋爲得楞子所殺。木疏頭目甕籍牙起兵敗敏家,擊走得楞;覆波龍廠,逐桂家,盡收諸土司,遂篡緬甸。³ 惟桂家木邦二土司不服,遂治兵相攻。二十五年(一七六〇)甕籍牙死,子莽紀覺(孟絡)嗣立,勢益強;二十七年(一七六二)桂家宮裏雁爲所逼,率衆千餘人內附,投滇邊之孟連。孟連土司刀派春苛索之,宮裏雁不受,往依石牛廠周某,而留其妻囊占等於孟連;刀派春不以禮遇

1. 清朝通典卷九十八邊防二,頁二七三八。

大清會典事例卷三九二頁八。【嘉慶年修】

2. 騰越州志卷一〇頁五一。參考頁七三註十。

3. 滇繫事略頁五二。

之，曩占怒，乘夜縱火，殺刀派春全家，遁歸緬甸，而宮裏雁不知也。⁴ 滇督 吳達善聞訊，命擒宮裏雁解省，⁵旋奉朝旨擬斬立決，傳首示衆。⁶

宮裏雁與木邦相倚，既死，木邦遂降緬，助之擾邊；吳達善懼啟邊釁，僅派兵防禦，且戒兵士無得與戰，時乾隆二十八（一七六三）年也。⁷ 三十年（一七六五）孟絡死，弟孟駁繼之，會孟良應襲土司召丙之堂兄召散，謀奪其地，勾結緬甸破孟良，召丙逃內地，緬軍乃分路寇邊。時吳達善已移督川陝，劉藻代爲滇督。劉藻親赴思茅督軍，命參將何瓊詔渡河進勦，瓊詔輕敵敗歸，藻亦退駐普洱。高宗得報，以藻本書生，不嫻軍旅，乃調楊應琚總督雲貴，降藻爲湖北巡撫，革職留滇効力。⁸ 三十一年（一七六六）三月三日接硃批四件，未即啟示，藻以爲內或有嚴旨督責，令其自裁之處，乃於是夜自刎。⁹

是月應琚至自陝甘，¹⁰會普洱緬匪退，官軍得以其間收服車里（普洱屬）孟良諸土司，召散則逃緬甸；高宗以應琚處理邊事

4. 騰越州志卷一〇頁五三。

5. 東華錄乾隆二十八年七月癸未。

6. 東華錄乾隆二十八年十月癸未。

總督 吳達善索宮裏雁家傳七寶鞍【明太監 王坤由北京內庫盜出者】不與。吳達善以索賄不遂，遂藉故殺之。其妻曩占既入緬甸，復改嫁莽紀覺弟孟駁。蕭一山。清代通史第一編頁一〇五【民國二十一年九月商務出版】王之春清朝柔遠記。

7. 東華錄乾隆三十一年四月甲寅。

8. 東華錄乾隆三十一年正月又三月癸酉。

9. 東華錄乾隆三十一年三月丁亥。

10. 東華錄乾隆三十一年三月丙申。

有功，賞大小荷包各一對。¹¹ 應琚見事機順利，蠻暮木邦又請內附；是年九月乃上疏密奏緬甸可取狀，繪緬甸輿圖進呈。高宗初無興師勤遠之意，祇令應琚量勢熟籌，以定進止；如緬甸獻出召散亦可收功歲事。應琚貪功冒進，乃自普洱移駐永昌，¹²移文檄緬，言調集精兵五十萬，大破千尊，不降即進討。¹³又命副將趙宏榜以兵數百，馳往蠻暮之新街受降；旋爲緬軍所敗，退還鐵壁關。¹⁴應琚憂甚，痰疾遽作，高宗以應琚爲國宣力，深爲軫念，賜藥賜醫，慰勞倍至；又命兩廣總督楊廷璋暫代應琚，理軍事；¹⁵蓋帝以應琚屢戰克捷；不謂其有蠻暮之失也。

方緬軍進攻新街時，提督李時升調兵萬四千人，令總兵烏爾登額由宛頂河進剿木邦；總兵來崙由鐵壁關進援新街，而副將趙宏榜已敗歸鐵壁，退守隴川。緬兵繞道由萬仞關入，圍永昌，騰越各營，乘間襲猛卯城，副將哈國興救之，緬軍始退，時三十二年正月也。¹⁶應琚恐師老無功，乃以官軍勝利，前後殺敵萬人，緬曾乞降；惟蠻暮新街係緬人資生之路，並懇賞給貿易，上奏，藉以撤兵了局。高宗知應琚奏報不實，不允所請，批曰：“如此則前此受降之事，何以完結”。¹⁷第以應琚病勢未痊，或受將弁蒙

11. 東華錄乾隆三十一年四月甲寅。

12. 東華錄乾隆三十一年九月乙未。

13. 東華錄乾隆三十二年五月庚午。

14. 東華錄乾隆三十二年正月辛卯。

15. 東華錄乾隆三十一年十一月乙亥。

16. 東華錄乾隆三十二年三月辛巳。

17. 東華錄乾隆三十二年正月乙亥，又庚寅。

蔽，乃命應琚子楊重英，自江蘇赴永昌，勸助軍務。¹⁸ 楊廷璋至滇，見軍事棘手，遂奏言：“應琚痰疾已愈，即由雲南回粵。”帝以兩督調度，轉致屬員無所適從，亦不深責。¹⁹ 會福靈安奏趙宏榜失地，李時升未臨行陣，先後治罪論死。²⁰

是年三月調明瑞爲雲貴總督，鄂寧爲雲南巡撫，應琚則以辦理軍務，債事失機，念其痰病，免治罪，命回京入閣辦事。²¹ 會錢度將應琚蒙蔽情節入奏，高宗大怒，下令將應琚革職拿問，押解赴京。²² 七月坐應琚以處理緬匪，掩飾支離，措置乖張罪；賜令自盡。²³

第二十二節 明瑞之陣亡及老官屯之戰守

高宗初無用兵緬甸之意，第緬匪犯邊，楊應琚貪功輕進，致遭敗北，勢成騎虎，不得不興問罪之師也。²³ 明瑞至滇，增調川廣綠營及八旗滿兵，約二萬五千人，十一月分路進軍。參贊額勒登額督提譚五格，自鐵壁關出，由猛密前進，攻其西路；明瑞自宛頂出口，由木邦前進，攻其東路，二十七日克木邦城，留珠魯納守之。²⁴ 二十九日進至蠻結，十二月初二日即將蠻結克服，初十日

18. 東華錄 乾隆三十二年二月乙未。

19. 東華錄 乾隆三十二年二月壬寅。

20. 東華錄 乾隆三十二年正月癸巳，又二月辛亥。

21. 東華錄 乾隆三十二年二月巳酉，又三月乙丑。

22. 東華錄 乾隆三十二年三月癸未，又癸巳。

23. 東華錄 乾隆三十二年七月甲寅。

23. 東華錄 乾隆三十二年五月辛未。

24. 東華錄 乾隆三十二年九月甲辰。 滇繫事 卷五。

圖役之緬征隆乾

圖新省分國中
印館報申月八年二十二

一之分萬百三 尺例比
25 0 50 100 150 里

例	圖
阿軍	緬軍
明軍	國界
山脈	河流
縣治	○



渡河佔據隔弄山；緬兵聞訊，乃各驚惶，逃赴宋養。²⁵捷報抵京，高宗下詔嘉獎授明瑞一等誠嘉毅勇公；賜小荷包六箇，鼻煙壺一箇。²⁶

東路之軍雖屢戰克捷，西路則阻於老官屯，緬軍結壘固守，久攻不下額勒登額乃退虎踞關。²⁷額勒登額既退，緬人乃以老官屯之師，攻取木邦；三十三年（一七六八）正月四日佔領木邦之錫箔橋，斷明瑞歸路，遂圍木邦城。滇撫鄂寧急調額勒登額赴援，飛檄七次，而額勒登額仍逗留宛頂；至十八日晚珠魯納兵敗自盡，木邦失陷。²⁸

時明瑞孤軍已深入二千里，進至象孔；以糧盡，自度不能至阿瓦，乃折回孟籠。會歲除，而猛密之師，竟無消息；緬又悉衆來追，官軍且戰且退日行不三十里，至三十三年（一七六八）二月始退至小猛育。²⁹緬軍追至，圍明瑞於猛臘（即猛育地），猛臘距宛頂不過八站，而額勒登額之援不至，二月十三日明瑞戰死猛臘。³⁰高宗得報大怒，詔調八旗勁旅厚集繼進以期掃蕩蠻氛。授傅恒爲經略，鄂寧補授雲貴總督；又以明瑞勤事捐軀，特建專祠，舉行歲祀；額勒登額則以逗留遺誤罪，凌遲處死。³¹

25. 東華錄乾隆三十三年正月辛卯明瑞奏。

26. 東華錄乾隆三十二年十二月戊寅。

27. 東華錄乾隆三十二年十二月己卯。

28. 東華錄乾隆三十三年正月壬子，又二月丙戌。

29. 聖武記卷六乾隆征緬記頁二三下。

30. 東華錄乾隆三十三年二月甲申，丙戌。

明瑞身負數傷，慮落敵手，疾行二十里，割髮授家人歸報，遂自縊。時三十三年三月十七日也。清代通史第一編頁一〇九。

31. 東華錄乾隆三十三年二月丁亥，又四月甲申。

三十四年(一七六九)二月二十一日,傅恒發京師,三月二十四日抵雲南,四月初八日至騰越,議征緬方略;以老官屯爲緬甸水陸咽喉,應出其不意,先進數十日。分三路進攻:一由大金沙江上游之憂鳩江西,取道猛拱猛養,直搗木疏;一由水路令福建水師順流而下;別遣一支在江東猛密地方策應,腹背夾攻老官屯。³²

七月二十日傅恒統兵自騰越起程,向猛拱進軍,而猛拱頭人賀丙已於前十日投誠。³³八月四日渡憂鳩江,猛拱猛養各獻馴象四,牛百頭,糧數百石;九月二日猛拱土司渾覺投誠,十七日遂至猛養地方。兵行二千里皆不血刃,惟士馬觸暑,多僵病。時阿桂東路軍萬餘,新從虎踞關出,精銳可用;閩粵水師亦於十八日畢集,乃合軍並進。二十二日由蠻暮江出金沙江,敗緬兵於滾弄洲;十月初一日與傅恒之西路軍,會師新街,直趨老官屯。³⁴

老官屯有敵壘,即前歲額勒登額頓兵處,城濱大金沙江,係江中洲渚;東猛密,西猛墅,南阿瓦,北猛養。³⁵緬兵分扼江之東西,而我師迫其東寨;寨據大坡,周二里,迤邐插於江柵,寨壘堅固,易守難攻。³⁶十月二十二日官兵分兩翼,由江岸左右進擊,傅恒在中蘊;哈國興帶兵直抵東南一面,毀木柵丈餘,殺傷甚衆,而柵賊來援,經西岸官兵擊退。江心敵船乘勢衝出,經東岸官兵迎擊,

32. 東華錄乾隆三十四年四月壬申傅恒奏。

33. 東華錄乾隆三十四年七月丙午。

34. 東華錄乾隆三十四九月癸卯,丁未;又十月戊辰傅恒奏。

35. 東華錄乾隆三十四年十一月己卯傅恒奏。

36. 聖武記卷六乾隆征緬甸記頁二九上。

緬軍始退入寨壘固守。³⁷ 相持月餘，老官屯堅不能下；傅恒染瘴腹泄，福建水師提督葉相德病卒營中。³⁸ 傅恒諒勢亦難克，十一月丙申奏曰：

臣等進攻老官屯，日夜毆免，急圖成功，見在賊情不過藉木柵爲固守計。若分兵前取木疏猛密等處，賊必接應，再繞後來攻，自當易克；奈因本年瘴癘過甚，交冬未滅。原派各營官兵三萬一千名，見計僅存一萬三千餘名；加以領隊大臣亦多患病，未能分路擊取，賊匪得以全力自固。批曰：“以此觀之，撤兵爲是，早已降旨矣”。³⁹

方緬軍乞和也，傅恒不肯允其請，副將阿桂以氣候惡劣，人多疾病，勢難再進，不如就緬人乞和，允其撤兵。⁴⁰ 班師之詔未至，諸將已狼狽撤退；至十二月二十六日全軍已退入虎踞關內。⁴¹

是役糜餉千有三百萬，前後死三總師，迄未能直搗阿瓦；蓋以瘴鄉絕徼，官兵不利久留也。緬雖乞和仍未遣使奉貢也，高宗不欲再興征緬之師，僅戒邊吏防守關隘，斷其貿易而已。⁴² 會金川叛，溫福阿桂皆赴四川，緬又與暹羅構兵，⁴³邊境以寧。

37. 東華錄乾隆三十四年十一月戊子傅恒奏。

38. 東華錄乾隆三十四年十一月甲辰阿桂奏，又乙未上諭。

39. 東華錄乾隆三十四年十一月丙申。

40. 東華錄乾隆三十五年五月戊戌。

41. 東華錄乾隆三十五年三月癸未，又閏五月甲戌阿桂奏。

42. 東華錄乾隆四十二年四月丙辰上諭：“嚴飭邊隘，不許內地民人攜貨偷出，此外亦更無別法。”

43. 聖武記卷六乾隆征緬甸紀下頁二九上。

第七章 緬甸之封貢

第二十三節 緬甸遣使請封

乾隆三十六年(一七七一)緬滅暹羅,華人鄭昭收合餘衆,思報故仇,與緬抗戰。緬人連歲與暹羅構兵,疲於奔命;朝廷又嚴禁滇緬通商,¹緬甸不無困乏之虞。四十一年(一七七六)兩金川平定,暹羅又遣使,請與中國夾攻緬甸;²緬懼乃於四十二年六月送蘇爾相歸,請開關通市;帝以楊重英仍未送出,不准。³然自撤兵後邊境相安;滇省閉關禁市,不過具文,未必實能禁絕也。⁴四十五年(一七八〇)停總督巡邊之例,於是邊禁益弛,是年五月詔曰:

滇省永昌以外,在在緬匪壤地毗連,自乾隆三十四年以後,每年派委將備,帶兵前往各關隘地方,分路駐紮;皆於秋後出防,夏初撤回。定例,令提督每年秋間,到邊巡歷一次;總督於冬初,前赴各邊,親行巡察,以資整飭。見已撤防減訊,著傳諭福康安,止須嚴飭沿邊各關口員弁,實力稽察,毋任偷漏。至親往巡查,或二三年一次,先期酌量奏明,再行前往。⁵

1. 東華錄 乾隆三十八年閏三月丁卯。

2. 東華錄 乾隆四十一年。

3. 東華錄 乾隆四十二年六月癸酉。

4. 東華錄 乾隆四十二年四月戊午。

5. 東華錄 乾隆四十五年五月戊子。

四十六年(一七八一)鄭昭盡復暹羅舊疆,遣使告捷,求貢。明年緬甸內訌,緬王贅角牙爲姪孟魯所殺,國人又殺孟魯而立孟隕; 孟隕 甕籍牙季子,本在緬寺爲僧,前此兵燹,未預聞也。⁶ 雲貴總督富綱請乘機征討,高宗不允。⁷ 鄭昭死子華繼立,四十九年(一七八四)鄭華備表文馴象,遣使入貢請封。⁸ 五十一(一七八六)年十二月詔封鄭華爲暹羅國王,⁹ 緬甸聞之益懼。五十三年(一七八八)四月緬王孟隕遣使,備金葉表文及金塔,寶石,馴象;由木邦至邊,請貢;富綱向來使索楊重英,緬亦急於求和,遂送重英歸。¹⁰ 是年九月緬甸使臣細哈覺控入覲,降敕獎諭;賜緬王佛像,文綺,珍玩等物。¹¹ 時暹緬仍構兵不已,五十四年(一七八九)正月乃諭暹羅 鄭華與緬甸 孟隕:“睦鄰修好,毋尋干戈,盡釋前嫌,永消兵燹”。¹² 又賜孟隕玉器,法瑯,瓷器,絲,緞等物。¹³ 自乾隆十六年(一七五一)以降,緬失職貢者,幾四十年,至是,始臣服如初。

6. 東華錄 乾隆五十三年六月丙申。

7. 東華錄 乾隆四十七年六月庚寅。

8. 東華錄 乾隆四十九年六月甲辰。

9. 東華錄 乾隆五十一年十二月戊午。

鄭昭既再造暹羅,悉復舊時領域,又遣使航海至中國告捷。奏稱:“自遭緬匪侵陵,雖復土報仇,紹裔無人,茲羣吏推昭爲長,遵例供獻方物。”其使節以四十六年達京師,而昭於四十五年爲怨家所弑,其養子鄭華走還,討賊而卽位,五十一年封爲暹羅王。蕭一山 清代通史卷中頁一一四。

10. 東華錄 乾隆五十三年六月丙申。

11. 大清會典卷三九四頁三〇【嘉慶年修】

12. 東華錄 乾隆五十四年正月。

13. 大清會典卷五六九【光緒十二年修】

乾隆五十五年(一七九〇)高宗八旬慶典,緬王孟隕遣使祝壽,請封。¹⁴ 三月初四日緬使至鐵壁關,四月十二日到雲南省城。¹⁵ 詔賜珍珠,手串,荷包等件;遣道鎮大員往迎,並飭知沿邊官員,定期開關貿易。¹⁶ 又諭之曰:

賢王奏賀進獻方物,具見惓忱;王奏請封號,現今頒給敕書。所懇開關通市,前經諭令督臣傳旨准行。至情殷職貢,奏詞肫切,足徵恭順;著准其十年進貢一次。¹⁷

六月十三日冊封孟隕爲阿瓦緬甸國王,賜之敕印。印係滿漢文,尙方大篆,銀質飾金,駝紐平臺;方三寸五分,厚一寸,其文曰:“阿瓦緬甸國王之印”。¹⁸ 冊文曰:

王其勉修政事,慎簡官寮,敦輯睦於鄰封,垂敕寧於邊境。永受無疆之慶,流及子孫,益堅不貳之誠,保其宗社。欽哉,母替,朕命。¹⁹

是年七月緬王以受封,具表謝恩進白石佛像,吉祥寶樹象牙檀香,緬布,馴象等物。²⁰

14. 東華錄 乾隆五十五年二月癸丑。

15. 東華錄 乾隆五十五年三月乙巳。

16. 東華錄 乾隆五十五年三月乙巳。上諭:“今既納貢稱藩,列於屬國,應准其照舊開關通市,以資遠夷生計。”

17. 大清會典事例 卷三九四頁二【嘉慶年修】。

18. 清季外交史料 卷六二頁三〇上,光緒十一年十一月二十日。
大清會典事例 卷三九二頁十一【嘉慶年修】。

19. 東華錄 乾隆五十五年六月壬戌。

20. 大清會典 卷三九四頁三【嘉慶年修】。

第二十四節 清代緬甸之貢使

緬之貢華遠自漢代，元明兩朝屢受冊封，且置宣慰使司於其國都。清初平滇，三桂率師抵緬都阿瓦，緬王獻永曆帝以降。俟以清軍西征，不暇兼顧，緬貢不至者，又近百年。乾隆十六年（一七五一）曾一入貢，至五十五年（一七九〇）受清冊封，遂朝貢不絕；歷嘉慶、道光、咸豐、同治、光緒五朝，而不少變。及英滅緬甸，緬甸義師尚乞援中國焉。

緬甸貢期雖定十年，而緬王常未及貢期，即遣使入貢祝釐。乾隆五十六年（一七九一），緬進例貢，五十八年（一七九三）遣陪臣，奉金葉表文，進京祝釐。¹ 高宗賜御書“福”字，玉如意並加賞多珍。² 六十年（一七九五）緬再來貢，賜金針表二，葫蘆器，鼻煙壺，荷包等物。³ 嘉慶元年（一七九六）二月，緬甸遣使入貢，滇督勒保以緬使叩祝，甫經回國，檄令雲南司道，將原齎貢物，仍由來使帶回。朝廷得報，以本年國慶，勒保拘泥常貢之期，阻其向化，嚴飭之；特賚緬王蟒錦四端。⁴

嘉慶五年（一八〇〇）緬甸遣使進例貢；貢無量壽佛，金邊大洋布，白印花洋布。詔賜緬王御書“錫蕃彰順”四字；閩綢，錦，漳

1. 大清會典事例卷三九二頁一四【嘉慶年修】。

2. 大清會典事例卷三九七頁一二【嘉慶年修】。

3. 東華錄乾隆五十六年，五十八年，六十年，十二月。

大清會典事例卷五〇六【光緒年修】。

4. 東華錄嘉慶元年十二月甲午。

絨、綾、紗、羅、官扇等物。⁵ 嘉慶十一年（一八〇六）二月緬甸因與暹羅構兵，懇請預期進貢，求援，朝廷不允，乃詔曰：

緬甸貢期，向經奏准以十年爲度；今該國自嘉慶五年進貢，至今甫及五載，因與暹羅構兵，力盛勢窮；欲藉進貢以求援助，自應照例駁回。⁶

十二年（一八〇七）九月緬甸遣使乞援，帝以暹緬同列藩服，不允所請；乃諭之曰：

天朝撫綏外藩，一視同仁，斷無偏助之理；緬甸與暹羅同列藩服，彼此構釁。若此時允緬之請，邊爲出兵援助；設暹羅亦復遣使敏關求救，又將何以處之？⁷

嘉慶十三（一八〇八）年十二月，緬甸遣使入貢，詔賞緬甸正副貢使衣、帽、韉、襪等物；與朝鮮貢使同。十四年（一八〇九）以冊皇后禮，特賜緬王緞五十匹，交貢使齎回。⁸十六年（一八一—）緬甸遣使進例貢；進長壽聖佛一尊，及象牙、孔雀、緬錦、緬布等物。⁹二十四年（一八一—）孟隕卒，子孟旣嗣立。道光三年（一八二三）孟旣遣使入貢；是歲孟旣與英人爭印度之孟加拉省地，爲英軍所敗，割阿拉干、騰那西、阿薩密以和。九年（一八二九）十一月以平定回疆生擒張格爾，遣使表賀。¹⁰ 道光十四年（一八三四）孟旣遣

5. 大清會典事例卷三九七頁一一及頁二二【嘉慶年修】。

6. 大清仁宗聖訓卷一〇四綏藩服頁二七下。

7. 東華錄嘉慶十二年九月壬戌。

8. 大清會典事例卷五〇九【光緒年修】。

9. 大清會典事例卷三九四頁一四【嘉慶年修】。

10. 東華錄道光三年十二月，九年十一月甲子。

使進例貢。¹¹ 十八年(一八三四)孟既因病廢,讓與其弟孟坑襲國。¹² 二十三年(一八四三)孟坑遣使進例貢。¹³ 二十五(一八四五)年孟坑卒,子白甘立。

咸豐二年(一八五二)英人以緬軍炮轟英艦向緬宣戰;緬軍再敗,失下緬全境,國土之半淪爲英屬。是時中國方有內亂,太平軍興於江南,捻匪蜂起於淮北,無力兼顧屬國之安全;緬亦置之不報,故未與聞焉。三年(一八五三)緬王弟孟頓因白甘自立。十一月孟頓遣使進例貢,滇督據以奏報;帝以緬甸貢道湖南爲太平軍所阻;若令繞道來京殊非所以懷柔遠人之意,乃詔止進京曰:

朕念緬甸國久列藩封,該貢使等遠道輸誠,具徵忱悃。惟現在粵匪未盡殲除,該國貢使,向由貴州,湖南,湖北取道進京,若令繞道行走,殊非所以示體恤。著該督撫,傳旨該使臣等,此次無庸來京;貢物,象隻即行賞收,一俟道路肅清,即由該督撫派員送京。其應頒賞該國王及正副使臣等銀物,仍由該衙門照辦齊全,發交該省派員,齎送出關,轉交祇領。¹⁴

自咸豐六年雲南回亂興,接壤緬甸之永昌府騰越廳各屬,均爲回匪盤據,道路梗阻,緬甸不得進貢者,幾二十年。同治十一年(一八七二)岑毓英克大理,回首杜文秀伏誅,緬甸聞訊遣官至大理探問。十二年克服順寧騰越,全省肅清,緬官嗎漢坐定

11. 東華錄 道光十四年十二月甲寅。

12. 東華錄 道光十八年五月丁巳,又二十一年二月戊午。

13. 東華錄 道光二十三年十二月甲子。

14. 東華錄 咸豐三年十一月戊辰。

復到省請示進貢。十三年(一八七四)十二月十五日,緬王孟頓遣正副貢使及通事五十餘員,解馴象貢品各物抵騰越。光緒元年(一八一五)二月初五日抵昆明,三月北上,四月抵京覲見,貢表文曰:

緬甸國王小臣孟頓恭奏天朝大皇帝陛下。伏以聖人御宇,川嶽悉被夫懷柔;薄海同風,葵藿亦深其向慕。小臣世居緬甸,服屬遐荒,自仰蒙天朝,恩准內附以來,隸禹甸則例修職貢,戴堯天而願切嵩呼,前戒烽火於邊陲,久阻梯航於遠道。今幸兵戈永息,海宇人安,小臣屬於藩封,亟應納貢。謹備金葉表文一道,長壽聖佛一尊,馴象五隻,及土產各物。特遣頭目直也默紀們甸阻素等代躬,恭進闕廷。伏乞大皇帝賞收,鑒茲恭順之忱,俾遂瞻依之願。小臣臨表不勝感激懼忭之至,謹奏。伏願大皇帝萬歲萬萬歲。¹⁵

是年正月滇督岑毓英派參將李珍國赴緬,宣即位詔書,緬王遇之優禮有加。¹⁶至光緒十一年(一八八五)法佔越南,英遂乘機而滅緬甸,於是我千餘來朝貢之國,瞬息之間,淪爲異域,可慨也夫。

15. 東華錄光緒元年三月丙寅,又四月丁丑。

16. 英使致總署照會:“緬王向本國使員答云:‘以厚禮接待李四大爺,【李珍國】事確有之,其故實因李四大爺係中國所派使臣,齋有登極詔文前來,是以如此接待。’”清季外交史料卷二頁五下至六。

第八章 英緬關係之由來

第二十五節 道光初年英緬之役

歐人之通緬甸始於明季，天啟七年（一六二七）荷蘭人首至緬甸通商；清順治四年（一六四七）英國東印度公司亦設商館於緬甸之西蘭目 Syriam，法通緬甸又在英國後約二十年，惟貿易不盛多相繼退去。康熙三十四年（一六九五）英國東印度公司再設商館於西蘭目，一七五九年緬人焚英商館，英使抗議，明年緬許英人重建商館於仰光 Rangcon。是時緬方守鎖國政策，印度總督曾數遣使至緬京 阿瓦，緬王以該使非英皇欽差，不允覲見。延至乾隆六十年（一七九五）緬甸始與英國簽定通商條約；緬人多主排外，是以約章所載，未能切實施行，英人亦無如緬何。¹

是時英人方以全力經營印度，未遑注意緬事，視緬甸為秘密國 A Mystery Land。 緬自甕籍牙篡位以來，國勢日盛，乾隆二十二年（一七五七）併有全緬之地，建仰光城；一七八四年孟隕即位，緬甸遂達全盛時期。乾隆五十年克服阿拉干地 Arakan，嘉慶二十一年（一八一六）進佔印度 阿薩密 Assam。 阿拉干居印度東北部，中古時領有孟加拉省 Bengal 之地，至是孟加拉省已為英人佔領；緬人以孟加拉舊屬阿拉干，要求歸還，英人嚴詞以拒

1. Cambridge History of India, Vol. V. British India 1497—1858 by H. H. Dodmell. M. A. (1929) Vol. IV. p. 55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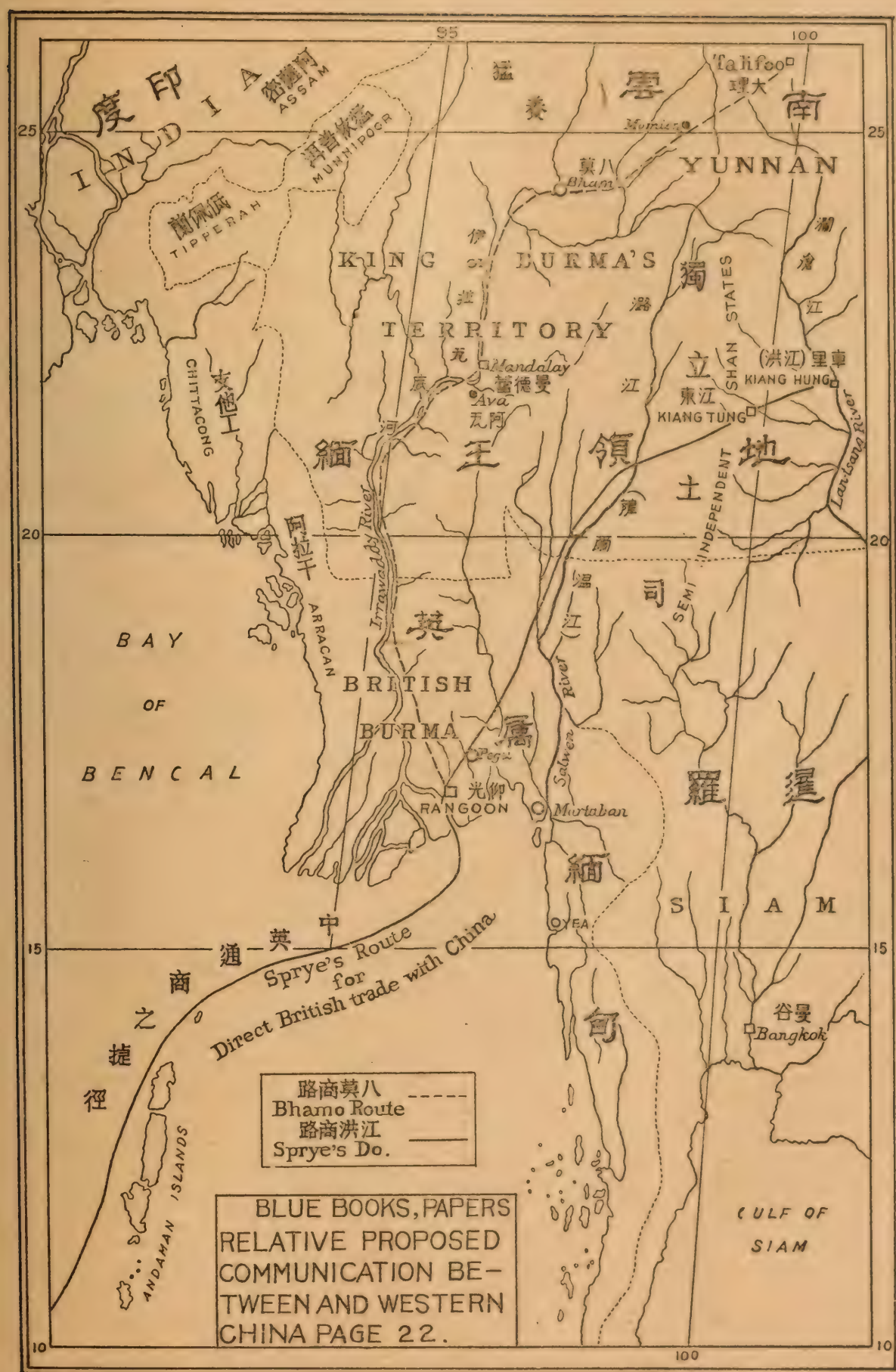
之，於是英緬衝突，殆不可免矣。²

道光三年（一八二三）緬王孟既令白古總督（即下緬）率緬軍西征，先以兵攻克沙普利島 Shabpuri，印督方派兵出援沙普利，緬甸名將班都拉 Bandula 又侵入喀支爾 Kachar，再敗英軍於軟木 Ramto。釁端既開，印督安瀚思 Amherst 乃於一八二四年二月二十四日向緬宣戰；分兩路進軍，北路由喀支爾直搗阿瓦，南路由赤他拱經阿拉干，向大金沙江進發。惟印緬界上，山路崎嶇，英軍阻於途中，病亡者甚多；英將泰瑪斯 Thomas Shuldham 被迫，將殘軍撤退。南路軍又感阿拉干之瘴毒，死亡太半，士氣沮喪，失其戰鬥力，旋亦撤退。³

是年五月英軍重整旗鼓，自瑪德拉斯 Madras 調印度軍一萬一千人，由英將于貝爾 Archibald Campbell 統率，直抵仰光，克之。緬軍堅壁清野，退至山林中，適值緬甸雨期，大雨滂沱，英軍不能進，瘴盛糧乏，餉運不至，儲糧又多腐爛；英軍不耐瘴癘之苦，死亡枕籍，鈍兵仰光者，達兩月之久。迨雨過瘴消，英軍復攻克馬他班 Mataban 及騰撒里 Teasserim，進圍開考羅 Kyaikhalo 之木柵，緬人固守不能下。緬將班都拉率大軍四萬來援，不得入，乃南下，希進攻仰光，以解開考羅之圍；復大敗，退守距仰光二百里之達來營 Talaing，設木柵於但努布，以防英人來襲。翌年（一八二五）三月英將衛羅可敦 Willoughby Cotton 來攻，緬人力戰却之；會英將于貝爾援軍至，再度圍攻，四月二日緬將班都拉戰死，緬軍大亂，潰敗，退守美地 Myedeo。英軍乘勝克服普羅美 Prome，因

2. Idid.

3. The Cambridge Modern History, Vol. XI. pp. 727—728.



還於敵,以待雨季之停止,別軍亦克阿拉干及騰那西。⁴

八月緬王遣使乞和,英人要求償軍費,割阿拉干及騰那西; 緬王嚴辭拒之,和議破裂。十一月戰事再起,英軍圍攻那提怕底 Nat-Padi 木柵,苦戰四日,克之。十二月進至美地,明年(一八二六)正月克馬銅,緬王不得已,遣英俘再來乞和。會緬王聞干貝爾僅餘殘軍萬三千人,乃再命大將,以萬五千人禦之,戰於帕干 Pagan,復大敗;英軍進至沿達布 Yandabu, 沿達布距緬京不過百三十里,京城旦夕且下,緬人力竭求成。二月二十四日與英將干貝爾於沿達布,簽定和約。要款有四:(一)償英國軍費一百萬鎊;(二)割阿拉干,騰那西,阿薩密與英;(三)准英國設領館於緬京阿瓦,緬甸亦得設使館於印度之加爾各答 Calcutta; (四)英國暫時佔領仰光,一俟軍費償清,即行退出。是役英軍參戰者,前後達四萬人,死者約萬五千人,用去戰費凡英金五百萬鎊;惟英軍多印度土人,英人不過五千,病死者,凡三千餘人。⁵

緬甸木疏王朝世系表⁶

木疏囊籍牙(1753—1760)	{ <u>孟駁</u> (1766)	
	{ <u>孟絡</u> (魯) (1761—1765)	
	{ <u>孟隕</u> Bodawpaya (1782—1819) { <u>孟既</u> Pagyidaw (1820—1836)	
		{ <u>孟坑</u> Tharrawaddy (1837—1844)
{ <u>白甘</u> Pagan (1845—1852)		{ <u>思賓</u> Thibaw (1878—1885)
{ <u>孟頓</u> Mindon (1853—1878)		{ <u>孃偶</u> 太子 Nyangyan

4. The Cambridge Modern History, Vol. XI. p. 728.

Cambridge History of India, Vol. V. p. 559. (1929.)

5. Ibid. Vol. XI. p. 729. Vol. V. p. 559.

6. Ibid.

第二十六節 英緬再戰及下緬之割讓

道光十七年(一八三七)孟既禪位其弟孟坑,孟坑素主排英,數與阿瓦英領齟齬;又以前者簽定和約爲失計,不願遵行。道光二十五年(一八四五)年孟坑子白甘嗣立;英人撤回駐緬領事官;於是仰光英國商務益形不振。道光三十年(一八五〇)有英船載重二百五十噸,行抵仰光口外擱淺,領港(印度人)急泅水登岸,會漲潮,英船亦駛入港內。仰光緬官坐船主以,故投領港於海罪,下之獄,越八日後始釋出,又處以一千零五盧布【印幣】罰金。印督達好溪 Dalhousie 派海軍少將蘭貝德 Lambert 使緬,要求賠償英商損失,並撤換仰光緬官,緬王從之。會新任緬官至,蘭貝德遣海軍大佐往謁,緬官拒不接見;蘭貝德怒,立即封鎖仰光海口,擒緬甸戰船一艘,緬軍遂與英艦相互轟擊。緬甸初無與英人尋釁意,依緬制,大官無接見屬員禮;蘭使未能親往,僅命屬員往謁,又乘馬徑入緬官署,緬官以爲侮己,遂拒不接見。印督達好溪以緬軍轟擊英艦,要求道歉,緬王置之不覆。⁷

咸豐二年(一八五二)印督達好溪親率大軍征緬,四月一日抵仰光,遂向緬甸宣戰;英人鑑前次之失敗,於餉運之供給,瘴毒之防禦,軍醫之設備,皆甚精密。達好溪親陣指揮軍事,於是仰光,馬他班 Mataban, 巴塞 Bassein 不數旬,即相繼攻下;緬王懼,遣使請和,英方要求割讓白古⁸ Pegu, 緬王不應。九月戰事再起,十月英軍陷普羅美 Prome,十一月佔領白古,十二月二十日英人宣

7. Ibid. Vol. V. p. 561.

8. 按白古即下緬 Lower Burmah

告合併白古。是役緬軍參戰者凡三萬人，英軍則僅八千，士卒傷亡者三百三十七人，用去戰費凡英金一百萬鎊。⁹

會緬甸內訌，緬王白甘爲弟孟頓所囚，孟頓遂自立爲王，孟頓以恢復失地爲志，拒與印度總督達好溪議款，第將緬軍撤至白古北，設防守於上緬新界上。咸豐四年（一八五四）遣書印督，以前此釁端與彼無關請將白古歸還，印督拒不允。孟頓仍虛設白古官員，遙領白古，以爲恢復之先聲。適印度土軍作亂，英軍之駐防下緬（白古）者，悉調歸平亂；緬甸朝議多以乘機恢復爲請，孟頓謂：“君子不宜乘人之危”，議遂寢。¹⁰

咸豐七年（一八五七）孟頓遷都曼德雷 Mandalay，又深感排英之失敗，乃一變其傳統之鎖國政策，聘西人爲顧問；並遣使英國，冀與英女皇威多利亞 Queen Victoria 直接議款，失望而返。孟頓鑑英人之不易與，英使之來者，優禮有加；同治元（一八六二）年始與英簽定條約，（一）割下緬與英，以北緯十九度三十分爲界，（二）准英人至上緬貿易，並得設使館於緬京，（三）英船可由仰光上溯航，直達緬京。¹¹

9. *Ibid.* Vol. V. pp. 561-562.

G. P. Gooch,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British Foreign Policy*, pp. 412-413.

10. *Cambridge History of India 1858-1918*, Vol. VI. p. 432.

11. *Ibid.* Vol. VI. pp. 433-434.

第九章

馬嘉理案交涉之始末

第二十七節 英人對上緬及雲南之經營

自道咸南京北京兩次定約以降，門戶大開，沿江沿海諸大城，莫不變爲通商口岸；洋貨源源輸入，財富則源源輸出。惟四川雲南貴州等省，受山川阻隔，洋貨尙未能深入；外人且引爲遺憾，尤以英國爲最甚。蓋洋貨運華，悉由海道經印度之錫蘭 Ceylon，繞新加坡 Singapore 而至廣州或上海，然後分發內地。雲南北界四川，東連貴州，南接緬甸；而下緬於咸豐二年（一八五二）已歸英屬，自下緬北至雲南不過三百英里，由上海西至雲南則在千五百英里以上。設由錫蘭島 Ceylon 北航，至緬甸之仰光，然後溯伊拉瓦諦江而達八莫；或遵陸而行，東北直抵車里，皆爲滇緬商路之捷徑；視繞新加坡經上海，再轉雲南者，其便利何止倍蓰；此英人所以急欲開通滇緬商路之動機也。¹

1. 咸豐十年（一八六〇）英商務部致財政大臣書曰：“自一八五二年以來，吾人覓得之新市場，足資英貨之輸出及原料之購買者，無過於中國之西南諸省。又介於英屬下緬甸及中國間之暹羅人地，亦將來有希望之市場也。”

“中英通商爲期已久，以中國之大，人口之衆，英貨輸入中國者，爲數無幾；蓋英貨僅由沿海一帶輸入，而未能深入內地也。”

“上海爲中國最大之商港，形勢適中，無出其右者；然自上海西進，或遵陸而行，或溯江而上，凡行二千四百英里始能達其西界；是以上海與西南諸省，絕無貿易之可言，反之，自英屬下緬東北行，僅三百英里，即至雲南邊界。”（原文見頁一一五）。

同治元年(一八六二)英緬再結和約,緬王孟頓採睦隣政策,英人乃乘機擴充其勢力於上緬。是時英商急以發展貿易爲事,截至一八六四之十二年間,英商奏請政府,向雲南通商者,達五十八起。² 同治四年(一八六五)英工程師威廉氏 J. M. William 上書英政府,請速築仰光車里(江洪)直達鐵路,以利商務,³旋經印度部批准。同治六年(一八六七)春,英政府派威廉等自仰光出發,開始測量,至五月一日測至英屬下緬東北邊界而返,並繪製圖表,向英國會報告。⁴ 會費弛 Fytche 升任仰光行政長官,六月二十一日費弛致書印督總督,請停測仰光江洪線,改測仰光八莫大理線,⁵八月中復上書英皇請開大理八莫間商路。是時法方經營越南,費弛力避與法人衝突,故有是請;印度部是其議,十月三十一日電令停測,又從費弛之請,先測八莫騰越商路。⁶

同治七年(一八六八)正月十三日,測路隊由阿瓦起程,以施樂登⁸ H. B. Sladen 爲總隊長,同行者有工程師威廉等十二人,生物學家安德生 Anderson 以及仰光加爾格答之商務代表,連同護送警察等共百餘名;僱用驢馱一百二十匹,滿載行裝及贈大理回

2. Blue Books, Papers Relative to Proposed Communication between Rangoon and Western China, 258, A 4, p. 7.

3. Ibid. 258, B. 9. 參考對頁九十四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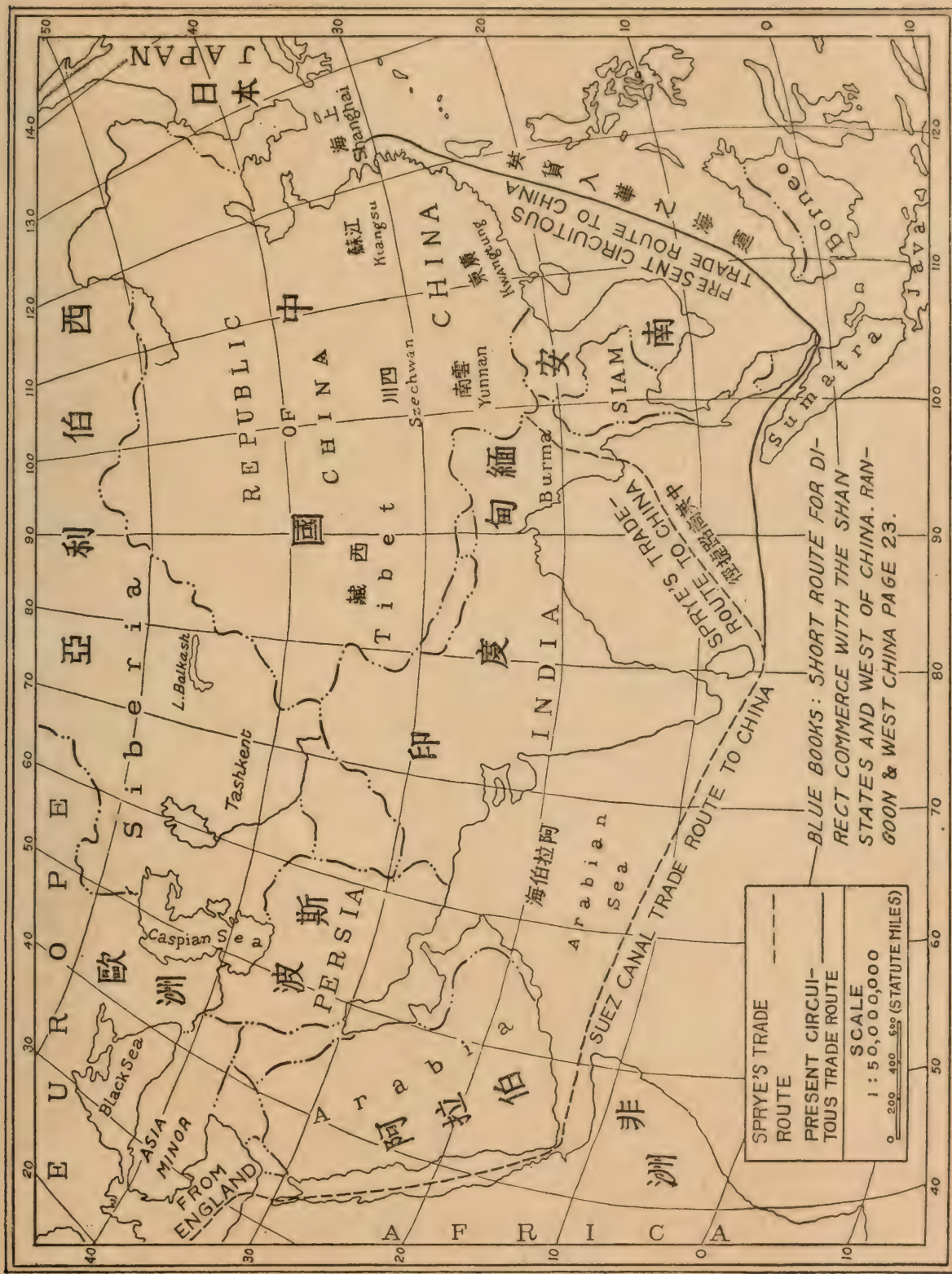
4. Ibid. 258, B. 2, 12.

5. Ibid. 258, B. 13.

6. Ibid. 258, B. 13-14.

【按八莫即蠻暮之轉音,華人謂之新街,滇緬通商之都會】。(清季外交史料卷八四頁一七。)

8. 咸豐年間騰越回亂,李珍國聚團勇以保桑梓,施樂登至騰越,珍國曾阻擊之。H. B. Morse, Th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the Chinese, Empire Vol. II. p. 287.



匪禮物。二十一日達八莫，留月餘，二月二十六日由八莫前進，日行五英里；至三月六日爲野人搶劫，遂停留旁色 Ponsee 凡六十六日。施樂登密遣人先至騰越叛回，請其派兵來迎，且贈禮品，結其歡欣；騰越叛回亦冀藉助英人，從其所請，英探路隊乃得於五月十一日安抵騰越。英人初擬進至大理，以所携資釜將盡，居騰越月餘，與叛回議定通商事後，即於七月十三日折回緬甸，九月五日抵八莫；歸報英政府八莫騰越商路之可通狀，英人遂有佔領八莫之意。⁷

同治八年（一八六九）英緬定約，英船得溯伊拉瓦誦江直達八莫，且設使館以理商務；是時印緬陸路貿易額年值英金五百萬鎊，上緬及雲南與英國之貿易額，共約英金三百二十餘萬鎊。⁸

同治十二年（一八七三）岑毓英克服騰越，雲南回匪平，滇緬商路以通；適中日有台灣之爭，英使威妥瑪 Sir Thomas Wade 以調停有功向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要求滇緬通商，未遂。⁹ 明年六月英使再向總署要求，請准英人入滇遊歷，總署允之；¹⁰ 於是印督

7. Blue Books, Papers Relative to Proposed Communication between Rangoon and Western China, 258, C. 17-18.

8. Cambridge History of India, Vol. VI. pp. 432-434.

9. 清季外交史料卷一頁十二光緒元年二月十四日。

【按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簡稱總署即今之外交部】。

10. 光緒元年正月二十六日總署奏：“上年六月間英國使臣威妥瑪接到印度總督來文稱：‘欲由緬甸至雲南省，再由雲南進京，請由臣衙門發給護照，以便沿途保護。並稱由京派翻譯官一員，前到雲南緬甸交界處所等候。’英人請照遊歷，載在條約，遂將該使臣送給執照，蓋用關防；復由該使交給印度官及繙譯官馬嘉理收執，並函致該省督撫，飭屬照料。復以英人蓄意欲由印度至滇，開通陸路，設領事通商；囑由該督撫留意，預伐其謀。”清季外交史料卷一頁一一。

遣柏郎 Browne 率百五十三人自緬甸向雲南進發。駐京英使又派使館繙譯官馬嘉理 Mr. Margary 赴雲南迎接，經總署發給護照後，馬氏即先至上海。八月二十四日乘江輪至湖北，取道湖南貴州以達雲南省城；又自省城經大理而抵騰越，至滇邊之蠻允時，騰越候補參將李珍國款以酒食。八莫緬官派兵四十名來迎，遂於同治十三年十二月初十日（一八七五年正月十七日）安抵八莫。¹¹

英人入滇，名爲遊歷，實係探測商路；滇緬通商，英人謀之雖殷，然甚拂國人之意，總署致滇督云：“英欲開通由印度至滇陸路，設領事通商，囑該督預伐其謀”。¹²而滇督密奏亦有：“雲南窮遠之省，通商一層，窒礙難行，”之語。¹³馬嘉理去騰後，道路傳說紛紜，或謂英人將設館於騰越，或謂英人將帶洋兵佔領騰越。¹⁴至二月二日【十二月二十六日】馬嘉理協柏郎自八莫折回，行抵滇邊騰越之蠻允時，突有馬嘉理被戕之事。柏郎亦受阻，退回緬甸。

11. H. B. Morse, *Th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the Chinese Empire*, Vol. II, p. 287.

12. 見頁一〇二註十。

13. 光緒元年五月十七日滇督岑毓英奏：“如洋人來滇通商，彼族多財善賈，又祇納半稅，不上厘金，壟斷獨登。貧民生計盡爲所奪，難免怨望生事；而伏莽強毫，附私洋商，抗官藐法，更恐禍無底止。通商一層在雲南窮遠之省，尤爲窒礙難行，理合附片密奏。”諭：“果能設法阻止，自屬盡善，着李瀚章同該督辦理。”
清季外交史料卷二頁二三。

14. 清季外交史料卷一頁二六，光緒元年六月十二日岑毓英奏。

第二十八節 馬嘉理被戕之真像

滇案初起，中英即各執一詞；英使威妥瑪據印督官報，謂馬嘉理之被戕，係騰越參將李珍國指使，¹⁴要求查辦，並派員越滇觀審。中國政府初據滇督奏章，謂馬嘉理係野人所殺，嗣派湖廣總督李瀚章赴滇調查，旋奏：“李珍國雖有計阻英人入境之事，馬氏則確係爲野人戕殺。”英使又據觀審員格維納 Grosvenor 之報告，謂滇案由滇督岑毓英主使，要求提京審訊；朝廷以岑毓英有平回亂之功，且滇案提京，國體所關，堅執不允；交涉年餘，幾至決裂，滇案雖免究辦，而其代價已屬不貲。

光緒元年二月四日（一八七五年三月十一日），英使威妥瑪接印督電告馬嘉理被戕之經過，二月十二日（三月十九日）遂照會總署云：

本月初四日，接印度電信，內開：“所派前往滇省之官員等，起程已過中國地界，正月十七日【二月二十二日】行抵永昌府屬境。猝因雲南騰越一廳大員，前調兵三千人，將本國官員等狙殺，馬繙譯官等首級在該處城牆上懸掛。查前來攻擊兵勇等之統領，即南甸首員李【珍國】之親姪。¹⁵

14. 岑毓英奏：“李珍國籍隸雲南騰越，咸豐六年廳城失守，珍國因父兄殉難，誓不從賊，齊團保守一隅，與賊血戰者十數年。嗣隨官軍攻克永昌，騰越，龍陵各城，保舉左營都司將銜候補參將。”清季外交史料卷一頁二。

15. 清季外交史料卷一頁十一，光緒元年二月十四日總署奏。

威便再向總署要求查辦滇案，派員到滇觀審，並牽涉覲見修約等問題。二月十四日【三月二十一】朝廷飭諭滇督，調查奏報，五月十六日【六月十九日】又命湖廣總督李瀚章¹⁶馳往滇省查辦。六月十二【七月十四日】滇督岑毓英奏報以馬嘉理返滇，事前未曾知會，無縱接護，致被野人戕殺。至於英使所言李珍國指使事，則謂實係冤誣。其奏摺云：

據李珍國稱：“上年十一月初八日【十二月十六日】，馬嘉理道經南甸該員曾款待酒食，護送出關。馬嘉理去後傳聞洋人來騰通商，又有洋兵欲來佔據騰城；紳民無不驚惶，共議齊團防堵；連致公函二件，囑聯絡土司，同禦外侮。”都司分駐南甸，本有防邊之責，遂於上年十二月初六日【正月十三日】回廳會團一次，仍各歸各處。本年正月二十二日【二月二十七日】有洋人被野人劫搶，遣人往探，已無踪跡，業經稟報；馬嘉理於何日由緬來滇，未准前途知會，無從接護；都司子姪，從未帶兵，亦不干預公事，英使所言，實係冤誣。¹⁷李珍國原當團首，今為衆函約會團一次，亦無非為保衛疆土起見；且約紳民原函，不過阻其通商，並無戕害之意；馬嘉理實係死於野人，而非死於華民，情形已有概見。¹⁸

八月十六日【九月十五日】奏：“拿獲兇犯九名，追出贓物數件”。¹⁹九月二十四日【十月二十二日】奏：“騰越同知吳啟亮參將李珍國，將

16. 按李瀚章即李鴻章兄。

17. 清季外交史料卷一頁二十六。

18. 清季外交史料卷一頁二十八。

19. 清季外交史料卷三頁二一。

前後獲兇犯共計十五名，親身押解來省。²⁰ 滇督雖屢奏嚴究滇案，而不足以取信英人；十一月十三日【十二月七日】英使照會總署云：“據新街華商稱所拿案犯係屬頂兇，實非案內正犯”。²¹

是年五月十六日【六月十九日】湖廣總督李瀚章，已奉有馳往雲南查辦之命，而瀚章遲至七月二十八日【八月二十八日】始自武昌起程，十月十六日【十一月十三日】抵雲南省城；除總署奏請催其速往外，²²未聞有朝旨責其遲延之事。瀚章抵滇，旋於十一月十二日（十二月九日）亦以馬嘉理自緬境折回，未先知會地方官，派人迎護，致不法匪徒，與野人伺隙乘機劫殺奏聞；調查結果，與六月間滇督岑毓英奏報相同。²³ 會吳啟亮李珍國解滇案兇犯到省，瀚章逐一提訊，十二月二十日【正月二十】又奏云：

各犯並未刑求，即將糾衆劫殺等情供認不諱；一詰以何人驅使，無不搖首推辭。該犯等自知陷重辟，何竟異口同聲，絕不攀連卸罪。吳啟亮李珍國現爲洋人指名，屢經多方開導；若係聽人指揮，何以始終隱忍，代人受過；是以主使之說，臣等不敢信其絕無，亦難遽斷其必有也。²⁴

滇督迭次奏報，及瀚章查辦情形，俱不足以折英使之心；英使屢與總署往覆駁辯，力持異議。兵部侍郎郭嵩燾與英使意見相同，十一月初八日奏參岑毓英云：

20. 清季外交史料卷四頁四滇督奏。

21. 清季外交史料卷四頁一六。

22. 清季外交史料卷三頁三〇。

23. 清季外交史料卷四頁一三。

24. 清季外交史料卷四頁三〇，光緒元年十二月二十日李瀚章奏。

臣在閩臬任內，屢接雲南信報，多云：“雲南撫臣岑毓英探知英官柏郎帶有緬兵入境，檄飭騰越廳鎮防備，騰越廳鎮又檄飭南甸一帶土兵練勇防備。輾轉相承，浮言滋起，以致無故殺斃繙譯官馬嘉理一員而一，委其罪於野人。”請旨將岑毓英先後釀成事端之處，交部嚴加議處。²⁵

朝廷接嵩奏後，當日即令李瀚章密查，翌年【光緒二年】三月二十六日【一八七六年四月二十日】始奏云：“各犯供認不諱，委非歸罪野人；若如原參各條，似得之遠道傳聞，未爲允當”。²⁶又奏：“李珍國雖有計阻英人入境之事；馬嘉理則係因野人而通回臘都等約回匪百餘人，向索過山禮，未遂，被殺”。²⁷又另上密奏云：“李珍國實有阻阨洋人之意，若竟照原兩究辦，株連無已，於國體民情兩有關礙”。²⁸時瀚章已調任四川，旋即北上覆命；岑毓英亦丁憂去滇。

方瀚章之提訊各犯時，英人格維納 Grosvenor 亦在堂觀審，惟於審訊情形，未贊一詞，結案後，即取道騰越赴緬；旋致函威使云：“滇案係岑毓英奉旨，諭李珍國戕殺，所成。”四月初八日【五月一日】威妥瑪乃向總署要求提岑毓英到京對質，李瀚章查辦不實，亦應一併處分，總署不允。²⁹威妥瑪遂於五月二十四日（六

25. 清季外交史料卷五頁三〇，光緒元年十一月初八日奏。

26. 清季外交史料卷五頁三〇至三一。

27. 清季外交史料卷五頁二三。

28. 清季外交史料卷五頁三二。

29. 清季外交史料卷六頁六至十一總署奏。

月十五日)憤然離京,交涉幾將決裂;嗣經總稅務司赫德 Robert Hart 調停,威使始允於煙臺重議滇案;朝廷命李鴻章爲全權大臣與英使議約,威使已先期到煙。七月初八日【八月二十一日】中英重開會議,威使仍主滇案提京爲先決條件,李鴻章不允。³⁰七月十二日【八月三十日】中英另議條款,馬嘉理被戕及柏郎受阻事之主使人,則擱置不問,³¹於是滇案本題遂含糊了結。

煙台議約起於馬嘉理之被戕,威使初則堅究主使之入,終至不加追問,前後判若兩人。蓋英人蓄意所求,原在修約滇案之興,適觸其機,故而借端要挾;及其所求既得,則主使一節,追索與否,不足重輕,此英使之所以擱置不問者也。

是年八月二十六日【十月十三日】李鴻章復丁寶楨書云:“滇案裝點過多,彼族早已廉得實際。”十四日復沈葆楨書云:“岑中丞【丁憂】去滇後,犯供全翻,與英使訪查情節一一脗合;足見彥卿手眼神通,能障蔽家兄【李瀚章】之耳目”。³²此明言滇案主使者之爲岑毓英也。印督電告馬嘉理被戕,距肇事日期,其間不過十九日,³³格維納到滇觀審,其留滇不過月餘,³⁴尙能訪查

30. 李鴻章赴煙時,上諭:“滇案提京一節,事多窒礙,且該使特借此爲案外要挾之計,非必注意於此,惟當隨機審斷。”清季外交史料卷六頁三三。

31. 清季外交史料卷六頁六至十一。

【按煙台定約中國遵英使要求免懲滇案兇犯】。

32. 蔣廷黻近代中國外交史資料輯要中卷頁一六七引明僚函稿卷一六頁二六。【按彥卿係岑毓英字,家兄即指李瀚章】。

33. 二月二十一被戕,三月四日倫敦印度部電十一日達北京。

Th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the Chinese Empire, Vol. II. p. 291.

34. 三月六日抵昆明五月三日至騰越,旋即往緬甸。

情節，廉得實際。李瀚章奉欽命往滇查辦，留五月之久，³⁵僅據犯供奏報，含糊定讞；於查岑毓英主使一節則謂：“得之遠道傳聞，未爲允當。”毓英手眼神通，尙不能矇英人於倉卒之際，豈能以一手掩盡天下耳目，而障蔽瀚章之明查暗訪耶。³⁶

蓋滇案之起，原在計阻滇緬通商，滇督主使，曾否奉有密旨，無從得知；而計阻通商，“預伐其謀”，³⁷則已見諸明文。至於其中裝點之處，朝廷與滇督固甚相同；細讀前文，則交涉過節，彌縫之處，自不難明也。

第二十九節 中英滇案交涉及煙台條約

自咸豐十年（一八六〇）定約以來，通商諸國，屢欲修約而未遂；³⁸是以英使威妥瑪甫接馬嘉理被戕電，即於二月十七日〔三月十九日〕向總署提出六項要求：（一）派員赴滇，查辦馬嘉理被戕之真像，准英使派員觀審；（二）再發英員遊歷滇省護照；（三）先付銀十五萬兩，聽英使指用；（四）英使得照咸豐八年約款，覲見皇帝；（五）免抽

35. 光緒元年十月十六日至二年三月二十六日。

36. 光緒二年五月初三日李瀚章奏：“沿途周諮博訪，並調派總兵，改裝易服，親赴蠻允地方詳密詢問。臣等在在實事求是，無可再查。”清季外交史料卷六頁一。

37. 見頁九七註十總署奏。

38. 光緒元年十月七日總署奏：“自庚申〔咸豐十年〕定約以來，迄今十有餘年；各使臣覬覦中國，屢欲擴充，均經臣等力持而止。即英之欲由緬甸至雲南通商，屢謀之而俱未遂，今日滇案之興，適觸其機，至一發不可收拾。是以就洋情而論，則所求各節爲本圖，而滇案其藉端也；就滇事而論，則訊辦案犯爲本義，而所求各節，其枝葉也。”清季外交史料卷四頁九。

英貨厘金稅；(六)嚴究與滇案有關之官吏。³⁹ 威使借端要挾，所提條款，已超出滇案範圍，駐京各國公使，多不直威使所爲。⁴⁰

總署於前三款，均一一允從；至第四款則以太后聽政，不能照約覲見；第五款則以稅務與滇案無關；第六款則以物證未交出，均不允行。⁴¹ 時英倫海電祇通上海，威使乃於二月二十七【四月三日】攜使館屬員赴滬，便於報告請訓也；都人見威使突然南下，頗現惶恐景象。⁴²

七月二十（八月十二日）威使復北返抵天津，而派赴雲南查辦滇案之湖廣總督李瀚章，尚未起程。威使至津即與直督李鴻章議滇案，言談中，深露憤激不平之氣，動輒以絕交爲恐嚇之詞。⁴³ 李鴻章致總署函云：“劉妥瑪論及雲南，憤激不平之氣，狂妄無禮之言，殊堪詫異”。⁴⁴ 威使居華三十餘年，爲人性情暴躁，

39. 清季外交史料卷一頁一四光緒元年三月二十七日總署奏。

Th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the Chinese Empire, Vol. II. p. 293.

按厘金稅起於太平天國之役爲湘軍淮軍之餉源，因襲未革。

40. 美使安維瑞致其友人書曰：“英使要求嚴查滇案，吾人不能不與以道義上之援助，其他諸端，理宜分別交涉英使牽入案內，吾人得難贊同，駐京諸使，無不與鄙意相同。” H. B. Morse

Th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the Chinese Empire, Vol. II. p. 295.

41. 譯署函稿卷三頁四二一四五。

42. *Th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the Chinese Empire*, Vol. II. p. 297.

43. 威使向李鴻章云：“自咸豐十年到今，中國所辦之事，越辦越不是，如沒有一個成事的把握，那時我祇好出京，把雲南事交印度大臣辦理，各口通商事，交水師提督辦理。” 譯署函稿卷三，頁三〇至三三。

44. 清季外交史料卷三頁四，七月二十八日總署奏。

威使自身亦未嘗否認也。⁴⁵

七月十二【八月十二日】威使向直督李鴻章，提出六項要求。(一)京師及各省外國官員，准與華官交際，以敦友誼。(二)切實履行通商口岸及內地各處，條約上之義務。(三)護送格參贊至滇，准其到蠻允調查。(四)將來由印度至滇之英員，亦須照前護送。(五)滇官失察，分別議處。(六)中國派欽差大臣赴英道歉，並由朝廷明發遣使諭旨。赴英使臣須取道印度，以便與印度總督妥商滇緬貿易章程。⁴⁶

李鴻章於請示總署後，即照覆英使，要求諸款，第一款答以容後妥議，(二)，(三)，(四)等款允照辦；第五款則答以速催李瀚章往滇調查，第六款允派員赴英通好，滇緬通商容後商酌。⁴⁷ 七月二十八日【八月二十八日】朝廷以明令催李瀚章赴滇，又命候補侍郎郭嵩燾充出使英國大臣；滇案則命直督李鴻章在津與英使交涉。⁴⁸ 英使力持滇案由騰越官兵主使，要求嚴究懲辦；中國以英使要求有傷國體，雖絕交亦不可允，交涉遂無進展。⁴⁹

九月九日威妥瑪自津回京，十月十一日又赴上海，翌年

45. 九月二十四日（八月二十五）威使致恭親王書云：“For the manner for my frequent loss of temper in argument I put foreword no excuse.”

Th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the Chinese Empire, Vol. II. p. 298.

46. 清季外交史料卷三頁四至一一，光緒元年七月二十八日總署奏。

【按蠻允屬騰越境，馬嘉理即被戕於此】。

47. 清季外交史料卷三頁一一至一二，七月二十八日覆英使書。

48. 清季外交史料卷三頁一五。

49. 八月初八日李鴻章奏：“其所要求各件，若有傷國體者，雖絕交亦不可允，若有關外交，無傷國體者，似尙可行。”清季外交史料卷三頁十八。

(光緒二年)【一八八六】春再回北京，到京後三旬有餘，故置滇案不提。⁵⁰ 三月二十六日【四月二十日】李瀚章以查辦滇案情摺俱奏，時威妥瑪已接到格維納詳信，得悉在滇訊辦梗概；威使以滇案係岑毓英主使，今查辦摺到京，未議及岑毓英，故於原擬條款外，更增查辦不實一層。至五月十一日【六月二日】提出六條要求：(一)張貼告示，曉諭惋惜馬嘉理意；(二)聽英人派員前往查看，(三)中英刑案，准英使觀審；(四)會商滇邊商務；(五)大理，重慶准駐英領(六)開宜昌，溫州，蕪湖，北海，南昌爲商埠，洋貨免徵釐金。⁵¹

六月十三日總署答覆英使：(一)，(二)，(三)條允行；第四條則答以滇案結束後再辦；第五條則答以重慶，大理非通商地，不應派駐領事；第六條祇允開宜昌；洋貨免厘，則以影響稅收，不允。威使接總署照會，憤激異常；將遣使償款分列二條，增爲八條，十五日再向總署照會。總署答覆與前略同，惟第五條允大理 重慶駐領事。威使仍以爲未足，遂遞照會兩件：(一)催請提京審訊，(二)歷叙議論；總稅務司赫德居中調停，總署允添開北海 溫州二口，威使不允。二十日再行照會總署，催促提京之照覆，並稱即日往滬；旋又稱償款一層，除原定之二十萬外，軍費尙不在內。總署方力求折衝之際，威使突翻前議，竟於五月二十四日【六月十五日】出京。⁵² 二十六日抵津，直督李鴻章已於先一日奉密旨勸留，就近商辦；二十八日鴻章再與威使會晤，請就原提八條商議，威使謂：“前議八條，原係從輕辦法，而總理衙門，忽拒忽允，

50. 清季外交史料卷四頁二八，光緒元年十二月初十日總署奏。

51. 清季外交史料卷六頁八，光緒二年五月二十七日總署奏。

52. 清季外交史料卷八頁九至十一。

今已無可再議。至馬嘉理案則請總署照覆，將岑毓英等員提京審訊，餘無另行會商之處。”鴻章勸阻無効，六月三十日晨，威使遂登舟南下。⁵³

滇案久懸莫結，至此一年有半，英使意在修約，而以岑毓英提京審訊爲要挾，我拒之愈堅，彼索之愈力。中國自粵捻平後，虛耗已極，生財致富，兵制軍械與西洋均相去懸絕，⁵⁴設因此而開釁，固非中國之福也。威使出京意在要挾多索，雖無決裂之意念，萬一交涉破裂，彼固有所恃而無恐，甚且引以爲英國之幸，⁵⁵此中英形勢之不同，而中國不得不再讓步者也。不知時務

53. 清季外交史料卷六頁一二至一四，光緒二年閏五月初一日。

54. 光緒二年六月初八日，李鴻章奏：“西洋各國財力雄富，專以練兵製器爲事，所向無敵。中國自粵捻平後，虛耗已極，其生財致富之術不及外洋，向來兵制軍械亦相去懸絕。北洋議設水師，自上年七月至本年五月，各省解到銀七十餘萬兩，試購鐵甲船一隻，價銀須百萬。今欲進圖新疆，又須大辦海防，必至窮兵贖武，心竊危之。而袁保恒不一考究事實，謂專用中國之長技，制夷破夷確乎可恃，稍知時務者，當能辨其欺妄也。”清季外交史料卷六頁二三。

55. 八月七日（六月十八日）威使致英相書：“聞直督李鴻章已奉旨赴煙台與僕議會，果然則此次中政府所許條款，當有利英國可預言也。萬一會商決裂，則大英女皇之政府，可以左右和議條款矣。”

“It is currently reported, and generally believed, that the grand secretary Li Hung-chang has received an imperial decree directing him to proceed to Chefoo to confer with me; If this be true, it may be in my power before many days to inform your Lordship that the Chinese government is prepared to offer terms that, in my opinion, it would not be inexpedient for Her Majesty's government to accept; but if negotiations were again broken off then “Her Majesty's government could dictate terms.” T. Wade to Lord Derby Aug. 7th, 1876. p. 58. H. B. Morse, *Th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the Chinese Empire*. Vol. II. p. 299.

者，竟謂：“專用中國之長技，制夷破夷，確乎可恃，”力主強硬交涉，當是時之不致中國於大難者，亦幾希矣。⁵⁶

方威妥瑪與總署議商滇案時，總稅務司赫德 Robert Hart 曾居間調停；及威使出京赴滬，總署乃命赫德馳往上海，再與威使議商轉圜辦法。⁵⁷五月二十六日【六月十七】威使始允於煙台重開會議，並另擬磋商條件；赫德據之轉報直督李鴻章，鴻章轉奏總署，六月初八日（七月二十八日）到達京師。⁵⁸朝廷即於是日命李鴻章為全權大臣，赴煙台與英使議約。⁵⁹

李鴻章奉命後即奏請豫籌交涉限制，並有“不妨請岑毓英來京，赴總理衙門與威妥瑪對質”一語。⁶⁰六月二十五奉旨：“滇案提京一節，事多窒礙；威妥瑪祇是藉滇案為詞，並非案一提京，諸事均可不論也。李鴻章惟當臨機審斷，權衡緩急輕重情形，以維大局”。⁶¹六月二十八日【八月十七日】鴻章由天津乘輪起程，二十九日抵煙台，威使已先到煙，七月初三日（八月二十一日）與威使會晤；威使堅請將全案人證，提京覆訊，李鴻章嚴辭拒絕，惟示意滇案如免提京，他事可從寬商議，相持至十三日，威使始允另議辦法。⁶²十四日威使即將所擬條款，照會李鴻章，⁶³李鴻章於威使原約稍加更改後，即於七月二十六日【九月四日】在煙簽

56. 見頁一一三註五十四。

57. 清季外交史料卷六頁十七，光緒二年閏五月二十三日總署奏。

58. 清季外交史料卷六頁十九。

59. 清季外交史料卷六頁二三。

60. 清季外交史料卷六頁二八，光緒二年六月二十三日。

61. 清季外交史料卷六頁三三。

62. 清季外交史料卷七頁三，光緒二年七月三十日李鴻章奏。

63. 清季外交史料卷七頁十八。

定草約，蓋印劃押。⁶⁴

煙台條約共分三端：(一)昭雪滇案，(二)優待使臣，(三)通商事務。其第一端又分八條；包括滇緬通商，大理駐領，賠償郵金，及派員赴英道歉等項。第二端分三條；包括通商口岸設會審衙門，承審官得以被告國之法律斷案，及商訂中外官員往來禮節等項。第三端有七條；添開重慶，宜昌，溫州，蕪湖，北海五口爲商埠，准設領事駐紮，於通商口岸，畫定界址，免收洋貨釐捐等項。又另議專款一條，准英國派員由京師或印度入藏遊歷；⁶⁵開日後滇緬交涉失敗之先聲。

64. 清季外交史料卷七頁七，光緒二年七月三十日李鴻章奏。

65 清季外交史料卷七頁八至十八。【按烟台條約即芝罘條約】

That for the disposal of British goods, and for an increased supply of raw materials suited to the manufacturing requirements of the United Kingdom, no such new field exists as has been offered since the year 1852 咸豐二年 by the extensive, populous and productive south-western provinces of China, and the south-eastern Shan States which intervene between them and the north-east frontier of British Burma on the Salween river. 1

That although Great Britain has had commercial intercourse with China for a very long period, yet British goods have only been exported to that Empire in very limited quantities compared with its vast extent and numerous population, because those goods have only been sent through the ports of the very distant seaboard of China. (Petition from the Halifax Chamber of Commerce to the House of Commons presented by Lord Frederick Cavendish, 4 August 1873.)

That while Shanghai, the most central and important of those ports, is distant, by river or road, 2,400 miles 2 from the western frontier of China proper, and has no trade with the south-western provinces, that Chinese frontier has been distant, since 1852, less than 300 miles, by land, from the before-named British Burman north-east frontier.

1 Letter of the Huddersfield Chamber of Commerce to the First Lord of Her Majesty's Treasury, dated 4 May 1859; and its accompanying 5th memorial from that Chamber; also the 60th memorials from other Chambers, since the 1st from Manchester in 1860. (*Blue Books, Papers Relative to Proposed Communication between Rangoon and Western China*, 258, A, 1-2.)

2 Louis de Carne's "Travels in Hindo-China and the Chinese Empire, 1866, 1867 and 1868."

第十章

英緬第三次戰爭及緬甸之滅亡

第三十節 緬甸內訌及法緬關係

緬甸自孟頓即位勵精圖治，人民得享太平者，二十餘年，孟頓有子四十八人，女六十二人，互結黨援，謀爭王位；同治五年（一八六六）孟頓立弟爲嗣，未幾被王子所殺，自是孟頓遂不復建儲。光緒四年（一八七八）孟頓卒，遺詔以孃偶 Nyangyan 等三子同理國政；朝臣不遵遺命，與王妃議矯詔立王長子思寶爲緬王，盡擒諸王子，下之獄。思寶庸弱，受制於王妃施氏 Supayalat，群小用事，朝政廢弛，國人不服，屢謀作亂；思寶不安於位，翌年二月將親王老幼八十餘人處死。光緒十年（一八八四）又大行殺戮，宗室死亡殆盡，惟孟頓子孃偶等四人，先期逃亡，得免於難。¹

下緬英人見緬甸內亂，屢請乘機襲取，印督不允，事遂寢。²會法人經營東方，同治十年（一八七三）佔領安南之交趾支那，明年法緬定約，英使抗議，法政府不敢批准。³ 光緒十年（一八八四）法克東京，東京位安南北部，與雲南緬甸接界。緬自咸豐二年（一八五二）第二次爲英所敗後，失下緬全土，日謀結交強國，

1. *Cambridge History of India*, Vol. VI, pp. 435-436. Macmillan Company, (1923).

2. *Ibid.* Vol. IX P 437.

3. *Cambridge History of British Foreign Policy*, by Wood and G. P. Gooch Vol. III. p. 193.

冀得其援，藉以抗英，恢復失地。至是【一八八五年正月】法外長費理 Ferry 與巴黎緬使再定法緬通商條約；費氏又以密函至巴黎緬使，允由東京輸運軍火入緬，巴黎英使，以英國在緬甸有特殊利益，警告法政府，法政府答謂，法緬僅定通商條約，絕無影響英人權利之事。是年七月駐緬英使，賄緬人，由宮內竊出法外長費理密函，英使立即電告倫敦，於是英人輿論大譁。⁴

光緒十一年六月（一八八五年七月）費理向法國國會報告，法政府經營遠東殖民地計劃，有兼併緬甸暹羅之意。⁵八月二十八日英外相薩理斯伯 Salisbury 警告法政府，謂法國向緬甸積極發展情況，將迫英國立即採取斷然行動，以維持其在印度支那半島特權之勢，蓋含有滅緬之意也。⁶

九月英法會商瓜分印度支那半島，法使擬英法均分，英使則欲兩國分併緬甸安南，而共保暹羅獨立，互不侵其土地，法力持異議，會商破裂。⁷ 緬甸係我屬邦，與英法數次定約，從未入告我國，我政府不惟置之不問，反責其，“罔知大體，自外生成”。⁸及法人採和平侵略政策，經營緬甸，英人反從而干涉之，國人不明國際公法，於屬國一採放任政策，此亦藩籬喪失之一因也。

自法緬簽定商約後，法政府即遣哈思 Haas 爲駐緬領事，哈思抵緬，又與緬政府議定新約三端：（一）緬甸允法國建築鐵路，自

4. Cambridge History of India, Vol. VI. p. 437.

5. Cambridge History of British Foreign Policy, Vol. III. p. 194.

6. Ibid. Vol. I. p. 522.

7. Ibid. Vol. III. p. 195. Despatch of Lord Salisbury to Lord Lyons, September 28, 1885.

8. 清季外交史料卷六七頁二五。

緬京曼德雷至與英屬下緬之鐵軌銜接；(二)設法國銀行於緬京；(三)緬甸國營事業，交法國代管。⁹ 以上諸款，設使一一實行，則緬甸已不啻爲法國之屬邦矣。英方視緬爲已有，緬甸不亡於英，必淪於法；法之積極侵略政策，適所以促其速亡也。

第三十一節 英緬開衅及緬京淪陷

上緬盛產木材，英商設印緬採木公司 Bombay-Burma Trade Corporation，至是經營已二十餘年，緬甸森林大半由該公司採伐。法人欲奪該公司採伐權，乃唆使緬王，借私運木料不報爲辭，罰英木商銀二百三十萬鹿比；又欲將該公司所執之山租契據收回，轉讓法人。印督聞其事，即於七月二十日【八月二十九日】致書緬王，以爲事實未經查明，不得遽罰該公司如此鉅款，請嗣查明辦理，並問可否由中國調停；九月初三日【十月十日】緬王答覆不允。¹⁰

十月六日倫敦法國大使，聲明否認哈思有與緬甸定約之事；英亦決計滅緬，首相薩里斯伯 Salisbury 向國會報告征緬書。九月十一日【十月十九日】英國向緬王遞最後通牒，其要求之條款凡四：(一)英國派使臣常川駐緬，並於阿瓦新街駐英兵二千以資保護；(二)木商案由印督處理；(三)緬甸外交悉由印督代管；(四)英商之往雲南者，緬甸須與以便利。限十月四日【十一月一日】

9. Cambridge History of India, Vol. VI. pp. 435-436.

10. 清季外交史料卷六一頁三二，光緒十一年十月初六日稅務司赫德奏。Cambridge History of India, Vol. XI, p. 438.

【按三鹿比爲關平一兩】

答覆。¹¹ 九日緬甸覆文以英國要求印督管理緬政,奪緬自主之權,須德,法,俄,美允准;是時中法方有越南之役,日亦與我爭朝鮮;緬雖我屬,英緬交涉,中國未遑兼顧,緬甸亦未向我告急。¹²

緬王與羣臣議和戰,羣臣多主和,獨緬王主戰;十月初七日(十一月七日)詔諭出兵,令列省蔓溫爲帥揆溫副之,統兵二萬守們蜡;復以繆洗 蔓溫領兵分駐洞烏扼守,而英軍已於九月二十三日由印度抵仰光。¹³ 十月十四日英將率英兵五千印兵一萬向上緬進發;先在們蜡地方,揚言奉英女皇命,送太子孃偶來換緬王;緬王思寶無道,太子孃偶爲思寶弟,人望也。英軍詐稱送孃偶歸,兵船二隻,上插白旗白傘;緬甸沿江駐守將帥,信以爲真,望風皆退;是以未及旬餘,英兵已至緬降地方。¹⁴ 緬降距阿瓦僅三百餘里,緬王懼,遣絞苗 蔓溫同駐緬法領前往,與英議和。¹⁵

英將慈列熱與緬人議,仍詐言送孃偶太子歸,於是將士解體,有散去者,英艦遂上抵緬京。十二月四日[二十八日]午時,英軍登陸入城,緬兵不與抗戰,英兵直至宮中,擒緬王 思寶及太后以去;隨行者僅有四人,英人流緬王於印度之馬德拉斯 Madras。

11. 清季外交史料卷六二頁五一,光緒十一年十二月二十日岑毓英奏。

Cambridge History of India, Vol. VI. p. 438.

12. 光緒十一年十月初五日曾紀澤奏:‘緬謂英奪其自主之權,須德,法,俄,美允准,惟未提及中國。’清季外交史料卷六一頁二〇。

13. 清季外交史料卷六二頁四五,光緒十一年十二月十二日張凱嵩奏。卷六二頁五一,十一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岑毓英奏。

14. 清季外交史料卷六七頁一三至一五,光緒十一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岑毓英奏。

15. 全上卷六二頁四十七,光緒十一年十二月十二日張凱嵩奏。

方英兵進城之際，緬王知事不可爲，將二王子交娘蓋土司，囑其相機恢復。英將入緬京後，緬官問娘偶太子何在，慈列塾答曰：“我即太子，”緬人始知中計，後悔莫及矣。¹⁶ 英據緬京後，復分兵千餘至新街，緬官悉降；英以六百駐新街，四百紮滯邊之蠻幕。¹⁷十二月初十日（正月十四日）英官遣緬人投書騰越華官，告英已滅緬，請照常通商。¹⁸ 光緒十一年十一月二十七日（一八八六年正月一日）英政府公布合併上緬，緬甸遂亡。

英軍以詐術克緬京，緬屬諸土司義師紛起，英軍疲於奔命，不能盡平之；用兵越五年之久，截至光緒十六年（一八九〇）時，始克滯西之Keng-Tung【耿東】；然英軍勢力所及，亦不過上緬幅員之半。¹⁹ 緬東滯江下游有南掌國擇人地，即明老撾宣慰使司也，清初歸附，朝貢不絕，咸豐三年（一八五三）尙遣使奉貢。²⁰ 英軍一時亦未能征服。又大金沙江上游之新街，即蠻幕土司之治所，蠻幕在明時爲安撫司，其東南之木邦，亦六宣慰司之一也，詳見本書第十二節；清初尙服屬中國，乾隆後始入於緬者也；不欲淪爲英屬，均遣頭目乞援中國。

英軍既下緬京，分兵克新街；十二月十日新街緬官密遣頭人至雲南求援云：“倘蒙天朝垂憫屬國，興師問罪，大兵到境，緬官當先獻新街”。²¹ 二十八日緬甸土司稔祚亦遣使求援曰：“懇

16. 清季外交史料卷六三頁七至八，光緒十二年正月初六日張凱嵩奏。

17. 全上卷六三頁二二，光緒十二年正月十九日張凱嵩奏。

18. 全上卷六四頁三光緒十一年十一月二十七日。

19. *Cambridge History of India*, Vol. VI. p: 493.

20. 見第十八節，頁七十。

21. 清季外交史料卷六四頁三，光緒十一年十二月初十日岑毓英奏。

求皇上發兵救援，洋人不過一萬之衆，若漢兵一到定能成功”。²² 十二年四月初二日【五月五日】稔祚土司再派人至騰越求援云：“務懇轉奏天朝，發兵救援；或懇求簡派大官，前往英國調和；即將我等未降之地，擇立緬主，亦所至願。如英國不允，則唯有拼命一戰；不勝，則情願投奔中華，永爲子民”。²³ 四月二十三日【五月二十六日】木邦土司鐘文源亦由孟卯求見，稱：“緬國無主，決計來投”。²⁴ 蓋緬固我之屬邦，素感我國寬仁，突爲英國所滅，諸土司故而來投也。

方緬事初起，中法甫定約於天津，割安南與法，²⁵ 日本亦乘機謀奪朝鮮，喘息未定，英又滅我緬甸；朝廷雖力爭存緬祀，以固邊疆，而自顧兵力財力不容再戰，此緬事之不能不出於和平交涉之一途也。緬人之乞援者，雖力竭聲嘶，朝廷終不敢遽從其請，輕開戰端。²⁶ 且雲南餉匱，滇緬疆界，延袤數千里，防邊尙慮不足，奚可言戰，時勢所迫不得不然也。²⁷

22. 清季外交史料卷六七頁一三。

23. 清季外交史料卷六七頁十五，光緒十二年五月二十九日岑毓英奏。

24. 清季外交史料卷六八頁一，光緒十二年七月初三日岑毓英奏。

25. 光緒十一年四月二十七日中法定約於天津。

26. 滇督岑毓英以緬甸土司乞援歸附奏報。上諭：“不宜顯示拒絕，亦不可輕議招懷。”清季外交史料卷六八頁一光緒十二年七月初三日。

27. 光緒十二年正月巡撫張凱嵩奏曰：“滇以患貧患寡之區，西南袤延數千里；若處處設防，無此兵力，實亦無此餉需。且入冬以來，協餉無一至者；督臣大軍在外缺餉萬分，力更難於兼顧。”清季外交史料卷六三頁二三。

第十一章

中英關於滇緬交涉與北京條約

第三十二節 滇緬交涉之由來及曾使之節略

英人垂涎上緬，已非朝夕，緬甸滅亡，迨終不免，曾使已早料及之。光緒十年（一八八四）猛拱緬官苛虐土人，激成民變；緬兵往勦失利，亂民佔據八募。² 曾紀澤聞訊乃自英倫致電總署云：“緬王昏，國亂，有華人據八募城；倘係雲官派去，固宜商英廷；倘係亂民，似宜招降。該華人拓界，據通海之北，以固圉而防患；拓界之事，宜早商英廷”。² 緬固我屬，拓界與否，與英無關，然事實上英人勢力，已伸入八募；緬既不能自存，我又不克保其獨立，我不拓出，則彼將展入；設我據八募，阻其北進，英人何得侵入我之片馬江心坡耶。曾使之議不爲無見，總署不之納，反覆電云：“朝廷不勤遠略，豈有派兵拓界之事”。³

明年（一八八五）英已決計滅緬，九月十四日〔十月二十一日〕曾使又電總署曰：“英已久佔南緬，今圖其北；澤意自騰越西出數十里，取八募，據怒江上游以通商，勿使英近我界。倘能口舌得八募尤佳，署意倘同，澤即開談。”而總署尙在朦昧之中，其覆

1. 清季外交史料卷四〇頁一至二，光緒十年三月十六日滇巡唐炯奏。

2. 清季外交史料卷五二頁九，光緒十年十二月十三日電。

3. 清季外交史料卷五二頁一一，光緒十二年十五日。

電曰：“倘彼謀未定，遽與開談，是啟之也；所籌一節候旨尊行，慎勿輕發”。⁴ 九月二十三日【十月三十日】曾使再電總署英將伐緬，總署始命其向英外部調停。⁵ 英外部答曰：

緬之貢華，前者不知，華允調停，英甚感謝。現欲靖亂，

俟辦畢，再與華議商，善後之政。⁶

味此數語，有一點深堪注意者，即緬之貢華，英人佯爲不知是也。緬甸貢華，遠自漢朝，近及唐宋，無代無之。元明之世，襲封土司；清乾隆五十五年（一七九〇），緬甸入貢請封，高宗因冊封孟隕爲阿瓦緬甸國王，⁷賜之印綬。史乘所載，信而有徵；本書前編之所以不厭其繁，詳證中緬關係者，即是爲此。且光緒元年（一八七五）緬甸入貢，李珍國奉使至緬，宣即位詔書，英使已自言之，⁸何得謂爲不知。英欲滅我屬國，且拒我調停；俟彼辦畢，又何所事而議商善後之事耶，恐英使亦難自圓其說。

十月二十六日【十二月二日】曾使復電總署，請據八募爲商埠，⁹而英軍已於前一日，進克緬都矣。¹⁰ 二十八日曾使向英外部抗議，英滅緬甸事，¹¹力爭存緬祀；英慮法生事，初不允，曾使再四爭執，英始允另立緬王“管教不管政”，仍貢中國；緬政則由英

4. 清季外交史料卷六一頁一六，光緒十一年九月十四，十七日。

5. 清季外交史料卷六一頁二〇。

6. 清季外交史料卷六一頁三六，光緒十一年十月十二日。

7. 見七章二十三節，八七頁。

8. 清季外交史料卷二頁五至六，光緒元年六月二十四日。

9. 清季外交史料卷六一頁三六，光緒十一年十月二十六日。

10. 清季外交史料卷六一頁三七。

11. 清季外交史料卷六二頁三五。

代管，¹²且允劃潞江以東地歸中國。總署前致曾使交涉方針云：“開談須以勿阻朝貢爲第一義；使緬祀不絕，朝貢如故，於中國便無失體，八募通商爲第二步辦法”。¹³至是曾使據之電告總署，總署是以有就此定議之意。曾使又爭八募設埠事，會英內閣辭職，交涉遂告停頓。¹⁴

及英新閣成立，曾使再與英外部交涉，英外部乃大翻前議，不但不讓八募，且毀其任立教王，以貢華之說；改爲雲督緬督十年互送禮，或清帝英后十年遣使互送禮。¹⁵爭持久之，英使怒云：“英據緬，本可不商中國；中國不允緬督呈儀，一切事可停商”。¹⁶三月二十七日【四月一日】，總署電曾使以免朝貢爲存緬祀之交換條件，¹⁷向英交涉，英仍不允。五月十二日【六月十三日】再電曾使云：

英外部前與曾紀澤議立緬王各節，不特與中華字小之義脗合，即環海各國亦無訾議。現因外部換人，忽然翻覆，殊出意外。中華所重，在不滅人國；貢與不貢，無足重輕。曾紀澤再爲辯論，詳述恃德恃力之道，並責義始利終之非；看其如何作答，即行電聞。¹⁸

英滅緬甸，用意原在擴充英商市場，吸收緬甸財源；總署以春秋

12. 清季外交史料卷六二頁四四，光緒十一年十二月初九日電。

13. 清季外交史料卷六二頁二六，光緒十一年十一月初九日總署電曾使。

14. 清季外交史料卷六二頁五八，光緒十一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15. 清季外交史料卷六四頁七，光緒十二年二月初二日曾使電。

16. 清季外交史料卷六四頁一三，光緒十二年二月十二日曾電。

17. 清季外交史料卷六四頁十三。

18. 清季外交史料卷六四頁三〇。

大義，責其義始利終，恃德恃力，無怪其鑿柄不入也。自光緒十一年起至十二年二月止，曾使與英外部先後會商十次，¹⁹再四力爭，英外部侍郎克榮允讓於我者，不外以下三端：

(一)每十年由緬督派員，進呈前緬王應貢之物。

(二)潞江以東之地，自雲南南界之外起，南抵暹羅北界，西濱潞江（即薩爾溫江），東抵瀾滄江下游；其中北有南掌南有撣人各種，或留爲屬國，或收爲屬地，悉聽中國之便。

(三)華船得航行大盈江，徑大金沙江 Irrawaddy 直通於海。²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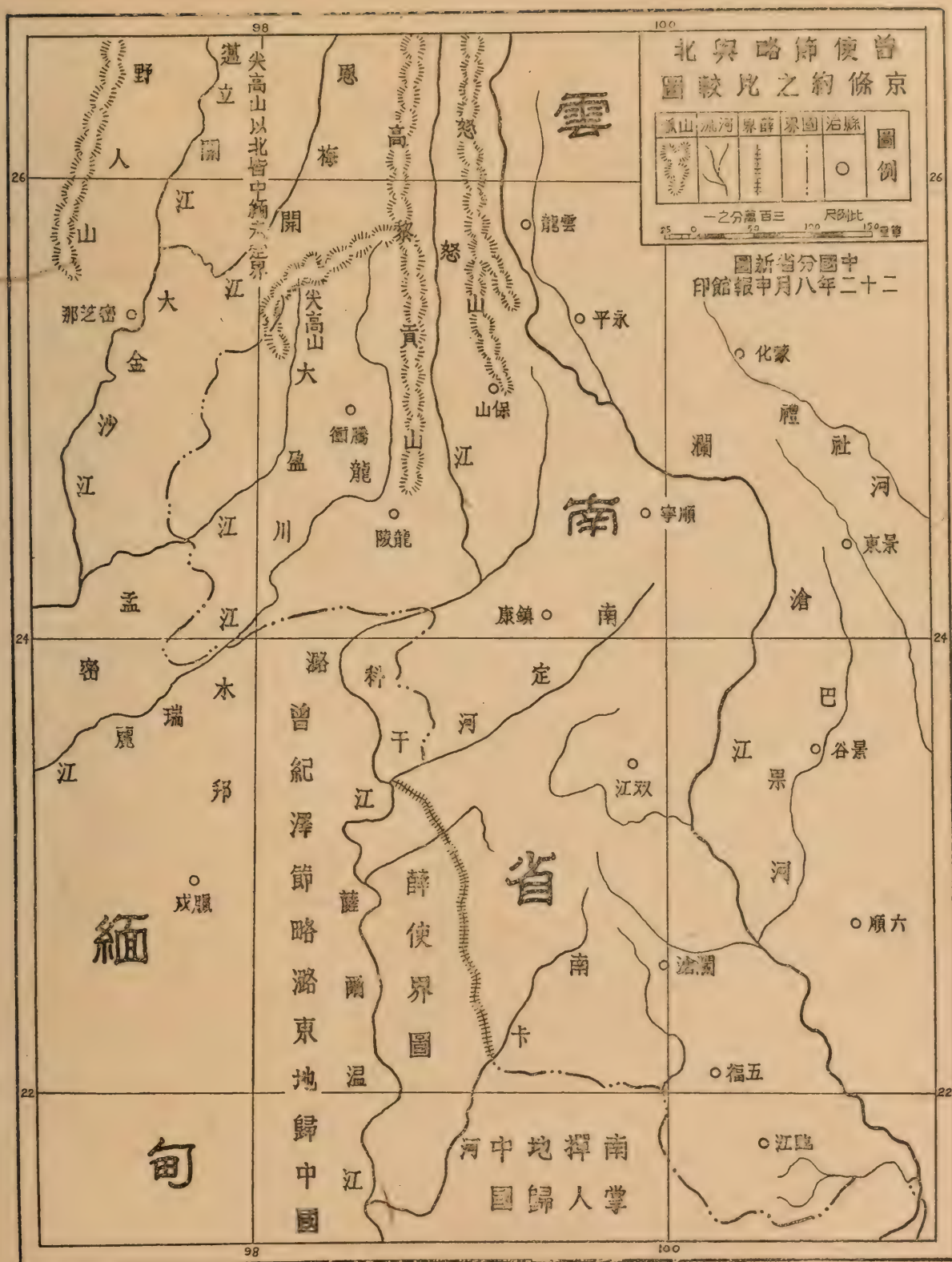
朝廷以存緬祀英既未允，所商分界各節，關係綦重，擬召曾使回華，面加垂詢，再行定議，時曾侯亦出使任滿。十二年（一八八五）三月，乃電詔曾使，回京供職；曾使奉詔，因與英外部互寫節略存卷，暫停不議，旋即交卸回華。²¹

19. 薛福成出使公牘卷一頁三一。

20. 清季外交史料卷八四頁一八，光緒十七年四月十五日薛福成奏。光緒十二年三月十五日曾紀澤電：‘英覆咨不肯踐言，其詞甚決，仍議每十年由緬督備前緬王應貢之物派員進貢。八幕亦不允歸我，但允于大盈江北讓一股歸我，使我得到伊江，且得通於海；至南掌等處歸我，仍踐前言耳。’清季外交史料卷六五頁二。

曾惠敏公與英外部議定之節略，大致讓我約有三端：（一）普洱西南邊外之撣人南掌各地均歸中國，（二）大金沙江上立一中國碼頭，（三）大金沙江爲兩國公用之江。又野人山地在二十四度以北者，昔時本非緬地，應俟滇緬劃界之後，另由中英兩國會勘劃分。此一端，則我有此議，而英人亦未駁復者。薛福成出使公牘卷三頁四，四論滇緬界務書。

21. 十二年三月詔曾紀澤回京供職，電曰：‘江西布政使劉瑞芬著派充出使英國俄國出使欽差大臣，曾紀澤著回京供職。劉瑞芬已到馬賽著先赴英接任，曾紀澤將經手事宜詳晰告



第三十三節 中英滇緬北京條約

煙台條約有允英人入藏一款;方曾使力爭存緬祀之際,英已遣【五月十日】馬科蕾率弁兵七十餘名,由印度行抵藏邊之大吉嶺;而藏人不允馬科蕾入境;川督派員開導,亦被阻而返。²²會曾使奉詔離英,滇緬問題轉由總署與前駐京英使歐格訥 N. R. Ocouer 直接交涉;英使故堅入藏之請,以爲緬約要挾,又聲言,馬科蕾帶兵三千,將武力入藏。總署感藏事棘手,恐別生事端,乃屈從英使意,草定滇緬條約五款;藉承認英併緬甸之事實,以緩英人入藏之說。總署方幸以爲可紓西藏之患,不意竟墮其巧計於不覺中。六月十七【七月二十四】日總署奏:

英人以煙台約內專條,派員入藏一節,堅請允行。英員馬科蕾有帶兵三千,即日起程來藏之信,臣等復照會英使,囑其力爲阻止。適英使以緬事來臣衙門,商議辦法,英人方謀入藏,恐致別起事端,爲患尤重;因就其來議緬事,先杜其入藏之請。兩相抵制,反覆辯論,英使乃允停止入藏,祇在藏印邊界通商。臣等又以

知,即行回華。存緬英既未允,所商分界各節,關係綦重,俟曾紀澤到京後面加垂詢,再行定議。欽此。’曾惠敏公奏疏6/9【光緒辛巳,江南製造局刊】。四月初三日即交卸出使英國事務(全上6/12)即遊俄德等國。九月十二始自法起程歸國(曾使日記2/46)。【按朝廷初意,原欲俟曾使回國,再與英交涉緬事,六月十七所定滇緬條約,出於倉卒之間也】。

22. 清季外交史料卷六七頁四四,光緒十二年六月二十六日川

督奏。見頁一一五烟台條約。

緬甸總督派員赴華，並未明言“貢獻”，語涉含糊；英使謂言“貢獻”，有失彼國之體，乃添入“呈進方物”之語。至入藏一事，彼若執意前往，辦理殊爲棘手；今幸仰仗聖主威德，英人克就範圍，既與國體無傷，且可紓西藏之患，利害相權，似可就此了結；因與前署使歐格訥，商訂草約五條。²³

- 一. 因緬甸每屆十年，向有派員進呈方物成例；英國允由緬甸最大之大臣，每屆十年派員循例舉行，其所派之人，應選緬甸國人。
- 二. 中國允英國在緬甸，現時所秉一切政權，均聽其便。
- 三. 中緬邊界，應由中英兩國派員會同勘定；其邊界通商事宜，亦應另立專章，彼此保護振興。
- 四. 煙台條約另議專條，派員入藏一事；現因中國察看情形，諸多窒礙，英國允即停止。至英國欲在藏印邊界，議辦通商，應由中國體察情形，設法勸導，振興商務；如果可行，再行妥議章程，儻多礙難行，英國亦不催問。
- 五. 本約立定，由兩國特派大臣，在中國京城將緬文、漢文、英文各三份，先行劃押，蓋用印章。恭候兩國御筆批准，再於英國京城速行互換，以昭信守。

緬事初起，英政府即有由印度遣專使至北京，與總署議款之意；總署懼與在京交涉，先行拒絕。²⁴ 遂命駐英曾紀澤與英外部會議緬事；紀澤雖明世界情勢，第以昧於滇邊地理，竟誤怒

23. 清季外交史料卷六七頁二六，光緒十二年六月十七日總署奏。

24. 清季外交史料卷六二頁二六。

江爲金沙江上源；²⁵至於請根據洋圖劃定滇緬疆界之說，²⁶更屬非計。中英兩國間隔萬里，函電往返動輒需時，不能應付裕如。且總署之於緬事毫無定見；²⁷既不能以全權委之紀澤，復不使紀澤竟其事；交涉未定，中途召之歸國，大爲失策。嗣英人以入藏爲恫嚇手段，總署果墮其術中，乃倉惶草定緬約；約中條款悉遵從英使之意，與滇案失敗情形，如出一轍。緬甸主權拱手讓人，姑置不論，而滇緬疆界亦含糊定議，開日後界務之爭。總署方慶以爲滇緬定約，得杜英人入藏之請，兩相抵制，藉紓西藏之患；不謂前盟口血未乾，而英人意已中變，西藏之患固未得紓，而英人又侵入我滇疆矣，豈當事者，始料之所及哉。

夫外交之道，貴尙機敏；若稍遲鈍，則事機萬變，詐巧叢生，難以轉圜。方英人出兵前，曾使已奏請先佔八暮，再行交涉；總署以英未興師，不允。及英滅緬甸，曾使再四力爭；英猶允讓潞東歸我，及大金沙江行船，與八暮設埠，亦經允行。至北京定約時，則界務一層，僅以派員會勘，空泛之詞，含糊定議；而八暮設埠及大金沙江行船兩端，並無隻字提及，反增與緬約無關之印藏通商一條。雖謂老於外交之英人，難與周旋；總署之愆事失機，實難辭其咎也。

25. 光緒十二年正月初二日曾使電總署：“澤前爭八暮北界，大盈江即雲龍江下游，瑞利江即容川江下游西，怒江即厄勒瓦諦江上游。”清季外交史料卷六三頁二。

26. 清季外交史料卷六四頁七光緒十二年二月初二日。

27. 十二年二月初二日總署電曾使：“立王朝貢，空言爭執不如暫時不提；先議伊江劃界及八暮通商事。”清季外交史料卷六四頁七。

第十二章

中英關於滇緬倫敦定約之始末

第三十四節 北京條約簽字後之滇邊概況

光緒十二年(一八八六),中英兩國於北京簽定滇緬草約,事起倉卒,總署初意,原在杜絕英人入藏之請,藉紓西藏之患。不謂滇約甫定,而藏事又起,十四年(一八八八)三月,英藏戰於哲孟雄;¹十六,十九兩年中英兩次簽定印藏條約,入藏之事終不可阻矣。²是時,日謀朝鮮,俄謀新疆益急,朝廷注全力於東北;方幸滇緬相安無事,於滇省邊防不加整飭,而督撫大員積習相沿,亦未稍假經營。³蓋忘緬甸已亡,屏障早撤,而今昔形勢之不同也。英人窺知底蘊,於勘界事,故意延宕;我國家置之不問,英更不以勘界爲請。

英滅緬甸,緬甸義師紛起,潞江以東,木邦蠻暮以北,⁴非英軍勢力所及也。木邦蠻暮固我舊屬土司,一再派人,向我乞援

1. 清季外交史料卷七六頁四。

2. 清季外交史料卷一九六頁八。

3. 光緒十九年七月二十七日,薛福成奏請整頓邊防云:“臣觀西洋形勢,凡兩國接界之處,莫不明斥候,修炮台,造兵房;雖累世和好,而設備謹嚴,遂能彼此相安無事。雲南西南兩面,昔與揵人野人各種相接,所以臺壘久圯,關堡不修,亦可無虞侵逼;今與西洋最強之國爲鄰,則如何整頓一新,如何規畫盡善,想督撫臣,公忠在抱,必有先事綢繆者矣。”出使奏疏卷下頁二十。

4. 見第十章三十一節,頁一二一。

請附；我國家不於是時收復故土，固我邊疆，反以不即不離之態度遇之；諭 滇督曰：“不宜顯示拒絕，亦不可輕議招懷”，⁵是以坐失良機。殆英人從容平定緬甸義師，既誘木邦以降英，⁶遂進而侵入我雲南內地；竟越虎踞，鐵壁，天馬等關，築營修路，⁷爲久假不歸之計；而滇省大員，尙茫無覺知也。尤有甚焉者，則老蠻暮之地，有華商設團勇二百餘名，所以護衛邊疆，及保八募通商之路也。千總爲張天明 黃正林二人，餉需則由華商捐資供給；顧英人蓄意老蠻暮，其始誘令華商請兵保路，華商不之許；其後貽書張黃，論其兵少，欲入山相助，張黃亦不之許，是以無隙可乘，知難而止矣。乃騰越總兵張松林索賄不得，稟撤兩千總，英兵遂得進紮老蠻暮（蠻弄），藉非鎮將郡守貪利徇私，何至毀兩千總保界之功，而辜衆商人維持之意哉。⁸

5. 光緒十二年七月初二日上諭：“馭遠之道，因時變通，不拘一格；固不宜顯示拒絕，亦不可輕議招懷。” 清季外交史料卷六八頁二下。

6. 木邦宣撫司所屬，有用瑞，錫箔，猛約，猛冷，溫都五土司，六年間英人窺其未表示何屬，遂聯絡用瑞土司，加以殊禮，邀之遊緬；緬督鳴炮歡迎，待以上賓，要求入境，傳教修路殖民，並請英皇給以王者之俸，每月萬元。用瑞土司求無不應，其餘各土司羨之，爭請爲之幹旋，願爲屬地。英人不勞一兵，奄有木邦全地；惟溫都土司思姓，與英抗戰，不利，逃干崖，其子思鴻仁現仍在干崖任團防隊長。（新亞細亞月刊第九卷六期頁二十三）雲南騰邊之危機張笏著

7. 薛使致總署函云：“漢龍 天馬儼同異域，虎踞 鐵壁亦早爲英人所佔矣；英兵越虎踞而東者一二十里，越鐵壁而東者近十里，皆已築兵房，修道路。”出使公牘卷六頁二，五論滇緬界務書。

8. 薛福成出使日記，光緒十八年十一月初八日記。滇事危言初集界務頁五十八，騰越 張成濂初勘緬甸界記書後。

木邦蠻幕既下，又進而駐兵昔董，燒焚野人山寨；⁹光緒十六（一八八七），十七兩年，復派偵查隊，分途出發，各帶兵役五六十名，僱華人駝馬百餘頭，隨帶糧餉等物。一由阿瓦東北，轉入土夷各境，歷九龍江而西，至孟遮南坎；一由新街轉查巨石萬仞關外野人山地。所到之處，尋訪路徑，凡出我內地之路，更為留心；所過野寨，皆以好言撫慰，并施烟酒銀錢，野夷無不歡喜。行徑夷境野山，逐日丈量地段，測算河山，圖繪險阻形勢，詳註丁口田糧，及物產民風沿革，建置之由；凡有利賴之區，固已明如觀掌。¹⁰滇省大員明知英人暗中謀我，¹¹希圖侵佔，仍一意因循；於禦寇防邊之長策，從未稍事深思籌劃也。

光緒十二年（一八八六）使英曾紀澤奉詔回華，朝命劉瑞芬代之；瑞芬居歐洲凡四歷寒暑，於滇緬界務懸案，不加聞問，一若滇緬問題，已經解決者。十六年瑞芬任滿歸國，朝廷以薛福成代之，是年三月福成抵英；¹²五月十七日查閱滇緬交涉案卷。¹³時英方與暹羅勘辦界務，八月二十五日薛使遣使署英文參贊

9. 薛福成出使日記，光緒十七年六月初一日記。

10. 民族雜誌三卷八期，頁一三八四至一三八五，【民國二十四年八月一日出版】方國瑜，條約上滇緬南段未定界之地名引集思廣益編，光緒十七年王家賓縷陳騰越所屬七土司一帶野山利弊情形，又陳還之縷陳緬甸近年情形文。

11. 是時滇省督撫，聞英人有偵查滇邊之事，乃派騰越商人張成濂為駐緬坐探，窺英人動靜。姚文棟亦奉薛福成命，查緬界，即囑成濂派其弟成瑜，假充英人駝夫往，即以每日所記成偵探記二卷。（民族雜誌三卷八期，頁一三八四。）

12. 薛福成出使奏疏卷一頁九

13. 薛福成出使公牘卷一頁十五。

馬格理，往英外部請議界務，英外部答云：“俟暹羅交界事辦畢，再議”。¹⁴ 薛使居英稍久，洞悉英人謀我邊疆之隱謀；光緒十七年（一八九一）正月二十五日，乃密奏總署，請向英廷商議，解決滇緬界務商務懸案，以免中彼暗算；其疏曰：

溯自立約至今，已越五年；英人未嘗催問，我國家亦暫置不理。然近聞英廷正與暹羅勘辦界務，又屢次密派幹員，馳往滇緬交界，查看形勢，探詢礦產，並有創著鐵路，通接滇邊之意。議者咸知，彼俟布置妥協，必轉以延擱已久爲辭，來相促迫，勢不能不驟允開辦；則彼從容，而我倉卒，彼諳練，而我生疏，彼措注已周，而我進退失據；臨時竭蹶，成算未操，斷無不受虧損之理。夫審度利病，隨宜操縱，固屬總理衙門與勘界大臣之事；然使明知彼族之有隱謀，而緘默不言，坐失事機，則咎在使臣。若我不求展出，彼或反將勘入。臣又竊慮，英人於此數年內，壹意延宕，待我相忘稍久，乃催勘界；或更遇事要求，悉置前議節略於不顧。¹⁵

薛使之言適中款要，不謂廷宕互四十餘年，滇緬界務之仍未解決也。是月二十七日，薛使與英外部議坎巨提事畢，因與英外部薩大臣 Salisbury 交涉滇緬界務。薛使謂薩使云：“敝處前接總理衙門電報，現在滇邊土司，時有英國弁兵侵擾。此等英兵，已越緬界。前曾照會貴大臣請速發電駐緬英官，及早禁止，未知已電止否。”薩云：“緬界與土司界，總須勘劃之後，纔有一

14. 出使公牘卷一頁一，薛福成咨總理衙門文。

15. 清季外交史料卷八四頁一七，光緒十七年薛福成奏。

定界限。現在英兵所到地方，歸何國管轄，甚未清楚。但近數日內，英廷已告印度政府，轉諭駐緬兵官，辦事不可不遵中國邊界官之意，亦不可使中國邊界官有不便之處。”薛云：“中國亦極願早將邊界分清，以免滋事，但不知貴國何時派員分界。”薩云：“大約俟秋間，先派歐格納往代華爾身，再議分界之事。”薛云：“從前曾侯與貴大臣說明，‘緬甸在野人山左近者，不得過赤道以北二十四度’；將來但照此辦理，自易分清界限。且係議定之事，可免多費口舌。”薩云：“從前歐格納在北京定約時，可惜未將此層載入。曾侯前議，我亦約略記之；大抵此邊所讓之事，必由彼邊所讓之事而來，若所讓之事，未經載入條約，必由兌換所讓之事，未經讓與之故。但我極願互商，究竟可讓與否，或讓至何處爲止；如其可讓，英廷向來辦事大方，決不計較，可以放心。”言畢握手而散。¹⁶

觀薛使與薩大臣之談話，則英人詭辯外交言詞，已溢於言表；其處心積慮，端在侵佔野人山地，至於曾侯前議節略，早已置之不顧矣。縱使總署從薛使密奏，立即與英廷交涉，尤恐不免成算未操，受彼促迫；乃總署仍一味延擱，坐失事機，貽誤邊疆之罪，非強辯所能辭其咎也。適直隸候補知府姚文棟在洋期滿，由巴黎回國，薛使乃奏請派文棟取道緬甸，察訪滇緬邊情，以備參稽。¹⁷

16. 薛福成出使公牘卷三頁三十三至三十四，光緒辛卯【十七年】正月二十七日，薛使與英薩大臣之談話。

17. 出使公牘卷一頁一五，光緒十七年正月二十五日薛福成奏。

第三十五節 野人山地之爭執

自薩薛談話後，滇緬界務又行擱置；至光緒十八年（一八九二）二月二十日，英外部始照會薛使，擬定滇緬界務節略及附圖一幅。照英人所擬節略，則野人山地應悉歸英國，華船且不得通行緬境之大金沙江 Irrawaddy，中國所得者，不過八募東及東北之小三角形地一塊而已。薛使以英外部照會，與曾使節略不符，是月二十九日乃根據曾使節略三端，駁覆英外部：（一）潞江下游以東地，悉歸中國，（二）八募設埠，（三）大金沙江歸中英公用。¹⁸並遣英文參贊馬格里往英外部，重申其說，外部堅不承認，竟謂：“西洋公法，議在立約之後，不可不遵；議在立約之前，不能共守。”英人自翻前議，雖以公法爲解，實亦時勢使然；當其併緬之始，深慮緬民不服，及緬屬諸土司，起與相抗，萬一中國隱爲掣肘，彼則勞費無窮，固不敢不稍分餘利以示聯絡；彼之所以驟允三端者，時爲之也。既而英人積年經營，萃其兵力餉力，勘定義師；復於緬境外之野人山地，用兵威服，磐石之形已成，藩籬之衛亦固；彼之所以忽靳三端者，亦時爲之也。¹⁹薛使密奏：“待我相忘稍久，悉置前議節略於不顧”之語，不幸而言中矣。

光緒十八年（一八九二）六月十六日，總署始電薛使，命其與英外部商辦滇緬界務；然距薛使奏請交涉時，又一年有半矣。²⁰

18. 出使公牘卷八頁二三，光緒十八年三月初一日薛福成奏。

19. 出使奏疏卷下頁一二，光緒十九年七月二十七日薛福成奏。

20. 出使公牘卷二頁七，光緒十八年七月二十四日，又卷九頁六薛使致英外部照會。

薛使奉命，當即照會英外部，值外部交替，延擱多時，至七月十日方接新外部尙書勞德伯里 Rosbury 覆文，定於十二月派寶星山特生，貝蕾及印度部參贊與使署馬格理商議。²¹ 薛使擬定交涉方針四端：(一)大金沙江爲公共之江，(二)新街北岸設關立埠；(三)潞江下游以東地歸中國(以上三端係根據曾使節略)；(四)力爭野人山地，至少須以大金沙江爲界；自北緯二十四度半以北，江以東盡歸中國。(此層辦法，在舊案三端之外，當時曾侯雖有此說，尙未定議)。²² 及期，薛使遣馬格里赴英外部與山特生歐格納及印度部侍郎貝蕾會議，提出原擬四端。貝蕾謂：“中國向不講求商務，此次必欲在八募設埠，以大金沙江爲兩國公用之江，究屬是何命意。”馬格里答以聞薛使云：“雲南鑛產甚富，而運道極艱難；即如目前起解京銅，勞費遲延，至爲不便；若由滇境內之大盈江，取道大金沙江入海，一水可達天津，此中國所必爭。且此事於英人在緬商務，亦未始無益。若滇貨不出大金沙江，則越南之東京，現已通商；如由滇境經紅江，取道富良江入海，較之目前運道，由滇而蜀，由江而海，亦尙便捷，則通商之利，盡歸法人。”山特生大以爲然。²³

是時英兵已佔據滇邊之昔董，²⁴ 七月十八日薛使再遣馬格里往英外部，請撤退昔董英兵，歸還江東野人山地；二十二日

21. 薛福成出使公牘卷五頁一四，光緒十八年七月二十五日，三論滇緬界務書。

22. 薛福成出使日記光緒十八年七月十七日記。
出使公牘卷五頁一四。

23. 出使公牘卷五頁一三，光緒十八年六月初八日英字二十八號。

24. 出使日記光緒十七年六月初一日記。

山特生致馬格里函，質問中國要求撤兵索地之理由。²⁵ 二十七日薛使照覆英外部，索問野人山地之理由五端：(一)預防他國侵佔，(二)土民認中國爲上邦，(三)受中國教化，(四)該地工業多賴華人辦理，(五)貿易多由英商經營。²⁶ 英外部遲遲不覆，至七月二十七日(九月十七日)始照會薛使謂：“緬甸曾管理厄勒瓦諦江(大金沙江)東之地，直至恩梅開江及邁立開江匯流之處。”並謂：“英國未能查得，中國曾經治理此等野人之實據。”薛使旋即駁覆英外部云：

西九月十七日之照會，辯駁中朝索問之理，其實僅駁覆本大臣前文五條之一條，此一條又非五條內要事。貴部爵堂，僅辯開欽野人不屬中國一事，此事本無關緊要，儻貴部爵堂不詳問中朝索問之理，本大臣直不計及此等土人之事。今據來文謂：“英廷未能查得此等土人，中國曾經治理之實據。”此說不然，緣各國屬地土人有向屬其國，而無治理實據者，甚多；非特邊界外有之，即中國十八省內亦有之，如：湖南，貴州 苗人 獠人各種，居於山中，平時不甚歸中國治理，而實未嘗不歸中國統轄。由此觀之，即使中國未經治理開欽野人，亦不得未見治理實據，遂謂中國不能有治理之權。²⁷

外部接照會後，歷久不覆，九月九日薛使乃往晤英外部尚書勞德伯里，催問回文，辯論野人山地。薛使謂：“野人山地本

25. 薛福成 出使公牘 卷二頁一。

26. 薛福成 出使公牘 卷八頁二二。

27. 薛福成 出使公牘 卷九頁二二至二四。

非緬屬，英既踞緬，即爲兩國甌脫之地，按萬國公法本應均分。至昔董駐兵，更恐兩國邊境難安，早經備文催請速撤；惟未接回文，勢不能不與分界事併辦。”勞德伯里答云：“昔董英兵勢難速撤，恐中國防兵未到，無以彈壓，野人又將滋事。”薛使云：“英廷但約定一退兵之期，即可將界務議定大概規模。”勞答云：“英廷不受勒指”。²⁸於是交涉不能進展。自索分野人山地以來，已三閱月，迄無成議；十月十四、二十四兩日，薛使疊向英外部催駁，甫於十月二十七日、十一月一日會議兩次。英人以野人山地盛產寶石，且爲通藏要路，表示不願分割；惟微露，若中國不索問野人山地，英可稍分緬屬擇人地之意。考南掌擇人地悉在潞江以東，照曾使節略，自應劃歸中國；而英人非特堅不承認曾侯前議，反謂新設鎮邊廳係卡瓦舊地，與車里孟連土司，向入貢於緬，要求劃入緬甸界內。²⁹英廷用意，在獨佔大金沙江以東野人山地；欲杜我爭辯，固特舉此以相抵制。

英滅緬甸，曾侯力爭存緬祀，英人既允而復翻，遂以節略三端定議；惜曾侯不以此時簽定滇緬草約，以杜其狡辯。迨北京定約時，去曾侯交涉，不過數月，所定條款之得失利弊，已不可同日而語矣。總署不知藉爲警惕，反以遷延因循爲上策；設非薛使奏請勘界，則界務懸案，更不知將延擱至何許時也。界務一端，曾侯着重在爭潞東之地，薛使着重在爭野人山地，是以馬格里

28. 薛福成出使公牘卷二頁十四。

29. 出使日記光緒十九年二月二十六日記。

滇緬劃界圖說頁二六，光緒十九年四月初三日薛福成奏。

按鎮邊廳設於光緒十三年。

往英外部議界時，已微露退讓之意。³⁰ 乃英人悉翻前議，潞東之地，既不允歸我，於野人山地亦堅不放鬆；竟施其聲東擊西之外交技能，藉索車里孟連，來相抵制。薛使日記有：“英人隱圖狡賴，動輒停商，殊覺計窮力竭”，³¹之語；亦當時交涉之實情也。

野人山地即我茶山里麻二長官司之故土；車里孟連，元時已爲內地；南掌撣人，迄清尤朝貢不絕。中英所爭者，或爲中國之內地，或係中國之藩屬；英滅緬甸，允將南掌撣人地劃歸我屬，殊不知該地之主權原在我國，固無庸英人之割讓也。中英互爭野人山地，殊不知該地主權，之原屬我國，英人固無置喙之餘地也。乃當事諸人，昧於掌故，意存苟安；於野人山地則謂：“野人於滇於緬，兩非所屬；”於潞江以東撣人地則謂：“如其歸我，頗難控制”，³²是以薛使爭論野人山地時有：“英既踞緬，即爲兩國齟齬脫”之語，其日記中亦謂：“荒地無益”。³¹ 英人於我邊疆，屢次勘

30. 薛使致總署函：“野人山地，自二十四度半以北，以大金沙江爲界，江以東盡歸中國，惟既爭此地，則南掌撣人不能不略爲放鬆，囑馬格里微露其意。”出使公牘卷五頁十三下，三論滇緬界務書。

31. 薛福成出使日記：“英堅不承認曾侯前議，又謂新設鎮邊廳，係卡瓦舊地，與車里孟連土司，向入貢於緬，索爲兩屬。緬官又以入貢爲恥，隱圖狡賴，外部受印度部牽制，動輒停商，殊覺計窮力竭。英許讓科干地七百五十方英里歸中國，又車里孟連全權。明知荒地無益，必稍有所展（一）護滇邊土司，（二）免彼勘界時，侵入滇境。”光緒十九年二月二十六日記。

32. 薛福成出使日記，光緒十八年十月二十二日記：“王夔石制軍來函云：“野人向來於滇於緬兩非所屬，亦非中國之老界也。”又云：“潞江以東撣人地，如其歸我，頗難控制，爲彼所有，又虞逼處，能作齟齬，最爲相宜。”

察，於其道里風土民俗，知之悉矣；人之視我邊疆如指掌上紋，而我自視，則如墜五里霧中；於勘界重事，復如此存心，³³欲其不敗事也難矣。

自重議滇緬界務以來，已八閱月；英人既置曾侯節略於不顧，於議野人山地時，又復肆意強辯。印度總督於我滇邊關隘，亦越界侵佔，不時派員勘察沿邊；而我總署與滇督，於防邊大事毫不注意，於界務交涉，則祇委諸薛使一人。薛使於交涉時，既無實力爲後盾，爭論界務時，於滇邊形勢又不詳明，其處境困難，固不待言也。自爭論野人山地以來，英人專以“中國無管轄野人山地證據”爲辭；不知中國雖無管轄野人山地證據，英與緬甸更無管轄大金沙江以東野人山地證據；英外部非不知底蘊，特姑爲遊辭，以支展耳。³⁴光緒十八年（一八九二）十二月間，薛使親赴英外部，晤尙書勞思伯里，向之再三催促，彼始訂元旦再行會商；即期薛使遣馬格里與山特生及印度部侍郎貝蒂於英外部集議。馬格里與爭野人山地，英外部乃表示願讓潞東地之意，旋送科干地圖及節略一件。薛使告以地太褊小，外部又

33. 出使公牘卷五頁二十二上，四論滇緬界務書：“普洱以南，潞江以東之禪人地，歸我頗難控制，歸彼又慮內逼，自係實情。惟權其利害重輕，自不如先索之歸我，列爲屏藩，由我保護……車里孟連久在滇省版圖之內。外部忽稱向屬緬甸，福成初甚駭異，嗣將數十年來，洋人遊歷孟連車里各書，仔細繙閱，每稱有緬官到此，又稱入貢於緬，始知乾隆中年以後，孟密木邦悉爲緬甸所吞；車里孟連不免陰與緬通，英人遂得藉端饒舌然中國既失緬甸於前，斷不可於車里孟連諸地稍有所讓。”

34. 薛福成 出使公牘卷二頁二六上，光緒十九年二月初二日奏。

訂正月十三日會議，允於潞西再讓一地，其戶口與科干相等。³⁵繼議野人山地，山特生謂：“大金沙江以東，中國老界以西，須盡歸英統轄。”馬格里與之力辯，山特生云：“必不得已，或作為兩國甌脫之地，再就中間勘一分界之處；其東近中國者，名為東甌脫，歸中國管理；其西近大金沙江者，名為西甌脫，歸英國管理。”詎料薛使甫有允意，貝雷即云：“此事尚須電商印督。”次日復邀馬格里往議，託云印度部尙書不肯答允；且謂：“潞江既經讓地，則大金沙江以東野人山地，應歸英轄；野人山地既作甌脫，則潞江左右不能讓地。”馬格里詰以：“外部首崇信義，豈可忽允忽翻。”山特生貝雷堅稱：“前說應作罷論。”二十九日會議一次仍未就緒，二月初三薛使復率馬格里往唔勞思伯里，詰以“外部自出此言，豈可無端翻悔。”勞堅稱：“山特生並未請示，自陳所見，實係錯誤。”薛使爭論良久，勞始微露，願允，滇西老界，稍加展拓之意；並請辦文照會，再行酌復。³⁶

二月初五日薛使乃提出讓步辦法四條，³⁷照會英外部。

(一)中國所索問厄勒瓦諦江東邊地全歸中國，今改為中國邊界應行展拓之地，距邊界外址算酌中之數，闊二十英里，自穆雷江起，至北緯二十五度四十分止歸中國。

(二)自北緯二十五度四十分之地，俟查得該處地理情形，稍詳細後，然後兩國再定。

(三)所有照以上所定地界之外，至厄勒瓦諦江之地，均歸英國。

35. 出使公牘卷六頁一上六論滇緬界務書光緒十九年二月初五日。

36. 出使公牘卷六頁二至三上。

37. 出使公牘卷九頁二九，光緒十九年二月初五日致英外部洋文照會。

英國須將江洪孟連各處上邦之權，皆歸中國；並將薩爾溫江之東，九鄉之地，俗呼爲科干者，讓與中國。又由薩爾溫江之西，中國屬地猛卯城相近處，包括漢龍關在內起，作一直線，至薩爾溫江對面馬里百地方止，一切之地皆歸中國。

(四) 俟議定邊界後，兩國再定退兵日期。

以上四端即爲後日倫敦界約之張本，英外部以藉爭孟連車里，抵制中國索野人山地之目的已達，三月二十三日來文允諾；次日外部又稱，甌格訥寄到證據，謂：中國自稱“新闢夷疆”不能認爲中國之舊地。³⁸ 至於野人山地，薛使雖退讓至展拓二十英里；主各半均分之意，英外部又以電商印督爲辭，遲遲不復；再三催促，始據稱印度部大臣金白雷 Kimberley 允讓邊界五英里而昔董大寨尙不在內。³⁹ 是時薛使以爲滇邊八關，惟漢龍一關爲英所佔，要求歸還，英外部答以若在孟卯東南，必可歸還，若在孟卯西南，則勢難歸還。⁴⁰ 薛使照會第二條“北緯二十五度四十分之外，將來再定”一端，英外部則擬自薩伯坪北，以薩爾溫江及恩梅開江中間之山，水流分界處，爲界。五月初六日薛使再照會英外部，駁覆英廷所擬諸點；並謂：“若照薩恩兩江與水嶺爲界，不能答允；若照公平辦法，以邁立開及恩梅開江中間之地，分一界線”。⁴¹ 交涉至七月間，滇緬界約始大致擬定，車里孟連雖劃

38. 出使公牘卷二頁三五，光緒十九年四月初三日收回車里孟連全權咨文。

39. 出使公牘卷二頁三〇下，光緒十九年四月初三日咨文。

40. 出使公牘卷二下三一頁。

41. 出使公牘卷九頁三一下，光緒十九年五月初六日薛使致英外部照會。

歸中國，野人山地已屈從英廷之意，爭得者無幾；⁴²至於北緯二十五度三十五分以北之地，仍作為懸案。騰邊八關，英廷亦允歸我，惟關防久弛，至關址有一時不能指明者，是以因勘查關址，別生八關主權之爭。

第三十六節 八關之爭執

騰越沿邊設有八關，考八關建於明季，意在控制關外諸土司，非所以為滇緬之界也；其說已詳見前編二章第八節。清初猶駐兵防守，乾隆五十五年（一七九〇），緬甸進貢受封，列為藩邦；

42. 光緒十九年七月二十七日，薛福成奏與英外部交涉爭回之地云：“彼既重視野人山地，不願分割，於是有就滇境東南讓我稍展邊界之說，據稱：‘已與印督商定，於孟定橄欖壩西南邊外，讓我一地曰：科干，在南丁河與潞江中間；蓋即孟艮土司舊壤，計七百五十英方里。又自猛卯土司邊外，包括漢龍關在內，作一直線，東抵潞江麻栗壩之對岸止，悉劃歸中國，約計八百方英里。又有車里孟連土司轄境甚廣，向隸雲南版圖；近有新設鎮邊一廳，係從孟連屬境分出；英人以兩土司昔常入貢於緬並此一廳，爭為兩屬，今亦願以全權讓我，訂定約章，永不過問。至滇西老界，與野人山地毗連之處，亦允我酌量展出；其駐兵之昔董大寨，雖未肯讓歸中國，願以穆雷江北現駐英兵之昔馬歸我，南起坪隴峰，北抵薩伯坪峰，西逾南嶂而至新陌計三百方英里。又自穆雷江以南既陽江以東，有一地約計七八十英方里，是彼於野人山地，亦稱讓矣。其餘均依滇省原圖界線劃分，此議雖未滿臣初志，不能不審勢而量力，見風收帆。曾經將此情形，電請總理衙門，進呈御覽；總理衙門與雲貴督臣之意，亦謂於舊界有益無損，屬即商擬條款。’” 出使奏疏卷下頁十四。

於是開關互市，防務廢弛；八關舊址，任其荒圯，而無人過問矣。⁴³ 八關以外，接連野人，野人山地居大金沙江以東者，爲南甸蠻土司之分地，江以西則猛拱猛養諸土司也；關防雖弛，關外之地，則屬中國如故也。光緒元年（一八七五）滇案發生，上諭滇督曰：“滇省野人，雖居鐵壁關外，其地仍屬中國，不得謂非中國管理”。⁴⁴ 此中國未視關外爲棄地，之明徵也。

北美合衆國與加拿大壤地毗連，休戚相關，疆界延袤萬里，從未聞有炮壘關隘之防備；蓋以二國同文同種，情聯姻婭，勢如唇齒，更不知防禦之爲何物也。中國之於緬甸，固宗主國與藩邦之關係也，屬緬屬滇無所區別，在雲南爲內地，在緬甸仍爲中國之外藩。⁴⁵ 此滇邊防務之所以廢弛者也，而英人藉口騰越告示，竟謂關外非我所屬，指弛防爲棄地豈其然哉。

滇緬界務交涉，於十九年七月間大致已商議就緒，惟迤西野人山地一時爭執未定。薛使初請以大金沙江爲界，已棄猛拱猛養舊屬兩土司地，而英人不允；繼請以大金沙江爲兩國甌脫

43. 薛福成出使奏疏卷二頁十五。

44. 清季外交史料卷一頁十六。

45. 雍正三年雲南總督高其倬奏：“雲南開化府馬伯訊外四十里鉛廠山下小河，於康熙間入於安南，應行清查。又考雲南通志鉛廠山下小河之外，尚有地八十里，雖失在前明；但對封疆所係，亦應一併清查，現在委勘立界。”奉旨：“安南累世恭順，寧與爭尺寸之地，”不許。嗣總督鄂爾泰奏請於鉛廠山下小河離馬伯訊四十里立界，安南王維禰激切陳疏。五年五月諭訓飭維禰隨感悔奏謝。上因以馬伯訊外四十里地賜維禰，仍以馬伯訊爲界，六年三月遣使勅維禰曰：“此四十里之地，在雲南爲內地，在安南仍爲朕之外藩，無所區別，仍賜該國王世守之。”清朝通典卷九八邊防頁二七三六。

之地，英人既允而復翻；於是乃再退讓，請以關爲界，英外部並未駁辯，即行答允。第關防久弛，關址不清，太平江以北四關，雖劃得野人山地一塊，以爲外障；居形勝險要之江以南四關，則驟難審其實址。薛使擬與英外部商劃界線，而不知諸關坐址度數分秒，是以界線不能劃定，乃逕電滇督王文韶，請其派員尋勘；⁴⁶始知漢龍關既已入於緬甸，即天馬關亦爲野人所佔跨，英人復修大路一條，經天馬關內之山梁，直達緬屬之南坎。薛使再三爭論，英始允將此二關歸還中國。⁴⁷ 薛使初意，以爲所失者僅此兩關，秋冬之間繼續勘查，又發覺鐵壁關亦爲英人所佔，英兵越鐵壁關而東者近十里，薛使屢向英外部爭論，英外部始令英兵退却數里，讓還鐵壁關址以庫弄河爲界。⁴⁸

是時虎踞關界址方向，尙甚渺茫，久無定論；繼由滇督王文韶派員會同八募英官履勘，查得虎踞關在盆干中西十里，距八募五十餘里，距南碗河邊英所指爲中國界者八十里，關雖久圯，關門營址尙存。英兵業已建築兵房，修治道路，英官雖允歸還，印督則堅執不允；正在勘明虎踞關界址時，有英兵二百餘名深入虎踞關，距章鳳街相近之邦且寨，焚燒野人十五家，以示不願分地之意。印督竟謂：“虎踞深入緬境七十八里，與八募相近，且隸緬已有百餘年，一旦棄之有損顏面；若中國索問此等舊地，

46. 出使奏疏卷下頁四一至四二，光緒十九年十二月二十日。

出使公牘卷六頁二，五論滇緬界務書。

47. 出使奏疏卷下頁十五，光緒十九年七月二十七日奏。

英人修大路一條，由新街經天馬關內之山梁，直達南坎，天馬關在猛密邦爾兩山間。出使公牘卷二頁四十七。

48. 出使奏疏卷二頁三七至四〇，光緒十九年十二月二十日奏。

則緬甸應索於中國者甚多”。⁴⁹ 英外部亦從而和之，有借爭關址而停商全約之意，薛使殊感計窮力竭。

八關內外悉我領土，惟以緬甸既爲屬國，縱任其侵佔，與在內地無異也。以中國之大，固不欲與藩邦爭尺寸之地；且取之中府，藏之外府，屬緬屬滇，無所區別；此緬甸之所以有侵佔關界之事，中國不加問聞者也。緬甸既亡，形勢迥異，滇緬疆界不容不行劃清，薛使讓再讓三，始請以關爲界，英廷之所以不復駁辯者，即是爲此。既而勘知虎踞關佔形勢之地，逼近八募，英人乃遽行食言。不以英兵越界侵佔，深入雲南內地七八十里，反謂虎踞深入緬境七八十里；豈該關爲明巡撫陳用賓所築，英人亦能強辯耶。英人藉口虎踞隸緬已有百餘年，一旦棄之，有損顏面，然則緬甸隸屬中華將及千年；英人一旦攫取，其如中國之顏面何。英人又云：“若中國索問此等舊地，則緬甸應索於中國者甚多”；殊不知緬甸之應索於英國者，下緬全土也，今英人既併下緬，復舉上緬據爲已有，豈亦緬人之所願哉。吾聞緬甸義師之於英軍也，則紛起抗戰，於我中華，則乞援歸附；向背之勢，無庸置辯，我國家拒而不納者，冀全中英之邦交也。孰謂英人既撤我藩籬，復侵我內地，節節進逼，有加無已，帝國主義者侵略之野心，固不可遏止也。

薛使力爭虎踞關址，英廷堅不允諾，藉停商全約以爲要挾；薛使恐以一隅，而妨全局，乃再退讓；允於虎踞關以東劃定界線，於是界務遂定。至於商務一層，薛使仍以八募設埠與金沙江航

49. 出使公牘 咨文光緒二十年正月二十日。

出使奏疏 卷二頁四一至四二。

權向英交涉，英外部已勉強允諾。詎全約甫定，印督不以外部允中國於八募設埠及金沙江航權爲然，堅不承認，遂將兩端刪去。薛使亦以撤銷約內，英人所得通商利益；如禁緬鹽入境，限制通商途徑等項，以爲抵制。商議既定，遂草定商務界務條約凡二十款，由薛使福成與英外部大臣勞思伯里，先將草約劃定。⁵⁰ 薛使旋將交涉情形電請總理衙門，總理衙門與雲貴總督咸謂“於舊界有益無損，”囑即商辦。⁵¹ 光緒二十年正月二十四日（一八九四年三月一日），薛使率英文贊參馬格里赴英外部，會同勞思伯里，將中英文約文及滇緬分界圖一份兩張，互相劃押蓋印；於是交涉數年之滇緬界務商務問題，始暫告一段落。

第三十七節 倫敦條約

倫敦條約之有關於界務者，共有七條。界分四段。自北緯二十五度三十五分，東經九十八度十四分之尖高山起，至南奔江流入太平江之處止，爲第一段。由庫弄河與太平江相會處起，至瑞麗江與孟卯相對處止爲第二段。自第二段之終點起，至循江場與江洪之界線，而至湄江止，爲第三段。至於尖高山北之第四段邊界，僅以將來查明，再定界線，含糊議定。騰邊八關之虎踞，既已劃歸緬甸，約文第六款又明言：“倘查得漢龍關在英國境內時，英國當審量，可否歸還中國，”則所爭回者不過六關，其後勘界時又喪失二關，是則八關已去其四。

50. 出使奏疏卷二頁三七至四〇，光緒十九年十二月二十日。

51. 出使奏疏卷二頁十四。

車里孟連兩土司，自元以降即隸我版圖，詳見前編五章十八節；英人無端指爲兩屬，藉以抵制中國力爭野人山地之議。英人雖允歸還，而約文第五款又明言：“不許讓與別國，”是以有光緒二十三年重議界約之事，此一失也。滇緬北京條約有，“英國每屆十年派緬甸大員入貢”之明文；薛使於爭論野人山地時，曾屢次據約催索。英人輿論以納貢中國爲恥，是以英外部屢示微意，謂：“中國於貢事，如稍允通融，英亦於界務格外退讓”。⁵²薛使不以藉免貢爲讓地交換之說，展拓邊界；反謂中國體面攸關，堅執入貢，至定約時，並無隻字提及貢事。界既未展，貢亦不入，放棄北京條約之權利，此二失也。薛使交涉，原據曾使節略三端，又加野人山地一條；八募設埠與大金沙江航權，英廷既允而復翻；以潞江爲界，則英廷自始即不承認，是曾使三端已全歸泡影。至於野人山地所爭回者，不過昔馬一隅；且失漢龍虎踞二關，此三失也。草約既定，於界約界圖，不加審核，遽爾蓋印劃押；致約文與附圖發生經緯不符之事，開日後南段界務之爭，此四失也。野人山地北通四川西康；薛使請以邁立開與恩梅開江分水爲界，而英人不許，遂以暫行定界至尖高山爲止。用意雖在杜其侵入藏地，不料正中英人詭計；彼遂以界址未定，肆意侵佔，開後日片馬江心坡北段界務之爭，此五失也。

薛使初意原在據曾使節略三端，向英外部交涉，又增以大金沙江爲界一條。自十八年六月至十九年七月，英人毫不讓步；薛使雖再四駁辯，所爭回者，不過原歸我屬之車里孟連兩土司與孟良土司之科干地七百五十方英里而已。至於野人山地，英

52. 薛福成出使公牘卷二頁三十三，光緒十九年四月初三日。

人僅允酌量展出，⁵³視薛使原意之以大金沙江爲界者，相去不啻倍蓰；交涉完全失敗，殆無疑義。朝廷不於緬事初起時，佔據八募以阻其北進，又不能於議約之初，劃潞江爲界；迨彼佈署已就，根深蒂固，則今昔難易不可同日而語矣。且兩國辦理交涉，其屈伸損益之數，仍各以力量爲主，使臣口舌筆墨之功，不過得其十之一二；彼英人之老於外交，豈薛使口舌之功，所能奏効者耶。

薛使失敗早在意料之中，固不足怪，乃薛使奏中有：“憑仗聖主威福，並承總理衙門指示，俾臣相機妥籌，悉心商辦。西則稍拓野人山地內昔馬等地，及收回鐵壁天馬等關；南面稍拓宛頂邊地外之潞江以東科干之地，暨收回車里孟連兩土司全權”。⁵⁴是不啻以交涉拓界爲已功，若不自知車里孟連等地之本爲我屬者；而雲貴總署與總理衙門亦謂：“於舊界有益無損”，⁵⁵亦誠奇矣。

附倫敦條約原文⁵⁶

第一條 今議定兩國邊界，自北緯二十五度三十五分起，由格林尼址東經九十八度十四分，即北京西經十八度十六分之尖高山起；隨山脊而行，向西南過高崙坪及瓦崙山尖。由此過華昌村與高崙村之中間；以華昌村歸緬甸，高崙村歸中國，直至薩伯平。

自薩伯平起，其線向南而行，稍向南，過式脫崙坪到納門格

53. 出使奏疏卷二頁一三，光緒十九年七月二十七日。

54. 出使奏疏卷二頁三九。

55. 出使奏疏卷二頁十四。

56. 清季外交史料卷八九頁十九至二一。

出使公牘卷二頁五〇至五九。

坪。由此仍向西南隨山脊而行，至大薩爾河；自此至河源，至此河與南太白江相會處，分尤克村在東，列捧村在西。自大薩爾河與南太白江相會處起，界線溯南太白江而行，至此江與雷格拉江相會；循雷格拉江上至其源，在尼克蘭相近。自雷格拉江發源處，分尼克蘭古庚昇格拉在西，昔馬及美利在東；其線自來色江之西源起，至此江與美利江相會處。復溯美利江上至其源，在赫春辣希岡相近；再向西南順列塞江而行，自列塞江源至該江流入穆雷江處，在克同相近；分克同村在西列塞村在東。界線即循穆雷江向東南而行，至與既陽江相會處；然後溯既陽江上至其源，在愛路坪。然後由南奔江（即紅蚌河）西支源起，順南奔江而行，至流入太平江之處。以上係首段之邊界線。

第二條 第二段之邊界，由庫弄河（一譯作葛龍江）與太平江相會處起，循庫弄河經過其西邊一條之支江，至其根源。自此向南而行，與洗帕河（即下南太白江）相會，適在漢董之西南；以麻湯歸英國，壘弄格東鐵壁關，漢董歸中國。至此溯洗帕河之支江而上，此江有根源，最近孟定格江之根源，即循山脊而行，向東南方，至南碗河邊，靠南之克沱；以克沱歸中國，配命歸英國。循南碗河向西南方而行，下至該河轉向東南處；約在北緯二十三度五十五分，其線由此往南，稍向西，至南莫江以南，蓋歸英國。循南莫江而行，至南莫江分開處，約在北緯二十三度四十七分，溯南邊一條之支江而行，至蠻秀南邊高嶺之脊；約在北緯二十三度四十五分，即循此嶺脊而行。此嶺脊係向東行稍向北至瑞麗江（即龍川江）與南莫江相會處；以蠻秀地方及天馬關，欣隆，拱勿

各村歸中國。此數處在以上高嶺之北首，即溯瑞麗江而上，至此江分流處，再溯南邊一條之支江而上；以江中大洲歸中國，至此江與孟卯相對，東邊合流相近之處，如第三條所開。中國答允，由八幕至南坎各路中，之最捷一條大路，經南碗河之南，中國一小段地內；除中國商民與土人仍舊任意行走外，亦可聽英國辦事官員及商民游歷之人行走，並不阻止。英國如欲修理此路，或設法改築，可臻平穩；告知中國官後，便可動工辦理。又有須保護商賈，或防偷漏等事，英國亦可籌備辦理。又議定英國之兵，可以隨便經過此路；但如兵數過二百名者，若未經中國官答允，即不准過此路。所有帶軍器之兵，如在二十名以上，即須預先行文知照中國。

第三條 第三段之邊界，自瑞麗江與孟卯相對東邊合流相近之處起，照天然界限，及本地情形；東南向麻栗壩而行，約到格林尼址東經九十八度零七分，北京西經十八度二十三分，北緯二十三度五十二分地方，有一大山嶺。自此循嶺脊而行，過來邦及來本隴至薩爾溫江（即潞江），約在北緯二十三度四十一分。此段由瑞麗江至薩爾溫江之邊界，應照第六條所開，由勘界官劃定；所有歸與中國之地，極少須與孟卯至麻栗壩作一直線，爲邊界所包括之地相等。倘查得合式，可爲邊界之處，尚須加添少許之地歸中國；則中國應將別處邊界之地，給還少許與英國，此事俟日後酌辦，可也。自北緯二十三度四十一分起，邊界線循薩爾溫江至工隆北首之邊界；即循此工隆邊界向東，留出工隆全地，及工隆渡歸英國，科干歸中國。由此循英國所屬之瑣麥

與中國所屬之孟定分界處之江而行；仍隨此兩地土人所熟識之界線，至界線離此江登山處，以薩爾溫江及湄江（瀾滄江）之支江水，分流處爲界線。約自格林尼址東經九十九度，北京西經十七度三十分，北緯二十三度二十分；約至格林尼址東經九十九度四十分；北京西經十六度五十分，北緯二十三度；將耿馬，猛董，猛角歸中國。在格林尼址東經九十九度四十分，北京西經十六度五十分，北緯二十三度處邊界線，即上一高山嶺，此山名公明山，⁵⁷循山嶺向南而行，約至格林尼址東經九十九度三十分，北京西經十七度，北緯二十二度三十分，以鎮邊廳地方歸中國。然後其線由山之西斜坡而下至南卡江而行，約過緯度十分之路，以孟連歸中國，孟倫歸英國。然後循孟連與康東之界線，此界線亦皆土人所熟悉，至北緯二十二度稍北處，即離開南卡江向東略南，循山脊而行，至南壘江，約在北緯二十一度四十五分，格林尼址東經一百度，北京西經十六度三十分。由此循康東及江洪之界線，此界線大半係順南壘江而行，惟除屬江洪一小帶之地，係在南壘江之西。北緯二十一度四十五分稍南界線，行至江場邊界後，約在北緯二十一度二十七分，格林尼址東經一百度十二分，北京西經十六度十八分，即循江場與江洪之界線而至湄江。

第四條 今議定北緯二十五度三十五分之北，一段邊界，俟將來查明該處情形稍詳，兩國再定界線。⁵⁸

57. 按公明山經緯度與符圖不附，即南段界務之爭點。

58. 第四條“將來再定”一語，即北段未定之由來。據薛使致總署北段暫不定界之理由云：“英人所深意經營者，欲由滇西

第五條 現因中國不再索問永昌騰越邊界外之隙地，英國大君主於北丹尼（即木邦）及科干，照以上所劃邊界，讓與中國之外；又允將從前屬中國兼屬緬甸之孟連江洪，所有緬甸上邦之權，均歸中國大皇帝永遠管理；英國大君后，於該地所有權利，一切退讓。惟訂明一事，若未經大皇帝與大君后預先議定，中國必不將連孟與江洪⁵⁹之全地或片土讓與別國。

第六條 約內所開邊界各線，及所附之地圖，繪明詳細；應由兩國所派勘界官比較劃定，以免地方官民爭論。如查得無論何處，有未甚妥協者，應行更正。兩國勘界官，應於交換批准條約之後，十二個月之內，在兩國屆時所定之地相會。勘界官自首次相會之日起，應限定不出三年之外，將兩國界線，一律勘定。倘兩國勘界官，查出所定界線，必須改易，其互易之地，不應僅視其地面之大小，須論其土地之肥瘠及緊要與否；倘勘界官不能商妥，應速將未妥情形，各報明本國國家核辦。

勘界官又須設法查勘中國舊邊界，名為漢龍關者，倘查得在英國境內，英國當審其可否歸還中國（如查係在孟卯東南，即係在孟卯至麻栗壩直隸之北邊，則已歸中國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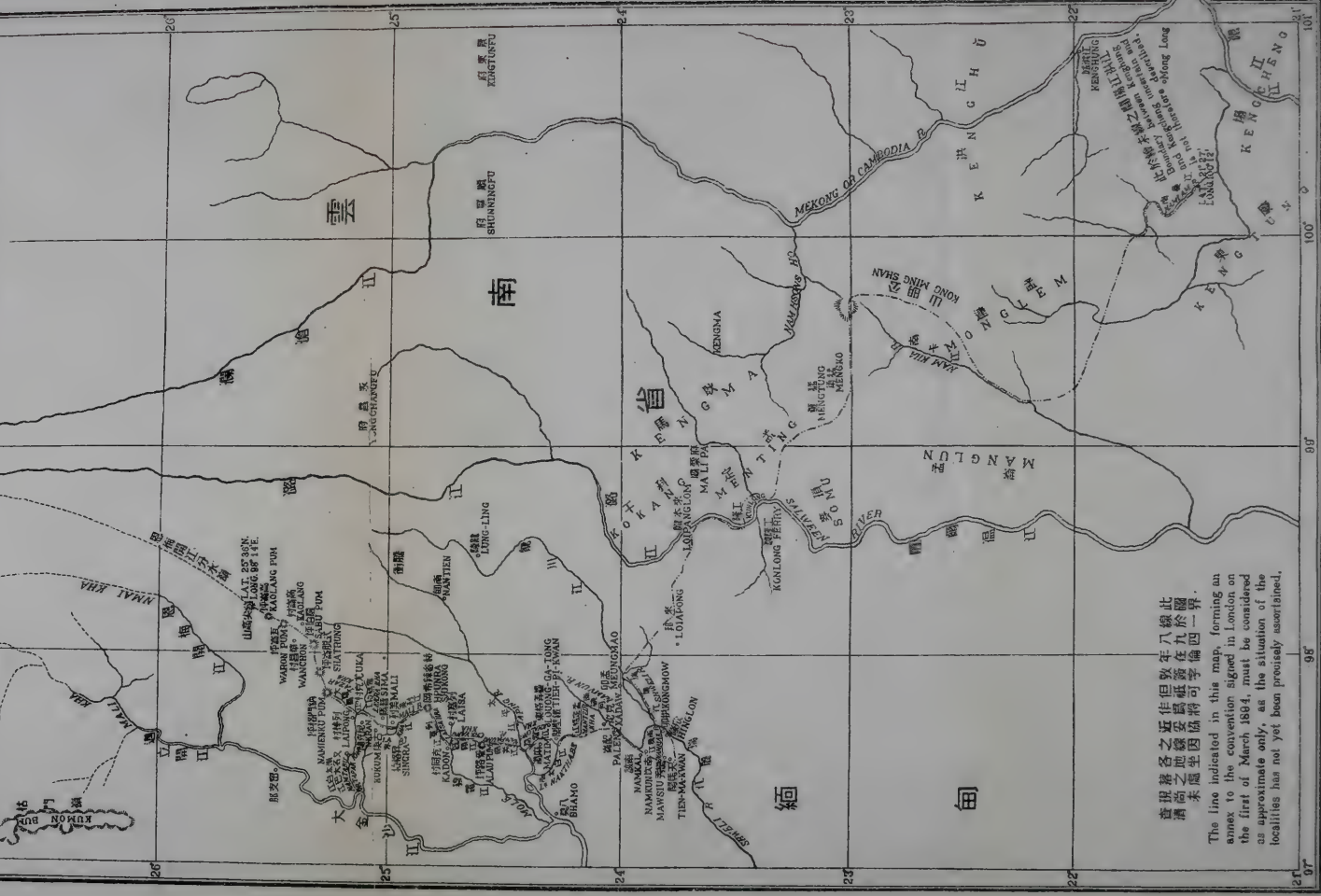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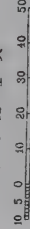
野人山通入西藏，惟自昔董以北，求夷怒夷之地，英人亦未嘗深入其境。外部初議約畧分至二十八九度之間，但既為人迹所不至，滇中亦無從查考，萬一受彼朦混，分入藏地，將來彼必執條約為證據，關係非輕。現已再四與爭，訂明白二十五度三十分以北暫不劃分。”出使公牘卷六頁二十六。

59. 光緒二十一年中國割車里（江洪）所屬之猛烏得於法，英國提出抗議；即二十三年重定滇緬界約之由來，見第十三章。

滇緬界圖

所製成
據尹明德
時重繪本
界係研究
參與外交
部通緬
之圖在倫
敦發印
一八九四
年十月
光緒二十
年即

尺例比哩英



此線於一九〇八年八月
在倫敦簽訂之條約
中已定為界線
此線之地位係根據
一九〇八年三月
之條約而定
此線之地位係根據
一九〇八年三月
之條約而定

The line indicated in this map, forming an annex to the convention signed in London on the first of March 1894, must be considered as approximate only, as the situation of the localities has not yet been previously ascertained.

此圖係根據
一九〇八年
倫敦條約
之規定而
繪製者

第七條 劃界之事，經兩國勘界官勘定後，兩國如有越界之兵寨等，於八個月之內，一概退出。彼國兵退，此國立即派兵接駐，兩國應將退兵駐兵日期，豫相知照；自駐兵之日起，應各担保界內所居之各種野人，安靜無事。

除保護邊界各地安靜必應有之兵寨外，兩國答允，各不在邊界十英里之內，建修新舊礮臺營寨。英里量法係從最近之邊界，作一直線量之。

第八條至第十九條，均關於滇緬商務方面，茲姑從省略。

第二十條 此約由大清國大皇帝，大英國大君主五印度大后帝批准；自畫押之日起，准六個月在倫敦互換，或能略早亦可。此條約應於交換後，立即開辦，現在大清國大英國各大臣，先蓋用關防，以昭信守。此約共四分，華文二分英文二分。

光緒二十年正月二十四日，西曆一千八百九十四年三月初一日，在倫敦立。

第十三章

中英關於滇緬北京續約之始末

第三十八節 滇越勘界與緬約之關係

倫敦草約簽字後，薛使福成旋即交卸回華，¹另由總署委任龔照瑗爲駐英公使；光緒二十年（一八九四）七月二十三日龔使赴英外部，與英外相金白雷 Kimberley互換緬約。²是歲朝鮮有東學黨之亂，中日互派兵赴朝鮮，及亂平，中國向日本請共同撤兵；日欲吞併朝鮮，藉改革朝鮮內政爲名，不允退兵；又突向華軍襲擊，七月二十九日中國遂向日本宣戰。中國節節失利，日陸軍進攻瀋陽，海軍亦陷威海衛，中國乞和；二十一年三月二十三日（四月十七），於日本之馬關簽定和約，償軍費二萬萬兩，承認朝鮮獨立，割台灣及遼東半島與日。時俄方經營遠東，既於咸豐八年，十年相繼割我黑龍江以北，烏蘇里江以東地；復欲攫取遼東半島之旅順大連，建築俄國之遠東海軍根據地。慮旅大爲日所據，乃聯合德法迫日本先將遼東歸還中國。

是年四月中法兩國，方會勘湄江以東之滇越界線；法勘界員巴威強劃車里十三板納之猛烏爲得歸越；我國勘界員補用知縣黎肇元初不允從，而巴威詞色俱厲，黎肇元恐致絕裂，乃勉強會印；惟於圖內註明，界線係法員自劃。又另繪原定本圖一

1. 清季外交史料卷九〇頁二九，光緒二十年四月十五日。

2. 清季外交史料卷一〇一頁十八。

幅，暨土司所繪圖四幅，稟請總理衙門。總理衙門屢與法使施阿蘭 August Gerard 辯論，而法使以委員會印藉口，又以調停遼東事要求補報，總署慶親王不得已許之；而黎肇元則因擅自劃界，革職。³ 倫敦條約第五款有：“未經英國議定，中國必不將孟連江洪（車里）之全地或片土，讓與別國”之約；五月二十八日總署與法使在北京訂定續議界務專條附章五款，割兩烏於法。英使歐格納以該約有違倫敦條約，經赴總署力阻，而法使又不允緩劃，歐使竟盛怒而去，詞甚激烈。總署恐開罪英人，乃電駐英龔使，向英外部解釋，法約劃押，不得已之情形，並謂：“雖經劃押，尚待批准；如有違言，請商兩全辦法”。⁴

龔使奉令即赴英外部，晤英外相金伯雷，詳告前電之意。金云：“歐格納聞中國割猛烏烏得與法，往阻約；總署不俟商，仍劃押，係毀緬約，歐阻無不是之處。”龔云：“總署已告歐使，雖劃押尚待批准。特來聲明，猛烏烏得在一百零一度以外，中間隔思茅各土司，與江洪無涉”。⁵ 金云：“明日交卸，沙侯接手後再議。”

3. 清季外交史料卷一一六頁十二，光緒二十一年六月十三日滇督崧蕃電。

4. 清季外交史料卷一一四頁二十三，光緒二十一年五月二十八日總署致龔使電。

5. 光緒二十一年五月五日，滇督崧蕃致總署電：“滇南十三板納，舊時通稱車里，實則雍正時，改土歸流；普洱府江內六板納，已歸內地，江外六板納歸車里土司，誌載甚明。英約江洪即指車里，而約內江洪界限，已跨湄江東西，未免牽混。新界圖至英東經一百零一度而止，確有明證。猛烏烏得在一零一度以外，即非江洪之境。”總署據此電告龔使：“猛烏烏得中間，隔思茅各土司，與英江洪無涉。”清季外交史料卷一一五頁四。

龔使又晤山特生侍郎；山云：“約待批准，俟與沙侯議，我等定不生事”。⁶ 嗣龔使又與沙侯交涉；沙云：“俟日內勘界員繪清圖，看閱後再商。” 法使亦向英外部解釋兩鳥非江洪地，請勿與中國爲難，英外部不覆。⁷ 六月十四日龔使赴巴黎，晤法外部長哈氏，哈外長問龔使總署有覆電否。龔云：“奉旨先詢商英如何覆法，再定辦法。” 哈云：“法國雖屢向英國，解釋兩鳥地，原屬越南，請勿與中國爲難，英既未覆，可不必理英。” 龔云：“中國以猛地屬寧洱縣，已允讓法；英竟謂：‘中國違緬約’，查閱界圖，實則猛地與英無涉。” 哈云：“英未助華爭遼東，又無理生事，中國交地即日，應電總署辦理。” 龔云：“出使兩國，爲難之至；應俟沙侯晤商如何，再告法。” 哈使不悅謂：“如中國違約，則法國不能助華爭遼東”。⁸ 時駐京法使屢催交地，六月十八日總署乃電滇督，飭黎肇元及思茅同知到界會勘。⁹

6. 光緒二十一年五月初六日，龔使致總署電：“署存江洪全境東至一〇三度而止，江洪在一〇一度；所誤在未將各土司註明，故英以緬約第五條藉口。” 清季外交史料卷一一五頁五上。
7. 光緒二十一年六月初十日龔使致總署電：“薛使呈總署界圖，係就英原繪緬圖，於圖之滇緬分界處，加紅線至百度十二分而止。紅字洋文註明，‘江洪至江場界未詳悉，未劃界。’ 薛使繪存使館圖，江洪界至百三度，不能作准。” 清季外交史料卷一一六頁十一上。
8. 清季外交史料卷一一六頁十八上。
9. 清季外交史料卷一一六頁三七，使英龔照瑗致總署英告駐英法使猛鳥與法無涉電。

第三十九節 重定滇緬界約交涉之經過

英外部藉口中國違緬約，割兩烏地與法，向龔使交涉，要求展拓緬甸野人山地界；龔使請示總署，七月十六日總署電龔使，允酌讓紅奔河以南地：

緬約所定野人山界，中國所得無多，豈容再議。惟英與我，邦交已久，八幕左近之紅奔河以南，尚可酌讓數里。着龔照瑗明告外部；此係情讓，毋再求益。¹⁰

龔使接電，即往唔沙外相，適沙赴鄉未回，乃約期唔山侍郎。是時法正調停退還遼東事，日已允諾，哈外長轉告龔使，七月十九日龔使乃電達總署。¹¹二十二日龔使往唔英外部山巴兩侍郎，告以中國允酌讓野人山地意；山巴將薛使換約野人山劃押蓋印地界圖查出細閱。山云：“沙侯已派巴侍郎與印度部侍郎議此事，應將野人山界圖另繪。”並約龔使於二十五日到外部公看，再將沙侯之意言明。¹²即期龔使往英外部，外部執薛使劃界蓋印圖爲據，指明紅奔河以西，穆雷江以南，均在英界內，龔使無詞以對。二十六日龔使電總署，乞查總署所存蓋印界圖，並請示允讓野人山地經緯度數，以爲交涉根據。¹³

二十六日英外部巴侍郎，將擬展之緬甸野人山地界，就薛

10. 清季外交史料卷一一七頁十二下光緒二十一年七月十五日電。

11. 清季外交史料卷一一七頁十五，光緒二十一年七月十九日龔使致外部電。

12. 清季外交史料卷一一七頁二七下，七月二十二日龔使電。

13. 清季外交史料卷一一七頁三〇，七月二十六日龔使電。

使蓋印界圖另繪一線：由薩伯坪起偏東向南，順山到三達，又向西南順南碗河，拆向東南，至瑞麗江，循江南支猛卯相近處，又向東北向順山脊至工隆入關，科干在內。龔使以英人所索野山人地過大，乃向巴侍郎云：“看所劃請讓野地之圖，非是待友邦之意。”巴云：“歐格納屢到總署，請緩與法劃押，而總署不允，顯係失約，輕視英國，今英國所索之地，並非過分。”龔云：“猛地原屬寧洱縣，明載誌乘，總署未見議江洪界圖，歐使又不肯將圖借證。總署雖與法劃押，尚未批准，又允歐使容與英商；何爽失緬約，輕視英國。”巴云：“容覆議。”龔云：“前已告明，奉旨作交情於紅奔河西，酌讓數里；此番所劃界線，不能與議亦不能覆命。”巴云：“如緬約第五條何。”龔云：“不動緬約足矣。”巴默然久之曰：“應否候信再商。”龔云：“請重邦交方可再議。”辯論數時之久，時沙仍未回；英外部約二十八日，派庸黎兩侍郎與龔使再議。¹⁴

龔使命慶常往晤法哈外長，請設法向英轉圜，哈向英辯論，英使不與法議兩鳥事；答云：“英國另與中國商議，不撓兩鳥事”。¹⁵ 沙侯歸後，九月九日龔使往晤沙侯，沙密告龔使：“日事定後，元氣大傷，中國受逼四鄰，不如開西江大城通商，可免外人覬覦，英亦有利。如經總署允許，則野人山地，英亦儘可少讓，從省商辦。”龔使電告總署，總署以減讓野人山地，應由英國先行指明，方可議及通商；而英外部欲中國先允通商，方肯說明減

14. 清季外交史料卷一一七頁三一，七月三十一日龔使電。

【按紅奔河自北而南流，至太平江向東行，總署誤謂讓紅奔河以南，龔使乃電總署請示。】同上卷一一七頁二七下。

15. 清季外交史料卷一一七頁三三，光緒二十一年八月十一日龔使電。

讓之地。總署迭電龔使照瑗，命向英外部交涉；又屢與駐京英使會商，英使亦不肯先說讓地。¹⁶二十一年（一八九五）十一月八日，龔使往晤英外部山侍郎，商西江開埠事。山侍郎云：‘中法界約，顯違緬約；英本不願與中國爲難，乃實逼處此。中國若不允開西江，英不能先議減野入山地，只得自行辦理’。¹⁷龔使據情請示總署，十一月十五日總署再電龔使，命與英外部先議西江開埠事，野入山地則仍留緬約，以全邦交。

光緒二十二年（一八九六）二月間龔使迭電總署，英外部減讓野入山地界，西江通商口岸，請在肇慶，梧州，桂林，潯州，南寧五府設領事；佛山，高要，封川，南新墟等處停泊輪船，由廣州，澳門出入。總署以野入山地減讓無幾，而要求增開通商口岸太多；且桂林，潯州並非西江口岸，豈能強索，因電令龔使，再與切商。四月間龔使寄到英外部減索野入山地圖。自薩伯坪起偏向西南，以昔馬一處劃歸緬界；復循舊線至南碗河之西，斜向西南稍曲處地曰南坎歸入緬甸界。又自西而東地，曰北丹尼，曰科干；英外部謂此兩地原屬緬甸乘機索回。龔使方與總署電商之際，而英使寶納樂即來華接任。¹⁸

二十三年八月寶納樂往總署言：“奉到外部訓條，面交修改緬約節略二十款，英文地圖一幅。”寶使野入山界圖與龔使所寄之圖同，第十二條要求緬甸鐵路接入中國，十三條爲騰越

16. 清季外交史料卷一一八頁八，光緒二十一年九月十日龔使電。卷一一九頁四，光緒二十一年十一月十五日總署電。

17. 清季外交史料一一九頁三，光緒二十一年十一月初八日電。

18. 清季外交史料一二五頁一，光緒二十三年正月初三日電。

按科干在潞江以東，英人據此，則扼潞江兩岸。

順寧思茅設領事。第二十條要求光緒二十一年中法條約利益，一律讓與英國；並享受光緒七年俄約在新疆權利；而西江通商堅索至南寧以上，否則決廢緬約，以爲要挾。總署再三駁辯，竇使始電英外部，將第二十條要求之兩項利益刪去。第十二條改爲俟中國鐵路展至緬界時，彼此相接；設領祇在騰越思茅兩處。野人山界，瓦蘭嶺及蠻秀嶺之猛卯三角地一塊，作爲永租，潯東之科干劃歸緬甸。西江通商口岸，初要求增開五府，亦減至梧州，三水，城根墟三處。截至是冬，始將緬約議定，共爲十九條。光緒二十三年正月初三日，（一八九七年二月初四日）總署奏明，批准；五月初六日由李鴻章劃押，在北京換約。

附北京條約原文¹⁹

第一條 今議定兩國邊界，自北緯二十五度三十五分起，由格林尼址東經九十八度十四分，即北京西經十八度十六分之尖高山起，隨山脊而行，向西南至瓦倫山尖（即高良），由此接薩伯坪。自薩伯坪起，其線順分水山，向西而行，稍向南，過式脫崙坪到納門格坪；其線由此分西衣岡木薩兩處而畫，直至大巴江；然須俟就近考查後，再定自大巴江至南太白江。自南太白江至巴克乃江，自此順巴克乃江到該江源頭大郎坪相近處。由此順大郎坪嶺至畚辣希岡，自畚辣希岡線順西南而行至列塞江，順列塞江至穆雷江；分克同村及列塞村於兩處，線自中畫。自此順穆雷江至該江與既陽江相會處，再順既陽江至愛路坪順南奔江（即虹蚌河）至太平江。

19. 清季外交史料卷一二六頁一至六重定滇緬條約及西江通商專條。

第二條 自太平江及南奔江相會處,此線順太平江到瓦蘭嶺相近處,由此順瓦蘭嶺及瓦蘭江至南碗河;順南碗河至該河與瑞麗江(即龍川江)相會處。南碗河之南那木喀相近有三角地一段,西瀕南莫江之支河,及蠻秀嶺之壘周,尖高山從此尖高山遵嶺東北至瑞麗江。此段地,英國認為中國之地;惟是地乃中國永租與英國管轄,其地之權,咸歸英國,中國不用過問;其每年租價若干,嗣後再議。

第三條 自南碗河瑞麗江相會處線,順今之新威部落北界,至薩爾溫江(即潞江)將瑞麗江合流之處;及萬定,孟戈,孟戛等處,將及全地劃歸,中國。

自瑞麗江於南算相近轉北之處(即瑞麗江與南陽江相會處),線順南陽江上行,至該江源頭孟哥山,約在北緯二十四度七分,東經九十八度十五分。自此順叢樹山嶺至潞江與南邁江相會處,由此順潞江上行,直到科干西北界,接科干東界,直抵工隆界上,將工隆全地劃歸英國。由此循英國所屬之瑣麥,與中國所屬之孟定分界處之江而行,仍隨此兩地土人所熟識之界線,至界線離此江登山處。以薩爾溫江及湄江(即瀾滄江)之支江,水分流處爲界線約自格林尼址東經九十九度,北京西經十七度三十分,北緯二十三度二十分,約至格林尼址東經九十九度四十分,北京西十六度五十分,北緯二十三度;將耿馬,猛董,猛角歸中國。在格林尼址東經九十九度四十分,北京西經十六度五十分,北緯二十三度處邊界線,即上一高山嶺此山名公明山²⁰循

20. 按此段界約與光緒二十年倫敦條約原文無所增改。

山嶺向南而行，約至格林尼址東經九十九度三十分，北京西經十七度，北緯二十二度三十分，以鎮邊廳地方歸中國。然後其線由山之西斜坡而下至南卡江，即順南卡江而行，約過緯度十分之路；以孟連歸中國，孟侖歸英國。然後循孟連與康東之界線，此界線亦皆土人所熟悉，由南卡江分開，至北緯二十二度稍北處，即離開南卡江向東略南，循山脊而行，至南壘江，約在北緯二十一度四十五分，格林尼址東經一百度，北京西經十六度三十分。由此循康東及江洪之界線，此界線大半係順南壘江而行，惟除屬江洪一小帶之地，係在南壘江之西，北緯二十一度四十五分稍南界線，行至江塲邊界後；約在北緯二十一度二十七分格林尼址東經一百度十二分，北京西經十六度十八分，即循江塲與江洪之界線而至湄江。

第四條 與原約無所增改。²¹

第五條 今彼此言明，日後中國未經先與英國議定，不能將現在仍歸中國，在湄江左岸之江洪土地，以及孟連與所有在湄江右岸之江洪土地，或全地或片土，讓與他國。

第六條 今彼此議定，將原約第六條，擬改如左：

現在所定邊界各線，應由兩國所派勘界官，比較劃定，以免地方官民爭論。如查得無論何處，有未甚妥協者，應行更正；兩國勘界官，應於此附款劃押後，十二個月之內，在兩國屆時所定之地相會。勘界官自首次相會之日起，應限定不出三年之外，將兩國界線，一律勘定。如確守附款所定

21. 按第四條即尖高山以北之北段未定界。

界線，必有騎線之鄉村部落地段，勘界官員，可量爲遷改互易。倘勘界官有不能商妥之處，應速將未妥情形，各報明本國國家核辦。

第七條 與原約無所增改。

第八條 與原約無所增改。

第九條 凡貨由緬甸入中國，或由中國赴緬甸；過邊界之處，按照原約，准其由蠻允蓋西兩路行走。茲彼此言定，如將來兩國勘界官員查明，另闢他路，與貿遷有益，所有查明之路，皆准照原約所載，一律開通行走。

第十條 與原約無所增改。

第十一條 與原約無所增改。

第十二條 中國船得在大金沙江行走，待遇與英船同。中國雲南修建鐵路時，即允與緬甸鐵路相接。

第十三條 英國設領事於思茅，及騰越或順寧；中國設領事於仰光。

第十四條 發給護照辦法。

第十五至十八條 與原約無所增改。

第十九條 通商章程。

專條 將廣西梧州府；廣東三水縣城，江根墟開爲通商口岸。作爲領事官駐劄處所。

第十四章 中英初勘滇緬疆界

倫敦及北京兩次條約，於滇緬疆界，除尖高山以北，留待將來再議外，餘悉劃定。光緒二十四（一八九八）年中英兩國即派員會勘，二十五年勘至潞江以東時，英員藉口約中經緯度與附圖不符，發生爭執，遂成懸案。是以滇緬界務有：南段未定已定，及北段未定已定之說。即：

- （一）自尖高山起，北緯二十五度三十五分以北之野人山地，爲北段無約之未定界。
- （二）自尖高山起，南行而東轉，直抵潞江支流南定河之工隆渡止，爲北段已定界。
- （三）自瀾滄縣（鎮邊廳）南帕河流入南定河處起，至南馬河流入南卡江處止，爲南段有約之未定界。
- （四）自南馬河流入南卡江處起，至南阿河流入湄江處止，爲南段已定界。

第四十節 北段勘界

倫敦條約第六款有：“兩國不出三年之外，將界務勘定”之議。光緒二十三年（一八九七）正月，重定滇緬北京條約劃押，五月初六日在北京互換。是時值我甲午戰敗之餘，不暇注意西南邊事，英乃乘機據約要求勘界，當經滇督崧蕃奏明。朝廷初委雲南調道姚文棟與英委巴維里同理其事；文棟臨事不苟，又曾察

勘緬界，見忌於英人；政府乃另委劉萬勝，楊榮發，陳立達等代之。¹由臨元鎮總兵劉萬勝總辦其事，在新街與英員衛德會議²按照滇緬界約先行勘劃，尖高山以南至潞江支流，南帕河與南定河相匯處之疆界。界共三段，由勘界員分三組勘劃。

自太平江北南奔江起至瓦崙山止爲第一段。計長九百餘里由知縣陳立達與英員覺羅智勘定。所有界線均按約劃分，山以山脊分水處爲界，河以河水較深處爲界；遇有緊要處所，彼此會同累石爲記。其累石處，皆挨次編列號數，詳載土名，繕具中英文清冊，並繪圖二張，彼此核明劃押。計自南奔江（紅蚌河）與太平江（東蚌寨）相匯處，爲第一號，至瓦崙山南坡（高良尋）止爲第三十七號。³

自瓦崙山起至尖高山止爲第二段。計長一百九十餘里；由遊擊楊榮發與英員會勘。⁴兩界各壘石堆共三十九號。以上兩段共長一千一百里，於光緒二十三年（一八九七）十一月間起，至二十四年閏三月七日（一八九八年四月二十七日）先後勘畢。⁵

自太平江與南奔江（紅蚌河）相匯處起，至南帕河與南定河相匯處之工隆渡止，爲第三段。計長二千餘里，由臨元鎮總兵劉萬勝與英員司格德 Scott 會勘。自二十四年十月十九日起，至二十五年三月十四日止（一八九九年四月二十三日），一律勘定。兩界共壘界石九十七號，單立者五十六號，雙立者四十一號。自

1. 地學雜誌八年三期八十一號，滇緬勘界痛史 李培棟。

2. 清季外交史料卷一五二頁二三，二十八年二月初五日滇督奏。

3. 雲南外交問題頁二二八至二二九。

4. 滇事危言初集頁二八，光緒三十三年候補道沈祖燕稟稿。

5. 清季外交史料卷一五二頁二三。

南齊江(紅蚌河)與太平江相匯處起,爲第一號;至南帕河與南定河相匯處(即順寧永昌兩府屬之耿馬孟定工隆渡)止爲第九十七號。⁶其所立石堆,編成號數,刊在石上,又按所立之處土名,開列清單,中英文各兩張,註明坐落。另繪界線細圖兩幅,由中英勘界員,會同核明,劃押互換。所有沿界村寨,多係擺夷老坑名目;因無華文可譯,遂用英字擺夷字雙寫,另開清單黏後。又用千字文編成號數,以便考核。⁷

北段滇界,分三組會勘,約中亦載三種辦法:(一)天然界線,(二)以曲就直,(三)土人熟習。滇緬議界,我國損失已屬不貲,乃勘界時,我勘界員既昧於邊情,復有受英員重賄之說,⁸一任英員解釋

6. 清季外交史料卷十七頁三五,宣統二年九月滇督李經羲奏。
滇事危言初集頁一六一。

7. 雲南外交問題頁二三七至二三八劉鎮司格德累石清單。
光緒二十六年英領照會騰越廳葉相如互立界椿,英用水門汀及火磚,製成界碑,刻英文某號至某號里數,北緯若干度,距界若干尺,月巡視繪圖以爲常。我則僅以四尺長之木椿刊某號數字,二十九年往勘時,則界椿多爲緬人所拔,其朽腐而幸存者,僅近江之三四株而已。(滇事危言二集,頁九八)。
光緒二十九年滇督派人覆查,又發現英人私立界椿事,劉萬勝與司格德所勘之界,自九號至十四號,二十號至二十九號均與原單不符。(清季外交史料宣統朝卷十七頁三五至三六宣統二年九月初十日李經羲致外部電)。

8. 聞劉萬勝勘界時受英員賄,以故惟令是從,該鎮富貴,而我藩籬盡棄。滇事危言二集頁九八。
劉萬勝與英員勘界時,英員插旗至隴川之景坎邊界,各頭目請劉阻止,劉以上命對。時有王子樹之山官早樂東者力言:“距此百里外之虎踞鉄壁關皆中國地。”劉置之不理,邊民乃自動拒英員於張鳳十里外之曠野。英兵開槍轟擊,死傷五十餘人,衆皆驚散,獨早樂東挺身向前,與英員理論,爭回邊地六十餘里。雲南邊地問題研究卷上頁二八,騰越邊地狀況張笏。

界約。自紅蚌河至隴川屬之南碗英人託詞“天然界線，”而我鐵壁虎踞兩關以東地，遂因以坐失。自隴川至猛卯之半坎一段，自應循天然界線，乃英人又據“以曲就直”之說，割去我隴川沃壤百餘里。自猛卯之半坎至龍陵之遮放一段；若沿天然界線應由瑞麗江上溯爲界，若按“以曲就直”，亦應由瑞麗江外之南坎遮南木遮等地爲界。英人又執“土人熟習”之說，將猛卯良田二百餘里；割去強半，而隴川猛卯之漢龍天馬二關又失。⁹

第四十一節 南段勘界

甲 南段已定界之會勘

滇緬南段疆界，西起潞江支流之南定河，東抵南阿河流入湄江之匯口，與越南毗連。簡言之，又可分爲兩大致：自南怕河流入南定河處起，至南馬河流入南卡江處止爲第一段；自南卡江東以迄於湄江止，爲第二段。¹⁰第一段界線因約文經緯度與附圖不符，發生爭執，久懸莫結。第二段界線則由迤南道陳燦與英會辦覺羅智，於光緒二十五年（一八九九）三月勘定。¹¹沿界共壘石六十二號，雙立者十五號，餘皆單立。自南馬河流入南卡江處起爲第一號，依次至南阿河流入湄江處止，爲第六十二號，計長千餘里。光緒三十二年（一九〇六）雙方派員會立界

9. 滇事危言二集頁九六至九八，再復李仲仙言滇事書。

10. 滇事危言初集頁一一八湖南後補道沈祖燕稟稿。

11. 清季外交史料卷一五二頁二三，光緒二十八年二月初五日滇督奏。

椿。¹² 此段界線，原屬普洱道之瀾滄思茅二縣管轄；自勘定後尚少糾紛。¹³

乙 南段未定界之爭點

光緒十二年（一八八六）曾侯與英外部議界；英已允將潞江下游以東南掌擇人地劃歸我國，¹⁴而總署於北京議定滇緬草約時，並無隻字提及；迨十八年薛使與英外部重議滇緬界約時，英人忽翻前議，堅拒不允；設我於北京定約，即劃江爲守，則雲南邊界，南抵暹羅，東接越南；英人必無所藉口，以要求潞東車里孟連兩土司地；二十三年修約之事，更無從發生。乃總署計不出此，且有以收南掌擇人地爲多事者。¹⁵ 潞江爲界既不可得，損失已屬不堪；於倫敦北京兩次續約，界圖與約文，又不加詳核，

12. 邊事研究二卷一期，頁一〇二旅平雲南同鄉會滇緬界務意見書。

13. 民國十八年徐爲光任普洱道尹時，改柯樹勳八行政區爲八縣：車里，五福，佛海，鎮越，普文，普文，臨江。（雲南邊地問題研究下卷頁二〇三註五）。

14. 初勘緬界記書後：“所可異者，當時曾侯與英辯論，英允讓潞東之地及南掌擇人等國，悉聽中國之便。或留爲屬國，或改作屬地，英不與聞；蓋以其地土司，本屬中國，英之辭氣，祇以爲勿涉中國界而已，中國聞之乃謂：‘英欲盡獻潞江東地’，若不自知其本爲我屬者，此固英所未及料也。英法兩國由此生心，英作新緬甸圖始將其地改入於緬，與緬一色。法新越南圖，亦將其地故入於越，與越一色。去年【光緒十一年】英員渡潞窺探，索觀諸土司印信，皆乾隆時所頒給。”（滇事危言初集界務頁五六騰越張成濂）。

15. 見第十二章三十五節，頁一四一註三十二。

致生錯誤，¹⁶此南段界約爭執之所由來也。

滇緬疆界自光緒二十三年(一八九七)正月重定後，是冬十一月間即開始會勘，至二十五年(一八九九)三月時，除尖高山以北爲未定界外，僅潞江支流南定河至南卡江一段，尙未會勘。光緒二十五年英員司格德傑彌遜至昆明，謁見總督崧蕃，議商南段勘界事。司格德以原定薛圖(黃色線)與附款經緯度不合；另出私圖(紅色線)將應歸我屬之孟連鎮邊土司地，劃入緬甸，向滇督商議，滇督不允私改，司格德旋即回緬。十一月間滇督派陳燦劉萬勝，前往戶板與英員司格德會商，照約勘查邊界；十二月二十六日抵猛角；隨邀同司格德按圖指證。¹⁷ 倫敦界約第三條載：

東經九十九度四十分，北緯二十三度處邊界線，即上一高山嶺，此山名公明山，循山嶺向南而行，然後由山之西斜坡而下至南卡江。¹⁸

劉陳按照界約，以猛角，猛董，孟連及班洪(上葫蘆歸滇；班况(下葫蘆)

16. 滇督李經羲致外部高子益左丞言界務書：‘續約第三款叙經緯度數極詳，而尤以‘由公明山之西斜坡而下，至南卡江’一語，爲鐵版註脚。薛使後圖蓋印所畫之線與約爲近，外務部緘開薛使呈圖與簽字圖界線不同。此事之誤，不誤於既定約之後，而誤於將定約之初。薛使于此圖與前圖不符處，並無一字爭辯；遂成鑄錯。此案原委，固已瞭如指掌，是千慮一失，有不能爲賢者諱。滇省執山名水名官司治理以相爭；公明山孔明山，紛紛聚訟；或則指鹿爲馬，或謂以羊易牛，拒之愈堅，去之愈遠，而無以解於‘西下斜坡’之約。’滇事危言初集界務頁一五九至一六〇。

17. 清季外交史料卷一五二頁二四，光緒二十八年二月初五日滇督魏光燾奏

18. 見十三章三十九節，頁一六四第三條。

歸緬；循猛林山帕唱山公明山至南卡江，以山脊江流爲界。英員司格德謂薛圖經緯度數與約文不符，¹⁹且約文內“西斜坡而下至南卡江”一語，是南卡江係在公明山²⁰東，顯有不合，遂指瀾滄縣之孔明山爲界。²¹並自繪一（紅色線）線，由猛林山糯果山南互山南岱大山經庫查河東，達南卡江。劉陳以照此勘界，則應歸我界猛角屬之猛戛，拱弄，拱勇，小猛弄及班洪各地；又孟連所屬之猛撥，西盟均劃入緬甸；與約文之“西斜坡而下至南卡江”不符，堅執不允。²²

英員返緬後，竟潛入南卡江東岸，在附近蘇辛寨之大樹及大石上，各刻英文字，照紅色線繪圖，照會劉陳；劉陳立派人將大樹大石私刻之英文剷去，並責其無信。²³二十六年（一九〇〇）正月初十日，英員烈敦又潛至距猛角二十餘里之猛董寨，爲土人襲擊，死英人二名；土人又乘勢撲攻猛董，經參將王伯成調駐軍往剿，始將土人擊退。二月初三日劉鎮陳道再與英員接辦界務；由猛角起程，沿途迭次會議；司格德挾其私圖，欲侵佔我鎮

19. 邊事研究二卷一期，頁一〇三，旅平雲南同鄉會滇緬界務意見書。

20. 公明山在北緯二十三度，東經九十九度；孔明山在北緯二十二度三十分，東經九十九度五十分間。新亞細亞十三卷二期，頁三二至三三。

21. 邊事研究二卷一期頁一〇三。滇緬界務意見書

22. 邊事研究二卷一期頁三一。參考頁一七二註十六。

又雲南外交問題頁七二引滇督魏光燾奏滇緬界務鎮邊廳一段現議各劃一線互換請示摺頁二三至二五。

23. 雲南邊地問題研究卷二，頁一祿國藩。

邊孟連屬地，堅執圖約經緯不符爲詞。²⁴ 辯論日久，英人始另劃一線，將小猛弄、猛撥等地劃入滇界。劉陳以英員既有退讓，亦擬一酌中之線，將紹興、巴野卡各地讓歸緬有，繪圖請示，再與英員磋商。及行至猛馬時，全段界線已將勘畢，英員忽又翻議，²⁵竟欲照其私圖（紅色線）立樁，且欲驅逐該處駐防華軍。劉陳按約據理駁斥，英員始允各劃一線互換，請兩國政府核辦。²⁵

三月二十一日，英員司格德自猛馬起程下界，二十九日遣人送來酌讓之線（綠色線）圖。劉陳逐層指駁，備文照覆，並照前擬酌中之線，繪具（藍色線）線圖，派兵投送邦桑之英員。四月四日英員由邦桑起程回緬；劉陳亦於初六七日先後下界，回至猛董，旋即回省覆命。²⁶ 滇督隨將中英兩國勘界官擬讓之線圖咨呈總署請示。²⁷ 光緒三十年（一九〇四）三月二十八日，英使照會外務部云：

此段界線滇省勘界大員所持地圖，係薛勞二大臣未經簽字之圖，與薛勞二大臣已經簽字之圖相較，實爲謬誤。請允照勘界英員所擬紅線，定界。

當經外務部駁覆：“兩國界員各有意見不同之處圖約所載，只具大略。其間經緯參差，山川曲折，以及應歸何處治理之地，自須會同考查，方無疑義。此次英員與華員各劃一線，似均未便作準；總期彼此相讓，酌中勘定。應請轉達貴國政府，仍派員會勘，

24. 清季外交史料卷一五二頁二四，光緒二十八年二月初五日滇督魏光燾奏。

25. 邊事研究二卷一期，頁一〇三。

26. 邊事研究二卷一期，頁一〇三。

27. 邊事研究二卷一期，頁三一。參考頁一七三註二十二。

以期妥洽。”乃擬一拆中之線(紫色線)由南帕河入南定河起,沿劉陳擬讓之線至黑河頭之班定,再沿庫杏河南項河以達南卡江之原界,將西盟讓出;於是遂成南段未定界之五色線圖。而英使仍不允照此勘劃。三十三年(一九〇六)十二月二十七日外部覆照會英使朱爾典“接滇督來文謂:‘此段界務,實應以勘界時華員所劃黃線爲界’。仍請轉達英政府,派員會勘。”英使不覆,遂成懸案。²⁸

附南段未定界劉陳所繪五色線圖說明。²⁹

甲黃色線 此線爲劉鎮陳道根據薛圖初定之綫。自南帕河流入南丁河(即南定)處起,循高山過猛林山,即順山脊而行至帕唱山南下至大滾河,過河登光坎山至公明山,循山脊偏東渡南馬河上山經山通岩成山斜坡而下,至南卡江至南馬河匯流處止,即已定界丙段,第一號界樁處。

乙藍色綫 此線爲劉鎮陳道擬讓綫。由南帕河流入南定河處起,即順山脊而行至帕唱山南下至大南滾河,過河登光坎山偏東至南懶山,又東略北至安東山,再東略南至南互山,東南至黑河頭之班定後山,轉南循南馬南項二河之分水嶺至弄球山,沿斜坡而下,至南卡河源,即順南卡河而行下至南馬河匯流處止。

丙紫色線 此線爲部示之線。由南帕河流入南定河處起,循高山嶺過猛林山即順山脊而行至帕唱山南,下至大南

28. 邊事研究二卷一期,頁一〇四,滇緬界務意見書。

雲南邊地問題研究卷上,頁四二二。

29. 邊事研究二卷一期,頁三一,又二卷一期,頁一〇三。

滾河過河登光坎山折東北至糯果山（諧果山）向南諾南
懶山偏東，至安敦山繞至南瓦山，順山脊而行，東南至黑河
源之班定後山，轉西至庫杏河頭，循河下至南項河匯流處，
又順南項河下至南卡江，即順南卡江而行下至南馬河匯
流處止。

丁綠色綫 此綫爲英員司格德議減綫。北段與部示紫色
綫同至庫杏河與南項河交匯處向南循山脊而下經班順
富岩邦北庸黑而至南卡江，再順南卡江行至南馬河匯流
處。

戊紅色綫 此綫爲英員司格德自劃綫。由馬帕河流入南
定河處起順山脊而行至猛林山北頭偏向東，經南板斑洪
信河各地，沿山脊南下至糯果山；向南再向東，至南瓦山復
向東北，經蠻令再沿南岱大山經黑河頭至班定，然後庫杏
河東面湄澗二江分水嶺南下至鎮邊屬之邦糯西南，向西
南仍循湄澗二江之分水嶺，與綠色綫合而至南馬河匯流
南卡江處。

第十五章 中英續勘滇緬疆界

第四十二節 茨竹事件

倫敦條約第四款：“尖高山以北，北緯二十五度三十五分之北，俟將來查明稍詳再定。”此款僅言緯度不言經度，暗伏東侵地步；祇言北一段，不言北至何處，暗伏通藏之意；已墮英人術中。薛使初意以爲藉此可爲商酌餘地，乃總署滇督於定約後，不事勘查，以備將來定界之準備；於二十三年（一八九七）重定緬約時，北段界務懸案，竟不乘機解決，於第四款條文亦無隻字更改，尤爲失策。光緒二十四年（一八九八）臨元鎮總兵劉萬勝正與英員會勘尖高山以南界線時，英使賓納樂忽於六月初十日照會總署文末段云：

上年十二月間，有華官帶兵二百名，進入恩買卡河北境內。請轉飭該處地方官，於恩買卡河與薩爾溫江中間之分水嶺西境，不得有干預地方官治理之舉。¹

英使照會暗指高黎貢山分水嶺爲界，總署與滇督於尖高山以北地既未勘查，均不知恩買卡河所在；亦未詢明，分水嶺係指何山，究在何處。十月十二日英使又照會總署，再聲明前照所言，並問曾否轉行滇省；總署即含糊覆稱：“已於六月間，據情咨行

1. 清季外交史料卷一八一頁十三，光緒二十九年十二月二十二日滇督丁振鐸奏。參考第十六章滇緬北段未定界圖。

滇省。”² 總署以爲如此答覆，可以塞一時之責，不意英人藉口中國已默認“分水嶺爲界”，開後日北段界務爭端，正墮英人巧計於不覺中。

光緒二十六年(一九〇〇)正月十四日，突有英兵數百，闖入茨竹派賴寨。茨竹土把總以該地歸中國管轄，向英人理論，英人詭稱：“查界，並無他意。”詎於是夜，英人忽發號開鎗，燒殺茨竹派賴各寨；土練左孝臣率土民抵禦，致被傷殺百餘命，左孝臣陣亡。英兵即將茨竹佔據，威逼土民歸順；騰越廳聞警，派兵往援，英軍始退出茨竹。適提督馮子材查營到騰，滇督魏光燾遂令駐騰鎮懾，並將英兵殺燒事電知總理衙門。三月十七日總署照會英使，謂：“滇緬界限，應以現管小江爲準，茨竹各寨係中國世襲土弁管理之地，英兵不應過界燒殺。”³ 小江在高黎貢山西，發源於板廠山南麓，南流西折而北轉，注入恩梅開江。照此定界，則恩梅開江西之江心坡地大半已劃入緬甸界內，而英使仍不允從，謬責總署以既允高黎貢山爲界，不應令滇督擅自改定。四月初七日英使寶納樂照會總署云：

二十四年六月十日照會所叙，貴署對於以恩買卡河與薩爾溫江中間之分水嶺〔高黎貢山〕，爲暫時從權之界，未有異議。是以印督視此段暫權之界，爲貴署已經允定者。英兵舉動係在所允暫權邊界之西。今實界未定之先，豈能任聽滇督擅將貴署所允暫權之界作罷，自行改定他處；尤不應預定將來如何劃分。⁴

2. 滇緬尖高山以北未定界務摘要彙編頁一下，徐之琛編。

3. 清季外交史料卷一五二頁二五，光緒二十八年二月初五日滇督魏光燾奏。

4. 邊事研究二卷，一期，頁二八。

四月十二日總署駁覆英使：

查分水嶺作爲暫權之界，本署既未允定；滇督所稱：“以小江爲界”，即係現管之界，不得謂之擅行改定。總之分水嶺西茨竹派賴等處，均爲中國世襲土司之地；斷不能舍現管之界，遽行退駐之理。望轉達貴政府及印督查照。⁵

四月十九日騰越同知楊均即率領通事土弁，攜持承襲部頒割付圖冊，往會緬甸新街密支那兩府英官及杜參贊。英官初仍堅執恩買卡河與潞江中間之分水嶺爲滇緬暫權之界；楊均駁以茨竹一帶山脚係小江及龍江分水，並不流入潞江，並證以土弁割付圖冊，英員語塞。楊均又詰以茨竹燒殺命案，英員但云：“事關重大，須稟由兩國政府，和衷商議。”次日即相率回緬。⁶

第四十三節 北段未定界之交涉

甲 石道勘界之始末

北段未定界，居大金沙江上游，明時設有里麻茶山兩土司，明兵部尙書王驥立石江上之地也；清雍正七年（一七二九）求夷怒夷相繼歸附，納款入貢。乾隆征緬之役，將軍傅恒曾親至其地；中國雖未設官治理，然緬甸原我屬邦，則介於滇緬之間者，他

5. 邊事研究，二卷，一期，頁二八。

6. 清季外交史料卷一八一，頁十三，光緒二十九年十二月二十二日滇督丁振鐸電。又卷一五二，頁二六，光緒二十八年二月初五日滇督魏光燾奏。

國不能越緬甸而佔有其地；則大金沙江上游，在緬甸以北，其主權之應歸中國，殆無疑議。更繩以現代之國際公法，凡有發現新地，則先至者，得領有該地之主權；吾華人之至其地者遠在漢朝，明清兩代亦復如是。紳商大賈悉爲華人；姑無論土人之崇拜孔明與王尙書，尊之若神明也。而英人之至其地者，則在緬甸淪亡之後，英人無歷史上之證據，要求該地主權，亦甚明矣。

倫敦議約之際，薛使福成曾請以大金沙江爲滇緬之界，原存退讓之意，英外部不惟不允，且有進佔西康之意，僅以‘俟將來查明該處情形稍詳，兩國再定界線，’含糊定約，已爲失計。迨二十三年（一八九七）北京續約時，於北段未定界條款亦無所增改，則總署之疏於邊事，不能不分任其咎也。考大金沙江上游之地，北接西康，東連雲南，關係我川，滇，康三省邊防者，至深且鉅。英人蓄意侵佔，是以有二十四年（一八九八）六月初十日之照會；總署不察究竟，又以“據情咨行滇省”答覆，致蹈昔時中日交涉“台灣生蕃化外”之覆轍。貽英人以‘中國已默認以分水嶺爲界’之口實；此茨竹事件之所由生也。

茨竹事件，久懸莫結，至光緒二十九年（一九〇三）三月初十日，英使忽照會外部：“分水嶺係天然界線，即以此嶺【高黎貢山】爲界爲合宜。”⁷十二月二十一日，駐雲南思茅英務領事，又照會滇督，請以高黎貢山分水嶺爲界云：

尖高山（馬囊平）以北大金沙江與潞江龍川兩江間之分水嶺，作爲中緬界線。所有流入大金沙江之溪河，

7. 清季外交史料卷一七〇頁四，光緒二十九年三月十四日外部致丁振鐸電。

概歸緬甸；流入龍川潞江兩江之溪河概歸中國。⁸

英領照會，無異分割滇境，預爲侵入西康之先聲；未聞外部與滇督有何應付方策也。光緒三十年（一九〇四）九月十九日英使又照會外部：“恩買卡河即係厄勒瓦諦江 Irrawaddy 之北流，該北流即大金沙江之東流；是以務領事謂爲大金沙江。甚願將界線商明，畫定。請彼此派員前往分水嶺，會查情形，以便和平商定；所派華員，或可由駐騰越巡道，就近派委。”⁹

外務部及滇督於英使之照會，未加駁覆；於勘界一事，亦不預行籌劃。三十一年（一九〇五）正月屈從英使之意，以一紙空文，命滇督就近委派署迤西道石鴻韶會同駐騰越英領烈敦往勘。¹⁰二月初二日石鴻韶與烈敦在古勇會齊。¹¹即自尖高山起勘，烈敦乘馬，無山不登；鴻韶則坐四人轎，且嗜鴉片。¹²於勘界事，

8. 清季外交史料卷一八一，頁十三至十四，光緒二十九年十二月二十三日丁振鐸奏。

9. 滇事危言初集界務頁一二三，光緒三十三年六月沈祖燕奏。滇緬尖高山以北未定界務摘要民國十一年外交部編。

10. 滇事危言初集界務頁一二三光緒三十三年六月沈祖燕奏。

11. 雲南邊地問題研究上卷，頁四三三石道照覆烈領文。

12. 石道因遵守總署“現管小江邊”一語之誤，酌擬順小江邊直勘至小江源板廠山爲止，乃偕往查勘時自尖高山起，行至張家坡。石老年身弱且有烟癖，不能往，烈領強之行，直至崗房【登埂土司屬】，復退折火莘地；直天大雨，楚余河水暴漲，難於徒步，不能前進。烈領以其愚懦可欺，遂輕騎隻身獨往，循片馬啞口繞高黎貢山而還，一切聲明圖註即在火莘地交涉。指定尖高山起，過狼牙山磨石河頭班瓦啞口，姊妹山啞口，茨竹啞口，沿高黎貢山而上。於會印圖中高黎貢山脈註明“即潞江與金沙江分水嶺”字樣。並言凡水歸龍潞二江者歸滇，凡水入金沙江者歸緬。邊事研究二卷一期，頁一〇四至一〇五旅平雲南同鄉會滇緬界務意見書。

任英領之東西自便,竟隨之向東北勘察測量。經狼牙山,搬瓦丫口,茨竹丫口;由明光河頭,直上高黎貢山;再由分水嶺丫口而至片馬。復越高黎貢山而東至魯掌,又經卯照順潞江向北勘去,直至麗江府屬,蘭州土司界。¹³

石道會勘,事事隨人,著著落後,不能自守其由尖高山,渡之非河順小江邊,直上板廠山之初議;一路尾隨烈領,不敢制止。¹⁴直勘至麗江府屬地。至四月初旬,因雨水漲發,始返騰越。¹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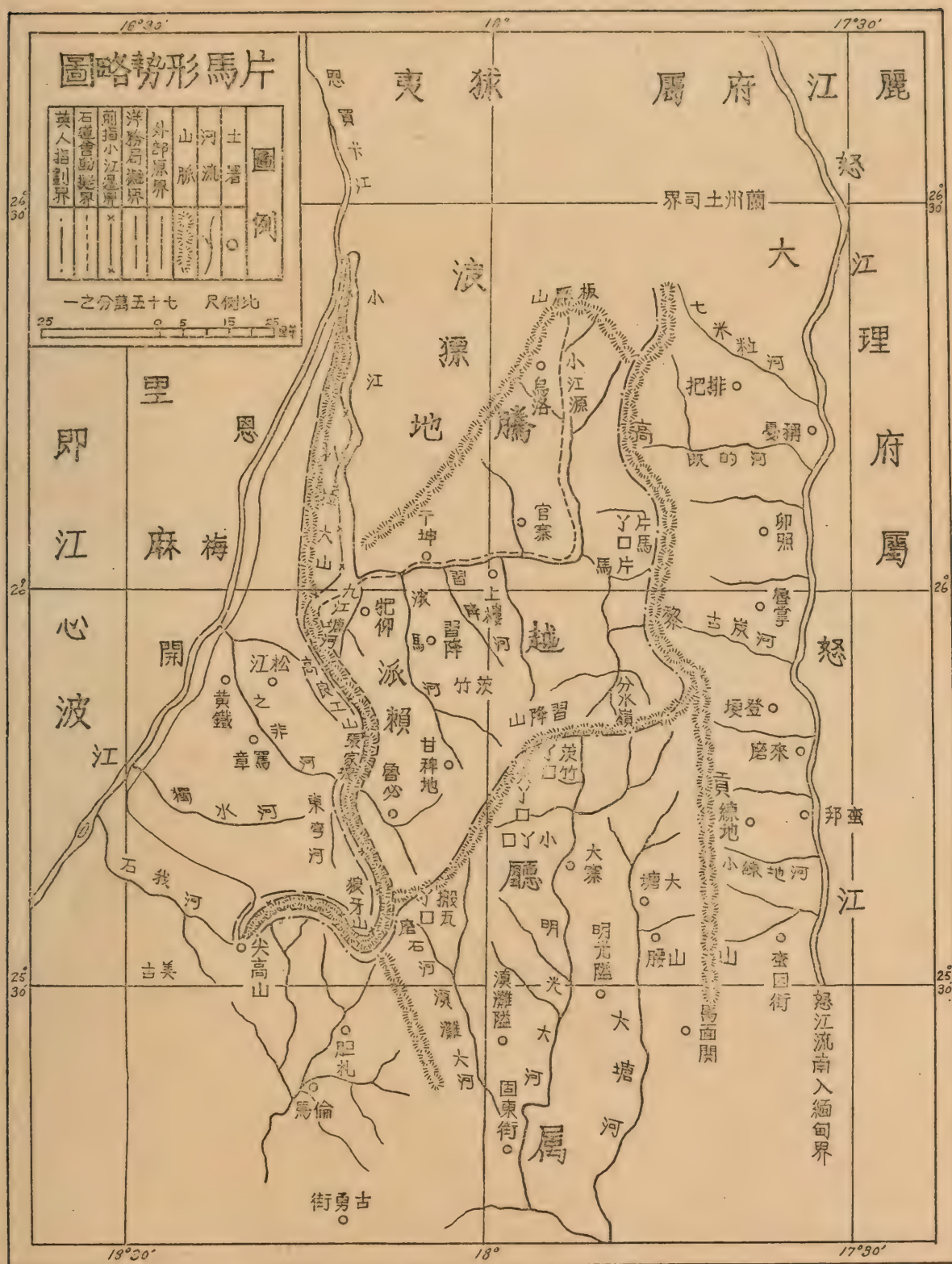
北段勘界,無約可據,無圖可憑;英使要求“以高黎貢山分水嶺爲界”;外部欲“以現管小江爲界”,中英各持己見,迄無定議。突委一不明邊情,嗜好甚深之石鴻韶膺此重任,欲求其不敗事也難矣。石鴻韶尾隨烈敦,一任其所之,直勘至麗江府境始歸;設非因雨水漲阻,則烈領必沿高黎貢山,北至西康境界,可斷言也。以高黎貢山爲滇緬界嶺之說,中國從未應允;界尚未定,而先行勘劃,亦勘界史上之奇聞也。烈領固知其所勘之界,無條約上之根據,是以於已勘地帶;分水嶺以西之地,則表示願每年出銀千元,償還中國土司之損失,永租於緬。於未勘地帶;分水嶺以西之地,則又聲明:“不但現在不能認爲華地,即將來亦

13. 雲南邊地問題研究上卷頁四六三中英滇緬疆界交涉史又地學雜誌第二年十四號頁十二雲南咨議局上滇督中緬界務與片馬交涉書。宣統三年初版,民八年再版。

14. 地學雜誌十四號頁十二中緬界務與片馬交涉書。

“石道奉委會勘界務,亟宜詳情從事,盡力爭持,乃不特處處順從,惟外人之命是聽。”見滇事危言初集界務一四六。

15. 雲南邊地問題研究上卷,頁四三一,光緒三十一年四月十九日烈領照會。



採自滇緬尖高山以北未定界務摘要彙編

萬難歸滇。”並舉不便認中國過分水嶺管理之理由六條。¹⁵英人用意，雖在爭分水嶺爲滇緬界嶺；反於無意中，承認分水嶺以西地之主權，原應屬中國。¹⁶事實甚於強辯，以老於外交之英人，亦無從施其計巧也。是年（光緒三十一年）四月十九日烈領事照會石鴻韶云：

此次與貴道由卯照前往測繪，直到麗江應管地方，因雨水漲發，旋騰。查潞江兩岸，爲迤西最緊要之地，目前雖未開闢將來自應歸滇管理，緬政府並無他言。金沙江上流與緬關係甚大，將來自應歸緬。總之，由明光河頭直上高黎貢雪山，由山頂北往西藏；凡水歸龍潞二江者，概歸滇治理；凡水歸金沙江者，概歸緬甸管理。至於登埂土司以及各撫夷接收野夷頭目禮物，崗銀等項；緬政府亦願從優償還，不使該夷等絲毫吃虧。惟龍潞二江與大金沙江分水嶺之西，各處地方；不但現在，不能認爲華地，即將來亦萬難分割歸滇。特將各情陳明貴道，希爲斟酌辦理。此次中國土司，即有吃虧之處，兩國政府，可照三角地成案辦理，或作永租與緬。惟界務雖經會同勘明，第無劃定之權；雖經蓋印，不過明此圖之真僞，實不能爲議定之憑。相應備文照會。¹⁷

英人原欲強佔分水嶺西之地，然於嶺西土司有屬中國之鐵證者，無法抹煞；是以有“願從優償還，或作永租等語。而於

15. 雲南邊地問題研究上卷，頁四三二 中英滇緬界務交涉史。

16. 滇事危言初集頁界務一六五。

17. 雲南邊地問題研究上卷，頁四三一至四三二 尹明德編。

“三角地成案”見第十三章，第三十九節，北京條約第二款。

麗江府以北之地，則以“不能認爲華地，及萬難分割歸滇”等語，作爲將來侵佔之地步。其用心亦良苦矣。劃界之事，理宜兩國協議規定，若如英領照會中之“不能認爲華地”，以爲勘界之準繩者，則未之前聞也。外部照會以“現管小江爲界”已屬失策；蓋小江係恩梅開江之支流，江以西之地即江心坡也；縱使英人屈縱外部之議，願以小江爲界，則江心坡已喪失大半。¹⁸ 石道誤執“小江”一語，竟謂：“小江外各寨，業經聲明，久在化外，”尤爲失計。四月二十四日石道照覆烈領：

貴領事於各界中所指，應以何處歸滇，何處歸緬，似於事理尙未悉協。本道只有會勘之責，並無劃定之權，原不應亟爲辯論；但貴領事，既謂貴國政府，曾飭指明恩買卡江與龍澗二江分水嶺各情，又謂鄙國政府，亦飭本道清查各土司治理之地，則本道有不能不詳爲照覆者。若照該撫夷繪呈之圖，除小江外各寨，業經聲明久在化外罵章，黃鐵，茅貢等處，亦係早經貴國辦過案件，不復管理外；實應以【綠色線】尖高山起，由磨石河源頭，直上歪頭山，過之非河，經張家坡，登高良工山，抵九角塘河，順小江邊，上至小江源頭，抵板廠山爲界，方屬確當。且滇省多山，分水嶺無處不有，如騰永交界，及雲州境內，皆有分水嶺；似亦不得即指分水嶺爲化外之界也。至謂：“由明光河頭，直上高黎貢雪山頂，由山頂北往西藏；凡水歸龍澗二江者，概歸滇治理；凡水歸金沙江者，概歸緬甸管理；並以分水嶺之外，實

18. 參考第十六章滇緬未段未定界圖及第十七章野人山圖。

無他處可以定界，’等語。若如所議辦理，則鄙國土司治理之地，所失甚多；貴領事所謂不便認中國過分水嶺管理者，鄙國亦不便棄分水嶺外，而不管理也。惟貴領事恐鄙國沿邊各撫夷，性情疲玩，將來或無權治理，貽害邊疆；擬仿三角地成案辦法，作為永租，以便代治；自係思深慮遠，敦輯睦而固邦交之意。然本道此次實是奉札會勘，並無劃定之權，未便專擅認允。至於貴領事照尾稱：‘歷來界務地圖，必須彼此蓋印；此次無劃定之權，雖經蓋印，不過明此圖之真偽，實不能為議定之憑，’等因。應即照辦。¹⁸

自光緒二十一年（一八九六）雲南設立洋務局，辦理外交事宜，由滇督委興祿石鴻韶總理其事。¹⁹北段勘界英人指請，欲就近由迤西道派員，而滇督丁振鐸即以委之於迤西道鴻石韶，已不免受人指摘。²⁰自經勘畢，繪圖會印稟陳，當由洋務局核議照辦，而丁振鐸亦不加審察，即徑轉咨外務部。²¹嗣經外部察核，始知石道所勘之界，失地甚多，乃行文滇督，逐層指斥石道錯誤之處；並命滇督就近與英領磋商，重行勘劃，和平議結，云：

本部復查北段界務，係與野人山交界；此次會勘，既經查明，恩買卡河即恩梅開江，在野人山地；英使屢執小江西即恩買卡河以東之分水嶺，作為定界；即應照此

18. 雲南邊地問題研究上卷，四三三至四三九頁，節錄石道照會。

19. 滇事危言初集界務頁一二〇，光緒三十三年六月湖南候補道沈祖燕奏派雲南查辦事件稿。

20. 同上，頁一四二。

21. 同上，頁一二四。

和平議結。惟此次會印圖，不免有誤會之處；高黎貢山在騰越東，爲保山縣騰越廳東西交界處，與金沙江無涉；潞江在保山縣境，中隔一廳，與野人山無涉。龍江在騰越東，其水西南入厄勒瓦諦江，與恩買卡河，隔水甚多，亦與野人山無涉。至於大啞口以外，據烈領事照稱：“由啞口到片馬，山路崎嶇，十分危險。”視此危險，自不便作爲租地。北段界務[藍色線]應從尖高山起，至石我獨木二河之間；循恩買卡河至小江西，恩買卡河以東之分水嶺爲止。查二十年訂約簽押之英文圖，茲譯出有“恩買卡分水嶺”之文，約在北緯二十六度一十五分，北京西經十八度一十五分；正在小江西，恩買卡河以東；與英使所稱：“天然極妙界線，”適相符合。自應照此和平議結，咨復貴督查核，就近與英員磋商；並先行電覆本部，以備與英使辯論可也。²²

乙 高黎貢山分水嶺之爭執

北段勘界，外部與滇督，事前毫不置意，僅以一紙空文，委石道勘辦；迨大錯鑄成，外部始命滇督向英方交涉重勘，滇省洋務局遂擬一退讓之線[黃色線]。無如英使一意推宕，烈領又藉病去職，交涉無法進行。是年(三十一)十二月二十六日，駐京英使薩道義照會外務部，請定期會商北段界務。光緒三十二年正月初八日，外務部以“須另行派員重勘，”照覆薩使。十一日薩使

22. 雲南邊地問題研究上卷，頁四三九至四四〇，中英滇緬界務交涉史尹明德編光緒三十一年九月二十四日，外部致滇督。

答云：“所欲另行派員勘辦一層，可勿庸議。”並重申前議，請定期與之和平商定。²³ 二月十五日英使薩道義偕繙譯甘伯樂參贊嘉乃績到外務部，商談北段界務；由外部那瞿兩中堂及唐接見。先各出會勘圖，對畢，薩云：“以潞江與大金沙江之分水嶺爲界。”唐答：“相隔太遠。”薩又云：“高黎貢山爲分水嶺。”唐云：“高黎貢山在騰越以東，或是高良工山，因音近誤會。”遂出界線節略各一扣，交閱。薩使節略中有：

今中英兩國政府議定，滇緬邊界，北緯二十五度三十五分之北一段，應循薩爾溫江【即潞江】及厄勒瓦諦江【即大金沙江】之分水嶺脊順至西藏邊界之處。

那瞿兩中堂即當面拒絕，云：“此事關係土地，不能照定。”薩云：“可以彼此再斟酌，另行定期會晤。”遂去。²⁴

三月十六日，英使薩道義復到外部商談，由那瞿兩中堂及聯侍郎接見。薩云：“雲南界務，貴部交節略兩件，與英員會勘之圖，不相符合。按照我們地圖，係由潞江與大金沙江之分水嶺山脊。”聯答云：“所佔地段太寬，不能如此辦理。”薩云：“潞江與大金沙江有一天然分水嶺，決無錯誤。”聯答云：“據烈領事與石道會勘地圖，分水嶺係有兩處，以彼易此，礙難據以劃界。此皆由於地音相近，致易牽混；即如高黎貢山與高良工山相距甚遠，烈領以高良工山爲高黎貢山，遂多爭執。又如恩梅開與恩買卡實係一水，而又誤作二名，是以分水嶺亦涉誤會。”薩云：“此處地理，我們極熟，却要如此定界，務請貴部照允。”聯云：“我們與薩大人均未親歷其地，滇督寄案卷甚多，惟有查照來文，據

23. 雲南邊地問題研究上卷，頁四四二至四四三。

24. 雲南邊地問題研究上卷，頁四四四及四四七。

以分晰講解。若如薩大人所說，則茨竹派賴各土司之地，均包在內，本部何能擅允。且滇督迭次文函，爭之甚力，未與該督商妥，決難照辦。”薩云：“政府應有允許權，不能悉由滇督作主。”聯答云：“滇督有守土之責，職分所在，理有固然。”薩云：“土司並非該處土著。”聯答云：“有兵部所給遠年襲職之劄據爲憑，並有二十六年命案，可資參考。”薩云：“土司每年所貢禮物甚屬微細，我們政府可以備還。”聯答云：“所爭不在貢物，事關疆土，無論土人不願，即國民耳目，亦甚注意。”薩云：“英政府看此事甚重。”聯答云：“彼此均視爲緊要之事”。薩云：“現奉本國訓條在此。”旋出節略一件。

中英滇緬邊界專條

西曆一千八百九十四年三月初一日，即華曆光緒二十年正月二十四日，中英畫定約款，第四條，約款內載：“今議定北緯二十五度三十五分之北一段邊界，俟將來查明該處情形稍詳，兩國再定界線”，等語。今中英政府議定滇緬邊界，北緯二十五度三十五分之北一段，應循厄勒瓦諦江【即大金沙江】及龍江之分水嶺脊，至過龍江上流各溪，再循薩爾溫江【即潞江】及厄勒瓦諦江【即大金沙江】分水嶺脊，順至西藏邊界之處。

“須照此復，允不允均請說明，以便呈報本國，務請迅速辦理。”

聯云：“不能甚快，可惜烈領事已經出缺。滇督前請再派一員與石道商辦最好。”薩云：“毋庸另行派員，已照覆貴部矣。”²⁵

北段界務懸隔經年，仍無轉圜辦法；外部要求重勘而英使不許；英使欲以高黎貢山爲界，則我不應。雖經反覆辯論，舌敝唇焦，迄無定議。四月初八日駐京英使薩道義再行照會外部，

25. 雲南邊地問題研究上卷，頁四四七至四四八。

已有強行佔領之意。薩使謂：“中國若竟不願按照所擬各節允諾，則本國政府，仍令緬甸政府駐守該處，無需再行商議。”其照會外部原文云：

北緯二十五度三十五分之北，滇緬交界一事，曾於二月十五日，三月十六日，與貴部那瞿兩中堂及聯侍郎，在貴部面談，並交節略：“應循厄勒瓦諦江【即大金沙江】及龍江之分水嶺脊。至過龍江上流各溪，再循薩爾溫江【即潞江】及厄勒瓦諦江【即大金沙江】之分水嶺脊，順至西藏邊界之處”，等因。爾時並代印度政府聲明，登埂明光等處之撫夷，向來收受所擬交界以西，野夷頭目禮物崗銀等項，印度政府情願補償。欲將歷年懸擱之案了結。貴部毫未應允，不免可惜。旋經本大臣將此兩次會晤各情，報明本國政府去後；茲准外部大臣咨，以本國政府，擬將專案底稿所指之分水嶺脊【高黎貢山】為交界。中國若竟不願按照所擬各節允諾，則本國政府仍令緬甸政府，駐守該處，治理一切，無需再行商議。囑向貴國政府，陳明。²⁶

七月十一日外務部駁覆英使照會中之“順至西藏邊界”一語，並聲明北段滇緬邊界應以騰越交界為止云：

查此段界線，貴國但憑河流所入，即為界線所至；故以龍潞二江及大金沙江之分水嶺為界。而於中國土司治理之地，如茨竹派賴等寨，均包在內；則所擬界線，

26. 雲南邊地問題研究上卷，頁四九九中英滇緬界務交涉史。
清季外交史料宣統朝卷十九頁八下。

仍多未合。貴國政府既明知登埂明光等處撫夷，向收野夷禮物崗銀足見該處地方，爲中國管轄之確證，未便以補償作爲了結；自應劃清轄地，以定界線。本部正在電商滇督查復，貴國政府竟謂：“中國不照所擬允諾，擬令緬甸政府駐守該處，治理一切，”等語。本部視此辦法殊非公允；曾請貴署大臣，轉達貴國政府查照滇緬條約第四款所載，北緯二十五度三十五分之北一段邊界；再行詳細查明該處情形，彼此持平商辦，俾得早日訂定，等因。於四月十六日照覆貴大臣在案。茲准滇督查復，本部復加查核；此段界線【黃色線】應從尖高山起，北過之非河，至高良工山脚之西，循九江塘河至扒拉大山嶺脊爲止。貴國薩大臣擬稿言：“順至西藏邊界。”查騰越之於西藏，中隔大理麗江二府，有烈領事所勘之地及會印圖所繪，只及騰越，確然可據。則北緯二十五度三十五分之北一段，應以騰越交界爲止。²⁷

此次勘界，英人足跡所至，不過北止麗江府屬之蘭州土司地，更北以達西藏，爲英人所未至；然其照會中竟用“順至西藏邊界”一語。蓋英人處心積慮，不止盡佔野人山地而已也。曾侯之與英人交涉也，在爭保存緬祀；薛使之與英人交涉也，在爭野人山地。此次交涉，去薛使訂約時不過十有二載，而英又與我東爭高黎貢山，北爭西藏地界矣；孰是以往，雖舉國拱手奉之，亦

27. 滇緬尖高山以北未定界務摘要彙編頁三外交司司長徐之琛編，民國十一年九月十五日。

不足以壓其貪慾也。誠如沈祖燕之所論：“滇緬界事未了，而川緬、藏緬之界事即將迭起；照此勘界，其將何所底止。”²⁸

六月十九日滇督丁振鐸曾行文外務部，將歷次北段爭議界線，詳繪成圖；用藍，黃，紅，綠，紫五色線標明，以示區別。²⁹並謂：“烈領所勘界綫，應截至片馬啞口爲止，不得再上高黎貢山山頂，北往西藏，以杜其侵入雲龍維西土司各屬。”請向英使交涉。無如英使堅持異議，迄無轉圜辦法。至宣統二年（一九一〇）英政府果施行其照會中之“無需再行商議”，派兵強行佔領片馬。³⁰

附北段五色線圖說明³¹

甲 藍色線外部原定之線。從尖高山起，至石我（石峨）獨木二河之間，循恩買卡河，至小江西，恩買卡河以東之分水嶺爲止【此分水嶺即圖中之扒拉大山卷中亦稱爲浪濤大山】。

乙 黃色線雲南洋務局擬讓之線。從尖高山起，過狼牙山，渡之非河，登高良工山，接連八拉大山山脊爲界，循小江北流，入恩梅開江之處止。

28. 光緒三十三年六月湖南候補道沈祖燕稟：“更有大誤足以爲將來之後患者：一則小江外之狼速地，一旦棄去，再北而爲怒夷，其地踞龍潞兩江之上流，東接維西中甸，直通麗江，北與四川之巴塘襄塘諸土司相接，西北卽可以通至西藏。一則高黎貢山之頂，沿潞江金沙江上流，由北直進；不特求夷怒夷之地，去其大半，卽維西屬之鋪拉籠，西藏屬之擦瓦龍一帶，皆將被其所侵佔，所失之地，豈尙可以數計。且猶不僅此也，併由此可以直接四川巴塘土司之地，而入我西藏。滇緬之界事未了，而川緬、藏緬之界事，卽將迭起；照此勘界，其將何所底止。滇事危言初集界務頁一二七至一二八。

29. 見頁一八三片馬圖，及十六章北段未定界圖。

30. 雲南邊地問題研究上卷，頁四四九至四五〇。

31. 滇緬尖高以北未定界務摘要彙編界務原委要畧頁三。

丙紅色線總署原案，各守現管小江邊之線。從尖高山起過狼牙山，歪頭山，張家坡，登高良工山，至九江塘河西小江北轉之處，順小江北去，直入恩買卡河【恩梅開江】之處爲界。

丁綠色線石道原勘之線。從尖高山起，過狼牙山，歪頭山，張家坡，登高良工山抵九角塘河，順小江東行，至小江源板廠山爲界【歪頭山五色線圖，無此山名，石道會勘蓋印圖內，註有此山】。

戊紫色線烈領所指線。從尖高山起，過狼牙山，磨石河頭，搬瓦丫口，姊妹山，大丫口，茨竹丫口，分水嶺丫口，片馬丫口，接高黎貢山嶺。

丙 石道誤國之內幕

石道勘界失地一事，滇中士民無不太息痛恨，以爲此時所失尚小，而將來後患實無窮盡；不僅貽誤地方，爲雲南邊界之憂，而且有大害於全局。³² 滇中傳說，以爲石鴻韶必獲罪，興祿亦必不免；乃未幾而石鴻韶竟升迤東道，興祿亦升貴州按察使，滇人深以不平。光緒三十二年（一九〇六）十月二十八日，貴州提學司陳榮昌【滇籍】密摺奏參石鴻韶興祿二人，請明正其劃界失地之罪，以謝滇人。其奏摺云：

丁振鐸所不滿於滇人者，惟洋務一端，失手特甚耳；丁振鐸之誤滇，實興祿之誤丁振鐸也。丁振鐸於外交以忍辱吃虧爲宗旨；藩司劉春霖臬司陳燦皆正人，不屑爲而忍大辱吃大虧，獨興祿肯爲之；是以洋務專歸興祿之手。知府石鴻韶附於興祿，興祿薦其與英人劃界，希圖勞績以遷官。石鴻韶傳興祿衣鉢，持媚外

32. 滇事危言初集界務，頁一二三至一三一，湖南候補道沈祖燕奏派雲南查辦事件稟稿。

主義，興祿不惟不愛滇之土地，且併蜀之土地亦棄之。其事秘密，滇人不盡知，然竊聞界務公牘達外務部，外務部察其失地，寓書數十紙駁詰之，亦嚴切矣。興祿本獨攬其權，至是惶懼，乃邀藩臬兩司畫稿，冀得分過。然竊聞藩臬兩司，皆不肯畫稿；丁振鐸賢者，至勢成騎虎，亦不得不忍尤蒙垢，甘貽袒護之譏。滇人是以爲失地者石鴻韶，用石鴻韶者丁振鐸，薦石鴻韶以誤丁振鐸者興祿也。丁振鐸用人不當之罪，或尙可原；而興祿貽誤滇督，速滇禍失滇地奸邪柔媚之愆不可逭也。臣願請旨，特簡剛正無私之大臣，查辦興祿劃界失地事；即明正其罪，以謝滇人。³³

疏上，朝命湖南巡撫岑春萱檄委大員馳往確查，岑春萱乃委湖南候補道沈祖燕赴滇查辦。三十二年（一九〇六）十二月二十一日沈祖燕由長沙起程，因案中有滇越鐵路事，即浮海遄行，取道安南，於三月二十三日抵雲南省城；當即分調卷宗，詳加察核。是年六月奏稟石鴻韶勘界遺誤之八端，³⁴並謂石道辦理界

33. 滇事危言初集界務頁一一五至一一八，節錄陳榮昌奏稿。

34. （一）任烈領之混東流爲西流，竟勘至狼牙山迤北至大啞口而止。（二）不遵外務部“各守小江邊界”之說沿小江順流而下，反上溯別尋一小江源至板廠山。（三）任烈領事之隨意所指，東西自便，不能據小江東流駁斥烈領。（四）任烈領事直上高黎貢雪山，竟偕測繪王生勛至麗江府屬蘭州邊界。（五）小江外諸寨原屬茨竹登埂土司，石道照會烈領聲明久在化外。（六）茅貢等寨原屬滇灘土司石道照會謂早經貴國辦過案件不復管理，先自認定，棄之不問。（七）大啞口外烈領欲仿三角地成案，作爲永租，既欲議租，則已明認爲中國之地，則茨竹事件正可提議使之不能諉卸；何以石道絕不論辨，反照會

務，竟似代爲英人力爭者，原參其“持媚外主義，不惟不愛滇之土地，且併蜀之土地亦棄之，”實非虛語。又奏稟石道照會英領失當之處云：

查石道之照會英領事，於其欲以大啞口外作租地也，則曰：“貴國輯睦邦交，故此和平商辦，既有成案可援，自能妥商辦法。”於其議租一千五百元也，則曰：“租價已屬從豐。”於其酬給撫夷四千元也，則曰：“可謂體恤人情，無微不至，有此盛情，必爲代達。”至其於小江外各寨，則曰：“業經聲明，久在化外。”於滇灘屬各寨，則曰：“久經貴國辦過案件，不復管理。”又曰：“其小江與分水嶺兩處界線，貴領事指陳一切情形，甚爲明晰；自係爲顧全滇緬利益，永享安靜起見，容即查照函示，轉詳辦理。”觀其照會烈領事，祇有承順之詞，絕少辦難之處；而其稟電中之所陳，如論大啞口外之作爲租地，則曰：“永租一層，似已屬最爲和平之議。”又曰：“租價出至一千五百元，已屬從豐。”又曰：“除給土司門戶崗費外，尚有數百金贏餘，歲濟公家之用，倘力與磋商，似尚可望增加。”又曰：“否則以大啞口外，區區不毛之地，何故遽許租銀。”其於應對外人，何以如此謙卑遜順，而於稟陳上憲之詞，何以如此歆動挾制。甚至於論滇灘屬各地，則竟曰：“查萬國公法第四章，此國掌某地某物，即可以爲己有，罵章黃鐵等處，渠早

謂：“思深慮遠，敦輯睦而固邦交”。（八）狼速乃大理府屬境，若以小江源板廠山爲界，則狼速一帶反概棄置不問矣。滇事危言初集界務，頁一二五至一二八。

已屯兵,及辦過案件。”證引亦似有理;惜竟似代爲英人力爭之語,惜乎其不能如此類之援引,以駁折烈領事也。原參謂其“持媚外主義,”觀其於此等言詞,大致似可以想見矣。³⁵

讀此則石道誤國之事實,無庸置辦矣。滇督丁振鐸清操甚著,亦深知顧全地方利益;苟得有才識邁衆,諳習外交之人,以相輔佐,則遇事既有定見,當不至輕於遷就,坐失機宜。無如地處邊徼,實當英法兩強之交迫,任用不得其人,以致辦理交涉多所貽誤。³⁶丁振鐸爲欲文飾已過,此其以不得不袒興祿與石鴻韶者也。是年七月湖南巡撫岑春萱,據沈祖燕調查奏報興祿,石鴻韶,丁振鐸勘界貽誤之罪云:

現任貴州布政使興祿,於石鴻韶會查北段界務地圖,詳送到省,謬誤錯失之處,復不督飭局員,詳加考核,駁正,扶同具稿,呈丁振鐸咨部,迨經部駁,猶思迴護電覆;實屬有意欺朦,辜恩溺職,咎無可辭。惟係二品大員,應如何嚴行懲處,伏候聖裁。調補陝西陝安道石鴻韶奉委會勘界務,於英領欲由高黎貢山順分水嶺而下,過大啞口爲界,不能切實指駁;雖勘而不劃,究屬玩視要公,貽誤界務。且該道嗜好甚深,聲名惡劣。擬請旨,即行革職,永不叙用,以示懲儆。前任總督丁振鐸,惟勘界重事,並不慎選公正可靠之員會勘,於興祿石

35. 滇事危言初集, 界務, 頁一二九至一三〇, 湖南候補道 沈祖燕奏派雲南查辦事件稟稿。

36. 全上, 頁一四五。

鴻韶扶同欺朦，初未詳核駁飭；擬請旨，交部議處。³⁷ 八月初四日上諭：“興祿有意欺朦辜恩溺職，着即行革職。石鴻韶辦理要務，諸多乖謬，著革職永不叙用。丁振鐸用人不當咎無可辭，業經革職，免其置議。”³⁸

綜觀北段未定界之五色線圖，則知中英兩國爭執之界，悉在恩梅開江以東。³⁹ 江以西之地，即江心坡也，縱使英人屈從我請，以恩梅開江爲界；而江心坡之地已喪失於無形中。外部照會有“以現管小江爲界”一語；小江爲恩梅開江支流，至於小江以北，或應以緯度，或應以天然地形劃分，並無明文規定，甚屬失策。石道照會烈領有“小江外各寨久在化外，罵章等寨業經貴國辦過案件，”等語。沈祖燕岑春萱奏摺，亦以此爲石道誤國之大罪；豈中國所喪失者，真祇此數十山寨耶。蓋北段中英滇緬疆界關鍵，應以江心坡爲轉移；設我爭得江心坡地，則片馬以及小江外諸寨悉在界內矣。外部於勘界重大之事，不能豫先籌劃測繪詳圖，指示勘界方略；一任石道之盲從辦理，迨錯已鑄成，方事指摘，將勘界貽誤之罪，悉委諸石道一人，恐非持平之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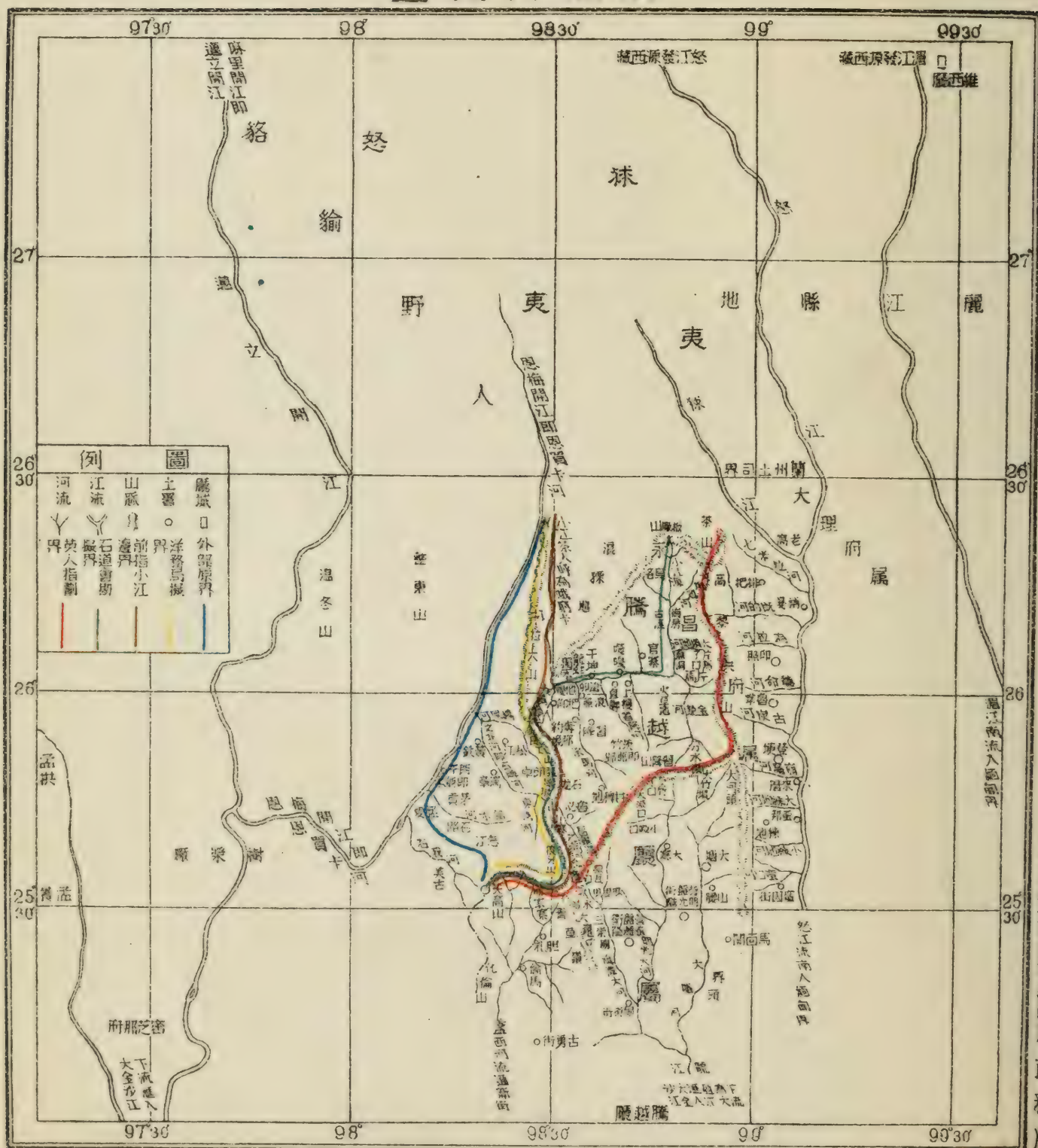
石道勘界，北及麗江府屬蘭州土司界而止；至於英人欲以分水嶺爲界之意，遠在光緒二十四年（一八九八），總署不之詳察，含糊答覆，貽人口實。此次英使照會，因增“順至西藏邊界之處”一語，即亦歸罪石道；即謂石道無以自白，固不足以服其之心也。其後英人節節進迫，早已侵入蘭州土司以北；未聞政府有何制止之事，豈亦石鴻韶之咎耶。

37. 滇事危言初集界務頁一五四，湖南巡撫岑春萱奏。

38. 滇事危言初集界務頁一五六，岑春萱奏。

39. 參考第十六章滇緬北段未定界圖。

圖綫界絕滇



此圖採自張鳳岐先生所著
之雲南外交問題商務版

第十六章 片馬事件

第四十四節 片馬事件之由來

片馬原係雲南保山縣登埂土司之轄地，在高黎貢山之西，北緯二十六度，北平西徑十七度五十分。廣袤百里，北界麗江維西，西接派賴土司，西南爲茨竹土司，東鄰卯照魯掌兩土司及雲龍之六庫土司，東南接本管登埂土司，距永昌二百八十里。東鄰高黎貢山，西界高良工山，南爲姊妹山，北爲板廠山。境內一水名小江，即總署照會英使“現管小江爲界”者。小江發源於板廠山南麓，南流西折，復西北注於恩梅開江。元滅大理後，片馬隸雲龍甸，明時屬茶山長官司；清初屬騰越，旋改隸保山縣之登埂土司管轄，納登埂土司門戶稅。¹

宣統元年（一九〇九）九月，登埂土司赴片馬各寨收門戶稅，與頭人伍嘉源徐麟祥交鬭。² 伍徐率衆控訴於永昌府，知府傳到登埂土司，羈押之，土司陰行賄賂，竟得釋放；伍嘉源徐麟祥乃說土民：

漢官被土司賄買我輩無法可施。爲今之計，祇有赴英領密支那府，聲明：“片馬係爲英國領土。”請其發兵保護，則此苛稅可以免除。

1. 地學雜誌第十七卷，頁一五三至一五四白眉初片馬考。

參考第十五章，一八三頁片馬形勢畧圖。

2. 清季外交史料宣統朝，卷十七頁三十一。

衆是其議，遂投稟英緬政府謂：“片馬各寨在高麗貢山分水嶺以西，應歸緬屬。”³ 英自滅緬，即屢窺我野人山地，其處心積慮之欲以高黎貢山爲界者，已非朝夕。光緒二十四年，二十九年，三十二年英使迭次照會，已明言之矣。乃我總署外交既失敗於前，邊官疆吏復疏防於後；此炭竹事件之所以發生，與夫北段界務之所以久懸而莫結者也。尤有甚焉者，則督撫大員，本其一貫之因循政策，不以覆車之鑑，而稍加以警惕焉。

伍徐投稟後，騰越英婁領即親赴片馬調查；是時登埂，卯照，魯掌各土司聞訊，飛報永昌府，懇請派兵駐紮片馬，以防萬一，而永昌知府祕不上聞。⁴ 未幾騰越婁領即照會滇督李經義，謂：“土司帶兵過界燒殺，搶劫英民。”要求賠償。滇督始以：“土司門案，係中國地方事件，應由地方官自理，英國不得干涉；”駁覆英領。又電保山知縣陳，命其馳往查辦；⁵ 陳抵片馬後，即將伍嘉元徐麟祥緝獲，下之獄中。⁶ 而騰越婁領藉遊歷爲名，再赴片馬調查。⁷ 滇督見事體重大遂電告外部，請向英使交涉；外部據情照會英使。五月初二日英使答云：

奉政府囑令，俟婁領查明詳報，方可作覆。又云：請先將光緒二十九年十二月十四日照會，多爲注意。又三十二年四月一日，薩前大臣照會內，曾向中國政府

3. 地學雜誌第十七卷，頁一六二片馬考。

4. 地學雜誌第十七卷，頁一六二片馬考。

5. 清季外交史料宣統朝卷十四，頁十，宣統二年三月十七日滇督李經義奏。

6. 清季外交史料宣統朝，卷十七，頁三七，宣統二年九月初十日。

7. 清季外交史料宣統朝，卷十四，頁十，宣統二年三月十七日滇督李經義奏。

言明英政府之意，合再照會。⁸

光緒三十二年（一九〇六）英使薩道義照會，雖有以“高黎貢山分水嶺，直至西藏邊界，爲滇緬界線”之意；然我外部早經據理駁覆，從未允諾。外部乃再照會英使：“請制止英兵越界，並派員重勘。”英使堅持薩使原案，置之不覆；嗣以滇督電詢外部，外部乃再催促英使。英使答云：“英國無派兵逾越前指之分水嶺交界之意。”並謂：“中國若不肯按照薩使光緒三十二年照會聲明之界線，則無論何項會勘問題，均不核奪。”⁹外部又據理駁覆謂：“薩使所指之界，抱括中國土司治理之地，不能承認。”而英使置之不顧。¹⁰是年五月騰越英領亦照會滇督：“請注意光緒二十九年及三十二年兩次英國照會。並聲明：“如中國不允所請，即令緬甸政府駐守該處[片馬]，治理一切，無須再商。”英人蓄意侵佔，我雖據理力爭，英則拒絕商酌，交涉至此，已再無轉圜餘地。是夏滇中已盛傳，“俟雨霽瘴消，英兵往佔片馬。”¹¹

宣統二年（一九一〇）十二月間，英軍果由密芝那分兩路出發；兵二千名，馬二千五百匹，並有工程輜重各隊，開抵片馬。設卡築壘，偏挖地營，徑興工役，節節布置，爲久屯之計；並脅派賴各寨降附。宣言：“高黎貢山以西爲英國固有領土。”英人不獨

8. 清季外交史料宣統朝，卷十五頁十一，宣統二年五月初三日外部致滇督電。光緒二十九年及三十二年英使之照會，見一八〇及一八八頁。

9. 清季外交史料宣統朝，卷十八頁二十六，宣統二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外部致滇督李經羲電。

10. 清季外交史料宣統朝，卷十八頁三一，宣統二年十二月十四日。

11. 清季外交史料宣統朝，卷十八頁八，宣統二年十月二十五日李經羲奏。

立意久佔片馬，且有沿山北進侵入麗江之勢；邊地民衆，莫不風鶴驚惶。¹² 是月十九日滇督李經羲致電外部，報告英軍強佔片馬之經過，並舉片馬不可不爭之三因云：

(一) 嶺西各夷供職應役，初非甌脫；英國允給租價，允償岡銀，明明認土司轄境，遽爲外兵所據，國體何存。

(二) 茨竹，派賴，片馬等寨，分隸左楊段各撫夷，均執有道光年間兵部劄付；若我力不能保護，沿邊土司愈受影響，邊計所失已大。

(三) 從高黎貢山山脊北往西藏，此線爲英政府所定；彼兵既擅進片馬，即循山而北，以至麗江之蘭州，維西之白漢，洛巴之擦瓦龍。扼險設戍以後，則爭無可爭，讓無可讓，坐收此千餘里之地。¹³

片馬事件起於土司與頭人之私鬥，永昌官廳斷案不公，致使頭人伍徐等憤投英人，藉報私怨。然則英人之欲強佔片馬也，光緒三十二年（一九〇六）之英使照會中，業已明言；是，以縱無土司私鬥之事發生，片馬之終不能免者，可斷言也。方騰越婁領之赴片馬調查時，卯照魯掌土司即馳報永昌府，請派兵防守，而府官不以爲意。迨婁領照會到省，滇督始報告外部；交涉經年爲時不可謂不久，縱不能未雨綢繆，防患於未然，亡羊補牢，亦可以稍補事後；乃一味依賴外部之交涉，於防邊大事毫未計及。俟英人強佔之事實現，則已措手不及矣。滇督所陳必須力爭

12. 清季外交史料宣統朝卷十八，頁四十八，宣統二年十二月十九日滇督電。卷十九，頁一，宣統二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滇督電。

13. 清季外交史料宣統朝卷十八，頁四十九，宣統二年十二月十九日滇督李經羲致外部電。

片馬之三點不爲無見，獨恨其既知片馬之重要，何竟徒唱高調，而無實際之措置也，其貽誤之罪，固難與爲諱。

片馬係中國屬土，且有中國治理之證據，即謂片馬在彼指定界內，究係執事而未定之界；乃英人不待外交上之解決，遽行強佔；其蔑視西洋之國際公法，固不待言。然則英人恃其侵略之慣技，是以雄霸五洲，漁肉土民；其強佔片馬，在英人視之，固不足以爲奇也。

外部接滇督電後，屢向英使抗議，而英使則藉轉報政府爲推諉，迭次照會，均歷久始覆。¹⁴ 滇督李經羲以英兵侵入我界，屢與交涉，亦不得要領；十二月二十二日乃電外部，請再向英使交涉退兵勘界；倘英使拒絕，則不惜以兵戎相見。並舉袁世凱督滇，已則出師抗戰云：“袁世凱有術能兵，若能出而莅滇抗難，必能勝經羲十倍；籌略既定，後路有託，即當出駐永騰，親督三軍，誓以身殉。”¹⁵

北段緬界，始誤於光緒二十年（一八九四）之倫敦條約，再誤於二十三年（一八九七）之北京續約；薛使初意，原爲一時權宜之計，乃繼任者一味因循。英人窺破我之弱點，是以有光緒二十四年（一八九八）“以分水嶺爲界”之照會。而滇督總署均不一察究竟，含糊答覆；英遂謂中國已默認，藉爲將來強佔之口實，正墮其詭計於不覺中。光緒三十一年（一九〇五）勘界時，滇督丁振鐸又不慎選幹材，竟委嗜好甚深之石鴻韶，膺此重任，貽患無窮。事前不加審慎，事後要求重勘；勘界大事非同兒戲，英人拒

14. 清季外交史料宣統朝卷十八頁五十二，宣統二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外務部致滇督李經羲電。

15. 清季外交史料卷十九頁一，宣統二年十二月二十三日滇督電。

絕重勘，豈非無因。光緒三十二年（一九〇六）英已明言將佔領分水嶺以西之地，而我政府仍不置意，此片馬事件所以發生之遠因也。片馬事件雖謂起於英人蓄謀，而肇事之近因，則由於永昌府官員受賄，斷案不公。李經羲事前不能預防，事後亦未聞有懲治官吏之事；僅以拿獲緬奸伍嘉元徐麟祥奏聞，謂其不知致奸之由可乎。既而英人興師動衆，強行侵佔，始張惶失措，派員往察；封疆大吏有守土之責，平時不注意邊防，臨事始派員“冒險前往。”¹⁶視巡邊爲冒險之事者，竟唱督軍臨陣，即謂本意出於至誠，不免書生紙上談兵之譏。

自庚子【一九〇〇】拳亂以來，國家元氣銷耗，視滇案發生及英併緬甸時，不如遠甚。是時漢人光復思想正熾，革命潮流，風起雲湧，禍機四伏，危如纍卵，清廷方希苟延殘命；不惟無對外作戰之餘力，亦且不容其有開釁之意念也。中國情形，英所洞悉，此其所以敢於肆行無忌者也。是以朝廷甫接滇督請纓之奏，立即電諭李督，命其妥慎規劃，計出萬全云：

如係勢均力敵，尚可據此立論，現在我國情形，彼所洞悉，若聲言設備，轉恐彼藉爲迎戰之據，不獨患中一隅，並將牽動全局。以執事公忠體國，明察時事，諒必熟計及此。又聞尊處電達他省，有“請旨備戰，設法救援”之語。現在人心浮動，萬一消息流傳，內訌外侮，因之而起，後患何可勝言。仍照上次諭旨，妥慎規劃，計出萬全。¹⁷

16. 清季外交史料宣統朝卷十四頁二十五，滇督李經羲奏。

17. 清季外交史料宣統朝卷十九頁三，宣統二年十二月二十七日，軍機處致滇督李經羲電。

讀此則清廷恐慌情形可以概見。蓋以禍機四伏，萬一因此開釁，不惟非清廷之福，亦且爲中國之患。

第四十五節 英兵佔據片馬以來之交涉

片馬事件，既不能以實力解決，則不得不出於和平交涉之一途。宣統二年（一九一〇）十二月十四日，二十四等日迭次照會駐京英使，英使迄無開談誠意。英軍既已強佔片馬，復於高黎貢山嶺最高險處，分築台砲，電光遠射，照及怒江渡口，茶山五寨竟降其三，幾入麗江，漸窺西康。¹⁸ 十二月二十七日外部又電令駐英公使劉玉麟向英交涉；¹⁹ 三年正月一日（一九一一年正月三十日）劉玉麟往英外部，詰問英兵強佔片馬事，並請撤兵勘界，英外部大臣不惟不認英兵侵入華界，反謂：“中國官吏於光緒三十二年（一九〇六）以來，侵犯英國所指之邊界，不止一次，近登埂土司又剽掠分水嶺以西之村落。”又云：“四年以來，中國政府除擬勘已勘之地外，別無辦法，故英政府即實行薩使一九〇六年預告，已遣兵至片馬。”²⁰ 同日駐京英使朱爾典 Sir John Jordan 亦照會外部云：

滇緬北段界務，上年十二月十四，二十四等日，接准來照，均經轉達本國政府。茲接外部大臣來電，囑爲照

18. 地學雜誌第十四年【民國十二年】片馬問題頁八引宣統三年正月滇督電。按西康卽川邊，民國十七年設西康省。

19. 清季外交史料宣統朝卷十九頁三，外部致劉玉麟電。

20. 清季外交史料宣統朝卷十九頁九，宣統三年正月二十一日劉玉麟致外部電。

覆。據稱：“恩買卡河之分水嶺至小江之間，所有地段，業於光緒三十一年，由原任烈領事與石鴻韶會勘，並未指出從前本國政府向中國政府，所聲明之意見欲有更改之處；是薩前大臣於光緒三十二年四月初八日，將聲明之意見重行備文照知。迄今四年之久，中國政府，除擬再查已經勘明之地外，並未籌得較此妥善之主義；故本國政府即照薩前大臣聲明之語，已經派員前往片馬。此時所有分水嶺以西之地，業由英官和平治理；至中國政府以爲英官不應如此，將其故聲明。倘中國政府欲將所收小江及分水嶺間某案禮物之證據指出，在北京會查亦無不可，”等情；前來。相應照覆貴親王，查照。²¹

光緒三十一年（一九〇五）石道與烈領雖有會勘北段未定界之事，惟於界圖蓋印劃押時，雙方曾經聲明，“劃押不過明此圖之真偽，並非視爲定界。”乃英政府之照會中竟有“英國所指之邊界”一語，於強佔片馬之理由則謂，“實行薩使之預告。”界約應由關係國雙方同意劃定，未識英人片面指定邊界之說，所據者何法也。若按英使照會則任何國之領土，一經預告，即可實行強佔，此又不知英人所據者何理也；英雖狡辯，恐亦難自圓其說。正月十五日外部再照會英使，請撤兵協商。²²三十日英使至外部，面稱：“請確定以高黎貢山爲界，再行撤兵會勘。”我政府以中英意見分歧，然爲時勢所迫，祇得和平處理。二月十一

21. 張鳳岐 雲南外交問題 頁二三九（民國二十六年）商務印書館。

22. 地學雜誌 第十四年【民國十二年】片馬問題 頁八。

日又擬定解決北段界務辦法，商諸英使；並謂：“如貴國政府，猶慮兩國意見終難一致，則尚有公斷一途，可爲最後之結果。”外務部照會英使朱爾典云：

滇緬北段界務，前於正月二十日准貴大臣面稱：“分水嶺實屬天然界線，中國如允以此爲界線根據，自可議及撤兵，再行派員會勘。並分水嶺以西土司轄境產業，本國配量補償，或在邊界別處，另讓一段，”各等語。查此事本部前此照會，業將飛請貴國政府撤兵之理由，及中國管轄該處各夷寨之證據，詳細聲明，無煩贅述。茲貴國大臣所稱各節，係爲交讓起見；但據本國政府所調查，該處實以高良工山一帶爲天然界限，其中土司各部本中國管轄，必仍屬中國方爲理正事順，且免另覓土地換讓，致生種種轆轤。故照中國政府看法，所謂分水嶺者，仍宜指高良工山一帶，毫無疑義。惟貴國政府，必欲堅持異議，究應如何解決；彼此意見兩歧之處，並是否另有兩不吃虧之辦法，亦應各派專員查明，方能妥定界線根據。若此目前情形，貴國竟在未經中國允讓之界內，擅自派兵駐紮；本國政府雖欲格外通融，準之情理，深恐難以辦到。現在仍行飛請貴國政府，先將派隊撤退，彼此各派大員前往，就地將兩國所主形勢，詳細考察，備俱說帖，報明兩國政府。核定界限根據，以期兩國均無委屈。其向北未勘之地，即於此時一併查明，以爲將來勘劃之地步。至此段界務，按照以上辦法，總能妥善解決；如貴國政府，猶慮兩國意見終難一致，則尚有公斷一途，可爲最後之

結果。務望體察中國誠意，將所飛請各節，即行允諾，以維兩國向來交誼。²³

石道烈領會勘北段界線，僅及麗江府屬之蘭州土司而止，再北之野人山地以近於西康，不特非滇緬界線，亦且爲中英勘界員足跡所不至。英人竟指其未經勘察之高黎貢山地帶爲界，亦云奇矣。此次我國照會，既有“向北未勘之地一併查明”之意，於解決界務辦法，又留“公斷一途”；乃英使堅持已意，毫無妥協表示。二月十五日滇籍京官呈請外部力爭，滇省諮議局亦組織保國會，要求英人退兵，英人悉置之不理。²⁴三月十六日[四月十日]英使朱爾典至外部，面談片馬問題。朱稱：“本國所注重者，並不在於土地，實因查得高黎貢山爲天然界線應以此作爲滇緬界線。”外部答云：“貴國所查不過一面之詞；中國亦須查明，方能明定界線。”朱稱：“此節決不認可，現英國兵隊巡警均駐在邊界，政府已決意治理所提之各地方。如中國派員前往，必起衝突；若自量其力足以逐出英人，則不妨派員前往。”外部答云：“照此情形與強佔何異；且地方既未查明豈可強行治理，致起衝突。”朱稱：“中國不允所請，致起衝突，中國應任其咎。”²⁵同日朱爾典又照會外務部云：

緬甸界務一事，宣統三年二月十一日接准來文，備悉一切，當經據文轉電本國政府查照，去後，茲奉復因，合即備文陳述。查中國所謂‘薩爾溫江（即潞江）及厄勒瓦諦江（即大金沙江）之分水嶺迤西各村莊，係屬中國屬

23. 雲南外交問題，頁二四〇，外部致英使照會。

24. 地學雜誌第十四年[民國十二年]片馬問題頁八。

25. 滇緬尖高山以北未定界務摘要彙編界務原委要略頁三下。

地”之說；英政府確信，除片馬，康方，古浪三處各寨外，其餘毫不能承認。是以本大臣承准政府之囑，告知貴部，“高良工山作爲邊界根據之問題”；本國毫不謂然，定無庸議。至來文內所擬，“彼此各派大員前往，就地考察，以核定界線根據”一節，本國政府亦囑本大臣聲明，據一九〇五年閱商之成案，是非兩國對於此項根據，先互有明晰之情，在事官員，安能微尋頭緒。況一九〇五年閱歷之事，即爲不必照此辦理之前車。又云：此項分水嶺【高黎貢山】之界線，不但爲天然之界；且查地勢政治，此分水嶺作爲邊界根據之大綱，惟有彼此明晰一節。若中國在此分水嶺之西，能指出證據，則可合宜斟酌公允辦法。本國政府自一九〇六年至今以後，永以爲所存登埂土司，向未收受所擬交界以西，野夷頭目禮物崗銀等項；若以銀錢相抵，則英國政府此舉，對於中國所欲者，最爲公允。⁶²

英使照會之含意，不外以下三點：（一）否認以高良工山爲界，（二）強指高黎貢山爲界，（三）補償土司稅銀損失。閏四月十六日我外交部乃逐層駁覆，照會英署使嘉文開：

查北段界限，貴國但憑河流所入，即爲界限所至，故以龍潞二江及大金沙江之分水嶺爲界；而於中國土司治理之地，如茨竹，派賴等寨，均包括在內，則所擬界限仍多不合。貴國政府既明知登埂，明光等處撫夷，向收夷禮物崗銀，足見該處地方爲中國土司管轄之確

26. 雲南外交問題，頁二四〇至二四一，英使致外部照會。

證；未便以補償作爲了結自應劃清轄地，以定界線。

本部正在電滇督查復，貴國政府意謂：“中國不照所擬允諾，擬令緬甸政府駐守該處，治理一切”等語；本部視此辦法殊非公允。應請貴署大臣轉達貴國政府，查照滇緬條約第四款所載，“北緯二十五度三十五分之北一段”邊界；再行詳細查明該處情形，彼此持平商辦，俾得早日訂定。²⁷

四月二日，英外部忽告駐英劉玉麟：“英軍將於四月十日【三月十二日】以後，陸續自片馬撤退。”劉使請即派大員到界會勘，而英外部又以“容與印度政府商議”爲推宕，²⁸到期英兵未退。清廷以值此多事之秋，不欲別生事端，乃電商滇督謂：“但使不大吃虧，便可了結”，並有將片馬永租英人之意，滇督不以爲然，其事乃寢。九月間英人又於茨竹啞口等處私立界樁，強收戶稅，既據小江以南十八寨，又侵入小江西浪速地。²⁹未幾革命成功，清帝遜位，交涉停頓，英軍則佔據片馬如故也。民國元年（一九一二），英兵竟在搬瓦啞口及明光外大啞口私立界樁，由明光河頭沿高黎貢山山頂，直栽至上帕竟爲止。界樁用洋灰鐵筋築成，上錐下方極爲堅固。並在他處建造營房，購糧運械以備久戍，又修築片馬經求夷通西康之路，³⁰雖由外部抗議，英使則置之不理。

27. 雲南外交問題，頁二四二附錄外部致英使照會。

28. 清季外交史料宣統三年四月初二日劉玉麟致外部電。

29. 地學雜誌第十四年【民國十二年】片馬問題頁八。

雲南外交問題頁一六四。

30. 滇緬尖高山以北未定界務摘要彙編頁三下迤西道呈報。

雲南邊地問題研究上卷，頁九一至九二。

考求夷怒夷在高黎貢山之西,恩梅開江上游,北通西康,乃川滇康之重鎮。民國元年(一九一二)雲南第二師師長李根源呈請省府,委何澤遠爲怒江殖邊第三隊隊長。何於元年到怒江,協同第一隊隊長任宗熙開闢上帕,知子羅;二年春領兵近駐大求江溫郎盆附近,另發頭目執照。甫經一月,正進行拓殖事宜,而麗江縣長兼怒求殖邊總辦姚春魁力排異己,使人潛往,將何澤遠及士兵殺盡,反以何氏拐械潛逃,呈報政府;自是此地遂無人過問矣。³¹ 二年二月英軍率喇嘛,漢人,及阿普頭目,分數路侵入我界內之納采茶谷河等處,築舍扼險以守。又溯狄滿江行,探測入藏通路,十一月進入駝洛江地,發給土人執照。駝洛江屬菖蒲行政區管理;英兵佔據後,竟禁菖蒲求管官員,前往徵收戶稅。³² 十二月間片馬英兵五六千人,分路出發;一由帕跌河卯照老窩之稱憂;一由上片馬過古炭河,魯掌,六庫,登埂;一由明光出騰越,窺察我邊疆。³³ 三年(一九一四)三月,英人三名帶土人六十名,侵入拉打閣,擒去狄頭松襪,勒令交出中國發給憑照,始行放還;復在求江方面修築道路五條,以達怒求兩江間之山頂。滇督唐繼堯以英兵屢侵我界,據情電告外部。³⁴ 七月初二日外交部乃向英使朱爾典抗議,英軍侵界事。初八日英使照覆謂:“英國已屢次照會中國,尖高山以北,應以高黎貢山分

31. 雲南邊地問題研究上卷,頁七七。

32. 滇緬尖高山以北未定界務摘要彙編,界務原委要略頁三下至四滇藏交通隊長電;又菖蒲行政委員轉據求管袁裕才報告。

33. 雲南外交問題頁一六五,引民國二年十二月滇督唐繼堯電。

34. 滇緬尖高山以北未定界務摘要彙編片馬案頁四民國三年七月維西縣知事呈報。

水嶺爲界，拉打開地方既在分水嶺脊之西，不特表明英國未侵華界，反似中國私越英界。”並警告中國政府：“此等行爲，恐啟邊衅。”³⁵十四日我外部再照覆英使：“英國歷次照會均經駁覆，那會辦會當面聲明：“英國一面之主張，不能定議。”並明告英使：“北段界務，非照中英滇緬條約第四條辦理，永無解決之日。”其照會之原文云：

七月八日接准節略內開：“前本國駐京大臣，於一九〇六年五月一日文內，曾將本國政府之意達知。即以滇緬邊界，北緯二十五度三十五分之北一段，中國若不願按照所擬各節允諾，則本國仍令緬甸政府，駐守該處，治理一切，無須再商。本大臣於一九一一年一月三十一日及四月十日先後文內言明，仍持此意。”並聲明已照一九〇六年五月一日公文，即係光緒三十二年四月初八日薩前公使照會所主張之理由，已於同月十六日暨七月十一日先後駁覆。所引一九一一年一月三十日公文，係指宣統二年正月初一日照會，亦於二月十一日答覆。至所稱四月十日公文，即舊曆三月十六日貴公使面交照會；當日那會辦，當面聲明：“貴國一面之主張，不能定議”；要求重勸。民國元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困板瓦栽椿案，照會貴公使文內，業經聲叙，各在案。是滇緬邊界，北緯二十五度三十五分以北界線，至今並未經雙方同意劃定。英人於未經劃界之地，擄去向歸中國管轄之狄頭，索獲華

35. 雲南外交問題 頁二四三 民國三年七月八日，英使致外部照會。

官頒給執照，殊非敦睦之道。本政府意謂，此項界務，非照中英滇緬條約第四條辦理，永無解決之日。仍望於劃界之先，不相侵犯；以篤邦交，而免轆轤。³⁶

是年八月歐戰發生，英人乃自動撤退片馬駐軍，我國則帝制復辟內訌不已未遑注意邊事。民國八年（一九一九）歐戰告終，英人復轉注江心坡，九年命緬人孟沛入坡測繪，民國十一年（一九二二）夏間，再佔片馬，改設縣治，命名庫陶 Cutao。又於距片馬三十哩，向歸我明光土司所轄拖角地方，設立廳治，征收戶稅，私立界樁；復於扒拉大山東麓及上片馬一帶築壘駐兵。英領密芝那之馬路，亦穿入我境，經板瓦北達拖角，蘭州土司屬之求夷及浪速以北之貉翁，均入其經營範圍矣。仰光領事張國威探悉，報告政府，滇督唐繼堯派騰越道尹調查屬實。十一年十二月由唐督質問駐滇英領，要求撤銷拖角廳治，英領覆謂：“已電詢緬甸政府，並無片馬設縣之意”，³⁷而佔據如故。片馬事件懸而未決，至十五年（一九二六）則又侵入江心坡焉。

36. 雲南外交問題，頁二四三至二四四，民國三年七月十四日外部致英使照會。

37. 地學雜誌二期【民十七年】白眉初片馬考頁一六四至一六五。新亞細亞第十卷，第一期，頁二十一，仰光領事張國威報告。

第十七章 江心坡事件

第四十六節 江心坡之位置及其沿革

江心坡土名卡苦憂，在雲南之西部，據大金沙江上游恩梅開與邁立開兩江之間；漢人以其爲二江環繞，坡居中心，故名之爲江心坡。¹ 地形狹長，東至片馬，北鄰西康，南接緬甸；西界孟拱，孟養。位東經九十七度三十分至九十八度三十分，北緯二十五度三十五分至二十八度之間；當橫斷山派之衝，爲中國西南三大峽谷區之一部，拔海五六千尺。² 土人以濮曼及浪速二種爲主，濮曼居下游，與滇緬毗連；浪速人居西北接近川藏；西康所有濮曼人種，均操同一語言。相傳濮曼先世隨諸葛孔明征蠻來此，故大家都是漢姓，各寨均有孔明廟；明時兵部尚書靖遠伯王驥征麓川思氏，立石江畔，即其地也。土人嘗謂諸葛孔明爲之制禮法，王尚書爲之設營安邊，使上下得所；因是感其德澤，設立廟宇，祀之如神，孔明王尚書專祠，遍於各寨，春秋奉祀不衰。凡祭祀時，必先請孔明，次及王尚書；呼孔明曰：“五布底”，呼王尚

1. 滇緬界務研究會民國十八年三月上外交部呈文。

邁立開江土名木里提。“提”即土人呼“江”之義，東爲江心坡，內有兩百里之區域。由邁立開江東岸之坎九地方，東行約二百里可達恩梅開江。由坎底南下至密芝那，馬站二十四站，一千七百餘里。見雲南邊地問題研究卷上，頁七十。

2. 新亞細亞月刊二卷六期，頁二八至二九江心坡問題民國二十年九月出版。

書曰：“王官獨。”濮曼人自言：“係武鄉侯平蠻時遺民，世爲漢朝山官，不敢忘背美德。”³ 坡內人民分：貴族，平民，伴擋三級；伴當即奴隸，平時從事墾植，戰時則爲前驅。⁴ 坡內政權操之山官，山官者一寨之首領也；各寨皆自獨立，不相統屬。山官所轄村落數十百不等；村落總計有數千之多，每村或數戶，或數十戶不等，有一寨成爲一大家族者。每村落間隔約有一天行程，或三四十里者亦有之。山官土地廣濶者，凡十九寨，十九寨首領以格蘭多及安那拉爲最著，格蘭多曾與英人交戰。⁵

江心坡即野人山地之一部，明時設有里麻長官司，詳見前編三章十五節，該地爲野人所居，故名野人山地。野人山地之名，始見於乾隆三十四年（一七九六）傅恒奏摺中。⁶ 其範圍極廣，大抵高黎貢山以西，八關之外，西康以南，八募之北，印度阿薩密以東；從橫數千里，凡大金沙江上游諸水之流入恩梅開邁立開兩江者，皆其地也。薛福成出使日記云：

野人山地東界騰越維西兩廳邊外之雪山，西界更的宛河，西境之孟力坡，南界八募孟拱，北界西藏米納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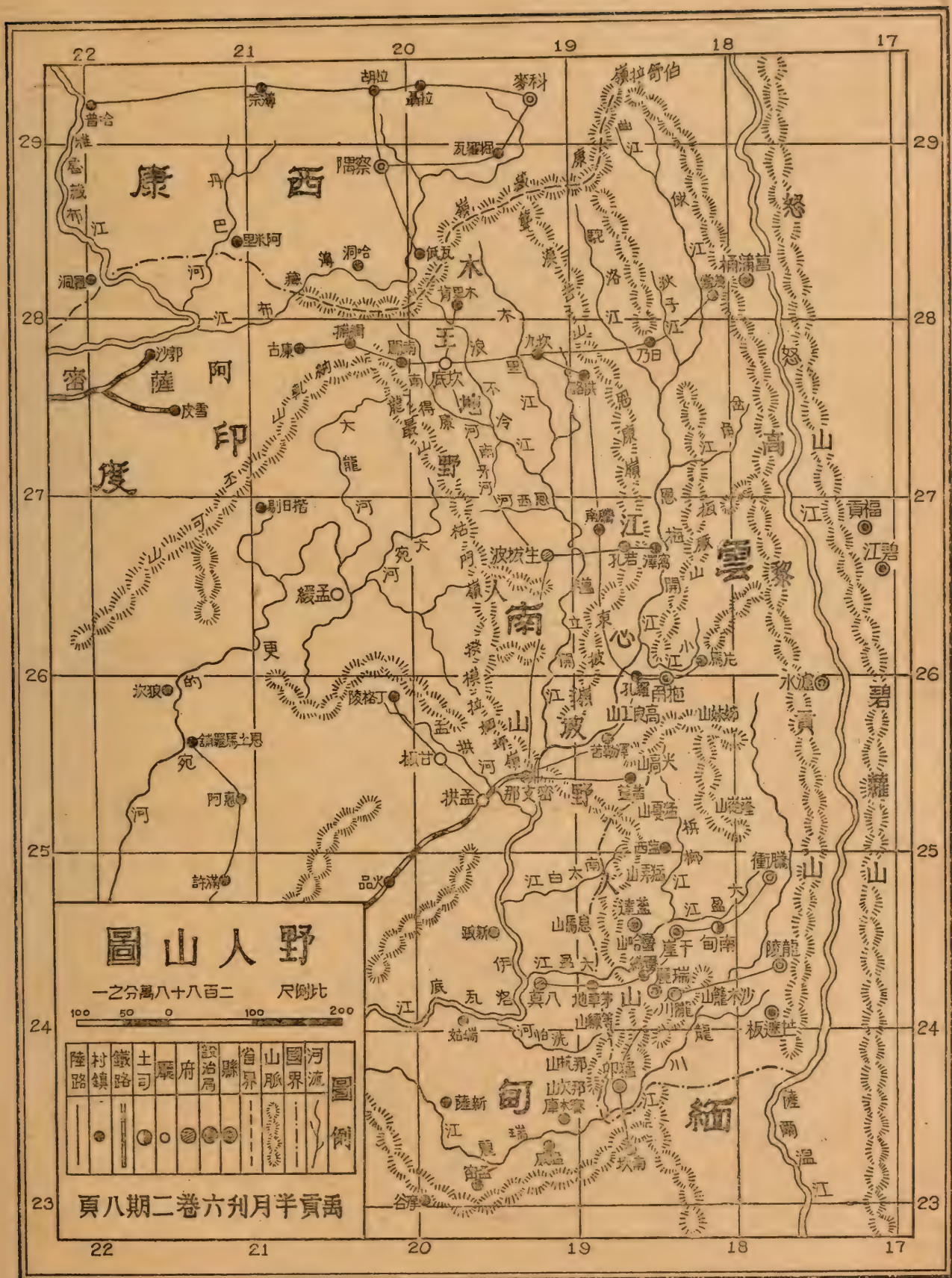
3. 雲南邊地問題研究卷上，頁一〇二。

滇緬界務研究會民國十八年三月，上外交部呈文。

4. 新亞細亞月刊二卷六期，頁三九江心坡問題。

5. 新亞細亞月刊二卷六期，頁二八至二九江心坡問題。

6. 乾隆三十四年（一七九六）傅恒奉命征緬甸，由騰越出師，渡大金沙江而至猛養，是年八月奏云：“臣卽統領噶布舒所帶索倫兵五百與提督哈國興所帶綠營二千，一同進發，已於初一日令賀丙前往戛鳩江【即恩梅開江】，催辦渡江船隻，查蓋達以外，均係野人山地界。”東華錄乾隆三十四年八月庚午條。



南曼諸;其經緯線約起北緯二十四度至二十七度半,京師西十九度至二十三度有奇。全境據厄勒瓦諦江及更的宛河上游;更的宛河源上多琥珀礦,地名烘貢,距此西北約三百英里,爲柏脫可山嶺,嶺北納軋山英阿薩密邊吏管理之所也。循嶺而南,即孟力坡至雪移馥山峯,高八千二百六十英尺,是爲野人山極西之境。循嶺而北至峭干山峯,陰爲阿薩密之狄欣江,野人分境卽在此峯;東界接壤中國,南起天馬關外,逾太平,穆雷,南太白三江,有紅髮野人。⁷ 野人山地在金沙江以東者四之一,江以西者四之三。⁸

野人山地原係我屬,明代授有官職土司世守襲封,明季土司爲野人所逐。清雍正七年(一七二九)高黎貢山以西之求夷怒夷又相繼歸附;山中野人雖多自設頭目,不相統屬,類如昔時台灣之生蕃,與夫湘黔之苗獠,海南島上之黎人;縱未設官治理,不以此而喪失苗獠土地之主權。野人山地處雲南之極邊,又有緬甸爲我外障,屢置西南多事之秋,是以未假經營。自英滅緬甸,撤我藩籬,浸假及於內地;邊官積習相沿,疏於防守,致爲英人所乘,此江心坡事件之所由生也。光緒十一年(一八八五)英滅緬甸,翌年二月二十日滇督岑毓英曾奏請設官撫諭野人,以固邊防云:

現在邊界野人,自設頭目,若使人前往撫諭,授以土都司,守備,千把總之職;令各節制部勒其衆,就我範圍,庶

7. 薛福成出使日記光緒十九年正月二十五日記。

8. 薛福成出使日記光緒十八年八月初二日記。

不至爲外人驅使；每歲奉薪糜費有限，而裨益無窮。⁹ 滇督之言，實所以守邊防盜之良策，設使及時施行，何至與人口實，貽患無窮。乃光緒十五年（一八八九）岑毓英去滇後，王文韶，魏光燾，丁振鐸，岑春萱，錫良，李經羲相繼督滇；¹⁰朝令夕改，政出多門，更無暇注意邊事。寇來則張惶失措，寇去又置若罔聞，迄無一貫之邊防策略；迨人暗中佈置已久，突然佔領，我已措手不及矣。是以自光緒十二年簽定北京條約後，無人議及邊事，及俟出使大臣奏請，始再交涉界務。無怪乎薛使界務交涉雖歸失敗，而滇督與總署仍謂其“於舊界有益無損。”光緒十七（一八九一）年姚文棟奉薛使命，查勘滇緬邊界情形稟云：

野人山之北有甌脫地千八百餘里，爲明時茶山里麻兩土司之故地，今亦野人居之。職道在邊外詳查地勢，由彼處入華有數道：一通西藏，一通四川之打箭爐，一通雲南之麗江永北等處；若使日後爲英所得，則三省邊防疲於奔命，實爲一大隱憂。山中產黃果樹，俗呼其地爲樹漿廠；職道前過野人境時，樹漿載道，婦孺爭迎，野官負弩執鞭，咸有求庇之意；即遠處樹漿廠之頭目，亦遣使奉書。自稱：“本係漢民，願仍隸漢籍。”樹漿廠向未屬緬，關我三省邊防者甚大，此當以兵力豫佔，可以先入爲主者也。又云：“野人山爲雲南之屏障，此山向不屬緬，係我現屬土司內之地。所慮者勘界之時，含糊默許，仍安退讓，則此山再無收回之期，而

9. 清季外交史料卷六二，頁五三光緒十二年二月二十日。

10. 清代通史卷下，頁七十清代督撫表北平文治學院講稿。

雲南危如累卵矣。山中有兵五千，散佈要隘，自足彈壓野人，抵禦洋人。所慮者日後此地爲英所據，則逼近雲南之麗江一府及永北騰越兩廳，既添邊患，而麗江邊防都形吃緊。”¹¹

英初滅緬，兵力所及，不能越八募而北，英人雖屢派人查勘滇邊，設我從文棟之言，派兵散佈要隘，則屏藩雖撤，金沙江上游之地，不致爲英侵佔，尙足以阻英人之進窺川康也。智者有先見之明，而邊官不以爲意，此片馬江心坡事件之所以接踵而起者也。

第四十七節 英人侵略江心坡之情形

英國自滅緬甸即垂涎斯土，光緒十八年（一八九二）薛使與英外部爭論野人山地，請以大金沙江爲界，而英人不允；是時英已有約略分至北緯二十七八度之意，果爾則野人山地將盡入其掌握矣。薛使再四力爭，始得作爲懸案，用意未可厚非，設我即時派員勘查，假以經營，則亡羊補牢，猶未爲晚。乃自光緒二十年（一八九四）定約後，總署與滇督咸以爲滇緬界約既定，雲南可以高枕無憂；於北段之界務懸案，毫不置意。英人始則暗中調查，繼復侵略片馬，轉移國人視線；蓋片馬在江心坡以東，片馬既失，若英軍再沿高黎貢山北進，直抵西康邊界，斷江心坡與雲南之聯絡，則江心坡自入其囊中矣。自片馬事件發生以來，交涉經年，迄無端緒；於危如累卵之江心坡，仍不稍事經營；封疆大

11. 滇事危言初集界務，頁五二至五五，姚文棟復薛星使書。

吏有守土之責，未識其所執者何事也。英滅緬甸後，越二十五年【一九一〇】始佔片馬，又十五年【一九二六】始侵入江心坡。人之從容侵略也如此，我之疏忽矇昧也如彼，事前毫不注意，事後一味因循；殊不知我之國土有盡，人之貪慾無窮；以有盡之國土，供無窮之貪慾，岌岌乎危矣。

宣統二年（一九一〇）英佔片馬，民國三年（一九一四）歐戰發生，英人捲入漩渦，不遑東顧，乃自動撤退駐軍。未聞我政府有乘機收服片馬或經營江心坡之事；迨歐戰告終，英軍還駐片馬，視線又轉注於江心坡。民國九年（一九二〇）緬甸政府令測繪生緬人孟沛，携鎗枝及土人所好什物，入坡結納，以便沿途測繪地圖。繼又設計誘引坡內山官頭目遊歷仰光，錫以錦衣，款以美食，結其歡欣，然後勸之降附；山官迫於武力，乃允回坡商議而返。十五年（一九二六）英人又在密芝那開會，以重金賄買十九寨山官，山官不從，英乃決計用兵。是秋英軍由阿瓦出動，調哥爾兵三千名，運輸騾馬二千五百頭，以二千開駐新街，一千開向江心坡。其侵入江心坡者分三路進兵：一由孫布拉蚌林麻進，一由崩弄蚌排通進，一由蕩雍兩江交口渡歸叻進。十六年春，由歸叻進者，入坡內已數日程，土人乘其不備，埋伏襲擊，死英軍官瓦昔一名，士兵數名。¹² 於是激怒英人，大肆橫暴，任意燒殺坡內大小寨十餘所，土人先後傷亡百餘名；英人又捕去山官五人，要員六人。¹³ 後恐土人暴動，漢人驚覺，遂將兵隊撤回，而中國政府毫無表示，乃又命巴那及勒二氏再分路率兵由歸叻直進，十六年

12. 邊事研究二卷一期，中英滇緬界務問題專號頁四四，【民國二十四年六月十五日】南京邊事研究會出版。

13. 滇緬界務研究會上外交部呈文民國十八年三月。

冬遂將全坡佔領。¹⁴

英人佔領江心坡後，調查戶口，編制門牌，並設縣治於格仔土，置行政委員二人主之。又紮營一座，屯兵二百名；另用兵艦一艘，巡弋歸叻崩弄蚌兩江以爲鎮衛，至此江心坡治權已完全入於英人掌握矣。英政府又派員撫輯土民，平治道路，並携鉅款爲伴擋向山官頭人贖身，使之自由。惟感氣候之不適，常春去秋來，在瘴氣期內，則令坡內頭人自行治理。又將坡內之九百三十七寨劃分爲六大猛；北部之阿朗猛木工猛歸坎底廳管轄，中部沿邁立開江之騰南猛而排猛由孫布拉蚌廳管理，沿恩梅開江之木勺猛能絨猛則歸拖角廳管轄。¹⁵

滇省士民以英人屢侵我界，組織滇緬界務研究會，考察英人侵略真像；十六年（一九二七）秋派熟習該地情形之前清附生曩映川及隴川山官張藻坎張藻辨入坡調查，並慰問土人所受焚殺苦狀。江心坡山官因聚集商議，於十七年（一九二八）九月八日公推全權代表董卡諾張藻札二人到騰越，向道尹趙鍾琦請願；呈遞請願書六條，¹⁶要求政府向英使交涉，阻止英人進兵，索

14. 邊事研究二卷一期，頁三四。

15. 邊事研究二卷一期，頁六七。

16. 江心坡代表請求書之譯文六條：

（一）江心坡係漢朝國土，人民等係漢朝百姓，請漢朝管理。（二）請漢朝官府給與該地山官等印札。（三）請漢朝向英國交涉，阻止英人進兵該地。（四）若英人不從，而須訴諸武力時，惟請求漢朝爲其援助。（五）請向英人索回被英人拘去之山官五人要員六人，以平江心坡人之憤怒。（六）請求制止漢人走洋脚。江心坡道路崎嶇險要，英人本不易闖入；惟有不明大義唯利是圖之漢人，受英人僱用，爲之輸運軍需輜重，並任嚮導之責，故英人得以侵入。請嚴加制止。見滇緬界務研究會民國十八年三月上外交部呈文。

回被捕山官要員。又携來信物兩種，龍頭寶¹⁷表示江心坡人民誓屬中國之心，與石同堅，木刻表示該地人民誓屬中國不叛之意。十八年（一九二九）春滇緬界務研究會經騰越道尹趙鍾琦之同意，公推劉紹和，謝焜，周從康三人取道緬甸，晉京，報告英兵侵入江心坡情形，並提出三點，要請政府向英國交涉：（一）撤退江心坡英軍，並保證不再有類似之事發生；（二）早日釋放被捕之山官等十一人以尊中國主權；（三）嗣後中緬未定界內，英國不得任意進兵。¹⁸

民國十八年（一九二九）正月，雲南交涉署亦向駐滇英總領事抗議英軍佔領江心坡事，要求撤退英軍，放回山官，並將尖高山以北各地，英人所私立之界樁一概撤去，靜候將來中英兩國派員會勘。其照會原文：

爲照會事查尖高山以北，爲片馬江心坡拖角以迄於怒夷求夷各地均爲滇緬未定界。必須將來經中英兩國派出大員，會勘定後，樹立界樁，始足以昭信守，而免轆轤。縱任何方面私立界樁，任意經營，將來會勘時仍歸無效，歷經聲明在案；乃迭准騰越道尹來函謂：貴“緬甸政府對於緬甸東北，向歸我管轄之地，銳意經營，自民國十五年冬以迄於今，先後派兵進逼江心坡，【此地在恩梅開麻里開兩江之間】一帶；一面迫令各山頭人民向緬政府輸誠，其不從者，並擄去十一人，現尙

17. 龍頭寶係石旦所進，石爲十九寨山官中最大之首領，七十年前坡內有一孽龍作怪，土人聚而殲之，砍開頭部，發現此石，因名龍石寶，土人相傳重視，用爲信物。（全上）。

18. 滇緬界務研究會民國十八年三月上外交部呈文。

未放回，請嚴重交涉，”各等由。查江心坡一帶向屬我國領土，當此滇緬界務尚未勘定，片馬交涉尚未解決之際，緬甸政府復派兵經營江心坡一帶，並擄去山官十一人，殊失中英親善之旨。准函前由，相應照會總領事查照，轉電緬甸政府，迅將派往江心坡之軍隊撤退，擄去之山官放回，並將所有尖高山以北各地之私椿一概撤去。靜候將來中英兩國派出之大員會勘，以清輭轍，至綏睦誼。¹⁹

英領藉口前曾照會中國以分水嶺【高黎貢山】爲界，否認江心坡爲中國領土，旋即照覆雲南交涉署，謂江心坡係在滇緬邊界之西，顯係英屬領土，緬甸政府在該處雖有所動作，他國政府不得干涉。其照會原文云：

照覆事，案准貴特派交涉員，本月十六日照會，關於緬甸政府派兵往恩梅開與麻里開兩江間之江心坡一案。本總領事均經查閱，一九〇六年五月一日，一九一一年一月三十日，一九一四年七月八日，本國駐京公使所致貴國外交部公文所載；本國政府對於滇緬邊界，北緯二十五度三十五分之北一段之意見，業已明白指述；此種公文，貴署定有存案備考也。查江心坡按照上項公文所述，係在滇緬邊界之西，顯係英屬領土，毫無疑義；緬政府在該處有所動作時，他國政府豈能有所所干預。雖仍如是，惟本總領事，仍將貴特

19. 雲南外交問題第二編，頁一一四引雲南外交署界務檔案，（民國二十六年四月）商務印書館出版。

派員交來照會，抄轉送緬政府暨本國駐京公使鑒核。²⁰

江心坡在片馬以東，與川，滇，康，藏有輔車相依，唇亡齒寒之勢；其利害關係，視國人前所一致力爭之片馬，殆逾百倍。英領照會暗指以高黎貢山分水嶺爲界之意，殊不知此項說法，我外部已再三駁覆，迄未承認，焉得據爲界約之根據。光緒十八年（一八九二）薛使福成與英外部商議滇緬界約，薛使根據曾紀澤節略，請以潞江爲界，英人堅不承認，竟謂：「議在立約之後，不可不遵，議在立約之前，不能共守。」今北段邊界迄無條約可據，英人竟以其片面強指之界務照會，施行侵佔，豈得事理之平哉。英人亦自知理屈，是以經此次照會後，駐騰越英領曾向騰越道尹趙鍾琦非正式表示，願撤退片馬之英國駐軍，以爲中國承認英國佔領江心坡之交換條件。²¹

中央政府亦命外交部研究滇緬界務問題，並派尹明德前往北段未定界內調查，測繪北段未定界圖，以爲將來定界交涉之根據。²² 尹明德歸後作滇緬界務北段報告善後意見書，對於尖高山以北之未定界，另擬一界線以備參考：

今後北段界務應整個的根據條約，另擬界線。由北緯二十五度三十五分之尖高山起，循石峨河（深溝卡）西去，沿恩梅開江順流而下，至與邁立開江交會處，再向西。經盤欒循戶拱南界至拿憂部落 Naga Tribe 及曼尼坡 Manipur 與阿薩密 Assam 交界處，然後沿戶拱坎底

20. 雲南外交問題第二編，頁一一四至一一五。

21. 雲南外交問題第二編，頁一一三引雲南外交署滇緬尖高山以北未定界務摘要彙編頁三至四。

22. 中國外交年鑑中編，第三章，頁一八五，南京正中書局出版。

與阿薩密交界之巴開山，龍崗多山直上西康，與阿薩密交界處止。包括戶拱，坎底，野人山，江心坡，求夷，浪速，茶山各部在內，以遏阻英人由緬北入康藏之企圖。²³

緬甸原我藩邦，野人山地係我屬土，光緒十一年（一八八五）英滅緬甸，迫我割讓緬甸之主權於英，二十年（一八九四）又攫得我金沙江以東之野人山地。惟江心坡在緬甸管轄之外，英人自謂：“緬甸曾經管理江東之地，直至恩梅開江及邁立開江匯流處。”²³且緬甸管轄以外之中國屬土並未讓與英國，是則原歸我屬之江心坡，英人不應強行侵佔，亦甚明矣。民國十九年（一九三〇）雲南省政府又派楊斌銓調查滇緬北段界務，楊斌銓於七月由菖蒲桶之茨開出發，越高黎貢山西行，經求江上游之毒龍，狄子，狄不勒，駝洛四江，即恩梅開邁立開兩江之上游，達坎底；是年十一月抵上帕，旋歸雲南。²⁴時國民革命甫告成功，遷國都於南京，未能立向英國提出交涉。民國二十年（一九三一）九一八事變發生，全國視線又轉注於東北；江心坡事件遂無人過問矣。

23. 雲南外交問題，第三編，頁一一〇引尹明德 滇緬界務北段報告善後意見書，頁三六。

24. 薛福成 出使公牘 洋文照會。

第十八章 班洪事件

第四十八節 英人侵佔班洪之始末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英人既侵入北段未定界內，窺我川康；復進謀南段未定界，窺我迤南。南段未定界在潞江下游以東，考潞江下游之地，有木邦，孟艮，南掌，孟連諸土司，夾江兩岸以拱衛雲南者，皆我土司之地也。光緒十二年（一八八六）英有劃潞江以東歸我之議，及是中國喪地，日蹙百里，而未能定議；迨光緒二十年（一八九四）續訂緬約，則潞東之地，亦不能盡保矣。二十六年（一九〇〇）中英會勘南段疆界，英員司格德藉口薛使界圖經緯度與附款不符，要求重定界線，中國不許，遷延擱置垂四十年，尚未解決，此班洪事件發生之由來也。

潞江下游之葫蘆王地富於銀鑛，乾隆初年（一七四〇）雲南石屏人吳尙賢開茂隆銀廠於此，年納稅如孟連土司例。永曆遺族宮裏雁亦開波龍銀廠。¹兩銀廠居永昌順寧邊外，捍衛邊疆，經莽匪之亂，兩銀廠皆廢棄。土人亦任其自生自滅，不加問聞。茂隆在今之班洪地，光緒二十年（一八九四）倫敦條約劃歸中國；波龍則在班弄，倫敦條約劃歸緬甸，二廠均屬葫蘆王地。² 葫

1. 見第五章第十九節，頁七十二。

2. 雲南邊地問題研究卷上，頁二〇〇。

葫蘆王地現爲班洪，永邦，班老，鏞別，紹興等五王；以紹興王爲總王。乾隆年間有吳尙賢到班洪開茂隆銀廠，宮裏雁於班况開探老銀廠，英滅緬甸據班况老廠，用西法開探，茂隆則一時廢置。邊事研究二卷一期，頁九五至九六引雲南民國日報。

蘆王地現由五王分管，土民爲卡瓦種，佔十之八，漢族佔十之二。俗呼該地爲卡瓦山，卡瓦山北起孟定，南達孟連，橫亘七八百里，廣蔽四百餘里，高嶺峻峰，綿亘重疊，危巖險壑，所在皆是；爲我鎮康，順寧，雲縣，緬寧，普洱諸縣之天然屏障。³ 其東有焦山廠，獨屬班洪，卽茂隆廠舊址；西有爐房廠爲班洪，班用，班弄，三王共管地，卡瓦山最大之鑛區也。光緒十六年（一八九〇）英人已到臘戍西北之邦海，組織邦海銀公司，開採班弄之波龍老廠銀鑛，至光緒三十年（一九〇四）時工人達三四萬，因該地鑛產將盡，公司乃派人四出，探測班弄，班洪一帶鑛山，英欲重定南段緬界，劃班洪歸緬甸而我未允。光緒末年（一九〇八）派傳教士永偉里父子 William Young 藉傳教爲名，入班洪煽誘土人入教，預事聯絡，以爲侵佔之先聲；三十年來成效大著，教徒增至十數萬。英人於班洪之山川形勢，風土民俗，氣候物產，無不調查詳實，瞭如指掌。⁴

民國十二年（一九二三）我國有人倡議開採班洪銀鑛，英人聞知，立即抗議到京。然因蒟蘆王對英感情惡劣，英亦計不得逞，乃挑唆各王，實行離間之計。⁵ 民國十六年（一九二七）邦海老廠經理伍佈瀾潛入班洪調查；其後班弄頭目馬美廷遣其三子與戶板頭目宋忠福獻班洪詳圖於邦海老廠，請老廠前往開採，願爲嚮導。老廠經理隨派段子光至班洪調查，又賄班洪王胡玉

3. 上海時事新報民國二十三年四月三十日，第二張第一版，雲南順寧外交後援會。

4. 南京中央日報民國二十三年四月十日第一張，第二版，新亞細亞月刊八卷六期，頁四十五【二十三年十二月一日出版】。

5. 雲南邊地問題研究上卷，頁二〇〇至二〇一。

山，胡堅不受，英乃唆使班弄與班洪王互鬪。⁶適雲南省政府整頓金融，深感生銀缺乏，素知班洪富有銀鑛，有重開茂隆銀廠之意。民國十八年（一九二九）由農鑛廳派遣熟習班洪情形之李景森前往調查。二十年（一九三一）雲南省立富滇銀行再度派李景森前往與葫蘆王接洽開鑛事，並宣佈政府德意，已與葫蘆王及土司商妥開鑛條件及辦法。⁷英人垂涎班洪銀鑛已久，即聞中國有開採該銀鑛之意，乃決計預先侵佔。民國二十二年（一九三三）十月，印度總督函召永偉里赴印度，以化驗鑛質標本爲名，暗商侵班計劃。十二月十四日英人又在班弄開秘密會議，十九日英兵已侵入班洪矣。⁸

民國二十三年（一九三四）一月間，英開鑛隊二千餘名，進抵班洪之爐房。並於滾弄至爐房沿途即戶板，個怕谷，爐房等地，駐屯英兵；又督工在吳尚賢所開茂隆廠舊址採掘鑛砂，運往邦海老廠鎔鍊。班洪王胡玉山以英兵強迫開採班洪銀鑛，乃調卡瓦兵千餘，抗拒英兵，保護鑛廠。二月十日英兵轉聯絡班弄，戶板，永班所屬土民連同英兵二千餘人，進攻班洪；班洪軍不敵，退守班老義口寨。⁹二月十六日班洪王乃向雲南第一殖邊督辦騰越李白垓告急，轉請政府發兵援助云：

此次英緬政府派兵前來，強迫開採我班洪金銀鑛產；

6. 邊事研究二卷一期頁九五；又上海申報民國二十三年四月十七日第三張十一版，班洪王胡玉山致雲南省政府報告書。
7. 北平晨報民國二十三年四月七日，第四版。
雲南邊地問題研究卷二，頁一二七及二三九。
8. 新亞細亞月刊第八卷，第六期，頁四十五。
9. 邊事研究二卷一期，頁三四。

卑職所管班洪即屬中國領土，當然不能贊成英在班洪開採，領導班洪班老兩地民衆，竭力阻止其開採，以維主權，致觸該英人之怒。遂於二十日約會媚外求榮暗獻地圖之班弄頭目馬美廷，戶板頭目宋忠福及永班王所屬土民，連同英兵共約二千餘名；由產地出發，以機關槍大炮，直向我班洪村寨攻擊。我班洪頭目及卡瓦兵等，雖有槍械，雖劣不勸；現在扼守班老義口寨，併命抵抗至本日【二月十六】雙方向在擊戰中。惟因彼方槍械甚利，兼有大炮助威，乃得肆行燒燬村寨，戕殺我良民，死傷甚重。刻下防兵彈藥將絕，卑職所屬卡瓦兵，勢難長久支持；仰懇縣長，〔騰越〕轉請政府，火速發兵援助。¹⁰

三月十一日英兵復進攻班老村寨，班老兵不敵，退守下城；十二日英兵克下城，燬之。班三班四兩日又克班老上城，亦燬之；遂向猛角猛董土司進攻。三月十八日班洪各土司又派十七王爲總代表，因散爲副代表，甘別，趙子福及猛角猛董土司罕藥相等十人赴昆明謁主席龍雲，報告一切。龍主席據情電告中央；中央接報後，乃一面派人調查確情，一面向英使提出抗議。¹¹

自班洪事件發生，雲南省府即命外交部雲南特派員王占祺向駐滇英領質問。二十三年（一九三四）正月二十一日王占祺奉命往晤英總領事哈定，探詢班洪情形。哈定謂：“前數日即

10. 上海申報民國二十三年四月十七日，第三張第十一版。

上海新聞報民國二十三年四月十七日，第三張第十一版。

11. 邊事研究第二卷，第一期，頁三四。

已奉到緬政府來電通知，就私人觀察，此項探鑛隊決不至逾過中國所指之黃線。”並謂：“此次開鑛公司有美國工程師，至護送隊不過百人左右，不至有二千人之多。”二十五日復以私人名義來函云：“探鑛隊將開入北野卡地，司令部設於爐房，決不越過中國任何時期正式要求之邊界線。”王占祺以英領不用公文照會，且有不能負責之語，雲南省府又探悉，英人確有率領軍隊，向班洪進發之事，乃再向英領交涉，英領經久不覆。迭經催詢，至二月十九日，英領哈定始照覆交涉署云：

奉駐京代辦覆電，司格德紅線經一九〇四年照會中國，作為兩國邊界。對中國在此線以西所要求之任何邊界，均未能承認。惟此次派往在緬邊之考察隊，現在未能預料其將來開往現駐之爐房以外。¹²

旋又來函云：“爐房在劉鎮陳道所擬黃線西南一公里半，並未越過此線。”時鎮康順寧一帶有股匪滋擾，省府方派兵剿辦，英領又到署面稱：“現聞雲南軍隊有集中鎮康一帶之說，務望切勿越過紅線；如越過紅線，則英軍難保其不進至黃線以內。”王占祺當告以鎮康軍隊集中之故，並轉知鎮康軍隊勿因追襲匪徒，誤入紅線，以免藉口。哈領照會有堅持司格德紅線之意，王占祺亦與以駁覆。惟爐房一地，究在黃線界內界外，占祺以無圖可查，乃電請騰越第一殖邊督辦李白垓確查。李旋覆電：“爐房舊為茂隆廠自屬班洪無疑。”十七日又電云：“英兵確到班洪，携有機槍大炮，並演習硫磺彈示威，土人懾服。”三月五日電

12. 北平晨報民國二十三年八月六日第四版，南京通訊，外交部雲南特派員王占祺致雲南旅京同鄉會函【六月十五日】。

云：“英兵暗助永班班弄土民，進攻班洪村寨，班洪王調兵抵抗，已於二月十日接觸。”王占祺迭接來電，乃電告外交部，請照會英使轉緬甸政府制止。¹³

三月九日英領照會雲南交涉署謂：“接駐華公使來電：最近數日內，考察隊並未侵入爐房以外地段，亦無與土人衝突事件。”十四日又正式照會：“接緬甸政府來電；作最確切之聲明，證實該探鑛隊，並未越過劉陳兩委所劃之黃線。”十七日到署面稱：“頃接確息，英兵於三月十三日，與土人小有衝突，但係在英界以內。”¹⁴ 占祺以此案關鍵，首須查明爐房一地，究在黃線內外，英探鑛隊是否確到爐房即止，以爲交涉之根據。無如騰越殖邊督辦，初謂：“爐房舊爲茂隆廠，自屬班洪無疑”；而寄到班洪廠略圖，爐房又在黃線以外。及省府發下之三月洽感兩電，亦謂“爐房”名詞頗涉含混，因無詳圖不敢斷定，於衝突真像，則又言人人殊，無從依據。蓋以班洪各地漢人未曾深入，情形不甚明瞭；而出事後，附近各縣，又不即時親往調查。三月間雖有瀾滄縣長旃德榮親至班洪巡視，鎮康縣長納汝珍亦至孟定耿馬調查；然以有英兵駐紮，對黃線經過地段，及爐房究在黃線內外，因相距過遠，仍未確切察明。¹⁵ 占祺以無所依據，未能向英領駁辯。

會省府又接報告：“英兵第三次進攻班老時，燒燬數十村寨，強迫人民投降。”占祺即往詰英領，英領答云：“衝突實有其事，燒燬約四五村寨；但地點係在黃線以外，因該地土人，意圖反抗，

13. 北平晨報民國二十三年八月六日，第四版。

14. 北平晨報民國二十三年八月七日，第四版。

15. 北平晨報民國二十三年八月七日，第四版。

故有此舉。”覆詢以班老所在部位，英領答云：“十之八九在黃線外，夷酋土城適在黃線上。”占祺遍查地圖，不見其名，地方誰屬，無從查考；乃向英領聲明：“班老縱在黃線以外，既與未定界接連，應請轉達緬甸政府，暫行停止一切軍事行動，以免發生誤會。”六月七日英領復到署面稱：“五月三十，三十一兩日發現多數類似之華軍，越黃線外，進攻英軍，被英軍擊退。”王答云：“此類事件恐係私人行動，政府現已嚴飭邊官，勿論正式軍隊或鄉團土兵，均不得稍有逾越。請轉電緬甸政府，勿再壓迫班老及向黃線內前進，免生誤會。”英領答云：“英軍如不被攻，決不致侵入黃線以內。”¹⁶

第四十九節 最近南段勘界之經過

自班洪事件發生以來，舉國注意；中央政府屢接滇省報告，亦感滇緬界務之不容再行懸擱，乃由外部議定對英交涉步驟及勘察邊界辦法五條。二十三年（一九三四）三月二十四日，向駐京英使提出抗議，請派員會同前往班洪實行勘界，並照會英使：“在此項問題未切實解決以前，不再有任何行動，以免益滋誤會。”英使勃浪特竟以“滇緬土人相爭，無關大局，”答覆。¹⁷

16. 北平晨報民國二十三年八月七日第四版。

17. 民國二十三年外交部議定對班洪事件交涉之步驟五條：（一）電滇省府派員察勘邊界。（二）會同陸地測量局研究滇邊界址。（三）照會英國在此項問題未解決以前，不再有任何行動，以免益滋誤會。（四）呈請中央選派參謀部滇籍參謀李元凱為勘界專使，會同外部所派外交專員及陸軍測量局高級測量員從事勘察。（五）照會英使請派代表會同前往班洪實行勘界。新亞細亞月刊第八卷第六期，頁四五至四六。

但駐滇英領又屢向滇省官方表示，英軍舉動不越黃線，請華軍亦勿越過紅線。¹⁸ 時雲南旅京同鄉會組織滇緬劃界促進會，推選代表王燦呂震洲張鳳岐向國府請願，要求從速解決滇緬界務懸案。四月一日開第二次常會，決議聘熟習邊界情形之李啟愚爲專門委員，代表回滇，向省府陳述該會意見。又請求政府向英方使交劃界，並慎重遴派調查人選。¹⁹

四月三日外交部初擬派亞洲司尹明德回滇調查，旋又改委周漢章；參謀部則決定派上校參謀李元凱〔滇籍〕同往。²⁰ 四月六日蔣委員長電召李元凱赴贛諮詢一切，並指示勘界事宜。²¹ 二十三日外部召各關係代表開會，討論察勘滇緬界線辦法，到李元凱劉德舜等十餘人，由徐謨主席，討論約三小時始散。²² 李啟愚於五月初抵滇，八月二日返京，當携有外交部雲南特派員王占祺致雲南旅京同鄉會滇緬劃界促進會公函，報告交涉經過。惟政府所派調查人員李元凱周漢章遲至七月始達雲南；因英人阻止深入，外部又訓令只准在司格德紅線以東調查，專員既無邊界常識，又因意見分歧，自相攻訐，引起滇省民衆之反感，中央雖糜費鉅資，而調查毫無結果；²³遷延因循者又一年有餘。

18. 北平晨報民國二十三年八月六日及七日，第四版。

19. 雲南外交問題頁七六。

上海申報民國二十三年四月五日，第二張，第八版。

20. 上海申報民國二十三年四月四日及十七日第一張，第三版。

21. 上海申報民國二十三年四月六日第一張，第三版。

22. 上海新聞報民國二十三年四月二十四日。

23. 北平晨報民國二十三年八月六日，及七日，第四版，

雲南外交問題頁七六。

民國二十四年(一九三五)四月經外交部長汪兆銘與英使賈德幹 Sir Alexander Cadogan 交涉;先就南段界務謀一解決途徑,由中英雙方合組委員會,重行勘劃。四月九日中英雙方互換照會,設立中英會勘滇緬南段界務委員會,以委員五人組成之,中英各派委員二人,並由國聯行政院主席委派雙方同意之中立委員一人為委員長。遇雙方委員意見歧異其數相等時,中立委員有最後之票決權,而最後之決定,仍屬諸西國政府。²⁴ 四月九日中英互換南段勘界委員會組織大綱,說明委員會之職權及其任務。會勘工作以光緒二十三年(一八九七)中英滇緬北京續約為據;先就天然條件,如分水嶺,經緯度,及山川地名,暫定一虛擬線,作為條約界線。如虛擬線與政治區域界線發生抵觸時,則由雙方舉出人證物證,修改;而由中立委員長作最後決議。解決南段界務共分三個步驟:

(一)【調查】在中立委員長主持之下組織共同委員會,就實地情形,解釋條文,希望得一共同意見,報告兩國政府,以備參考。

(二)【定界】兩國政府根據委員會意見,在南京開會,斟酌互讓,最後決定一條正式線。

(三)【劃界】界定之後,兩國政府即將舊約文字,重行修正,訂一新約,再照新約樹立界碑。²⁵

同日駐京英使又照會我外部謂:“在新協定訂立之前,各關係

24. 薛代強 章進合編中國外交年鑑中編,第三章,頁一八五。關於中英兩國照會,見頁二四一至二四四附錄。

25. 文化建設月刊第三卷第八期,頁一三四。

民國二十五年十一月二十七日梁宇皋在雲南省黨部演講。見時事月報民國二十六年一月號,一月來之邊事頁二十九。

政府，對於本段界務案，仍各保留其原有之立場。”當由我外交部與以同意。其照會原文云：

依照委員會之報告書，或依照與本題似有關聯之地形的、歷史的或政治的因素；關於任何修改問題，將來應由雙方以妥協互讓之精神，進行磋商。爲進行此項將來之談判起見，於必要時，即在南京召集各關係政府代表，連同滇緬代表在內，開一會議。委員會報告之結論，及嗣後任何談判之結果，俱將歸定於一新協定中。在此項新協定訂立之前，各關係政府，對於本段【南段】界務案，仍各保留其原有之立場。²⁶

二十四年（一九三五）七月成立中英會勘滇緬南段界務委員會；中國派梁宇皐尹明德爲勘界委員，英國派柯雷閣 J. Clague 與葛若思 F. S. Grose 爲勘界委員，另由英使館派騰越英領陶樂爾 W. Stork Toller 爲顧問。其中立委員則由國聯行政院主席，土耳其外長魯舒第指派瑞士人伊士林 Coonel F. Iselin 上校，爲委員長。²⁷適地質調查所雲南調查團在滇考查生物，外部乃派其就近先赴班洪一帶調查。是冬雙方委員到滇，十二月一日依照約定，在戶算與中立委員會齊，即開始上界勘察。在戶算開會共三十三次，雙方檢出入證物證，並親往界線有關地方視察，以謀解決首段界線。隨後即連續遷駐金廠壩（爐房），剛猛（班洪）

26. 中國外交年鑑第三章，頁一九三；參考頁二四三附錄。

27. 邊事研究第二卷，第一期，頁一二二。

按尹明德曾任北段未定界調查工作，伊士林曾任伊拉克 Iraq 與敘利亞 Syria 調查及劃界委員會主席。

附近),猛角,猛董,拉霸,老廠等地。一面調查界區,一面與英方委員開會討論。勘界人員,均能刻苦耐勞,沈着工作惟日處於深山曠野中,衣食住行均感困乏。土著多係野人,設非衛護隊伍,極為得力,則勘界人員,隨時可以遭遇危險。二十五年(一九三六)四月間勘至老廠時,清明節已過,瘴氣即隨雨季發生,兼之雨水連綿,測量勘劃工作,均無法繼續,故決定暫行停止工作;計前後開會共六十七次。²⁸五月間中國委員梁宇皐尹明德返京覆命,報告勘界經過。

尹明德回京後辭職,由中央改派張祖蔭代之;英方委員柯雷閣亦辭職,由騰越英領陶樂爾代之;惟中立委員瑞士人伊士林,則兩度東來,始終其事。²⁹十一月二十日梁宇皐由滬起程飛滇,二十一日抵昆明,其他委員張祖蔭等,皆已先期到滇。三十日中英勘界委員即離昆明赴滇邊繼續勘界工作。³⁰十二月二日在中國營地舉行第一次會議;二十六年(一九三七)一月十九日又在英方營地開會,中立委員長將雙方提出第二經緯點至第三經緯點之條約線,予以討論。³¹二月六日行至滄源設治區之蠻海地方。該處卡民聞勘界委員將到該寨消息,竟離開該寨,將剛諾一帶佔據,先行前來南東汀,向護勘部隊騰永獨立營襲擊。幸經楊營長率政訓團指導員上前線督攻,數日之久,始將卡

28. 新亞細亞月刊第十三卷,第二期,第三十五頁,引民國二十六年五月二十八日梁宇皐尹明德在南京發表之勘界經過。

29. 天津大公報民國二十六年四月三十日社評。

30. 上海申報民國二十五年十一月二十一,二十二,二十六,及三十等日。

31. 南京中央日報民國二十六年二月二日,第一張,第三版。

民擊敗，卡民投降，遂將蠻海克服。³²

二十六年(一九三七)四月間勘界工作結束，十七日在緬境之桑格郎 Hswawn Long 地方會議，至是先後已開過會議一百六十次。二十四日雙方將調查報告書簽字，英代表團並設宴慶祝，於是解決滇緬南段未定界第一步“調查”工作始告完成。中國代表梁宇皐等均起程回昆明，旋即飛京覆命；英國代表團及中立委員長瑞士人伊士林則取道仰光分別歸國。該委員會最後之調查報告書內容尙不可知，惟昆明電曾述其概略謂：

舊約所劃臨時線，所謂司格德紅線者已推翻。雙方爭執中之邊境領土，由中立委員長伊士林仲裁，判歸中國者約五分之三；著名之班洪，猛梭等均在內。³³

此次勘界委員會之調查報告書，將爲解決中英滇緬南段界務懸案第二步工作，在南京開中英“定界”會議時，雙方談判之根據；其關係重大，自不待言。但須注意者，委員會之決議，並不能約束政府；易言之，委員會之報告書，在法律上只爲建議性質。二十四年(一九三五)四月九日中英換文之附加諒解，聲明：“在新協定訂立之前，各關係政府對於本段界務案，仍名保留其原有之立場。”是以吾人於將來之南京中英定界會議時，不能不建議政府，請堅持光緒二十年(一八九四)倫敦條約薛使界圖原有之立場；所俱之理由要點有四：

32. 南京中央日報民國二十六年二月十一日，第一張，第四版載：“蠻海卡民歸我滄源設治區管轄，卡民自恃地勢奇險，內富礦產。自清光緒十年至二十九年迭派兵進剿，招撫，均未能克服，近該處卡民又聯絡各寨，構築強固工事意圖頑固抵抗，決不受管轄。”

33. 天津大公報民國二十六年四月二十八日雲南老廠電。

- (一) 緬甸係我屬國，光緒十二年中英滇緬北京條約，我將緬甸宗主權，轉讓英國；其讓者一也。
- (二) 潞江下游，夾江兩岸之木邦，孟艮，孟連，孟定，南掌，撣人，皆我雲南附庸土司。英併緬甸，潞江以西之木邦，蠻暮，麼請歸附，而我不受；其讓者二也。
- (三) 光緒二十年倫敦條約，既讓南掌，撣人以與英，而大金沙江東野人山地之天險，亦允與英人共；其讓者三也。
- (四) 光緒二十三年續定緬約，再讓科干以歸英，又將猛卯三角地一塊；永租於英；其讓者四也。

蓋自緬甸淪亡以來，我方於滇緬界務交涉，讓再讓三，以期與英方妥協，乃英則本其蠶食之慣技，節節進逼。薛使界圖已經讓至無可再讓，此將來南京定界會議，我國所以不得不據理力爭者也。若根據地理歷史因素，則緬甸爲我西南屏障，緬甸尙爲我屬，奚言潞江一隅；潞西原爲我屬，奚言潞江以東。今則潞東之地已不可盡保矣，若再任其侵佔，其退讓寧有止境耶。縱謂滇邊有未設縣治之區域，然該地主權之歸我固無待言者也。西南諸省原多文化落後之土著，降及今日尙有西康土人舉行投誠禮之事。³⁴ 豈該土人未舉行投誠禮前，其所居之地即非我屬耶。至於末節爭論，不能以經緯線之錯誤，而抹煞天然地形，固無庸置辯者也。英人攫去我之屬國，撤我屏藩，又指我劃定界爲彼所屬，竟謂：“以妥協互讓之精神，進行確商。”不知其所指者究係何事。要之所爭之地，皆昔日我主權所及者，而英國則毫無歷史上之根據，以要求其劃爲彼屬也。置此中英國交

34. 天津大公報民國二十五年十月三十一日。

日趨友善之際，當不難以和平正義之道以解決此數十年來之界務懸案也。

附 錄

民國二十四年四月九日英公使賈德幹致汪兼部長
之照會¹

大英國欽命駐華全權公使賈

爲

照會事：關於一八九七年二月四日中英兩國在北京簽訂之中英續議緬甸條約附款，第三條第三第四兩節所指之滇緬邊境南段未定界問題，近經雙方磋商解決辦法在案。本使現特聲明，關於奉命調查該段未定界之勘界委員會之設立及其職權一節，英國政府與印度政府接受下列之任務大綱：

- 一 中華民國國民政府方面與英國政府及印度政府方面，現因咸欲解決久懸之滇緬南段邊界問題，並爲妥協互讓之真正精神所激勵；茲同意設立一共同勘界委員會，以委員五人組成之，由每方各派二人，並由國際聯合會行政院主席，選派中立委員一人。該中立委員卽爲該委員會之委員長，如遇其他委員意見歧異，其數相等時，該中立委員有最後之票決權。
- 二 委員會之首項職責，應將一八九七年條約【光緒二十三年北京續約】第三條，第三第四兩節中與未定界有關部分，所規定之界線，實地查明，並繪於地圖之上。委員會於解釋各關係政府，向未獲得同一解釋之約文之際，對於上述約文各段所規定及指明之各點，即關於交點，分水嶺及文中所載之各處地名，應予以相當之考慮。
- 三 委員會之第二職責如下：如發生彼等認爲基於互讓，對於約定界線應作局部修改之各項問題，如原約第六條所指明者。委

1. 薛代強章進合編中國外交年鑑中編，第三章，頁一八七至一八八【民國二十五年三月】南京正中書局出版。

員會應根據彼等實地視察之情形，報告各關係政府，留待考量。

四 中英兩方之委員，如認為必要時，得將彼等個人之見解，提供各關係政府之考量。

本公使現請 貴部長證實中華民國國民政府亦可接受上述之任務大綱。相應照請

貴部長查照見覆爲荷。須至照會者。

右 照 會

大中華民國外交部長汪

西歷一九三五年四月九日

賈德幹

民國二十四年四月九日 汪兼署部長復英公使賈德

幹照會²

中華民國兼署外交部長汪

爲

照復事：接准本日

貴公使照會內開：

關於一八九七年二月四日中英兩國在北京簽訂之中英續議緬甸條約附款第三條，第三第四兩節所指之滇緬邊境南段未定界問題，近經雙方磋商解決辦法在案。本使現特聲明：‘關於奉命調查該段未定界之勘界委員會之設立及其職權一節，英國政府與印度政府接受下列之任務大綱。

一 中華民國國民政府方面與英國政府及印度政府方面，現因咸欲解決久懸之滇緬南段邊界問題，並爲妥協互讓之真正精神所激勵，茲同意設立一共同勘界委員會，以委員五人組成之，由每方各派二人。該中立委員卽爲該委員會之委員長，如遇其他委員意見歧意其數相等時，該中立委員有最後之票決權。

二 委員會之首項職責，應將一八九七年條約第三條第三第四兩

2. 中國外交年鑑中編第三章，頁一八八至一八九。

節中，與未定界有關部分所規定之界線，實地查明，並繪於地圖之上。委員會於解釋各關係政府，向未獲得同一解釋之約文之際，對於上述約文各段所規定及指明之各點，即關於交點，分水嶺及文中所載之各處地名，應予以相當之考慮。

三 委員會之第二職責如下：如發生彼等認為基於互讓，對於約定界線應作局部修改之各項問題，如原約第六條所指明者，委員會應根據彼等實地視察之情形，報告各關係政府，留待考量。

四 中英兩方之委員，如認為必要時，得將彼等個人之見解，提供各關係政府之考量。

本公使現請 貴部長證實，中華民國國民政府亦可接受上述之任務大綱。相應照請 貴部長查照見覆為荷。

等因，准此，關於奉命調查滇緬邊境南段未定界之勘界委員會，本部長聲明中華民國國民政府對於有關該委員會之設立及其職權，如上述之任務大綱，亦可接受。相應照覆 貴公使查照為荷。須至照會者。

大英國駐華特命全權公使賈德幹

大中華民國二十四年四月九日

汪兆銘

民國二十四年四月九日英公使賈德幹致汪兼署部長之照會³

大英國欽命駐華全權公使賈 為
照會事：關於調查滇緬南段未定界勘界委員會之設立與職權，本日貴我兩方所互換之文件，茲本公使代表英國政府及印度政府證實貴我各政府，對於建議解決該段未定界之談判，另有下開之附加諒解。

依照委員會之報告書，或依照與本問題似有關聯之地形的，歷史的，或政治的因素，關於任何修改問題，將來應由雙方以妥協互讓之精神，進行磋商。為進行此項將來之談判起見，於必要時，即在南京召集關係政

3. 中國外交年鑑中編上，第三章，頁一九三。

府代表，連同滇緬代表在內，開一會議。委員會報告書之結論，及嗣後任何談判之結果，俱將規定於一新協定中；在此項新協定，訂立之前，各關係政府對於本段界務案，仍各保留其原有之立場。

本公使現請 貴部長代表中華民國國民政府證實關於此項談判，如上述之附加諒解。相應照請 貴部長見覆爲荷。須至照會者。

大中華民國外交部長汪

西歷一千九百三十五年四月九日

Sir Alexander Cadogan 賈德幹

民國二十四年四月九日汪兼署部長復英公使賈德幹

照會⁴

大中華民國兼署外交部長汪

爲

照覆事：案准本日

貴公使照會內開：

關於調查滇緬南段未定界勘界委員會之設立與職權，本日貴我兩方所互換之文件。茲本公使代表英國政府證實我各政府，對於建議解決該段未定界之談判，另有下開之附加諒解。

依照委員會報告書，或依照與本問題，似有關聯之地形的，歷史的，或政治的因素，關於任何修改問題，將來應由雙方以妥協互讓之精神，進行磋商。爲進行此項將來之談判起見，於必要時，即在南京召集，各關係政府代表，連同滇緬代表在內，開一會議。委員會報告書之結論，及嗣後任何談判之結果，俱將規定於一新協定中。在此項新協定訂立之前，各關係政府對於本段界務案，仍各保留原有之立場。本公使現請貴部長代表中華民國國民政府證實，關於此項談判，如上述之附加諒解。相應照請 貴部長查照見覆爲荷，等因，准此。查上述諒解，本部長，代表中華民國國民政府予以證實。相應照覆。

貴公使查照爲荷，須此照會者。

右 照 會

大英國駐華特命全權公使賈德幹

大中華民國二十四年四月九日

汪兆銘

4. 中國外交年鑑中編，第三章，頁一九四。

中文參考書目

1. 史記 司馬遷,乾隆四(1739)年校刊刻本 光緒戊子年刻上海圖書集成公司印書局校印。
 2. 前漢書 班固,乾隆四年校刊本。
 3. 後漢書 范曄,乾隆四年校刊本。
 4. 舊唐書 劉煦,乾隆四年校刊本。
 5. 新唐書 歐陽修,乾隆四年校刊本。
 6. 宋史 托克托,乾隆四年校刊本。
 7. 元史 宋濂等修,乾隆四年校刊本。
 8. 明史 張廷玉等修,乾隆四年校刊本。
 9. 清史稿 趙爾巽等修,民國十六(1927)年清史館印。
 10. 東華錄 王先謙編,光緒丁亥(1887)年重刻,京都琉璃廠火神廟欽文書局。
 11. 東華錄 光緒朝,朱壽朋編,宣統元年(1909)上海集成圖書公司纂。
 12. 大清仁宗聖訓 道光四年(1824)刊本,一一〇卷。
 13. 大明一統志 天順五年官刊大字本,九十卷。
 14. 大明一統志 萬曆十六年(1858)歸仁齋楊氏刊本,九十卷。
 15. 大清一統志 嘉慶年(1796—1820)修。
 16. 大清會典事例 嘉慶二十三年(1818)修四四二冊九二〇卷。
 17. 大清會典 光緒二十五(1889)年修,四九五冊,八二函。
 18. 清朝文獻通考 萬有文庫第二集,民國二十五年(1936)三月,商務印書館出版。
 19. 清朝續文獻通考 萬有文庫第二集,民國二十五年(1936)三月,商務印書館出版。
 20. 清朝通典 萬有文庫,民國二十五年(1936)商務印書館出版。
 21. 天下郡國利病書 清顧炎武撰,嘉慶十六年(1811)敷文閣聚珍本,一二〇卷,六〇冊。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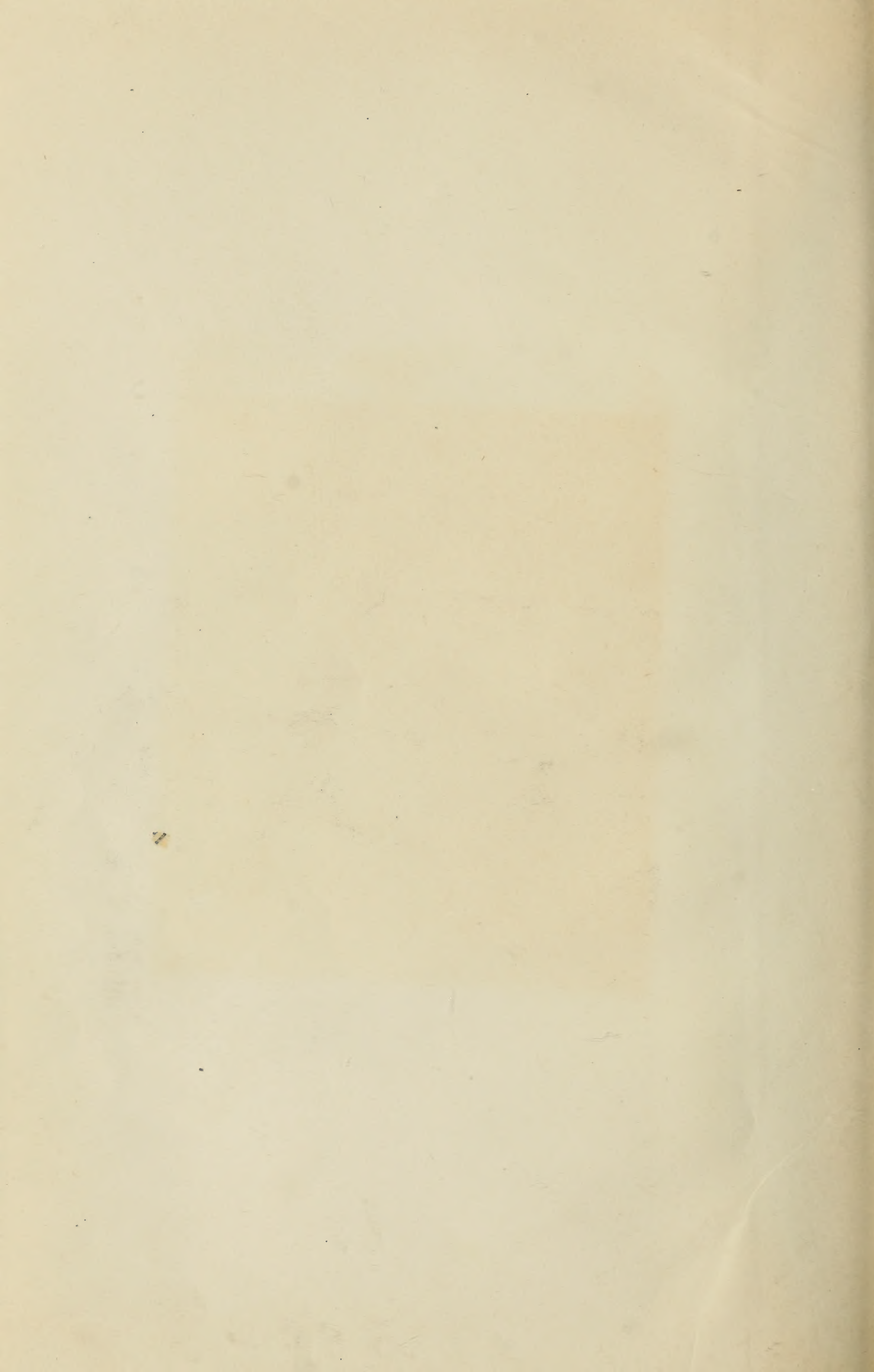
22. 清季外交史料 黃巖王弼夫(彥威)纂,王希隱編。
23. 清代通史 蕭一山著,民國二十一年(1932)商務印書館出版。
24. 近代中國外交史資料輯要 蔣廷黻編,民國二十三年(1934)十一月商務印書館出版。
25. 曾惠敏公奏疏 光緒四年至十五年,光緒辛巳(1881)江南製造局刊。
26. 曾惠敏公日記 光緒十九年(1893)江南製造局活字本。
27. 曾惠敏公文集 全上。
28. 庸齋全集十種 薛福成著,光緒丁亥(1887)孟春家刻本,出使奏疏二卷,出使公牘十卷,出使日記六卷,日記續刻十卷。
29. 雲南通志稿 王崧編,道光十五年(1835)刻本,二一六卷,六四冊十三函。
30. 雲南備徵志 王崧編。
31. 雲南通志稿 明萬曆(1573—1619)年間刻本,北平圖書館藏
32. 全邊略記 明崇禎方孔炤輯,民國十九(1930)年北平圖書館據明刻本重印,一二卷六冊。
33. 讀史方輿紀要 清顧祖禹輯著,道光三年(1823)敷文閣刻本,一三〇卷,八四冊。
34. 方輿考證稿 清許鴻磐著,民國七至二十一年(1918—1932)濟寧潘氏華鑑閣據許氏稿本刊。
35. 方輿勝略 明萬曆(三十八年)己酉冬刻
36. 南詔野史 明楊慎撰,道光戊子(1828)年刻,思益山房珍藏板,四冊,一函。
37. 圖書集成 光緒甲申年(1904)夏上海圖書集成鉛版印書局印。
38. 永昌府志 光緒十一年(1885)重印。
39. 騰越州志 乾隆五十五(1790)年初修,光緒二十三(1897)年重刻。
40. 聖武記 清魏源著,中華書局印,四部備要版。
41. 滇考 清康熙馮甦(再來)編,台州叢書第十九至二十冊,臨海宋氏刊本。
42. 滇繫 嘉慶丁卯(1807)望江知縣趙州師範撰,光緒十三年(1887)

丁亥雲南通志局刊。

43. 蠻司合誌 清毛奇齡撰, 紹興先正遺書, 二九至三二冊。
44. 雲南水道考 嘉慶年間(1796—1820) 李誠撰, 吳興劉氏刊 嘉業堂叢書本。
45. 滇緬劃界圖說 薛福成撰, 皇朝藩屬輿地叢書, 第五函。
46. 小方壺齋輿地叢鈔 光緒十七年(1891) 上海著易堂印本; 一千四百三十三種, 八十四冊。
47. 雲南勘界籌邊記 清姚文棟著 二卷, 光緒年間刊本。
48. 滇事危言 雲南保山楊觀東輯, 宣統三(1911)年三月北京滇學堂出版。
49. 雲南外交問題 張鳳岐著, 民國二十六(1937)年四月商務印書館。
50. 邊事研究 第二卷第一期, 民國二十四(1935)年六月十五日南京邊事研究會出版。
51. 地學雜誌 民國元(1912)年九十兩期合, 雲南土司考。
52. 滇緬尖高山以北未定界務摘要 民國十一年(1922)九月十五日印外交部, 外交司司長徐之琛編。
53. 滇緬界務研究會上外交部呈文 民國十八(1929)年三月印。
54. 新亞細亞月刊 第二卷第六期江心坡問題, 又第十三卷第二期。
55. 雲南邊地問題研究 雲南省立昆華民衆教育館編, 民國二十二年(1933)出版。
56. 中國外交年鑑 南京正中書局, 民國二十三(1934)年三月, 章進薛代強編。
57. 南京中央日報 民國二十六年(1937)二月份。
58. 北平晨報 民國二十三(1934)年四月及八月份。
59. 上海時事新報 民國二十三年(1934)四月份。
60. 文化建設月刊 第三卷, 第八期。
61. 時事月報 民國二十六年(1937)一月號。
62. 上海申報 民國二十五(1936)年十一月份, 又二十三(1934)年四月份。
63. 天津大公報 民國二十六(1937)年四月份。

西文參考書目

64. H. B. Morse and H.F. MacNair *Far Easter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Shanghai, (1928)
 65.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India*, Vol. V. London.
 66. *The Blue Books, Papers Relative to Proposed Communication between Rangoon and Western China.*
 68. *British Rule in India*, (1918) New York Putmans Sons.
 69. Ward and Gooch,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British Foreign Policy* Vol. III. New York (1923) Macmillian Company.
 70. H. B. Morse *Th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the Chinese Empire*, Vol. II, (1916,) Shanghai, Kelly and Walsh.
 71. *The Cambridge Modern History*, Vol II.
-



DS
740
.5
B9C3

Chang, Ch'eng-sun
Sino-Burmese frontier
problems

East
Asiatic
Studies

**PLEASE DO NOT REMOVE
SLIPS FROM THIS POCKET**

**UNIVERSITY OF TORONTO
LIBRARY**

